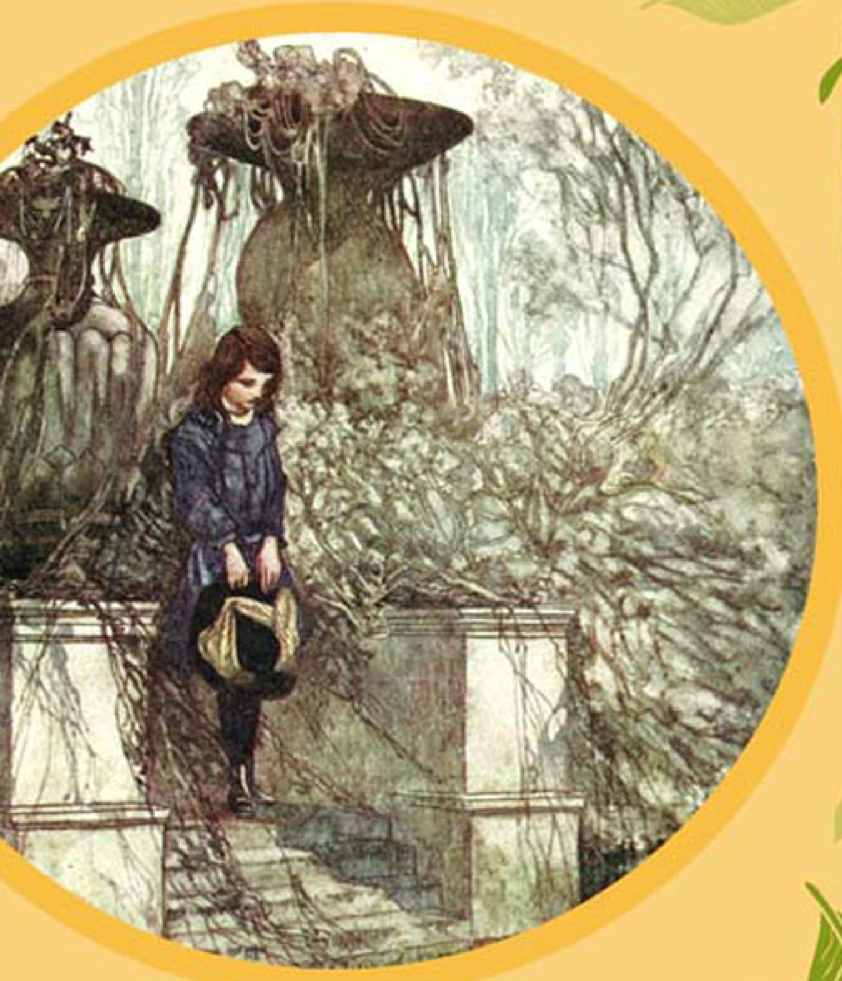
秘密花园

[英] 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 著

冷巧稚 译



译言古登堡计划

FRANCES HODGSON BURNETT

THE SECRET GARDEN

版权信息

书名:秘密花园（the Secret Garden ）·译言古登堡计划

作者:[英]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

译者:冷巧稚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1849-1924）英语世界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作家，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一个五金工厂主的家庭。

她一生专职写作，创作了小说40余部，许多作品入选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南非等国中小学课文。代表作品有小说《小勋爵》(The Little Lord Fauntleroy)、《秘密花园》(The Secret Garden)和《小公主》(A Little Princess)，三部小说都曾风靡一时，世界各国出过数十种彩色版本，并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英美家庭为陶冶子女情操必备的文学读物。

作品简介

《秘密花园》是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笔下一部令成年人爱不释手的儿童小说。因为花园里草木的芳华吐露着对生活的好奇、乐观与探索，神秘幽森庄园里几个被生活无情伤害的孩子与大人纷纷实现了戏剧般的人生转折。

在美国的历史上，很少有一本书能像《秘密花园》这样成功，近百年来，为它拍摄各种各样的电影、话剧。可以说，为了最大可能地体现这本书的力量,美国好几代文化精英都在为此而工作。

这本书在美国还经常被学校老师当做英语教材，因为它的语言平易而又极为传神，同时思想丰富，情节精彩曲折，容易吸引小孩子。

第一章
沧海遗孤

当玛丽•伦诺克斯被送往米特斯韦特山庄的姑父家时，几乎人人都认定她是长相最不受人待见的孩子。看她那瘦削的脸庞、单薄的身板儿、稀稀拉拉的头发和尖酸古怪的表情，没错，真是没有比她更难看的孩子了。因为在印度生长，而且自打一出生就一直受各种疾病困扰，玛丽不仅头发黄蔫蔫的，连脸色也是蜡黄蜡黄的，毫无孩子该有的生机和光泽。她的爸爸在英国驻印度的殖民地政府任职，百事缠身，整日病秧秧的，更谈不上照顾女儿了。她的母亲是个大美人儿，终日沉浸于各类上流人士的社交，加之她压根就不想生孩子，所以玛丽一出生，便被抱给女仆阿亚照管。阿亚秉承着聪明的照看原则：尽量让玛丽远离夫人的视线。且看，当玛丽还是个丑陋病态，爱哭爱闹的女婴时，她被远远地撂在一旁；当这个体弱暴躁的女娃蹒跚学步，咿呀学语时，依旧被搁在一边。在玛丽的成长过程中，她从未感受过亲情的温暖，最令她熟悉的莫过于阿亚和身边几个印度仆人黝黑的面孔了。由于女主人听到玛丽的哭闹便会大发雷霆，所以仆人们对小主人言听计从，只求她乖乖听话就好。六岁时，玛丽就已经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小姐了，娇纵专横，自私自利。年轻的家庭女教师教她读写英文，三个月后就被她气走了，来的家庭教师接二连三地被这个“小恶魔”气走，一个比一个呆得时间短。要不是玛丽诚心学识字，怕是到现在都未必认得全字母。

九岁那年，一个异常闷热的早晨，玛丽从睡梦中刚刚醒来，感到一阵烦躁，看到身边站的佣人不是阿亚时，脾气就更坏了。

“你杵在这干嘛？滚开，叫阿亚过来！”玛丽没好气地冲着身边的仆人叫嚣。

对方非常恐慌，支支吾吾地说阿亚不能来侍候了，当玛丽情绪激动开始对其拳脚相加时，她惊恐无比，却也只是重复着“阿亚再也不能来伺候小姐了”。

整个早上，空气中弥漫的那股神秘诡异的氛围都没能散去。一切都失去了往日的有条不紊，几个家在当地的仆人还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其他的人或脸色阴沉，或行踪诡异，或慌忙逃窜，俨然一副世界末日的样子。没有一个人告诉玛丽到底发生了什么，阿亚也迟迟没有露面。整个上午都没人来搭理她，她漫无目的地溜达起来，逛到花园，便在树下的游廊上自顾自地玩起来。她玩起了办家家，把大朵猩红的木槿花插到一个个小土堆上，就像是在建造花坛。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玛丽愈发焦躁起来，她喃喃自语着，全是些愤怒咒骂的话。

“猪！猪！真是头猪！”她用“猪”这个对于当地人意味着极大羞辱的词表达着自己的不满与怨怒。

玛丽咬牙切齿，恶狠狠地从牙缝里蹦出一句句脏话。这时，她忽然看见妈妈和一个皮肤白皙的年轻男人走到游廊下低声交谈起来。玛丽见过这个刚从英国过来的男人，与其说他是个年轻男人，不如说是个大男孩儿更确切些。她听说他刚从英格兰来，是个非常年轻的官员。她虽然上下打量着这个大男孩儿，却禁不住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妈妈，玛丽一向如此，一有机会，便死死地盯着“萨伊布殿下”（她通常直呼母亲大名）。萨伊布不仅身材高挑，面容俏美，还十分精于打扮，衣着得体出众。她的头发放佛微风吹拂下的丝绸般柔软细腻，随风弯绕；她鼻子小巧精致，傲视万物般装饰着桃花面；她的大眼睛深邃含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她衣服轻薄飘逸，像玛丽说的那样“花边尽展”。今日的萨伊布殿下衣服的花边更胜往日，飘逸如

仙子，只是美目中往昔的笑容已不在，眼睛空洞无神地盯着那位年轻官员，满是恐惧与哀求。

“天啊，真的有这么糟糕吗？”玛丽听到母亲遥遥无助的声音。

“是的，糟糕透顶。伦诺克斯夫人，您两周前就应该躲到山上去的。”年轻官员声音颤抖。

听罢，伦诺克斯夫人纠结地绞着双手，哭喊声中充满了绝望和悔恨：“要不是为了那该死的宴会，我早已躲到山上去了。天啊，我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

突然间，仆人房间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号，划破了表面上仅存的一丁点平静。吓得伦诺克斯夫人一把抓住了年轻人的胳膊。玛丽也禁不住浑身上下打了个冷颤。哀号声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搅得人心神不宁。

“什么声音，究竟是什么声音？”伦诺克斯夫人受了惊吓，大口喘着粗气问道。

“有人死了，您之前怎么不说您家有仆人已经染上疫情了。”年轻官员回答。

伦诺克斯夫人此刻已经不知所措，大叫：“我不知道疫情已经到了家里，快，跟我来，快！”边说边转身冲向屋内。

可怕的事情接踵而至，早上一直困扰玛丽的迷雾也逐渐被驱散。灾难来袭，致命的霍乱使得人们如草芥般死去。阿亚正是昨晚不幸染上霍乱，刚才因不治死去，才引发了刚刚仆人们那撕心裂肺的哀号。同一天里，又先后有三个仆人染病死去，死亡的阴霾笼罩着大家，挥之不去的恐怖驱赶着幸存的仆人收拾包袱，慌忙逃窜。恐惧和痛苦没有放过一个角落，每个房间中都有死讯传出。

第二天仍旧是慌乱的一天，玛丽躲在自己的幼儿室中没有出去，于是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彻底被遗忘了。没人想起她，没人需要她，她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也一无所知。她哭个没完，哭累了便睡上几个小时，待睁开眼睛又继续嚎哭。她只知道有人生病了，也听得到神秘而可怕的声音。因为太饿，她还爬进餐厅觅食，餐厅的景象也很神秘怪异，放佛正在吃大餐的人们由于某些原因，匆忙抽身离去，慌乱中将桌椅推放得乱七八糟。玛丽已经饥肠辘辘，她吃了些水果和饼干充饥，可怜的孩子口渴得要命，抓起那一满杯的红酒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喝起来甜甜的，她哪里知道红酒的后劲有多大呢。没一会儿，玛丽便尝到了苦头，她开始昏昏欲睡，眼皮越来越沉。外面狂野揪心的哭号声和忙乱的脚步声让玛丽害怕，于是她回到幼儿室，把自己反锁在里面。酒精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了，她已经睁不开眼睛，干脆一头栽在床上，昏睡过去，很久很久都没有知觉。

就在她熟睡的几个小时里，外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哀号声，搬进搬出的声音持续不断，酣睡中的玛丽却丝毫没有受到打扰。

当她醒来时，正躺在床上，盯着墙壁发呆，屋内一片死寂，她从未想过这里会如此安静。昨日不绝于耳的嚎叫和脚步声都消失了，玛丽天真地想，也许这场慌乱结束了，灾难到头了，好日子又重新回来了。她还想到阿亚，阿亚死后会由谁来照料她呢？或许是位带着新故事的新仆人，那真是太棒了，因为玛丽早已厌倦了阿亚那些让她耳朵长茧的老故事。她不是那种重感情的孩子，她从不关心他人，所以阿亚的死不足以令她动容。外面的嘈杂声和对霍乱死者痛彻心扉的哀号真的把她吓坏了，恐惧之余，她还感到一阵阵恼怒，毕竟到如今都没人惦记她这个幸存者。这也难怪，当霍乱到来的时候，遭受到灾难的人们似乎很难记得起自己以外的人和事，更何况是一个平日里就不讨人喜欢的小女孩呢。不过不用担心啦，当人们晃过神时，肯定有人记起她，也肯定有人过来找她的。

可惜这只是个空想，一直都没人来找她，她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救援”，这个举动让屋子显得更加空寂了。她听到垫子下面有悉悉索索的声音，低头望去，只见一条小蛇滑行而过，用宝石般闪亮的眼睛盯着她。对于玛丽而言，这条小蛇没什么可怕的，它没毒，也不会伤害到人，而且它正迫不及待地想要冲出屋子，就在这个当口，它遂愿地顺着门下面的缝隙溜走了。

“出奇的怪异，出奇的安静，整个屋子除了我和这条小蛇，好像就没别的生物了。”玛丽喃喃自语。

话音刚落，玛丽听到了院子里的脚步声，紧接着到了游廊，然后到了屋子里，脚步声沉重有力，听起来像是男人的脚步。他们进了屋子后低声交谈，屋内无人迎接，他们把屋里的门一扇扇地全打开，再一间间确认有没有人。

“太凄惨了！就连那个漂亮女人也死了，我猜那个孩子也难逃厄运。尽管没人见过，但我确实听说她有一个孩子。”玛丽听见外面声音说。

当他们打开幼儿室的门时，玛丽正站在屋子中间，她瘦小干瘪，丑陋乖戾，还紧皱眉头，像个让人厌恶的小怪物。这也不能全怪她，饿了那么久都没人来照看，被忽视到这个程度，真是太没面子了。第一个走进屋子的人是个高大的官员，玛丽记得这个人，因为他与她的父亲交谈过。这个官员看上去非常疲惫不安，当他意外看到玛丽时，惊恐万分，差点儿跳了起来。

“巴尼，快过来，这儿有个孩子，这种鬼地方居然还有一个孩子！上帝保佑！这孩子究竟是谁？”

“我叫玛丽.伦诺克斯，”听到这个男人无理地称爸爸的房子为“这种鬼地方”，玛丽显然有些不高兴了，于是她故意挺了挺腰板，僵在原

地说道："外面的人染上霍乱，我在这儿睡着了，刚刚才醒，为什么这么久了都没人来照顾我？"

对方恍然大悟，冲着同伴喊道："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没人见过的孩子，她确确实实是被遗忘了。"

玛丽气急败坏地跺着脚："为什么都把我给忘了？为什么这么久都没人来找我？"

巴尼痛苦地望着这个孩子，玛丽甚至看到了他眨着眼睛想要忍回眼眶中的泪水："可怜的孩子，霍乱过后，外面的人都死光了，哪里还会有人来找你呢。"

尽管这种方式奇怪而又突然，可让玛丽瞬间明白了一切：她的父母昨晚也未能幸免于难，那些仆人，死的死，逃的逃，没有一个人记得她这位大小姐的存在，所以一切才会如此死寂。整个房子确实只剩下玛丽和那条游走的小蛇了。

第二章
玛丽小姐真古怪，处处作对惹人厌

玛丽一向喜欢从远处观望妈妈，因为她觉得妈妈是个漂亮的女人。但这对母女相处和交流的时间太少，玛丽对妈妈毫不了解，更谈不上母女亲情，所以美丽的萨伊布殿下去世后，身为女儿的玛丽丝毫没有想念或痛苦。她就是这样一个自私的孩子，她的世界中只有自己的存在。倘若再年长几岁，她肯定会为今后无依无靠的生活而忧虑，可她毕竟太小了，又一直在仆人的照顾下生活，所以她理所当然地认为还将有其他人继续扮演仆人的角色。她所关心的是新仆人能否像死去的阿亚或其他仆人那般逆来顺受，言听计从。

玛丽先是被带到了一个英国牧师的家里寄居，她打一开始就不想呆在那儿。牧师家破烂简陋，家徒四壁，先不说那惹人厌烦的破房子，家里那五个跟玛丽同龄的孩子就够呛了，整日衣衫褴褛，为了争抢玩具能引发一场接一场的战争。玛丽自认为跟他们不是同道中人，合不来，才一两天的功夫，就没人愿意跟她玩了。自打第二天起，这群孩子便给她起了个绰号，可把她给气坏了。

绰号的创始人是巴兹尔，他长着一双蓝色的金鱼眼和一只朝天鼻，眼神古怪无礼，玛丽最讨厌的就是他了。当日玛丽在树下自顾自地玩耍，办家家似地建着一个花园，她堆着土丘，铺设着花园里的小路，就像霍乱爆发时那样。巴兹尔走了过来，饶有兴趣地观察了一会儿，兴冲冲地提了个建议："你为什么不用石头垒个假山放在中间呢?瞧，就垒在这儿。"小男孩儿边说边指指地方。

"滚开，我不需要男孩儿对我指手画脚，快滚开！"玛丽粗鲁地冲着巴兹尔喊道。

巴兹尔气得眼睛冒火，很快便化悲愤为力量，用对付他姐姐妹妹的那套开始了对玛丽的嘲弄。他大笑着一圈一圈地绕着玛丽，跳着、唱着、还不停地做着鬼脸：

“玛丽小姐真古怪，

花园怎能建起来?

银钟啊，扇壳啊，

金盏花儿一排排。”

巴兹尔好像打了兴奋剂，一直唱，直到其他孩子都听见并开始加入；玛丽越生气，他们唱得越起劲。从那以后，只要玛丽在旁边，他们便会不约而同地唱起：“玛丽小姐真古怪”。

不仅如此，巴兹尔还主动上前挑衅：“这个周末你就要被送回家了，我们好高兴呀！”

玛丽也不让步：“谢天谢地，能够离开你们这群讨厌鬼，我也高兴着呢。你刚刚说的‘家’在哪里？”

“大家看呐，她连家在哪里都不知道！”这个七岁的男孩以这个年龄固有的方式轻蔑地讥讽道。“你的家当然是在英国了，我们的奶奶就住在那里，去年我们的妹妹梅布尔也被送去了。不过你没有奶奶，所以只能去你姑父那儿咯，他叫阿奇博尔德.克雷文。”

“胡说，我才不认识什么阿奇博尔德.克雷文呢。”玛丽立刻用话把巴兹尔冲了回去。

“我知道你不知道，女孩儿能知道什么呢。我听爸爸妈妈谈起过你姑父，他住在乡下一所荒无人烟的宽敞老房子里。他是出了名的坏脾气，所以没有他的传唤，没人会去主动靠近他；他习惯独处，也不会

主动去搭理别人。而且他还是个驼背，模样很奇怪很可怕哦。”巴兹尔依旧一派轻蔑的嘴脸。

“哼，我才不相信呢。”玛丽转过身去，干脆用手指把耳朵堵上。

事后玛丽把这事翻来覆去想了很多遍。当天晚上，当她从克罗福太太那里得知几天后将被送到米特斯韦特山庄的姑父克雷文那里时，玛丽满脸漠然，整个人僵硬得像块石头，纹丝不动；搞得克罗福夫妇不知如何是好。他们试图对玛丽友好，可当克罗福太太凑过去亲她时，她毅然转过头去；当克罗福先生拍其肩膀以示亲昵时，她却僵直地愣站着，不给对方任何回应。

克罗福太太不禁惋惜道：“真是个又难看又不知趣的孩子，从头到脚，言行举止没有一丁点儿讨人喜欢的地方。她的妈妈可是个人见人爱的大美人啊，待人接物也大方得体，母女俩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呀。难怪孩子们整天嚷嚷‘玛丽小姐真古怪’，称呼本身挺没规矩的，但放到她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倘若美丽的伦诺克斯太太以前能多多照顾这个可怜的孩子，她八成能从母亲的美丽动人和优雅举止上耳濡目染些。伤心的是这个美丽的尤物不在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她还有玛丽这个孩子。”克罗福先生颇感惋惜。

克罗福夫人叹了口气：“恐怕她都没有仔细看过这孩子一眼吧，女仆阿亚死后，没人记得起这个可怜的小东西。仆人们都逃命去了，留下一个孩子孤苦伶仃地呆在荒凉的房子里。难怪麦克格里上校说他推门看到屋子里无助的孩子时吓得差点儿脱了壳。”

玛丽踏上了前往英格兰的旅程，漫长的海上旅程遥遥无期。一位要送孩子去英国寄宿学校的军官太太顺道带着玛丽一起上路，名义上是要照顾玛丽，事实上她对自己孩子们的照顾是无微不至，却根本无

暇顾忌玛丽，所以迫不及待地把玛丽移交给了克雷文先生派来接应的管家米洛克太太。米洛克太太矮胖结实，脸颊红彤彤的，双目黑亮锐利。她穿着紫色连衣裙，外面罩着镶嵌黑色流苏的黑色丝绸外衫；头戴黑色棉布软帽，帽顶插了一支紫色天鹅绒大花，花朵随着米洛克太太的头部运动有节奏地起舞。玛丽对米洛克太太没有好感，这没什么稀奇的，因为她很少喜欢过谁。米洛克太太也没把玛丽当回事。

“天啊，这个小家伙怎么如此其貌不扬!听说她妈妈是个大美人呢，怎么没遗传到优良基因呢，是不是呀，夫人？”米洛克夫人冲着军官太太问道。

“女大十八变，她会越来越漂亮的。”军官太太好心地回答道，“而且，如果她气色能好一些，表情再友善一点儿，整体会比现在好看很多，毕竟孩子的五官长得还不错。小女孩儿嘛，变化大着呢。”

“那她可真是有的变了，况且米特斯韦特山庄本就不适合孩子成长，孩子想在那里得到改善，怕是比登天还难哦。”米洛克太太毫不客气地说。

大人们在小旅馆中无所顾虑地聊着，本以为玛丽听不见，其实这个小家伙听得一清二楚，她虽然站在家庭旅馆的窗边上，放佛凝神观察路上不息的车流和人群，实际上一直竖着耳朵偷听呢。此刻，玛丽对姑父和那个山庄充满了好奇，庄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姑父又是怎样的人呢？驼背是什么？玛丽从未在印度见过驼背。一连串的问号充斥着她的小脑袋。

可能因为近来一直寄人篱下，又没有仆人相伴，玛丽开始感到孤独，脑袋里也萌生出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她从未有过归属感，即使她父母在世的时候也是如此，其他的孩子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可她从来都不是。尽管吃穿不愁，还有人伺候，可这种的养尊处优的日子

并未让她产生被珍视的感觉。可惜小玛丽不知道是自己的乖戾所致，倒经常觉得是因为别人太讨厌。

现在看来，米洛克太太是玛丽见过的最讨厌的人了，无论是她脸上那俗不可耐的高原红，还是那顶庸俗招摇的大帽子。第二天，她们穿过火车站去乘坐发往约克郡的火车。玛丽一路昂着头走过，与米洛克太太始终保持距离。她怕被路人误认为是米洛克太太的孩子，这对她而言可是奇耻大辱。

玛丽的想法和行为都没有对米洛克太太产生任何影响，米洛克太太是那种"坚决无法容忍年轻人胡闹"的妇人。何况姐姐玛利亚的女儿要出嫁了，她压根就没想在这个当口来伦敦接玛丽。可谁叫山庄有这份清闲又高薪的女管家工作呢，为了保住这份工作，米洛克太太不得不对克雷文先生言听计从。

"伦诺克斯上尉是我亡妻的哥哥，他们夫妇俩在霍乱中都死了。"克雷文先生生硬简短地告知米洛克太太，"于是我成了他们遗孤的监护人，孩子正被送往英国，现在由你去伦敦把孩子接回山庄。"

米洛克太太接到命令后，迅速收拾完行李便启程了。

车厢里，玛丽蜷缩在一角，脸色苍白，神情烦躁。她没什么可消遣可打发时间的，于是石头般僵僵地坐着，把那双戴着黑手套的小手交叠着端放在膝前。那身黑色裙子显得她脸色更差了，蜡黄蜡黄的；稀疏松软的头发从黑色的绸布帽中无精打采地耷拉下来。

米洛克太太见状，禁不住在心里叨念："活了大半辈子，还从未见过这样爱耍性子的孩子，真是被惯坏了。"难为米洛克太太了，哪个孩子能像玛丽这般没趣呢？过了一会儿，米洛克太太实在忍受不了了，她厌倦一直望着那张木无表情的脸，于是用着装作轻快的生硬声音发起了对话，企图打破眼前的尴尬局面。

“看来我得跟你说说咱们的目的地了，你知道你的姑父吗？”

“不知道。”玛丽显然不太合作。

“都没听你的父母提起过他？”米洛克太太对玛丽的回答颇感意外和不解。

“没有。”玛丽皱起眉头，她的父母没有提起这件事，也没提起过其他事，更别说教给她什么了。古怪的小玛丽在父母面前宛若空气一般。

“哼”，米洛克太太盯着玛丽那张古板而怪异的小脸嘟哝道。一时间竟不知说什么好，过了好大一会儿，米洛克太太才重新恢复说话的兴致。

“我觉得还是提前告知你一些情况比较好，帮你做个心理准备。你要去的是一个非常怪异的地方。”

玛丽仍旧一言不发，这种公然的漠视让米洛克太太窘得无所适从。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还是耐着性子说了下去：

“那个地方叫米特斯韦特庄园，虽然宏伟壮观，但笼罩着阴郁之气；更古怪的是你姑父一直引以为荣，津津乐道。山庄建造在荒野边上，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里面足足有上百个房间呢，只可惜大部分的房间都常年紧锁着。房间里挂着很多画儿，摆放着上乘的古董家具，当然还有其他物件，哪样东西都得有好些年的历史呢。房子外围绕着一个诺大的园林，还有很多的小花园，那里树木丛生，很多树枝都垂到了地上。”

米洛克太太深深地松了口气，接着说道：“除此之外，也就没什么了。”这个结尾颇显突兀。

玛丽已经被米洛克太太的描述深深吸引了，那么多新鲜事儿，都是印度所没有的，每一件都足以触动她的心弦。尽管如此，玛丽仍旧装作一脸漠然，僵直地坐在原处，一动不动。她总是那样不讨人喜欢。

“感觉如何，小姑娘？”米洛克太太问道。

“没感觉，不了解。”玛丽轻描淡写地说。

米洛克太太没绷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嗨，小姑娘，你怎么表现得像个老太太，难道你就一点都不在乎吗？”

“无所谓，我在不在乎都一样。”玛丽满不在乎。

“说的倒没错，而且这将是你在米特斯韦特庄园的生存法则。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你放到那儿，也许这样更省事儿吧。可以确定的是，你姑父不会为了你而给自己找不痛快，他从不为任何人烦心。”

说到这儿，米洛克太太突然顿住了，好像瞬间想到了什么。

“他是个驼背，这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年轻时的他尖酸乖戾，虽然腰缠万贯，可无论钱还是庄园都没能让他得到什么好处，直到结婚才有了变化。”米洛克太太滔滔不绝。

听到这儿，任凭玛丽如何努力装作不感兴趣，她的眼睛还是不争气地瞟向米洛克太太。玛丽从未想过这个驼背男人还结过婚，听了这段描述不禁感觉有些惊异。米洛克太太是个话痨，当她看到自己的谈话让玛丽的态度发生逆转时，她加足马力，更加声情并茂起来。这也是打发无聊时间的一种手段嘛。

“她是个漂亮甜美的女人，克雷文为了博得红颜一笑，甘愿走遍世界去寻找她钟爱的一叶草。当她嫁给克雷文先生时，所有人都说她是为了钱，因为人们难以理解如此天仙般的女人怎会嫁给一个驼背。可她不是为了钱，真的不是。米洛克太太斩钉截铁地说。“当她死的时候……”

玛丽听得太入神，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

“她死了，她果然还是死了！玛丽大叫起来，她没有其他意思，只是触景生情，联想到曾经读过的一本法国童话，讲的也是关于一个穷苦驼背男人和美丽公主的故事。玛丽忽然开始同情克雷文先生，对他的不幸遭遇倍感惋惜。

“是的，她死了。她的死让克雷文先生变得更加古怪，他不关心任何人，也不见任何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出，即使回到山庄，也是把自己锁在西厢房，除了皮切尔谁都不见。对了，皮切尔是从克雷文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照顾他的老伙计，所以熟知克雷文的怪习惯。

听起来那么戏剧化，就像书里面写的那样，不过玛丽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上百间紧锁的房门；荒原边上的古老建筑——单是想想什么是荒原就让足以人毛骨悚然；一个驼着背还总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的男人；想到这些，玛丽不禁撅起小嘴望向窗外。窗外的一切非常应景，灰白的雨线斜斜地拍打着窗户，顺着窗户凝聚成河，又流淌而下。如果那个漂亮的姑姑还活着该多好，也许庄园的气氛会更加愉悦些，也许她会像妈妈生前那样，穿着蕾丝裙整天忙进忙出地周旋于各类社交场合。唉，可惜她已经不在了。

米洛克太太打断了玛丽的沉思：“你不用期待见到你姑父，十有八九你是见不到他的。你也甭想找人跟你聊天儿，到了那里之后，你要自娱自乐，自求多福。到时候会有人告诉你哪些房间是可以进的，哪

些是必须远离的。山庄有很多花园可以溜达玩耍。但是切记，别在房子里瞎逛，更别去探究什么，克雷文先生可不喜欢那样。

“我才不会去瞎探究瞎琢磨呢，”古怪的玛丽顶了米洛克太太一句。刚刚还在为克雷文先生的遭遇感到惋惜的玛丽态度忽然180度大转弯，她觉得克雷文先生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活该。

玛丽转向车窗，玻璃上成串的雨帘隔开了窗外没玩没了的暴雨。玛丽死死地盯着大雨，渐渐地，灰白的暴雨变成了深灰色，越来越浓，越来越深，终于她睡着了。

第三章
穿过荒原

玛丽睡了很久，当她睁开眼时，米洛克太太已经在经停的某个站台买了一餐篮午餐，她们吃了些鸡肉、冷牛肉、面包和黄油，还喝了杯暖暖的热茶。雨势愈加猛烈了，车站里的人都披着雨衣，被暴雨淋湿后亮亮地泛着光，还湿漉漉地滴答不停。乘务员打开车厢灯，米洛克太太享用着午餐，美味的鸡肉、牛肉、还有热腾腾的茶，她吃得不亦乐乎。酒足饭饱后便一头倒下，酣睡过去。玛丽坐在一旁观察米洛克太太的睡姿，还有她那顶顺势歪在一边的女帽，直到再次窝在那个小角落里睡着了。窗外的雨点好像一把把利剑，恶狠狠地敲打着车窗玻璃，车厢里却一片安宁。当玛丽被米洛克太太摇醒时，火车已经靠站，窗外一片漆黑。

“你睡得还真沉，该醒醒了。我们已经到了瑟威特车站，待会还有一段很长的车程要赶呢。”

玛丽费力地睁开惺忪的睡眼，米洛克太太忙着收拾行李包裹，她却习惯性地站在一旁干等着。在印度，仆人干活天经地义，主人只需要优雅地在一旁等待就可以了。

瑟威特站是个小站，除了她们俩，没有其他人下车。站长用粗犷而友善的方式与米洛克太太交谈，乡音浓重，后来玛丽才知道那就是所谓的“约克郡腔”。

“内回来啦，还带来一个小孩儿。”他问道。

“是的，就是她。”米洛克太太一边把脖子向玛丽的方向甩了甩示意，一边操着浓重的约克郡音说道。“内太太近来可好？”

“好得很呢，劳内挂心。太太，马车已备好，在外面候着呢。”站长言辞毕恭毕敬。

外面的站台上停着一辆四轮带篷马车，玛丽不禁在心中赞叹马车的精致，就连扶她进马车的随从都显得十分灵光。跟这里的其他人一样，他长长的雨衣和帽子上的防水雨布都滴滴答答地淌着雨水，还泛着亮光。

随从关上马车门，爬上车与车夫并排坐好就启程了。玛丽挨着车厢内的角落坐下，厚厚软软的垫子别提多舒服啦，不过她毫无睡意，百般好奇地望着窗外，她想一睹通往米洛克太太口中那个奇怪山庄的沿途都有哪些风光。玛丽不是那种胆儿小的孩子，她丝毫没有感到恐惧，只是非常好奇，在那个即将到达的地方究竟会上演怎样的剧情?——上百间紧锁的房间，荒原的边缘。

“什么是荒原？”玛丽毫无征兆地问米洛克太太。

“大概再过十分钟，你看看窗外就知道了。我们还穿行五英里跨过米索荒原后才能到山庄。天色已黑，不要奢求看全景了，不过大部分还是可以看见的。”

玛丽没有再问其他问题，静静地窝在那个黑暗的小角落里观望着车窗外。车灯照亮了前方，玛丽借着投撒的灯光领略着沿途风景。离开车站后，她们的马车曾路过一个小村庄，村里星星点点地座落着刷着白石灰粉的农舍，灯光从一间旅馆里透出来。她们还路过了一个教堂，看见了牧师的住宅和一个陈列着玩具、糖果和其他稀奇玩意儿的商店窗口。然后马车驶上宽阔的大路，玛丽看到了大路两旁的篱笆和

大树之后很长时间，外面好像都是同样的景色，又好像是单调乏味的景色让她觉得过了很长时间。

最后马儿放慢了速度，像是在爬坡，此时此刻，玛丽发现她看了半晌的树篱不见了，不仅是树篱，除了浓浓的黑暗，她几乎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她俯身向前，把脸蛋儿贴在车窗上，马儿却突如其来地颠儿了一下。

“看呐，我们已经到荒原了，这里就是荒原。”米洛克太太说。

马车昏黄的灯光投向凹凸不平的路面，光晕投照下的崎岖小路似乎幽生在丛生的灌木和其他植物当中，刚刚伸出一截，又“慌慌张张”地消失在密不透风的黑暗中。大风起兮，声音奇特、狂野、低沉而猛烈。

“这——这不是大海吗？”玛丽转头向同行的米洛克太太发问。

“不是，当然不是大海。也不是田野或高山，只是绵延数里的野地，除了石楠、金雀花和荆豆，这里什么也不长；除了野马和绵羊，也没什么动物能在这里活下去。”

“如果有水的话，真的很像大海，连声音都很像海浪翻滚呢。”玛丽忽然感慨起来。

“那是野风吹过灌木丛的声音，”米洛克太太说道，“在我看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蛮荒之地，无法逢生的绝境。不过喜欢它的也大有人在，尤其是石楠遍野的时节。

马车一直在前行，却似乎永远穿越不了这无尽的黑暗。暴雨停了，但大风还不依不饶，肆虐呼号，声音既古怪又恐怖。道路忽高忽低，好几次马车途径的小桥都被桥底湍流而过的河水震得发颤，河水相互拍打还制造出种种骇人的噪声。玛丽觉得这段旅程恐怕是没有尽

头了，那座宽阔苍凉的荒野就像一汪无边无际的黑色海洋，而她们正乘着一叶扁舟漂向陆地。

“我不喜欢这儿，”玛丽自言自语，“一点儿都不喜欢。”说完，她把两片薄薄的嘴唇抿得更紧了。

就在马儿爬上一段高高的坡路时，玛丽望见了灯光，几乎同时，米洛克太太也看见那点儿灯光，并长长地舒了口气。

“啊，看到这点闪烁的灯火，我实在太高兴了！”米洛克太太欢呼起来，“那是园林守卫的窗户透出的光亮，不管怎样，过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好好地喝杯喝茶了。”

的确如米洛克太太说的那样——“再过一会儿”，因为马车进入园林大门后并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驰骋穿过一条两英里长的林荫大道，道路两旁的大树枝繁叶茂，顶部的枝叶已经亲密地抱拢在一块儿，筑造了一条天然的廊顶，马车穿游其中，就像行走于漫长黑暗的隧道。

马车驶出隧道，进入一片清朗开阔之地，然后停在一栋宽阔矮矮的房子前，房子像是平展地铺在石路上一样。刚开始玛丽以为整栋房子都是黑灯瞎火的，可当她步出马车，却意外地瞥见楼上拐角处的一个房间透出模糊昏暗的灯光。

房子入口处的大门非常有气势，由大块大块形状各异的橡木板制成，门上镶饰着巨大的铁钉，还裹着厚实的铁衣。橡木门通向一个宽敞的大厅，厅里朦胧的灯光映得墙上肖像画中的人脸和身着盔甲的雕像都影影绰绰的，阴森恐怖，玛丽甚至都不想多看他们一眼。她站在石阶上，就像一个黑瘦古怪的小东西，同时一种复杂的感觉也袭上心头，是弱小、是迷茫、是怪异，就像她看起来那样。

给他们开门的是一个男仆，身边还站着一位穿戴整洁的清瘦老人。

“带她去房间，”老人声音有些沙哑，“主人不想见她。明早他就要启程去伦敦了。”

“好的，皮切尔先生。”米洛克太太回答道，“您吩咐清楚即可，我会把事情办好的。”

“米洛克太太，主人的吩咐就是……”皮切尔接着说道，“确保他不受到打扰，确保他不会见到不想见到的东西。”

玛丽先是被带上了一段宽缓平展的楼梯，过了一条走廊，接着爬了一小段楼梯，然后走过另外两条走廊，直到面前的一扇门被打开，她走了进去，里面有暖暖的炉火，还有桌上热气腾腾的饭餐。

米洛克太太语气随意：“好了，这就是你的房间了！这间和旁边的那间都是你的——你要牢牢记住,好好呆在你的地盘就可以了！”

玛丽小姐就是这样来到米特斯韦特山庄的，她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滋味儿，也许她一辈子都没有过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第四章
玛莎

第二天早晨，玛丽被一阵噪声吵醒，她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一个年轻女仆进屋来生火，跪在壁炉前向外拨弄着炉灰呢。玛丽躺在床上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便打量起房间来，她觉得自己从未见过这样古怪阴郁的房间了。墙上挂着绣满森林风景图案的墙毯,图案上一些衣着奇特华美的人站在树下，远处还可以眺望到城堡上耸立的角楼，这里有猎人、马儿、狗，还有妇人们。玛丽突然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自己放佛也成了森林中的一员。她透过深凹的窗户向外望去，一片无尽伸展的陆地映入眼帘，上面光秃秃的，更像一汪无边无际，乏味无趣的紫色大海。

“那是什么？”玛丽指向窗外问道。

年轻的女仆玛莎站起来，顺着玛丽指的方向看了看，“那儿吗？”她一边问一边指向同样的方向。

“是的。”

“那是荒原，”玛莎温厚地一笑，“内喜欢那儿吗？”

“不喜欢，我讨厌它。”

“那是因为内还不习惯它，”玛莎边说边回到壁炉前的地毯旁。“现在内可能觉得它太空旷太荒凉，但是慢慢的内就会喜欢上它的。”

“那你喜欢它吗？”玛丽问。

“喜欢呀！”玛莎兴高采烈地擦着壁炉。“俺已经爱上它啦。在俺眼中它一点儿都不荒凉，而是覆满了香甜植物的美丽田野。尤其是金雀花和石楠盛开的春夏时节，田野里弥漫着甜蜜的气味儿，可以肆无忌惮地呼吸新鲜空气，天空看起来那么高远，俨然成了蜜蜂和云雀演奏的天堂，嗡嗡嗡，喳喳喳……啊！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嘛，恐怕这辈子也没有什么能把俺和这片荒原分开了。

玛丽表情严肃且困惑地听完玛莎的描述。她发现玛莎和她长久以来习惯的印度仆人一点儿也不一样，不像她们对主人那样卑躬屈膝，百依百顺；反而会平等地与主人交谈。在印度，当地仆人得向主人行大礼，主人们通常被冠有“穷人庇佑者”之类的称呼。仆人们则被呼来喝去，被命令着做事而非被请求，所以根本别妄想能听到“请”或者“谢谢”之类的回答。玛丽生气的时候就经常扇女仆阿亚的耳光，她也好奇这个姑娘被打了耳光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她是个体型圆润、皮肤娇红、长相温顺的女孩儿，但也算强壮，所以才惹得玛丽心里痒痒，想知道如果一个小女孩对她动手，她会不会还手呢。

“你还真是个奇怪的仆人。”玛丽躺在枕头上说，表情傲慢极了。

玛莎直起身来坐到自己的鞋跟上，手里拿着涂黑蜡的刷子，她大笑起来，好像丝毫没有生气的意思。

“是的，俺知道内的意思。”玛莎说，“如果山庄有位尊贵女主人的话，俺可能都得不到在房间当仆人的机会呢。俺可能会被派做洗碗之类的粗活，永远没机会到楼上来，因为俺太平庸，而且还说着浓重的约克郡方言。这所房子既气派又有趣，除了皮切特先生和米洛克太太管事以外，这里好像没有男女主人。克雷文先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面，即使回到山庄也懒得管事。所以多亏了米洛克太太的恩慈，俺才能得到在这个地方做这份工作的机会，就连她本人都说倘若山庄换作其他的大户人家，这一切都会成为泡影。”

“那你将伺候我咯？”玛丽依旧傲慢无礼，又开始了她在印度的那一套。

玛莎又开始擦起壁炉。

“俺是米洛克太太的仆人。”玛莎坚定地说，“米洛克太太是克雷文先生的仆人——不过俺会在内这儿做一些女仆的活儿，有些地方俺可以伺候内，但是不会多，不过内也不需要那么多。

“那谁给我穿衣服？”玛丽命令似的发问。

玛莎重新跪坐在脚跟上端详起这位印度来的大小姐，一脸诧异地操起了浓重的约克郡方言。

“内咋不自己穿？”她说。

“你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你说什么。”玛丽有些不解。

“噢！俺忘记了！”玛莎说。“米洛克太太嘱咐过俺，跟内说话时要小心，千万别说太多方言让内听不懂。俺刚才的意思是内自己不会穿衣服吗？”

“当然不了，”玛丽气急败坏，“这辈子我还没自己穿过衣服呢，都是阿亚给我穿的。”

“好吧。”玛莎显然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鲁莽，“既然如此，那现在也是时候学着自己穿衣服了。内也老大不小了，该学着自理了，这对内有好处。俺妈妈就经常说她不明白为什么有钱人家的小孩还没变成傻瓜——他们处处得依靠保姆，由保姆照顾他们洗漱、穿衣，再带出去遛弯儿，像照看小狗一样。”

“在印度才不是这样呢。”大小姐玛丽一副桀骜不驯的模样。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她才无法忍受这些言辱之词呢。

玛莎却一点儿也没打算关掉刚刚打开的话匣子。

“嗯，俺知道不一样啦。”玛莎甚至有些同情。“俺敢说那是因为在印度很多都是黑人，而不是尊贵的白人。不瞒内说，刚开始听说内从印度来，俺还以为内也是个黑人呢。”

玛丽听闻顿时火冒三丈，蹭地一下从床上窜了起来。

“什么！”她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你居然以为我是个黑人，你她妈的真是头母猪！”

玛莎愤怒地瞪着玛丽，神情非常激动，小脸涨的通红。

“内骂谁呢？”她大叫。“内用得着这么泼辣吗？那是一位年轻女士该说的话吗？俺又不是故意对黑人出言冒犯。俺从圣经小册子里读到的黑人都是有着虔诚信仰的，他们也被描述成俺们的兄弟。可俺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黑人，当得知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一个黑人时，俺还着实高兴了一番。今天早上俺来到内房间生火时，内还熟睡着，俺悄悄走到内床边，拉开被子仔细地观察了内这个所谓的黑人。可惜呀，内看起来不过如此，不比俺黑多少，倒是黄得厉害呢。”玛莎失望地说。

玛丽再也抑制不住羞怒了。

“你，你胆敢以为我是个印度土著！你根本就对印度土著一无所知！他们根本不是人——只是无条件服从于主人的奴隶。你根本不了解印度。你根本什么都不懂！”

在一个女孩儿单纯的瞪视下，玛丽的情绪失控了，她愤怒、无助，她忽然觉得自己在远离那些彼此熟知的人和事物之后是如此孤

独，寂寞得可怕。她一时间竟不知道怎样发泄这种情感，干脆一头扎进枕头，发疯似地大哭起来。她哭得那样没完没了，哭得玛莎这个善良纯朴的约克郡姑娘又害怕又感到抱歉，于是她走到床边，俯身向玛丽。

“啊！内别再哭了！”玛莎央求道。“内千万别再哭了。俺不知道你会生气。俺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就像内刚刚说的那样，内就别跟俺一般见识了。求求内了，小姐，别哭了好吗？”

玛丽从玛莎独特的约克郡方言和坚定的道歉语气中读到了一种安慰和友好，这对她非常奏效，她逐渐停止哭泣，平静了下来。这也让玛莎松了口气。

“是时候起床了，”玛莎说。“米洛克太太让俺把早餐、茶和午餐送到内隔壁的房间去，那里就是内的活动室了。内要是现在起床的话，遇到扣不上衣服背后扣子之类的情况时，俺会帮内穿。”

最终玛丽终于决定起床了，玛莎从衣柜里递过衣服，玛丽发现已经不是昨晚她到米特斯韦特山庄时穿的那套了。

“这不是我的衣服，”玛丽说，“我的是黑色的。”

她瞅了瞅这件厚实的白色羊毛大衣和毛裙，冷冷地称赞了一句：

“比我那套黑色的好看。”

“内必须得穿上这套新衣服，”玛莎说。“这是克雷文先生特意吩咐米洛克太太在伦敦买的。他说他不愿看到一个孩子穿着黑漆玛乌的丧服像个游魂一样在山庄里晃荡。他说这让山庄看起来更凄惨，所以要给内的衣服换点鲜亮的颜色。俺妈妈说她知道克雷文先生的话中之意，她一向善于觉察人意，连她自己也不赞同穿黑色衣服。”

“我讨厌黑色的东西，”玛丽说。

穿衣服的过程让两个女孩儿都大长见识。尽管玛莎在家经常帮弟弟妹妹穿衣服，但要做的也无非就是帮他们扣扣子。眼前这位大小姐却直愣愣地站着，一动也不动地等着对方给自己穿衣服，自己的手脚好像全成了摆设。

“内咋不不自己穿鞋呀？”看到玛丽淡定地伸出脚等待“服侍”，玛莎禁不住问道。

“都是阿亚帮我穿的，”玛丽瞪着对方说，“这是规矩。”

玛丽常说“这是规矩”。那些印度仆人们也经常这样说。如果他们被要求去做近千年来都没有先例的事情时，他们则温和地盯着对方说：“没有这个规矩。”对方见状便会打消念头了。

要是放在从前，大小姐玛丽穿衣服时无需做任何事，只要像玩偶娃娃一样站着等仆人服侍，这也是规矩。但是今天早饭前的这番折腾让她不由猜想今后在山庄的生活会与之前的生活截然不同，她要学习很多新东西，像穿鞋袜，捡起掉在地上的东西等等。倘若玛莎是个训练有素的大小姐身边的女仆，她或许能对眼前的玛丽更加温顺和尊敬些，或许能知道帮小姐梳头发、系靴子、捡东西并把东西放好是分内之职。可她毕竟只是一个生活在约克郡荒地村舍里的乡下丫头，家里有一大群弟弟妹妹，他们整天要做的就是自己照顾好自己，再帮母亲照看好襁褓里或是蹒跚学步的弟弟妹妹们，除此以外，其他的生活方式几乎都与他们绝缘，他们也不曾梦想着去做什么。

如果玛丽•伦诺克斯是那种性格开朗，善于逗笑的女孩儿，她可能会嘲笑玛莎的喋喋不休。但她只是冷冷地听着，还惊异于玛莎天马行空似的言行举止。开始的时候，玛丽对她的讲话无半点儿兴趣，可渐

渐地她被玛莎简单随意的谈话给吸引了，并开始关注玛莎说话的内容。

“嗨！内还真该去见见他们，”玛莎说。“俺爸爸一周只挣六先令，可俺们家有十二个孩子。妈妈几乎把所有的家用都拿来供他们喝粥了，哪里还有什么积蓄呢。他们整日在荒野上摔爬滚打，妈妈总说是荒原的气息滋养了他们，使他们能健康茁壮地成长。还说他们和小野马一样，是吃着原上的青草长大的。俺们家的迪肯，今年才十二岁，自己就有一匹野马驹呢。”

“他从哪儿找来的？”玛丽好奇地问。

“在荒原上，当小野马很小很小，还和马妈妈呆在一起的时候，迪肯就在荒原上发现它了。他们从那时起开始成为朋友，迪肯还经常带些面包或是割些嫩草给它吃。久而久之，小野马开始把迪肯当做自己人，常常跟随他，还允许他骑到自己的背上。迪肯是个友善的家伙，连小动物都喜欢他。”

虽然玛丽从未养过什么宠物，但她一直觉得自己要是能有一只的话肯定会喜欢得不得了，于是她开始对迪肯萌生了一丝兴趣。古怪的玛丽以前除了自己，看谁都不顺眼，她对迪肯的好感无疑是这位大小姐乖戾性情转变的开始。她走进旁边那间所谓的“儿童活动室”，发现这间与她睡觉的那间差不多。这哪里是儿童活动室，分明就是大人住过的房间嘛，瞧瞧墙上那些阴森森的老画儿，还有那些笨重陈旧的橡木椅。房间中央的桌子上摆着丰盛的早餐，玛丽向来没什么好胃口，她漠然地看了看玛莎端上来的第一盘食物。

“不想吃，”她说。

“内居然连粥都不想吃！”玛莎惊讶地叫起来。

“是的，不想吃。”

“内肯定不知道这有多美味。加点儿蜂蜜或者白糖试试。”

“我都说了不想吃。”玛丽依旧没有改变注意。

“哎！”玛莎说，“俺真的没法儿看着你这般暴殄天物。要是俺们家的那群孩子在这儿，用不了五分钟就把这桌早餐吃得底朝天了。”

“为什么？”玛丽冷冷地问。

“为什么！？”玛莎觉得玛丽的问题简直不可思议，于是重复道。“因为他们压根就没吃过饱饭，就像是饥肠辘辘的老鹰和狐狸。”

“我从不知道什么是饥饿。”玛丽因为无知而显得有些漠然。

玛莎看起来有些愤怒了。

“喔，那好吧，让内挨挨饿也许不是件坏事，俺算看明白了”，玛莎直言不讳。“俺没工夫陪你冲着香软的白面包和美味的肉排干瞪眼了。上帝啊！俺多么希望迪肯、菲尔、简和其他所有的人能在这儿呀，俺保证把他们的小围兜兜都塞得满满的。”

“你干嘛不打包带给他们？”玛丽建议。

“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俺的。”玛莎笃定地回答，“而且今天也轮不到俺出去，俺和其他仆人一样，每个月只能放一天假，放假时俺就跑回家帮妈妈干活，她就可以轻松一天啦。”

玛丽喝了几口茶，吃了点吐司，蘸了点儿橘子酱。

“好了，穿得严实些出去玩吧。”玛莎说。“活动活动有助于增强食欲，这对你有好处。”

玛丽走到窗前向外望去，花园、小径、大树映入眼帘，可惜一切都无精打采的，像是打了冬天的烙印。

“出去？今天这种鬼天气我干嘛要出去？”

“好吧，如果不想出去玩，那就呆在房间里吧，内准备做些什么呢？”

玛丽环顾四周，感觉实在无事可做。当初米洛克太太准备儿童活动室时就没将娱乐考虑在内。或许出去溜达溜达是个明智之举，正好可以看看那些花园都是什么模样。

“谁陪我去？”玛丽问。

玛莎惊奇地瞪着她。

“当然是内自己去咯。”玛莎答道。“你得像那些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学习怎样自娱自乐。迪肯就是这样，他一个人跑到荒原上，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他就是这样结识小马儿的。不仅如此，他和荒原上的野羊混得也很熟，小鸟儿还会主动飞去吃他手里的东西。不管多少，迪肯每次吃东西都会留些下来取悦他的宠物们。”

正是这句有关迪肯的话让玛丽改变了主意，但她自己并未觉察到，只是决定出去看看。米特斯韦特山庄里可能没有小马儿和小羊，但应该有小鸟，也许这里的鸟儿和印度的不同，也许会很有意思呢。玛丽心中漾起了无限遐想。

玛莎给玛丽拿来了大衣和帽子，还有一双厚实的小靴子，然后领着她下了楼。

“内沿着这条路走就可以到花园了。”玛莎指着灌木墙上的大门说。“夏天那里开满了花儿，争奇斗艳的，不过现在是冬天，花儿都谢

了。”说完，玛莎有意识地犹豫了一下，放佛在思考什么，然后加了一句，“其中一个花园被锁起来了，已经有十年没人进去过了。”

“为什么？”玛丽情不自禁地问道。除了那上百间上了锁的怪房间，现在又多了一个上了锁的花园。

“是克雷文先生锁的，那曾是他亡妻的花园。她突然去世后，克雷文先生便锁了花园，不许任何人进去，还挖了个洞把钥匙埋了起来。噢！米洛克太太摇铃叫俺了，俺得赶紧走了。”

玛莎走后，玛丽便一个人顺着那条通往灌木墙上大门的小径走着。一路上，她都在不停地想着那个十年无人问津的花园，那个花园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那里的花都还活着吗？穿过灌木墙上的大门，玛丽发现自己置身于诺大的一个园子中，宽敞舒服的草坪令人心旷神怡，蜿蜒的小径边缘被修得整齐划一。这里有大树、花坛、形状被修剪得奇特的冬青、还有中心耸立着灰色喷泉的大水池。可惜花坛光秃秃的毫无生气，喷泉也面目萧条，一副很久没有喷水的样子。这个园子不是那个被上了锁的花园，花园怎么能被上锁呢？花园不应该是随时敞开大门欢迎来客吗。

玛丽正想着，抬头发现这条路的尽头好像有堵长长的围墙，上面爬满了常青藤。她刚到英国，不知道自己已经走到了种满蔬果的菜园子。她走过去，发现墙上有扇绿色的门，还是开着的。显然，这也不是那个长年紧锁的花园，因为她能走进去。

玛丽走进那扇门，看到一个四面环绕着围墙的花园，周边有几个同样被围墙围住的园子，都是互通的。玛丽还看到一扇绿门，透过门她瞥见成片成片的菜圃，里面种着各种冬令蔬菜，菜圃与菜圃之间还夹着灌木丛和小路。园子里的果树被修剪得工整齐墙，有些菜圃上还罩着温室玻璃。这个地方真是没劲透了，玛丽站在那里没精打采地盯

着周围的景物想。等到了夏天，到处绿茵茵的时候，这儿兴许会好看些，但是现在真的没一处能入眼的。

正在这时，一个肩扛铁锹的老人从第二个园子的绿门走出来。他非常惊讶在园子里看到一个孩子，吓了一跳，还下意识地触了触帽子。老人板着老脸，阴沉沉的，显然不太高兴见到玛丽这个不速之客。玛丽一直酝酿着对园子的各种不满情绪，脸上一副“乖戾别扭”的表情，看到这位陌生老人时显然也没什么好脸色。

“这是什么地方？”她问。

“其中一个菜园。”老人说。

“那里又是什么？”玛丽指着另一扇门问道。

“另一个菜园。”老人简短地回答。“围墙的另一边还有一个，它的对面是个果园。”

“我能进去吗？”玛丽问。

“当然。不过里面没什么好玩的。”

玛丽没有再做声，她沿着小路走下去，穿过第二道绿门，她看到更多围墙，冬令蔬菜和温室玻璃罩。第二道围墙上还有一扇门，绿色的，没有打开。玛丽心中打起了鼓，或许这就是通向那个十年没人进入的秘密花园的大门吧。她不是那种胆小怕事的孩子，向来是我行我素，当她来到绿门前，轻轻转动门把手时，她是多么希望门是紧紧锁上的打不开的，因为这洋就说明她找到那个神秘花园了——事与愿违，门很容易就开了，玛丽发现自己进到一个果园。那里也有围墙，有齐着墙面修剪的树木，还有衰败黄蔫的灰草丛中光秃秃的果树，只是——到处都看不到绿门了。玛丽开始四处找寻绿门，当走到果园的最北端时，她发现围墙已经突破了果园的樊篱，向远方延伸，好像在

另外一边又围住了一个园子。玛丽原地站着，看着围墙那边伸出的树梢。这时，一只红胸鸟儿飞了上去，停落到最高的枝头，突然间，鸟儿开始引吭高歌——就好像它刚发现了玛丽，开始向她打招呼一样。

玛丽驻足听着红胸鸟儿的冬歌，那细细的歌鸣既欢快又友好，玛丽顿时心花怒放——再不讨人喜欢的小女孩儿也会有孤独寂寞的时候，紧锁房门的怪房子，高旷赤秃的荒野，还有荒凉沉闷的园子，都让眼前的这个小女孩觉得全世界只剩下她一个人孤零零的了。倘若她是个情感丰富，一直被大家关爱呵护的孩子，她早就崩溃了。即使她是“古怪的玛丽大小姐，处处作对讨人厌”，即使她孤僻乖戾，红胸鸟儿也见证了那张尖酸瘦削的蜡黄小脸绽放花朵般的笑容。玛丽专注地听着，直到鸟儿表演结束展翅飞走。她觉得这只鸟儿很有灵气，跟印度的那些截然不同，也想知道能否再与它不期而遇。也许它就住在神秘花园呢，也许它知晓里面发生的一切呢。

也许她是太无聊，闲得发慌，才会一直惦记着那个荒废的神秘园子。她如此好奇，迫不及待地想要找到它并进去一探究竟。为什么克雷文先生要把钥匙埋起来？如果他真的那么爱死去的妻子，又为什么要憎恶她曾经拥有的花园呢？玛丽在想或许什么时候可以见到这位古怪的克雷文先生，不过她知道，即使见了面，彼此也都不会喜欢对方的，到时候她只能呆呆地站着，干巴巴地瞪着克雷文先生，没什么好说的，尽管她如此渴望从克雷文先生口中得知这些怪举的原因。

“没人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她想，“我也从没能像克罗福家的孩子那样能说。他们经常说呀说，笑呀笑，吵死人了。”

她又想起了那只红胸的知更鸟和它为自己唱歌的样子，想起了那枝鸟儿停落的树梢，忽然间，她好像想到了什么，于是停在了路上。

“我知道了，那棵树就在秘密花园里——我确定。”玛丽自言自语，“旁边有围墙围住，而且没有门，一定是那里了，没错。”

她走回进来时的第一个菜园，发现之前那个老人正在锄地松土。她走过去，冷冰冰地站在老人身边看了他一会儿，就像她一贯那样。老人根本没有注意到她，最后她只得先开了尊口。

“我去过其他的花园了。”她说。

“没人拦着不让你去。”老人话语有些粗暴。

“我还去了果园。”

“又没有看门狗咬你不让你进。”老人依旧没什么好气。

“但是有一个花园没有门。”玛丽接着说。

“哪个花园？”老人声音粗野，手上的活也停了下来。

“墙那边的那个。”玛丽大小姐回答，“那里有树，我能看到它们越过墙头的树梢，上面停了一只红胸小鸟，它还唱歌呢。”

让玛丽惊奇的是，老人听完这些描述后忽然情绪大变，那张饱经沧桑的阴沉沉的老脸上慢慢爬上了微笑，让这位老园丁瞬间判若两人。玛丽也觉得奇怪呢，奈何笑容能让一个人变得如此可亲可爱呢。她以前可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老园丁转过身去，朝向果园吹起了口哨——声音低缓绵和。玛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儿居然能吹出如此动听悦耳的口哨。

说时迟那时快，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玛丽听到了与空气摩擦的沙沙声，那是在空中急速穿行的声音——是那只红胸的知更鸟，正展翅飞向他们，最后落在老园丁的脚边上。

“它来啦。”老园丁咯咯地笑着，然后就开始跟小鸟说话，就像对待一个小孩子那样。

“去哪儿了，你这个厚脸皮的小乞丐？”他问。“今天一直没个踪影，是不是遇到心仪的姑娘了，这季节还早着呢。”

知更鸟朝一边歪着脑袋，用它黑露珠般明亮柔和的眼睛仰望着老园丁，一看就知道他们很熟悉彼此，所以鸟儿毫不畏惧对方。它欢腾雀跃着，还用尖尖的小嘴麻利地挖啄着地面，寻找种子和昆虫之类的吃食。玛丽望着眼前的一幕，心中顿时涌起了一股异样的感觉。因为这只鸟儿是如此漂亮欢快，就像实实在在的人一样,圆滚滚的小身子，精致讨喜的嘴巴，还有细细优雅的长腿。

“你叫它，它就会过来吗？”玛丽窃声问老园丁，声音又低又细，差点儿连她自己都听不见了。

“是的，一叫就会来。当他还是雏鸟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那时它从另一个花园的鸟巢里出来试飞，因为太弱小了，好几天也没能飞回去，于是我们结识并成了朋友。当它最终飞回巢的时候，发现巢中的兄弟姐妹全飞走了。寂寞孤独使它又飞越围墙，回到我身边。”

“它是什么鸟儿？”玛丽问。

“你不知道吗？它是红胸知更鸟，是世界现存鸟类中最友好最有求知欲的鸟了。它们会像小狗那样与人友好和富有灵性——当然你要知道怎样与它们和谐相处。你看，它虽然在那边啄食，却时不时地盯着我们看呀看的，因为他知道我们正在谈论它。”

此刻世上最奇特的就是老园丁的表情，他看着那只身材圆鼓鼓像穿了件猩红马夹的小鸟，自豪和喜爱溢于言表。

“它是个自负的家伙。”老人又忍不住咯咯笑起来。“它表现欲强，喜欢听人们谈论它。求知欲也很旺盛——天啊，没有比它好奇心更重，更爱多管闲事的家伙了。它经常凑过来看我在种些什么，克雷文先生懒得管的事情，这个小家伙都摸得一清二楚，它才是名副其实的园丁头头呢。”

知更鸟在地上敏捷地蹦来蹦去，东敲敲，西敲敲，渴望能从土壤里多翻出点什么，还不时地停下来看看玛丽和老园丁。玛丽感觉知更鸟看她的眼神有点特别，黑晶晶的眼睛里透露着无尽的好奇，好像正在一点点发掘这个新来客身上的所有未知。玛丽心中那股异样的感觉浓烈了起来。

“窝里的其他鸟儿去哪里了？”她问。

“不知道。老鸟把窝里的小鸟都带出去试飞，等到小鸟们飞得远了，可能就天各一方咯。我只知道这一只的下落，它也知道自己非常孤独。”

大小姐玛丽向前走了一步，在靠近知更鸟的地方停了下来，牢牢地盯着它。

“我也很孤独。”她说。

她以前从未意识到是孤独是令她尖酸烦躁，乖戾孤僻的祸首之一。似乎就在她和知更鸟对视的瞬间，她突然发觉了。

老园丁整了整帽子，若有所思地看了玛丽一会儿。

“你就是那个印度来的小姑娘？”他问。

玛丽点点头。

“难怪你说自己孤独，不过以后你会更孤独的。”

说完，老人又开始刨地，铁锹在花园肥沃的黑土中忙进忙出，知更鸟则煞有其事地在一旁跳来跳去，一刻也不闲着。

“你叫什么名字？”玛丽冲着老园丁问。

老人放下手中的活回答道：

“本•威瑟斯塔夫。”他说，接着板起脸窃笑了一下，“它不在的时候我也很孤独，”老人翘起拇指指着知更鸟说。“它是我唯一的朋友。”

“我一个朋友都没有。”玛丽说。“从来没有过，阿亚不喜欢我，我也不跟其他人玩儿。”

不加掩饰地坦白内心想法是约克郡的风俗，而本•威瑟斯塔夫又是地地道道的约克郡荒原人。

“咱们俩还真的有点像。”他说。“你看，咱俩穿的衣服差不多；长得都不好看；都顶着一副哭丧脸；还一样的臭脾气。”

本•威瑟斯塔夫只是不加修饰地道出了心中想法，玛丽却是平生第一次听到关于自己的真实描述，如晴天霹雳。印度的仆人都是毕恭毕敬地俯首行大礼，对主人都是言听计从。玛丽以前从没有关注过自己的相貌，现在她却非常想知道自己是否真如本•威瑟斯塔夫所说的那样不讨喜，是不是真的像老本在知更鸟飞来前那般刻板乖戾。她还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着老本口中说的“臭脾气”。总之，老本无心的一席话搞得玛丽心里很不是滋味。

突然，一声清脆悠扬的歌声打破了短暂的沉默，眼前的平静泛起了涟漪。玛丽转过身去，发现那只知更鸟已经飞落到身旁小苹果树的枝椏上，并扯着嗓子唱了起来。

老本见状爽朗地笑了起来。

“它这在干嘛？”玛丽问。

“它是决定要和你做朋友了。”老本说，“我敢打赌，它喜欢你。”

“喜欢我？”玛丽又欢喜又疑惑，她轻轻走到苹果树边，抬头看着枝头的鸟儿。

“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她对着知更鸟问道，好像对待人那样。“愿意吗？”她的声音既温柔又真诚，充溢着诱惑力，跟她平时生硬的声音或蛮横的印度腔截然不同。连老本都觉得吃惊，程度不亚于玛丽听到他吹口哨唤鸟时的惊异。

“天呐，怎么会这样。”老本禁不住叫了起来，“你刚刚的声音悦耳动听，就像一个真正的孩子那样，再也不像尖刻的老太太了。刚刚你的说话的样子就好像迪肯在和他荒原上的那些朋友们聊天。”

“你认识迪肯？”一听到“迪肯”，玛丽一秒钟都没耽误，就转向老本问道。

“这里没人不认识他。他的足迹遍布每个角落，连黑莓和石楠都认识他。我敢打赌，狐狸都带他去看幼崽，云雀也不会向他隐瞒巢穴。

玛丽本想问更多关于迪肯的问题，她对迪肯的好奇不亚于对那座荒废花园的关注。但那时知更鸟唱完歌，站在枝头抖了抖翅膀，扑哧扑哧地扇着翅膀飞走了。它到此一游结束，又去忙其他事情了。

“它飞到墙那边去了！”玛丽看着远飞的鸟儿大喊，“它飞进果园了——飞越了果园的围墙——飞进那个没有门的花园了！”

“那是它的家。”老本说。“它就是在那里孵出来的。如果它恋爱交配的话，也是从住在那里古老玫瑰树丛中的知更鸟中选一位年轻的女士。”

“玫瑰树丛。”玛丽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了，“那里有玫瑰树丛？”

老本重新拿起铁锹刨起地来。

“都是十年前的事了。”他嘟哝着。

“我想进去看一看。”玛丽说。“那扇绿门在哪里？一定是在某个地方。”

老本只顾着刨地，铁锹挖得越来越深，重新板起了那张让人敬而远之的老脸，就像玛丽初次见到他那样。

“十年前有，现在已经没有了。”他说。

“没有门！”玛丽差点儿没哭出来。“不可能，肯定有的。”

“没人找得到，也没人会多管闲事。你这个多事的小姑娘能不能别在这儿瞎晃悠，乱打听你不该去的地方。我得干活了。你赶紧到别处玩去吧，我可没时间陪你耗。”

最后，老本一把收起铁锹，往肩上一扛，没多看玛丽一眼，连句“再见”也没有，就这么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五章
楼道里的哭声

开始的那些日子，玛丽过得跟第一天没什么区别。每天早上在满墙绣帏的房间醒来，看着玛莎跪在壁炉前拨弄炉火；然后再去那间没有任何娱乐项目的儿童活动室吃早饭；吃完早饭她总会凭窗远眺，望着那片四面无垠远接天际的荒原；看了一会儿，她意识到倘若不出去，只能呆在房间里无所事事——所以最终决定出去走走。她不知道这是她最睿智的决定；不知道当她沿着小径或大道快步走甚至疯跑的时候浑身漫流的血液正在搅动；也不知道当她跑着与迎面吹来的大风抗衡时身体已经日益强健，那毕竟是从荒原刮来的大风呀。她只知道跑跑会暖和些，她讨厌风，讨厌它扫过脸庞时不舒服的感觉，讨厌它怒吼咆哮时的粗鲁，也讨厌它像个隐形的巨人一样不停地顶着自己的背。但大口大口地吸着那些拂过石楠的新鲜的空气并存储在肺部，对玛丽单薄的小身板确实大有裨益。瞧，她蜡黄瘦削的脸颊漾起了健康的红晕，空乏无神的眼睛也映出了光亮，不过玛丽对此全然没有察觉。

就这样又过了些日子，每天的户外活动让玛丽在一日清晨醒来时第一次尝到了饥饿的感觉，当她起身转向早餐时，也不再像从前那样轻蔑地看一眼粥，不当一回事地把它推开，而是抓起勺子，狼吞虎咽地扒了个碗底朝天。

“内今早表现很好嘛，是不是呀？”玛莎说。

“今天的粥味道好极了。”玛丽说，连她都惊讶于自己的表现。

“是荒原的空气给了内食欲。”玛莎说。“内真幸运，在内食欲好的时候有食物能填饱肚子。俺家村舍里面的十二个孩子想吃却没得吃，只能饿肚子呢。内每天继续到外面去玩，等到长些肉，就不像现在这样皮包骨头似的，脸色也不会这么蜡黄蜡黄的了。”

“我不玩。”玛丽说。“我没什么东西可玩。”

“没什么东西玩！”玛莎叫了起来。“俺们家的那群弟弟妹妹都拿石头和棍棒去玩。他们也就是跑来跑去，叫叫嚷嚷，东看看西看看的。”

玛丽没有喊叫也没有嚷嚷，不过她的确四处看风景，除此之外也就没什么可做的了。她绕着花园一圈一圈地转悠，还在公园的小路上来回溜达。有时候她会四处寻找本•威瑟斯塔夫，有几次真的找到了，但老本不是忙得无暇顾及就是脸色怪得让人不敢靠近。有一次玛丽正走向他，他就扛着铁锹走开了，看样子是故意的。

比起其他地方，有一个地方玛丽去的比较频繁，就是四面都是围墙的花园外面长长的走道。道路两边都是光秃秃的花坛，依附在围墙上的常青藤长得倒是格外旺盛，其中有一块墙面上蔓延的常青藤叶子尤其茂密，深绿的、蓬蓬的、像是许久都没人关注过它一样。墙面的其他地方修剪得还算利落，奇怪的是道路尽头围墙上的藤蔓却连一丁点儿被修整过的痕迹都没有。

离上次与本•威瑟斯塔夫聊天只有几天，玛丽就发现了新情况，她特别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停在那里，抬头望着长长的一绺常青藤蔓在高空中随风摇曳，就在这时，伴随着一声轻快的鸣叫，一道鲜红的光亮闪过。就在墙头上，本•威瑟斯塔夫那只红胸知更鸟停落在那里，歪着小脑袋，向前略倾身子看着玛丽。

“啊！”她叫了起来，“是你吗？——是你吗？”玛丽俨然一副对方能听懂还能回答她的样子，也丝毫不觉得这种问话方式有何不妥。

知更鸟回话了。它叽叽喳喳，又唱又叫，还在墙头上没玩没了地蹦着，放佛在告诉玛丽所有有趣的事情。玛丽似乎能听懂，尽管对方说的是鸟语。它好像在说：

“早上好!今天的风舒服吧？太阳明媚吧？一切都顺利吧？让我们一起唱一起叫一起跳吧！来吧！来吧！”

玛丽开怀大笑起来。当知更鸟在墙头上蹦来蹦去，还沿着墙短短地飞了几段时，玛丽紧紧地追着。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又黄又瘦，还丑巴巴的，此刻浑身上下散发着活力，好像突然变漂亮了。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玛丽一边急匆匆地在道路上跑着，一边大喊。她嘴里发出吱吱喳喳的鸣叫声，还试图吹口哨，可她压根就不会。但知更鸟对玛丽的反应好像很满意，还回赠了叫声和口哨声。最后他伸展翅膀，像离弦之箭一般扎到树顶，高声唱了起来。

这让玛丽想起来第一次见知更鸟的场景。那时它在树顶飞旋，玛丽站在果园里。而如今她在果园的另一边，站在围墙外的小径上——向南望去——里面有一棵同样的树。

“它在那个没人能进的园子里，”玛丽自言自语。“这是那个没有门的园子。它就住在里面。我多想去看看园子里是什么样子呀！”

她沿着小道跑到了第一天早晨进去的那扇绿门。然后顺着小径穿过了另一扇门来到了果园。她站在那里抬头望着围墙里的那棵树，上面知更鸟刚刚唱完歌，正满足地用嘴巴梳理着羽毛呢。

“就是那个花园。”她说。“我敢肯定。”

她绕了一圈，认真地排查着果园这边的围墙，但仍旧没有新发现——没有门。接着她跑进果园，又跑出来，回到那堵覆满常青藤的围

墙外面的小道上，一直走到路尽头，没有门；她还不死心，又返回去走到路的另一头，结果还是没有门。

“真是太奇怪了。”她说。“本•威瑟斯塔夫说没有门，结果就真的没有门。但是十年前这里肯定是有门的，否则克雷文先生藏什么钥匙呢。”

这让她有了更多东西去思考，也使她开始对一切产生兴趣，不再为来到米特斯韦特庄园而感到不幸了。在印度她总觉得燥热、厌倦、对什么都提不起精神，也懒得去管其他事情。如今荒原上清新舒爽的风吹去了她满脑袋的“浆糊”，也吹醒了这个一直活在自我世界里的小丫头。

她在外面几乎呆了整整一天，晚上回到房间坐在桌边吃饭的时候，她感觉到好饿、好困、又好舒服。当玛莎开始絮絮叨叨，她没有生气发火，反而觉得自己喜欢听玛莎这样唠家常。最后她决定问玛莎一个问题。晚饭结束后，玛丽坐在炉火前的小毯子上开始问道：

“克雷文先生为什么要憎恨那座花园呢？”

玛丽让玛莎留下来陪她，玛丽没有任何抵触情绪，欣然答应了。她那么年轻，也习惯了家里满屋子的弟弟妹妹，再加上在楼下仆人厅里候着实在是乏味得很，男仆和楼上的女仆们经常拿她的约克郡口音说笑；他们看不起她，说她是放在人群里就认不出的小东西；他们坐成一堆窃窃私语，对玛莎指指点点，说三道四。玛莎原本就很健谈，面对眼前这个曾经居住在印度，一直由“黑人”仆人侍候的怪小孩，感觉新鲜极了。

玛莎坐到炉火前，还没等玛丽问话就先开口了。

“内是不是还在想那个花园？”她说。“俺就知道内会这样。因为俺第一次听说那座花园时也和你一样。”

“他为什么憎恨那个园子？”玛丽又问。

玛莎把脚蜷缩在身子下面，因为这个姿势很舒服。

“听屋外狂风咆哮的声音。”她说。“今晚内要是出去的话，恐怕还没等站起来就又被风给撂倒了。”

玛丽开始并不知道“咆哮”是什么意思，直到她竖起耳朵听了听才明白。“咆哮”一定就是风空洞颤抖的呼呼声，它一圈圈地绕着房子嚎叫，就像一个隐形的巨人在与房子搏斗，拼命拍打着窗和墙，企图闯进来一样。不过人们知道它进不来，所以在生着红腾腾炉火的房间里守着，感觉又安全又惬意。

“他为什么要恨那个花园呢？”玛丽听完“咆哮”又重新拾回之前的话题。她想知道玛莎是否知晓答案。

在玛丽的再三追问下，玛莎的心理防线被攻破了，她开始倒出那一箩筐的秘密。

“听着。”她说，“米洛克太太交代过这些是不能说的。这个地方有很多事情都是不能随便谈论的。这是克雷文先生下的命令。他说他的所有烦恼都跟俺们这些仆人没有关系。不过在那个花园的问题上，他做得的确有些过火。花园是克雷文太太和克雷文先生在刚结婚时建造的，克雷文太太喜欢得不得了，那时他们总是亲自去照看园子里的花儿，连园丁都不许进去。他们以前经常把自己锁在花园里，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在里面读书，聊天。园子里有一棵老树，其中一条树枝弯了出来，就像是在树上吊了个座椅。克雷文太太有点小女孩的心性，就在上面种了很多玫瑰花，让它看起来像个花椅，自己还经常坐

在上面。但是有一天，树枝突然断了，把坐在上面的克雷文太太重重地摔到了地上，她伤势太重，第二天就去世了。医生以为克雷文先生也会万念俱灰而死去。这就是他恨那座花园的原因。从那以后，再没人进去过那个花园，他也不许任何人再提及。

玛丽没有再问其他问题。她望着眼前那堆红红的炭火，听着外面狂风的咆哮。咆哮的声音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凶猛了。

就在那一刻，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降临到玛丽身上，确切地说，自从她来到米特斯韦特庄园，四件美好的事情已经在她身上发生了。她觉得自己好像读懂了知更鸟，同时知更鸟也明白她；她可以在风中奔跑，直到浑身上下的血液变暖；她此生首次尝到了“健康”的饥饿感；她体味到了为他人感到惋惜是什么滋味。

但就在玛丽全神贯注地聆听大风的呼啸时，她放佛听到了其他声音。她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声，因为开始连她自己都分不清是风声还是其他什么。那个声音很奇怪——就像一个孩子在什么地方哭泣。有时候，风声听起来的确像孩子的哭声，不过现在大小姐玛丽可以十分确定声音传自屋内，而不是外面。虽然听起来有些遥远，但的的确确是在屋内。玛丽转过头看着玛莎。

“你听见有人在哭吗？”她问。

玛莎突然慌了起来。

“没有。”她说，“是风声。有时候听起来是很像什么人在荒原上迷路恸哭。风声就是这样，听起来会像各种各样的声音。”

“不对，你听，”玛丽说。“声音就在某个房间里——就在其中一条长楼道的尽头。”

但恰巧在那时，楼下有个房间的门被打开了，从楼道里冲上来一股很强的气流，把玛丽房间的门给顶开了。她们俩条件反射似地跳起来，急促中带的气流又把蜡烛给吹灭了。哭声再起，横扫了远处的楼道，不停地回荡着，声音也越发清晰可辨了。

“你听，你听！”玛丽说，“我怎么说的来着，是有人在哭，而且是个小孩儿。”

玛莎跑过去关上门，还在门锁里转了转钥匙把门锁死。但就在这之前，两个姑娘都听到了远处楼道里传来的“砰”的一声门响，接着一切恢复了平静。甚至好大一会儿连风的“咆哮”都听不见了。

“就是风声，”玛莎固执地说。“如果不是风声，肯定是小贝蒂•巴特沃斯，那个洗碗工，她有牙疼的毛病，今天已经疼了一整天了。”

玛莎说这些的时候，表情既别扭又尴尬，这让玛丽看她的眼神充满了质疑，她不相信玛莎说的是实话。

第六章
“就是有人在哭——就是”

第二天又是倾盆大雨，玛丽向窗外望去，荒原被灰蒙蒙的薄雾和乌云裹得严严实实的。今天又没法出去了。

“遇到这样的大雨，你们都呆在自己家的村舍里做什么？”她问玛莎。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尽力不让自己被其他人踩到。”玛莎回答。“嗯，俺们家人实在是太多了。俺妈妈是个温和的女人，但也会被俺们搞得焦头烂额。所以大点的孩子会去牛棚玩耍。迪肯不怕外面湿答答的，他还是像晴天时一样跑出去玩，他还说阴雨天能看到艳阳天看不到的东西。他曾经发现过一只在洞穴里溺水快要半死的小狐狸，便把它揣在怀里取暖，还给带回了家。小狐狸的妈妈在窝附近被杀死了，窝穴里又注满了雨水，小狐狸的兄弟姐妹也都被淹死了。那只幸存的小狐狸现在就住在俺们家。还有一次，他发现了一只溺水快半死的乌鸦，就把它也带了回来，驯练它，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煤灰’，因为它实在太黑了。现在不管迪肯到哪儿，‘煤灰’要么蹦蹦跳跳，要么飞飞停停地跟随左右。

当玛莎又开始喋喋不休时，玛丽忘记了曾经对这些再熟悉不过的“碎碎念”的厌恶，反倒觉得它们很有趣，玛莎有事止住话或走开时，玛丽甚至觉得有些遗憾。这与她在印度时听女仆阿亚讲的那些故事很不一样。十四个人挤在荒原上的小村舍里，满满当当的分住在四个小房间，还总是食不果腹。孩子们在屋里摔爬滚打，自己找乐子玩，就像一窝温厚又略带小野蛮的牧羊犬幼崽。玛丽被玛莎话中的“妈

妈”和“迪肯”深深吸引了。只要玛莎说起“妈妈”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的时候，玛丽总觉得心里暖融融的，特别舒服。

“如果我也有一只乌鸦或狐狸幼崽该多好呀，这样我就能跟它们一起玩了。”玛丽说，“可我什么都没有。”

玛莎看起来有点茫然。

“内会编织吗？”她问。

“不会。”玛丽回答。

“会缝补吗？”

“不会。”

“会读书吗？”

“会。”

“那干嘛不读些东西呢，或者学学拼写？内都这么大了，也是时候学点东西了。”

“我没有书。”玛丽说，“我以前的那些书都留在印度了。”

“真可惜。”玛莎说，“要是米洛克太太让你进图书馆就好了，那里有成千上万本书呢。”

玛丽没有再问图书馆在哪儿，因为她的小脑袋里突然萌生了一个新主意。她决定自己去找图书馆。她才不怕米洛克太太呢，因为米洛克太太似乎一直都呆在楼下那个舒适的管家起居室里。在这个怪异的地方，平时连个人影都看不到。事实上除了仆人，真的看不到其他人。而且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只要主人外出，这些仆人们便在

楼下过起了奢侈的生活。楼下有一个挂满了闪闪发光的铜器和锡器的大厨房；还有一间宽敞的大厅供仆人使用，他们一天要在那里吃上四五顿丰盛的大餐，当米洛克太太外出时，那里更是闹翻了天。

玛丽一日三餐供应得非常规律，还一直有玛莎在一旁伺候，但是其他人根本就懒得管她。米洛克太太一天会过来看她一两次，但从未有人问起她做过什么或告诉她去做什么。玛丽猜想这可能是英国人对待小孩子的方式吧。在印度，她被贴身女仆阿亚服侍得妥妥帖帖，阿亚与她寸步不离，而且是从头伺候到脚。那时玛丽经常厌恶阿亚那样形影不离。现在再没人跟着她了，而且她得学着自己穿衣服，因为当她想把衣服递给玛莎，让玛莎伺候穿衣时都会遭其鄙视的眼神，好像在说"内真傻，内真蠢，连自己的衣服都不会穿！"

"内是傻子吗？"玛莎曾经这么说过一次。那次玛丽站着不动，等玛莎给自己戴手套。"俺们家的苏珊•安才四岁，但是比内聪明两倍。有时候内看起来就像个弱智。"

之后足足有一个小时，玛丽都愁眉不展的，可这也使她开始考虑一些从未想过的事情。

今天早上，玛莎最后一次打扫完壁炉后就下楼去了，玛丽走到窗前站了约十来分钟。她在揣摩玛莎早上提及图书馆时闯入她脑中的新想法。其实她并不关心图书馆本身，因为她自己压根就没读过什么书。不过这使她重新想起那上百个门锁紧闭的房间。她在想这些房间是不是真的都上了锁呢？如果能进去，房间里都有些什么呢？真的有一百个房间吗？为什么不去亲自数数到底有多少个门呢？既然今天上午没法出去，得找找其他事情做才行。没人教过玛丽做事前要事先征得同意，她也完全不晓得所谓的"权威"，所以根本不认为有什么必要去请示米洛克太太以获得在房子里瞎逛的应允，即使看见了米洛克太太，玛丽也不会上前去问。

她打开门，走进楼道，开始闲逛起来。楼道很长，还有很多分支，她爬了一小段楼梯，进入了其他楼道。这里门挨着门，楼道的墙壁上还挂着画，有些是昏暗奇怪的风景画，更多的是衣着怪异而华丽的男人和女人的肖像画，他们的衣服都是缎子或天鹅绒质地的。玛丽发现眼前的走廊挂满了这些肖像画。她以前从未想过一个房间里能挂上这么多这种画。她沿着走道缓缓地溜达，注视着画中一张张面孔，画中的人好像也在盯着她看。玛丽感觉他们似乎在琢磨这个印度来的小女孩儿究竟在他们的房子里干什么呢。有些肖像画上的人物是孩子——穿着厚厚的齐地的绸缎袍的小姑娘，被袍子衬得格外突出。男孩们不是穿着喇叭袖，就是穿着花边领，要么蓄着长发，要么围个轮状的大波皱领。她时不时地停下来看看这些画中的孩子，还想着他们叫什么，去了哪儿，为什么要穿如此奇怪的衣服。其中一幅画上是一个表情呆板，长相平庸的女孩儿，玛丽觉得她很像自己，她穿着一件绿色的锦缎连衣裙，手上停了只绿鹦鹉，她的眼神异常尖锐，充满了好奇。

“你现在住在哪儿？”玛丽大声问着画中的女孩儿，“希望你也住在这儿。”

其他小女孩肯定没有经历过这样怪异的早晨。好像整个房子里没有其他人，只有这个瘦小的女孩。她楼上楼下地逛游，宽楼道窄楼道地穿梭，放佛除了她没人这么走过这些楼道。这里建了那么多房间，肯定住过很多人，可如今房间空空的，玛丽一度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一直到了二楼，她才想起来要去拧一拧门把手。正像米洛克太太说的那样，所有的门都锁上了，最后她把手放到其中一个门把手上，下意识地转了转。当感到门锁毫无障碍地被转动时，她害怕了好一阵子，她推了推门，门居然沉重而缓缓地被打开了。这是一扇很大很厚重的门，里面是间宽敞的卧室。卧室墙上挂着绣锦，还有镶嵌在墙里的家具，跟她在印度时房间里闲置的那些很像。房间里还有一扇开阔

的窗户，透过铅质的窗格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荒原。壁炉架的上方悬挂着那个身材僵直长相平庸的小女孩的另一幅肖像画，瞪着一双眼睛望着玛丽，眼神更加好奇了。

“也许她在这间卧室住过。”玛丽说，“她盯得我心里发毛。”

之后她又相继打开了很多房间的门。看了那么多房间，她已经觉得有些厌倦了，想着八成已经够一百间了，尽管并没有仔细数过。所有的房间都千篇一律，不是挂着陈旧的画就是挂着绣着奇怪景色的织锦,还有些奇怪的家具和古怪的装饰。

其中一个房间，看起来像是某位女士的起居室，墙上挂的尽是绣花的天鹅绒，屋里还摆了一个装了一百多只象牙雕小象的柜子。这些小象大小各异，有的还驮着象夫或轿子。有些象明显比其他象大得多，有些则小得像只象宝宝。玛丽在印度见过象牙雕刻，而且她也十分了解象。她踩着脚凳打开柜门，和小象们玩了好大一会儿。等到玩累了，又把小象们按秩序放回去，关上柜门。

玛丽兜了很大的一圈，无论是长长的楼道，还是空荡荡的房间，连一个活物都没有看到；不过在这间屋里，她看到了。就在她关上柜门时，忽然听到了轻微的沙沙声。玛丽惊得跳了起来，她仔细地观察了壁炉旁的沙发，声音好像是从那里传来的。她发现沙发角落的垫子上盖着一张破了个洞的天鹅绒，洞外正钻出一个小脑袋，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窥探着外面。

玛丽蹑手蹑脚地走到屋子那头，仔细看了看。原来瞪着眼睛的是一只小灰鼠，它穿过天鹅绒在垫子上咬出了一个大洞，舒舒服服地在里面安起家来。灰鼠的身旁挤搡着六只鼠宝宝。如果这上百个房间中没有其他生命迹象的话，那么这七只老鼠便是例外，而且它们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孤独。

“如果它们不那么害怕的话，我就把它们带走了，”玛丽说。

她走了太多路，最后实在累得走不动了便折回去。有两三次她拐到其他楼道迷了路，只得像没头苍蝇一般楼上楼下地跑，直到找到回去的路。最后她到了自己住的那层楼，但由于离她自己的房间还有些距离，所以她并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

“我想我又转错弯了。”玛丽说，她正站在一条短小走道的尽头，对面的墙上还挂着绣帏。“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这里好静啊！”

就在这时——她站在这儿刚说完这些话时，眼前的一注平静突然被打破了。是哭声，跟那天晚上听到的不太一样；声音有些短促，像是孩子烦躁的呜咽声，因为受到墙壁的阻隔，这哭声听起来有些闷，有些堵。

“哭声比上次离我更近了。”玛丽说，她的心跳开始加速。“他正在哭。”

她不小心摸到旁边墙上的绣帏，马上吃惊地跳躲到一边。那张绣帏下遮盖的不是墙壁，而是一扇门，门被推打开了，里面可以看到走道的另一截，走道上，米洛克太太手里挂着一大串钥匙，看到玛丽在这里时，她脸上的表情很不愉快。

“你在这里干什么？”她说，一把抓住玛丽的胳膊把她拉开。“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来着？”

“我拐错弯，迷路了。”玛丽解释着。“我不知道该怎么走，还听到有人在哭。”

玛丽此刻恨极了米洛克太太，不过更招恨的还在后面。

“你什么也没听到。”管家米洛克太太说。“你赶紧回到自己的幼儿活动室去，否则我要扇你耳刮子了。”

米洛克太太紧紧抓着玛丽的胳膊，半推半拽地带着她走了两条走道，到了玛丽的房门口，她一把将这个小丫头推了进去。

“听着。”她说，“你最好老实呆着，否则我非得把你关起来不可。看来真得让主人给你找个家庭教师了，他说过要给你找一个的。确实需要有个人好好治治你才行。我是管不了你了。”

米洛克太太走出房间，“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玛丽走到壁炉前的毛毯上坐下，气得小脸煞白。她没有哭，却忍不住恶狠狠地磨着牙。

“就是有人在哭——就是——就是！”她自言自语。

她已经听到两次哭声了，总有一天她会查明真相的。今天上午她收获颇丰。她感觉自己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旅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已经会给自己找乐子了，她与象牙雕小象玩耍，她还发现了在天鹅绒垫子里做窝的小灰鼠的一家。

第七章
花园的钥匙

又过了两天，有一天玛丽睁开眼，突然在床上坐了起来，她大声喊着玛莎。

“快看荒原！快看荒原！”

暴风雨已经结束了，一夜间，灰白的雨雾和乌云已经被大风吹散。风儿自己也停了下来。天空在荒原上高高地架起一袭明亮碧蓝的拱桥。玛丽从未奢望能见到如此如此鲜亮碧蓝的天空。在印度，天空炽热得像能喷出火来，逼得人睁不开眼睛；而眼前荒原上的天空，蓝得深澈，蓝得凉爽，就像一汪深邃无底的湖水泛着粼粼波光，这儿也有，那儿也有，美丽极了。在那弯蓝空拱门的高处还漂浮着小小的雪白的如羊绒般柔绵的云朵。远处的荒原在蓝空的笼罩下映射出柔柔的蓝色，再也不是灰暗阴沉的黑紫色或糟糕得可怕的灰色了。

“好呀，暴风雨停了有一会儿了。”玛莎开心得笑着说，“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如此。它的脚步快得一夜之间便没了踪迹，好像从没有来过，也不打算再来了似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春天的脚步近了。虽然还得再等些日子，但的确是近了。”

“我之前以为英国就是这样呢，不是阴雨不断，就是昏暗阴霾。”玛丽说。

“噢!当然不是!”玛莎一边说，一边在那堆黑铅刷子中间跪坐起来，还直了直身子。“没有的事儿！”

“什么意思？”玛丽一本正经地问。在印度，那些土著仆人说各种各样的方言，能听懂的人也没几个，所以玛丽并不奇怪于玛莎嘴里迸出什么难懂的话。

玛莎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就像第一天早晨那样。

“瞧，”她说。“俺刚刚又说了米洛克太太叮嘱过不许说的约克郡方言了。‘没有的事儿’意思是‘没有那样的事情发生’”，玛莎说得又慢又仔细，生怕玛丽会听不懂，“这样说太费事了。阳光普照的时候，约克郡是地球上最温暖明媚的地方。俺以前就跟内说过，内不久就会爱上荒原的。内且等着看漫山遍野金灿灿的金雀花吧，还有盛开的石楠、紫色的铃铛花、漫天飞舞的蝴蝶、嗡嗡劳作的蜜蜂和直冲云霄的云雀。到时候天一亮，内可能就迫不及待地冲到绝美的荒原上去，玩上整整一天也不想回来，就像迪肯那样。”

“我能走到荒原去吗？”玛丽话中充满了渴望，她透过窗户遥望着远方的湖蓝。它蓝的那样鲜亮如新，那样气势磅礴，那样美轮美奂，真的应了那句“此色只应天上有。”

“这个俺不知道。”玛莎说，“在俺看来，内好像自打一出生就没用过你那两条腿。内怕是连五英里都走不到，这儿离俺家就得五英里。”

“我想去你家的村舍看看。”

玛莎盯着玛丽看了一会儿，表情既古怪又好奇，然后又拿起刷子刷起壁炉架来。她在想这张平凡的小脸现在看起来也没有第一天早晨那么刻板乖戾嘛。倒跟苏珊•安非常想得到某件东西时的模样有点像。

“这事俺得问问妈妈。”她说，“妈妈是那种有想法有主意的人。恰好今天是俺休假回家的日子。啊！好高兴呀。米洛克太太和俺妈妈的交情不错，或许可以让妈妈跟她谈谈。”

“我喜欢你妈妈。”玛丽说。

“俺猜内也会喜欢的。”玛莎表示赞同，又开始擦起壁炉来。

“我还没见过她呢。”玛丽说。

“是啊，内还没见过呢。”玛莎回答。

玛莎直了直身子，重新跪坐在脚跟上，她用手背蹭了蹭鼻尖，一时间显得有点迷惑，但接下来又很乐观地说了起来。

“是的，她善解人意、勤劳善良、又爱干净，知道她的人都忍不住喜欢她，无论见没见过面。每一次俺休假回家穿过荒原时，只要一想快要见到妈妈了，就能高兴得跳起来。”

“我还喜欢迪肯。”玛丽接着说，“我也没见过他。”

“嗯，是呀。”玛莎笃定地说，“俺告诉过内，鸟儿喜欢他，兔子喜欢他，小野羊和野马驹喜欢他，连狐狸都喜欢他。”玛莎一边说着，一边条件反射似地看了看玛丽，“俺倒想知道，想知道迪肯怎么看内？”

“他不会喜欢我的。”玛丽说这话时，又恢复到了一贯冰冷僵硬的样子。“没人会喜欢我。”

玛莎又不由自主地看了看她。

“那内喜欢内自己吗？”玛莎询问着，一副很想知道的样子。

玛丽犹豫了一会儿，想了想。

“一点也不喜欢——真的。”她说，“但是以前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玛莎淡淡地笑了笑，好像回忆起往昔的某件事情。

“妈妈也曾经那样问过俺。”她说，“那次妈妈在洗衣服，俺情绪很糟，在一旁不停地发牢骚，她转过身来对俺说：‘内这个小泼妇！内站在那儿抱怨，一会儿说内不喜欢这个，一会儿说内不喜欢那个。那内喜不喜欢内自己呢？’俺当时就大笑了起来，妈妈的一席话让如醍醐灌顶。”

她给玛丽准备好早餐后就兴高采烈地回家了。她要步行五公里穿过荒原回到家中那个温暖的小村舍，回到家后，她打算帮妈妈洗洗衣物，烤出全家一个星期要吃的面包，然后彻彻底底地放松一下。

当玛丽意识到玛莎已经不在这栋房子里时，她感觉更加孤独了。于是她以最快的速度冲了出去，到了花园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绕着喷泉花园跑了十圈。她边跑边仔细地数着，足足十圈，跑完后，她立刻感觉自己精神抖擞，情绪高昂。今天的阳光充足明媚，使得周围的一切看起来跟平时很不一样。那高远深邃的蓝天像拱门一样架在荒原上，如今也跨到了米特斯韦特庄园，玛丽一直仰着小脸望着晴空，想象着躺在那雪白的小云朵上在天空中飘来飘去会是什么感觉。接着，她跑进了第一个菜园，发现本•威瑟斯塔夫和另外两个园丁在里面干着活。天气的转晴似乎让老本的情绪顺畅了很多。他主动找玛丽说起话来。

“春天快来啦，闻到它的气息没？”他说。

玛丽撮了撮鼻子，感觉自己嗅到了春天的味道。“我闻到了，是一种美好的、香甜的、新鲜的、湿润的味道。”她说。

“那是新翻的泥土的气息，它现在状态很好，已经准备好要长些东西出来了。”他边说边翻着土，“种植时节来临了，它感到特别高兴。冬天没事可做，它就一副死气沉沉的模样。那边花园黑乎乎的泥土下

已经有生命在蠢蠢欲动了。太阳照耀着它们，温暖着它们，给予它们能量。你很快就能看到尖尖的绿芽儿破土而出了。”

“它们长什么样？”玛丽问。

“番红花、雪花莲、还有水仙花。这些你都见过吗？”

“没有。下完雨后，在印度所有的植物都是热热的、湿湿的、绿绿的。”玛丽说，“我想这些东西一夜之间就会长出来吧。”

“不，它们一夜之间长不出来，你得耐心等着。”老本说，“这边的绿苗长高一些，那边的嫩芽多挤出些，今天这儿伸出一片叶子，明天那儿又伸出一片。你就擦亮眼睛等着看吧。”

“我一定会的。”玛丽说。

没多久，她又听到了鸟儿飞翔时翅膀柔和的沙沙声，她知道那只知更鸟来了。鸟儿活泼大胆地在她脚边蹦来跳去，还俏皮地歪着脑袋望着她。玛丽禁不住问了老本一个问题。

“你觉得它记得我吗？”她说。

“当然记得你！”老本对玛丽的疑问有些愤怒。“它连园子里每颗卷心菜坑坑都知道，何况是人呢。它以前没见过小姑娘，所以正好奇地想要了解你呢。你也不必对它隐藏什么。”

“它住的那个园子泥土下有动静吗？”玛丽询问。

“什么园子？”老本咕哝着，那张老脸一下子又板了起来。

“就是有古老玫瑰树的那个园子啊。”她绷不住要问及那个花园，因为她实在太想知道了。“园子里的花都死了吗？夏天还会再开一些吗？那里还有玫瑰吗？”

“那你要问它了，它是唯一的知情者。”老本说，朝着知更鸟耸耸肩。“除了它，这十年来再没其他人进过那个花园了。”

十年是段很长的时间，玛丽想。十年前她还没出生呢。

玛丽悻悻地走开了，慢慢踱着步子，心里不停地想着。她已经喜欢上那个神秘的园子了，就像喜欢知更鸟，迪肯和玛莎的妈妈一样。她也开始喜欢玛莎了。一时间她发现自己要喜欢的人好像太多了——而以前的她不习惯于喜欢任何人，她甚至把知更鸟当做一个人来看。她又走到了那道覆盖着常青藤的长墙外，她看得到跃出墙头的园子里的树梢；她顺着围墙走来走去，走到第二个来回时，有趣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多亏了老本的知更鸟。

她听到了一声鸟鸣，接着发现知更鸟在她左边光秃秃的花坛上蹦来蹦去，还故意装作在地上东啄啄西啄啄，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只可惜它欲盖弥彰，玛丽一眼便看出知更鸟在跟踪自己。她又惊又喜，禁不住哆嗦了一下。

“你果真记得我！”玛丽大声叫了起来。“你记得！你真是世上最漂亮可爱的小东西了！”

她欢呼着，雀跃着，和知更鸟说话，还不停地逗诱它；鸟儿不停地蹦跶，还高调地伸展出美丽的尾巴，招摇地叽叽喳喳不停。就像在说话。它那红色的小马夹像绸缎一般柔软顺滑，它还把鲜亮的小胸脯挺了出来，美得炽热，美得华丽，像是在展示它的重要，和它多么像一个真正的人。玛丽一点点靠近知更鸟，弯下身子和它交谈，还试着学习它的鸣叫，她俨然已经忘掉了自己曾经的乖戾。

天啊！它竟然允许她和自己如此近距离的接触，真是难以置信！它知道玛丽绝不可能有一丝惊扰或伤害它的举动。它知道这些，因为

它是个真真正正的人——只是比其他人更善良。玛丽如此高兴，她激动得连气都不敢喘一口。

花坛并不是真的寸草不生。之所以光秃秃是因为上面常年生长的植物被砍掉过冬了，但花坛后面还凑集着参差不齐的灌木，知更鸟在灌木丛下蹦蹦跳跳，玛丽看到它跳过了一小堆新翻的泥土，还停在上面找虫子吃。土被翻过了，是一只小狗为了挖出地下的鼹鼠，在这刨出了一个很深的洞。

玛丽看了看土堆，她并不清楚那个洞是怎么出现的，她瞥了一眼，发现这堆新翻的泥土里似乎埋了件什么东西。像是一个生了锈的铁环或铜环，待知更鸟忽地一声飞到了旁边的树上，玛丽伸手把那个金属环子捡了起来。发现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金属环，还是把旧钥匙，上面锈迹斑斑，好像已经被埋了很长时间。

玛丽大小姐站起身来，看着挂在手指头上晃荡的钥匙，脸色有些不安和恐惧。

“也许它被埋了十年，也许它就是那个秘密花园的钥匙。”她喃喃自语。

第八章
知更鸟带路

玛丽望着手中的钥匙，盯了好大一会儿。她把钥匙翻来覆去地把弄着，遐想无限。正像我之前说的那样，她不是那种有规矩，行动前习惯向长辈请示的孩子。她所想的是，倘若这把钥匙是那个神秘园子的，她也许能找到园子的门在哪里，兴许就可以进去一睹园里的风光，还可以看看那些老玫瑰树怎么样了。正是因为园子关了十年之久，玛丽才如此迫切地想进去瞧一瞧。好像这个园子有异于他园之处，仿佛十年里一定会有奇怪的事情在里面发生。不仅如此，她觉得如果自己真的喜欢那个园子，还可以每天把自己反锁在里面，独自玩耍，尽情享受独角戏。没人会知道她在园子里，因为他们始终觉得园门还被紧锁着，门钥匙还被埋在地下呢。一想到这些，她就开心不已。

住在那个空荡荡的大房子里，身边有上百个紧锁着门的神秘房间，整天无所事事，毫无生活乐趣可言，这样的生活现状迫使她激活呆惰的脑瓜，也唤醒了沉睡的想象力。毋庸置疑，新鲜、强劲、纯净的荒原之风为她的改变做出了莫大的贡献。就像她获得好胃口，和强风搏斗时激荡温暖浑身的血液一样，如今她的思想也在荡涤间重获新生。在印度时，她终日燥热烦闷，懒散虚弱，根本没有精力顾及其他事情，然而到了这里，她开始关注周围事物，还总想做些新尝试。她已经没有那么“乖戾”了，尽管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她把钥匙放进口袋，在路上来来回回地走了好几趟。除了她，好像没其他人来过这里，所以她可以放心走，慢慢走，仔细观察围墙，尤其是布满墙面的常青藤。藤蔓让人眼花缭乱，心生困惑。因为无论

她怎样认真的瞅，看到的都是厚厚的、光滑的、深绿色的常青藤叶子。玛丽感觉好失望。她在路上走来走去，抬头望着围墙里面的树梢，那固有的“乖戾”又重新袭上心头。“感觉好傻，近在咫尺却无法进入。”她自言自语。回去的时候，她把钥匙揣在兜里，并下决心从此以后只要出来，就要带着它，找到那扇门时就不会措手不及啦。

米洛克太太给了玛莎一天一夜的假，她在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便回到米特斯韦特山庄干活，脸颊红扑扑的，更胜从前，精神头也很足。

“俺今天凌晨四点就起来了。”她说，“哈！清晨的荒原真是美极了，鸟儿叽叽喳喳地起床，野兔东窜西窜的，还有太阳冉冉升起。俺不是走着过来的，正好搭了一辆运货马车的顺风车，一路上都好高兴啊。”

关于她出行一天的喜悦，玛莎有太多故事要讲。她妈妈见到她很开心，她们一起烤面包，一起洗衣物。她甚至还给家中的弟弟妹妹们每人做了个放了一小撮红糖的小蛋糕。

“他们从荒原上跑回来时，热气腾腾的蛋糕刚刚出炉。整个小村舍里都飘散着新鲜出炉的蛋糕的香甜，炉火烧得红红的暖暖的，他们冲进屋就高兴地地大叫起来。俺家的迪肯还说村舍舒坦得不亚于国王的宫殿呢。”

晚上他们一家人围坐在炉火旁，玛莎一边和妈妈给破衣服打补丁，缝袜子，一边讲述那个印度来的小女孩的故事——她从一出生就由所谓的“黑人”在一旁伺候，所以连自己穿袜子都不会。

“啊！他们可喜欢听俺说内的事情呢。”玛莎说，“他们想知道所有关于‘黑人’仆人的故事，还想了解内乘坐的那艘船。可惜俺知道的太有限了。”

玛丽想了一会儿。

“等你下次出去的时候，我再多告诉你一些，这样的话，你就有更多的东西跟他们说了。”她说，“我保证他们会喜欢听骑大象骑骆驼，还有军官出去猎虎的段子。”

“天啊！”玛莎惊喜地尖叫起来，“这肯定会让他们都惊呆的。内真的会告诉俺那些吗，小姐？是不是跟马戏一样呢，俺听说约克郡就曾经举办过一次那样的马戏演出。”

“印度和约克郡完全不同啦，我以前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玛丽想了想，慢声说道。“你妈妈和迪肯喜欢听你说到我吗？”

“当然，他们瞪着眼睛，听得着迷，生怕会错过什么，迪肯都快把眼珠子给瞪出来了，但是妈妈有些伤感，因为她觉得内好像一个人孤苦伶仃的，都没人照顾的。”玛莎说，“妈妈说，‘克雷文先生还没给她找个家庭教师或保姆吗？’我回答她，‘还没有，虽然米洛克太太说克雷文先生曾提过待他考虑后就给孩子找一个，可她又说恐怕克雷文先生这两三年都不会考虑这件事。’”

“我不想要什么家庭教师。”玛丽言语很犀利。

“但是妈妈说内到了学习的年龄了，也是时候找一个女长辈照顾你了，她说，‘玛莎，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假如是内，孤零零地呆在那么空阔的地方，只能一个人瞎溜达，也没有妈妈疼爱，内会是什么感觉？所以内要尽力让玛丽开心起来。’俺告诉妈妈俺会的。”

玛丽意味深长地看了玛莎很久。

“你的确让我开心了很多，我喜欢听你说话。”她说。

这时玛莎走出房间，回来时手藏在围裙下面，好像拿着什么东西。

“没想到吧，俺给内带了个礼物。”她说，开心地笑了起来。

“礼物！”玛丽大小姐惊叫起来。一间挤着十四个整日食不果腹的人的小村舍，怎样还能给得出他人的礼物！

“是这样的，有个货郎驾着货车穿过荒原，挨家挨户地叫卖，后来到了俺们家门前。”玛莎解释道，“货车上的东西可真多呀，有壶、有平锅、有奇特的小玩意儿，还有其他零碎的东西。但没一样是俺妈妈买得起的。正当货郎要离开时，俺们家的伊丽莎白•艾伦大叫起来，‘妈妈，他车上有红蓝把手的跳绳。’妈妈立刻叫住了货郎，‘等一下，先生！跳绳多少钱？’‘两便士。’妈妈迅速地在口袋里摸索起来，然后对俺说，‘玛莎，内一直把挣的工钱交给我，真是个好孩子，俺也是把一分钱掰成四半花，不过现在俺想从中拿出两便士给那个孩子买条跳绳。’于是妈妈买了那跳绳，瞧，就是这条。”

说完，玛莎从围裙里拿出跳绳，自豪地展示给玛丽看。这是条结实的细绳，两端是红蓝条纹的把手，玛丽•伦诺克斯从未见过跳绳。她端详着跳绳，露出一副不解的表情。

“这是干嘛用的？”她奇怪地问。

“干什么用的！”玛莎喊了出来，“内的意思是说在印度都没有跳绳，虽然那里有大象、老虎和骆驼！怪不得那边大部分的人都那么黑呢。它就是干这个用的，看着俺。”

只见玛莎跑到屋子中间，两手各握着跳绳的一个把手，然后开始跳、跳、跳，玛丽坐在椅子上，准过身去盯着玛莎，墙壁上挂的那些古老肖像画上奇怪的面孔好像也在盯着她，似乎还在纳闷这个相貌平

庸的乡下小丫头吃了什么熊心豹子胆，居然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撒野”。玛丽大小姐脸上的兴趣和好奇逗乐了玛莎，她一直不停地跳着，边跳边数，一直跳了一百个。

“俺可以跳得更多，俺十二岁时就跳到了五百个。”玛莎停下来时说。“但现在怕是不行了，那时俺没现在这么胖，而且还经常练习。”

玛丽从椅子上站起来，激动不已。

“太棒了，你妈妈真是太好了。”她说。“你觉得我能跳得跟你一样好吗？”

“内试试嘛，开始的时候，你没法子跳到一百个，但只要勤加练习，肯定会越跳越多的。”玛莎敦促道，同时把跳绳递给了玛丽。“俺妈妈就是这么说的。她说，‘没有比跳绳更有益身心的运动了。跳绳也是孩子的最佳玩具。让她在新鲜的空气里玩跳绳，伸展伸展胳膊腿，也能多长点肉，多点劲。’”

玛丽大小姐刚开始跳的时候感觉胳膊和腿都使不上劲，这再寻常不过了。她对跳绳也没什么天赋，但她太喜欢这项运动以至于都不想停下来了。

“穿上衣服到外面去跳吧，妈妈特意叮嘱俺，让俺告诉你要尽可能地多在户外活动，即使下了点雨，穿得暖和些也是要出去的。”玛莎说。

玛丽穿上衣帽，把跳绳搭在胳膊上，开门正要走出去，忽然想起了什么事情，于是慢慢转过身来。

“玛莎，这是用你的工钱换来的。”她说，“是你辛苦劳作得来的两便士买来的。谢谢。”她说这话时很木讷很僵硬，因为她不习惯感谢他

人，或者根本就意识不到别人帮了自己。“谢谢。”她说，然后伸出手，因为她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

玛莎也很不自然地把手伸过去，笨拙地握了握玛丽的手，好像她也很不习惯这种表达方式。于是她大笑起来。

“哈哈！这好像是奇怪古板的老太太才做的事吧。”她说。“要是俺家伊丽莎白•艾伦的话，她早就上来亲我一口了。”

玛丽的表情比刚才更呆滞了。

“你想让我亲你吗？”

玛莎再次忍不住笑起来。

“不，不，不要亲我，如果内是另外一种反应的话，内可能会自己跑过来亲我。”她说。“可惜不是哦。所以内还是赶紧去外面跳绳玩吧。”

玛丽大小姐走出房间时感觉有些尴尬。约克郡人好像都很奇怪，玛莎在玛丽眼中就一直是个谜。开始的时候，玛丽非常讨厌她，而如今却没那种感觉了。

“跳绳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她数着跳着，跳着数着，直到两颊热得通红，她好像自打出生就没对什么东西这么着迷过。太阳暖暖地晒着，微风温和地吹着——不是那种强劲的大风，而是那种令人愉悦的小风，还带着新翻泥土的香气。她沿着喷泉花园跳了一圈，又跳过了一条一条的小路。最后她跳绳着进了菜园，看到本• 威瑟斯塔夫一边挖地一边和知更鸟聊天。她朝老本跳了过去，老本抬起头，好奇地望着她。她之前还在想老本是否能看到她跳绳的样子呢。她打心底里想让老本看到自己跳绳。

“太棒了！”他喝彩道，“小姑娘就是小姑娘，血管里流的是有活力的小孩的血，而不是酸牛奶。看你跳得那么起劲，脸蛋儿热得红扑扑的，就像我的名字本•威瑟斯塔夫一样。我都不敢相信你还会这个。”

“我以前没跳过，这才刚开始学着跳。”玛丽说，“只能跳到二十个。”

“你继续跳，尽管之前你一直跟那些异教徒生活在一起，不过孺子可教也。”老本说。“你瞧，它也在看你呢，它昨天跟踪你了。”老本动了动头朝知更鸟的方向示意了一下。“估计今天还得重演。它肯定想要搞清楚跳绳是什么东西。它以前没见过。哈哈！”老本冲鸟儿摇了摇头，“小伙计，当心点，好奇害死人呐。”

玛丽绕着所有的花园跳了一遍，连果园也不放过，每隔上几分钟就歇一会。最后，她到了前几天发掘的“玛丽专属道路”上，并下决心要跳着走完整条路。这是一条漫长的跳绳奇旅，虽然她开始跳得很慢，但没到一半的路途就已经气喘吁吁，奇热无比，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不过没关系，跳得有进步，刚刚已经数到三十下了。她高兴地笑起来。而那边，快看，是知更鸟，它停落在一根长长的藤蔓上，荡起了秋千。它跟随玛丽而来，现在开始叽叽喳喳地跟她打招呼。她开始朝着鸟儿的方向跳去，却发现每跳一下，口袋里有个重重的东西也跳一下，然后拍打到自己，她看到知更鸟时又爽朗地笑开了。

“昨天你带我找到了钥匙，今天你该带我去找那扇门了；不过我觉得你也不知道。”她说。

知更鸟从它的常青藤秋千上飞下来，落到墙头上，张开小嘴，大声唱起了婉转动听的歌声，仅仅为了炫耀。世上再也没有比卖弄中的知更鸟更可爱的东西了——它们也总这样富有表现欲。

玛丽•伦诺克斯从阿亚那里听到了一大堆关于魔力的故事，而且她总爱说那一刻发生的事情就是魔力。

舒适惬意的小风一阵一阵地吹着，其中有一阵相对强劲些，它飘洒地掠过小道。说它强劲，因为它足以吹得树枝微微拂动，也足以把墙面上没有修剪整齐的常青藤蔓吹得左右摇摆。玛丽走进知更鸟，突然一阵风吹开了墙上松散的常青藤蔓，玛丽迅速冲过去，一把抓住了还在空中飘摆的藤蔓。因为她瞥见藤蔓下盖着什么东西——原来是一个被垂落的藤叶紧紧盖住的圆圆的门把手。

她把手伸进厚厚的藤叶中，不停地把它们向两边扒拉。常青藤茂盛厚密，像一挂松散摇摆的窗帘,有些已经爬到了后面的木头和铁上。玛丽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与喜悦，她的心扑通扑通直跳，手也禁不住抖抖颤颤。知更鸟一直在唱歌，还把小脑袋歪倒一边，好像跟玛丽一样激动。现在她手下面这个方方的，铁质的，还长着一个洞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那个被关闭了十年的神秘花园的门锁，玛丽把手伸进口袋拿出钥匙，发现与锁眼完全契合。她把钥匙插进去，转了转。尽管她双手一齐用才转得动，但门锁真的被打开了。

她长长地舒了口气，还赶紧转头望了望后面有没有人。没人过来，好像也没人来过。她情不自禁地又深吸了一口气，她一边拽着常青藤，一边使劲地推着那扇门，门终于缓缓地开了。

她溜进去，关上门，还用瘦瘦的脊梁骨把门顶上。她环顾四周，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兴奋、惊奇、喜悦、百感交集。

如今，她已身处秘密花园之中了。

第九章
最奇怪的房子

花园里简直是最美好最神秘的人间胜境。四周“守卫”园子的高墙上爬满了光秃秃的玫瑰树茎，茎干很密，一层压着一层。玛丽•伦诺克斯知道那是玫瑰，因为她在印度见过很多。地上铺满了黄蔫蔫的冬草，全都无精打采地趴着，草堆里还伸出几撮灌木，倘若还活着，定是夺目的玫瑰丛。很多玫瑰尽情舒展藤蔓，俨然成了大树一般。花园里还有其他的树，让这个地方最与众不同，最让人欲罢不能的是树上面盘绕的玫瑰藤，长长的玫瑰枝蔓向下垂落，随风摇曳，构出了一席轻盈飞扬的窗帘。它们左右攀爬，还相互交缠，有些“调皮”的枝蔓不满足自己的领地，从这棵树上伸手抓住那棵树，不经意间在它们之间搭了座座漂亮可爱的小桥。玫瑰藤蔓上没有花也没有叶子，光秃秃的，所以玛丽也不知道这些玫瑰树是死是活，但它们淡灰的枝条就像朦胧的面纱，给这里的一切，墙、树、甚至灰蒙蒙的冬草都增添了一抹神秘，玫瑰藤长得很长，一直拖到了地上。没进来之前，玛丽觉得这个地方必然与其他花园不同，因为它已经那么久都无人问津了。的确如此，这里与她平生所见的任何地方都不一样。

“真安静啊！”她小声说，“真安静！”

她停在那里等了一会儿，聆听着周围的寂静。

知更鸟已经飞回了树顶的窝里，它聪明地应着园子里的景安静了下来。甚至连翅膀都不扇动一下，一屁股坐在巢里，连挪都懒得挪，一动不动地望着玛丽。

“难怪这么静，十年来，我是第一个在这里说话的人。”她又开始小声说。

她慢慢地从门前走到花园中间，小心翼翼地，生怕惊醒了谁。她很庆幸脚底下有那层厚厚的草垫，走起路来不会发出什么声响。她走到那道搭在两棵树之间的仙境般的穹窿，抬头望了望组成它的玫瑰藤和须蔓。

“我想知道它们是不是都死了，这是座没有生命的花园吗？”她说，“我希望不是。”

如果她是本•威瑟斯塔夫的话，只需要端详一下便可确认这些花木的死活。可惜她只是玛丽•伦诺克斯，在她眼中，这些无精打采的棕灰色的朽枝枯藤没有展露出哪怕一丁点儿的生机。

但她已经成功地走进了这个奇妙的花园，而且她可以穿过常青藤蔓掩蔽下的小门随时造访此地，她觉得自己发现了一块完全属于自己的悠仙美地。

阳光普照，花园四周的围墙兜着金灿灿的光芒，高远碧蓝的苍穹似乎也格外优待米特斯韦特庄园这方与众不同的土地，因而比荒原上的穹顶更加光彩夺目，柔和绵延。知更鸟从树梢飞下来，连飞带跳地尾随着玛丽流连于一棵又一棵的灌木。它尽情地卖弄着歌喉，营造出一种忙碌的气氛，好像在向玛丽展示些什么。这里的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既陌生又奇怪，玛丽觉得自己已经与世隔绝了，尘世喧嚣已距离自己十万八千里，但她却没有丝毫孤独寂寞之感。现在困扰她的只有一个愿望，就是知道这些玫瑰树死了没有，或是有些还活着，等到天气变暖些就会抽枝发芽，孕育花苞呢。她不想这是个死气沉沉，生命罕至的花园。如果园子活起来，那该是多美的一番景象啊！到处开满了玫瑰花，这儿，那儿，美不胜收！

自从她进园子起就把跳绳搭在胳膊上，走了一会儿，她想一边跳绳一边逛完整个花园，遇到心仪的景象时再停下来欣赏。这里好像曾经到处都是铺满青草的小径，偶尔一两个角落里还可发现覆盖着冬青的凹室，有的里面摆放着石凳，有的里面站立着高高的满布苔藓的花缸。

当跳到第二个凹室附近时，她停住了。这里面曾经是个花坛，玛丽觉得自己看见黑乎乎的泥土中钻出了些东西——尖尖的，小小的，灰绿色的小点点。她想起老本说过的话，于是跪在地上凑近看了看它们。

“没错，它们是小芽儿，长大了可能会是番红花、雪莲花、还有水仙花呢，”她欢快得嘟哝着。

她弯下身子，向小芽儿们凑得更近些，嗅着湿润泥土清新的气息。她真是爱死这味道了。

“也许花园的其他地方也在冒小芽儿呢，我得去找找看。”她说。

这次她没有跳绳，而是走过去的。她走得很慢，还目不转睛地盯着地上。边上的旧花坛里、草丛中，她都没有放过，生怕错过了什么东西。一圈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她发现了更多尖尖的灰绿芽儿，禁不住又兴奋起来。

“这座花园没有死。”她轻轻地对自己喊着，“即使玫瑰都死了，还是有其他东西活着的。”

她对园艺一窍不通，但她发现在某些杂草丛生的地方由于生长空间有限，绿芽儿只能削尖了脑袋费劲地朝上钻。于是她找来一段比较锋利的木头片，跪在地上刨起土来。她清除了野草和杂草，为小绿芽儿开辟了一块干净宜居的土地。

“这样它们就能自由呼吸了。”在给第一拨绿芽儿锄完杂草后，她如释重负地说。“我还要去拯救更多的绿芽儿。只要是我看得见的，就一定帮它们除掉害草。如果今天干不完，我明天还会过来接着干。”

她就这样一块园地一块园地地清理，又是挖土，又是锄草，忙得不亦乐乎，不知不觉间已经清理完了一个又一个花坛，来到树下的草丛里。她又忙又累，浑身发热，她先是脱去外套，扔到一边，接着摘掉帽子，尽管她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然而的确是一直微笑看着眼前的杂草和灰绿的小芽儿。

知更鸟也一直马不停蹄地忙碌着，蹦蹦跳跳，还一路欢歌。看着有人在它的地盘上施展园艺，它真是再乐意不过了。它以前就一直惊异于老本的园艺。园艺所到之处，它喜爱的各式美味食物便随着泥土被翻出。如今眼前这个新来的“小园丁”还不及老本的一半块头大，却有着敏锐的嗅觉找到花园，还这么迫不及待地就干起活来。

玛丽小姐一直劳作到了午饭时间。事实上，她想起的时候已经过了点，她穿上衣帽，捡起跳绳，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已经干了两三个小时的活。她自始至终都欢天喜地的；那一片一片的小绿芽儿在干净清爽的土地上也显得无比高兴，比起受杂草“欺压”几近窒息时开心多了。

“下午我还会回来的。”她环顾着自己的“新王国”，对着那些树木和玫瑰丛说道，好像它们可以听见似的。

接着她跑过草地，推开那扇老旧沉重的大门，麻利地从常青藤下溜了出去。她的小脸红彤彤的，眼睛闪闪发亮，还狼吞虎咽地吃了很多午饭，让玛莎甚是高兴。

“两块肉，还有两份大米布丁！”她叫了起来，“哈哈！妈妈要是知道跳绳对你有这么大的帮助，肯定会乐坏的。”

上午玛丽大小姐在园子里松土的时候，感觉到尖尖的木片触到了一个白白的根茎，就像洋葱一样。她把根茎放回原处，小心翼翼地盖上土，并给拍瓷实了，现在她想让玛莎告诉她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玛莎，那些像洋葱似的白色根茎是什么东西？”她说。

“那些是植物的鳞茎，很多春天的花儿都是从那里长出来的。”玛莎回答，“小一些的是雪莲花和番红花，大一些的是水仙花和长寿花。最大的是百合花和紫菖蒲。嗯！它们都很漂亮。迪肯在俺家的小花园里中了不少呢。”

“迪肯认识所有的花吗？”玛丽问道，一个新想法占据了她的小脑袋。

“俺家迪肯能让砖石路上长出花来呢。妈妈说迪肯动一动嘴皮子就能让地上长出东西。”

“鳞茎活得久吗？如果没人照看，它们能一年一年地活下去吗？”玛丽焦急地问。

“它们是那种不需要别人照管的花，这也是穷人们能养活它们的原因。”玛莎说，“如果内不去打扰，它们大部分都能在地下一直存活，并四处伸展，再长出其他小根茎。公园的树林里有个地方就有成千上万的雪莲花。春天来临时，那是约克郡最美的景色了。没人知道第一棵是何时种下的。”

“真希望现在就是春天了，我想看英国生长的所有植物。”玛丽说。

她吃完午饭后就坐到壁炉旁地毯上那个最喜爱的座位上。

“我希望——我希望能有一把小铁锹。”她说。

“内要铁锹干嘛？”玛莎大笑着说，“难道内要拿着它去锄地？俺必须得把这件事也告诉妈妈才行。”

玛丽望着炉火沉思了一会。如果想要守住那个秘密王国，她必须得小心行事才行。虽然她没搞什么破坏，但若让克雷文先生发现园门已开，肯定会震怒，会再找把新钥匙，重新把园门锁上。这一锁，可能就是永远。玛丽实在忍受不了那种情况的出现。

“这个地方太让人感到孤独了，房子让人感觉孤独，公园让人感觉孤独，花园也不例外。”她缓缓地说，好像反复在考虑些什么。“很多地方好像都被关闭了。在印度时，我虽没太多事做，但可以看到很多人——印度的土著，还有列队走过的士兵——有时还有乐队表演，保姆阿亚也会给我讲故事。可这里除了你和本•威瑟斯塔夫，就没人可以说话了。而你平时又要忙着做活，老本也不经常跟我说话。所以我想要是能有一把小铁锹，我就可以像老本那样在园子里干活啦，刨刨地，松松土，如果他愿意给我些种子，说不定我还能造出一个小花园呢。”

听着玛丽的话，玛莎的小脸突然精神起来。

“瞧！”她感叹起来，“果然又让妈妈给言中了。她说过，‘那个地方这么大，为什么就不能给她一小块地方自由支配呢，即使她只是在上面中些小欧芹或是小萝卜？她整天挖呀刨呀，肯定会乐此不疲的。’这就是我妈妈的原话。”

“是吗？”玛丽说，“她知道的可真多呀，是不是啊？”

“嗯！”玛莎说，“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一个女人要带大十二个孩子，她会学到除了ABC以外的更多东西。孩子就像算术，会带你发掘更多事物。’”

“一把铁锹得卖多少钱——小的那种？”玛丽问。

“这个嘛，在塞威特村的小店里，俺见过一套小号的园艺工具，里面有一把铁锹，一把耙子和一把叉子，一整套卖两先令。”玛莎条件反射似的回答，“而且它们质量不错，挺结实的，做起园艺来绰绰有余。”

“我现在有不只两先令呢。”玛丽说，“莫里森太太给了我五先令，米洛克太太又按照克雷文先生的吩咐给了我一些钱。”

“他还能惦记起你？”玛莎叫了起来。

“米洛克太太说每周会给我一先令的零花钱。她每周六会给我一个先令，可我不知道该把钱花在哪儿。”

“天啊！内居然有那么多钱，这世上没内想买买不到的东西了。”玛莎说，“俺家村舍的租金也才不过一先令三便士，俺们还得拼命从牙缝里省下钱才够。不过俺倒想出了个好主意。”玛莎双手叉腰。

“什么好注意？”玛丽的眼睛里充满了渴望。

“在塞威特的小店里，一包花种卖一便士，俺家迪肯知道那些种子开的花最漂亮，而且他还知道怎么养花。他隔段日子就会去塞威特玩。对了，内会用印刷体写字吗？”玛莎突然转移话题。

“我会手写体。”玛丽说。

玛莎摇了摇头。

“迪肯只能看懂印刷体。如果内会印刷体的话，咱们就可以给迪肯写封信，让他去塞威特时一并把园艺工具和花种都买了。”

“啊！你真个好姑娘！”玛丽激动地喊了起来，“你真是太好啦，真的！我以前不知道原来你人这么好。让我来试试，我觉得我能写出印刷体。我们向米洛克太太要些笔墨和纸吧。”

“俺自己就有，俺买了些笔墨纸张以便哪个周日想妈妈了，可以给她些封信。”玛莎说，“我现在就去拿。”

她跑出房间，玛丽站在炉火旁，高兴地绞着两只瘦弱的小手。

“如果我有了铁锹，我就可以把新鲜的泥土翻上来，翻得松松软软的，我还可以把周边的杂草都锄掉。”她喃喃自语“如果我有了花种，就能在园子里面种花啦，这样的话，园子就不会死去，而会活过来啦。”

那天下午她没有再出去，因为玛莎拿回纸笔后，就开始清理餐桌，把碗碟端到楼下。刚进厨房，米洛克太太就吩咐她去做其他事情了。玛丽在楼上等啊等啊，好像等了一个世纪玛莎才回来。接着便是一项严肃的工作——给迪肯写信。玛丽识字不多，因为家庭教师都很不喜欢她，教不了多久便被气走了。所以她写不好，但她发现只要自己肯试，还是可以写出印刷体的。下面这封就是由玛莎口述，玛丽执笔的信。

“亲爱的迪肯：

见信好！玛丽小姐有很多钱，她想建一个花坛，你能不能帮她去塞威特村买一套园艺工具和花种？她没有园艺经验，又一直住在与英国大相径庭的印度，所以挑些最好看又易活的种子来吧。代我向妈妈和其他弟弟妹妹问好。玛丽小姐会告诉我更多在印度发生的事，下次回家时候与你们一起分享大象、骆驼还有绅士们捕猎狮子和老虎的故事。

爱你的姐姐：玛莎•菲比•索尔比

“咱们可以把钱放在信封里，俺会把信封交给肉铺的小伙计，让他放到车上带给迪肯。他是迪肯的好朋友。”玛莎说。

“迪肯买了种子和工具后又怎样交给我呢？”

“他会亲自把东西交给你。他会乐意走段路过来的。”

“啊！”玛丽呼叫起来，“到时我就可以看到他啦！真没想到我还能见到迪肯。”

“内很想见他吗？”看到玛丽兴高采烈的模样，玛莎突然问。

“想啊。我还从未见过连狐狸和乌鸦都喜欢的男孩呢。我真是太想见他啦。”

玛莎忽然冒出个话头，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

“话说，俺差点给忘了，本打算一大早就告诉内的。”她冷不丁地插了一句，“俺问过妈妈了——她说她会亲自跟米洛克太太谈。”

“你是说——”玛丽问道。

“就是周二说的那事。俺问她哪天是否可以让内坐着马车到俺家的小村舍去做客，尝尝妈妈做的燕麦蛋糕、黄油、还有牛奶。”

仿佛有趣的事情都赶着在一天发生似的。去蓝天为盖，阳光笼罩的荒原上去走一遭，再去挤着十二个孩子的小村舍里串串门子，单是想想，玛丽就觉得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了。

“你觉得米洛克太太会让我去吗？”她急切地问。

“嗯，妈妈说她觉得米洛克太太会同意的。因为她知道我妈妈是个多么爱干净的女人，也知道她把村舍收拾得井井有条。”

“如果我能去的话，就能看到你妈妈和迪肯了。”玛丽说着，还不停地回味着刚才的好消息，她简直爱死这个提议了。“她好像跟印度的妈妈们不太一样。”

上午园子里的劳作和下午的兴奋终于一点点地消失了，玛丽也变得安静，开始沉思起来。玛莎一直陪她呆到下午茶的时间，但大部分的时间她们都只是静静地坐着，很少说话。就在玛莎准备下楼去拿茶托时，玛丽发问了。

“玛莎，那个洗碗的女仆今天又牙疼了吗？”她说。

玛莎略微有些震惊。

“怎么想起来问这个？”她说。

“因为之前你去拿纸笔的时候，我等了很久。中间我开门看你来了没有，还在走道上溜达了一会儿。我又听到那个远处飘来的哭声，就跟那天晚上我们听到的一样。但今天没风，所以肯定不可能是风声咯。”

“呃！”玛莎有些不安地说，“内不可以在楼道里瞎溜达还偷听。要是让克雷文先生知道了，他肯定会大发雷霆，谁都不知道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我没偷听，我只是在等你——不经意间就听到了。”玛丽说，“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噢！米洛克太太摇铃叫我过去了。”玛莎说，然后飞也似地跑了出去。

“没人住过比这更奇怪的房子了。”玛丽昏昏欲睡，她倒头躺在旁边扶手椅厚厚软软的坐垫上。清新的空气，挖土刨地，跳绳运动让她感到浑身上下一阵阵舒服的疲累，终于，她睡着了。

第十章
迪肯

此后近一周的时间，秘密花园整日都披着金灿灿的阳光。“秘密花园”是玛丽为这所园子想出来的新名字。她喜欢这个名字，更喜欢独处园中，无人知晓的感觉。就像处在一个与外面世界隔绝的童幻之地。她读的书不多，喜欢的那几本又都是童话故事，书中的故事里，她读到过秘密花园。有时候，书中的人物会在花园里睡上一百年，玛丽曾觉得这种事情愚蠢至极。她没打算在这里睡什么觉，实际上，在米特斯韦特庄园的这些天，她一天比一天生龙活虎。她开始喜欢户外活动；非但不讨厌风，还喜欢上了它。她跑得越来越快，跑的距离也越来越远，连跳绳都可以一口气跳一百下。秘密花园里的鳞茎们肯定已经惊呆了。它们的周围已经被清理地干净利落，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自由自在地呼吸，连玛丽大小姐自己都不知道的，它们已经在黑乎乎的泥土下面欢呼雀跃起来，正准备大干一场呢。阳光明媚时，它们可以触及并汲取温暖与菁华，天降甘露时，它们也能够仰承雨润，所以很快，这些鳞茎就纷纷活泛起来。

玛丽是个古怪执着的小孩，现在她找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于是可以执着地去做了，她也的确沉溺其中。她持续地劳作着，刨地、锄草，一点都不含糊，她每时每分每秒所感受到的都是乐趣，丝毫没有厌倦的感觉。对她而言，这一切就像游戏一般轻松愉快。她又发现了更多破土而出的淡绿色小芽尖儿，比想象得要多得多。它们仿佛在每个地方都有“据点”，玛丽每天都能看到新生的芽儿初露尖尖小角，那么小，那么细，像是扒在泥土上窥探外面的世界。小芽儿的数量如此之多，不禁令玛丽想起来玛莎曾说过的“成千上万的雪莲花”来，还有关于鳞茎四处伸展，生出更多小根茎的话。它们已经在这里生长了十

年，或许它们已经像雪莲花那样，伸展繁衍了成千上万棵小根茎了。她想知道何时才能看到鳞茎长大并繁花朵朵。有时候她正在挖地时会突然停下来，看看花园，试着想象当这里花团锦簇时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在这阳光灿烂的一周时间里，玛丽和本•威瑟斯塔夫的关系也更为亲近了。有好几次，她冷不丁地就突然出现在老本身边，像从地下钻出来一样，着实把老本吓了一跳。其实，玛丽的初衷倒不是为了给他什么惊喜，而是担心老本看见她走来，会扛起工具径自离开。所以每次她都那么静悄悄地、蹑手蹑脚地靠近他。其实老本已经没有像开始的时候那么抵触她了。也许是因为暗自得意于自己的魅力，毕竟玛丽想跟他这个老头做朋友的动机实在太明显了。还有就是玛丽变得比开始时有礼貌多了。老本并不知道玛丽第一次跟他说话时，语气方式均蹈循她跟印度土著仆人说话的模式，当时这个小姑娘并不知道这么一个乖戾倔强的老头是根本没有向主人行额手礼的习惯的，更别提被命令着做这做那了。

“你就像那只知更鸟。”有一天早晨他一抬头看见玛丽站在他身边，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禁不住对她说。“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看见你，也搞不清楚你会出现在哪一边。”

“它现在是我的朋友了。”玛丽说。

“它就是那样，因为虚荣和张狂接近女性。”老本厉声说道，“为了卖弄风情可以不择手段。自我膨胀的家伙。”

他一般不会说得太多，有时甚至嘟哝一声就把玛丽的问话给打发了，不过今天早上，他说得比平时多得多。他站起身来，把一只穿着钉靴的脚踩到铁锹上歇息，一边仔细打量着玛丽。

“你到这多久了？”他问。

“我觉得得有一个月了。”她回答。

“你已经开始为米特斯韦特庄园增添色彩了，你现在长了点肉，也没以前那么黄了。”他说，“你第一次来花园的时候，就像只被拔光毛的小乌鸦。我当时就想，真是没见过比你长相更丑陋，更酸刻的小孩了。”

玛丽没什么虚荣心，而且她也一直没怎么关注自己的长相，所以对老本的一席话并没感觉有什么不舒服。

“我知道我长胖了，我的袜子越来越紧了，以前它们还松得打皱呢。”她说，“是知更鸟，它来了。”

果然是知更鸟飞来了，玛丽觉得它比以前更好看了。红色的“小马夹”像缎子般光滑铿亮，它肆意舒展卖弄着两翼和尾巴，斜着脑袋，用各种既优雅又活泼的姿势蹦着跳着。它好像铁了心想要博得本•威瑟斯塔夫的青睐。但老本对此却嗤之以鼻，还讥讽起它来。

“嗨，你来啦！”他说，“要是没有更好的人选，你是不是跟我这个老头子也能将就将就啊。这两个星期你把那小马夹染得艳红，把羽毛刷得油亮，我知道你想干嘛。还不是想要在哪个不知廉耻的小雌鸟面前大献殷勤嘛！向她吹牛，说你是密塞尔荒原上最帅的小雄鸟了，而且时刻准备着为她而战。”

知更鸟显然更加陶醉更加大胆了。它一蹦一跳地凑近老本，眼神也变得越来越诱惑迷人。它飞到旁边的罂粟丛上，翘着脑袋，深情地望着老本哼唱了一曲。

“你以为这样就能征服我，你以为没人能抗拒得了你——你就是那样想的。”老本说。玛丽看出老本是在拼命绷着脸，试图掩藏内心的愉悦。

知更鸟展开双翼——玛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从树上直飞下来，正正地落到本•威瑟斯塔夫的铁锹手柄上。老本的老脸逐渐皱拧成一个新的表情。他像个木头人似地站着，连气都不敢喘一口——感觉好像天塌了，他都不会动一下，否则知更鸟就要被吓跑了似的。他像只蚊子一样耳语道：

“哎呀，我完蛋了！”他声音轻柔，跟话的内容完全不相符。“你知道如何取悦他人——的确有一手！你这个机灵鬼，你太擅长这个了。”

他依旧一动不动——屏住呼吸——直到知更鸟又抖抖翅膀飞走了。他原地站立盯着鸟儿刚刚光顾的铁锹把手看了好一会儿，仿佛那上面有什么魔力似的，接着又开始刨地，好几分钟都没说一句话。

但是因为他时不时地就缓缓地露齿一笑，所以玛丽并不怕他，于是凑上前去跟他搭话。

“你有自己的花园吗？”她问。

“没有。我是个光棍，跟马丁一起住在守门房里。”

“假如你有一个的话，你会种什么？”玛丽说，

“卷心菜，马铃薯和洋葱。”

“但如果你想把它变成一个花园，而不是菜园，你会种些什么？”玛丽还不死心。

“鳞茎，还有一些好闻的东西——应该大部分都是玫瑰。”

玛丽顿时来了精神。

“你喜欢玫瑰吗?”她问。

老本锄掉一棵野草，把它扔到一边才回答玛丽的问题。

“喜欢啊。我以前给一个年轻的女士当过园丁，从她那儿我了解并喜欢上了玫瑰。她有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地方，里面种了很多玫瑰，她爱那些花就像爱孩子——或知更鸟那样。我亲眼看见过她弯腰去亲那些花。”他又铲出一根草，锁着眉头看了看，“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她现在在哪？”玛丽来了兴趣，不舍追问。

“天堂。”他说完，把铁锹深深地插进泥土，“牧师是这么说的。”

“那些玫瑰怎样了？”玛丽似乎比刚才更有兴趣了。

“自生自灭。”

玛丽又开始变得很兴奋。

“那些玫瑰死了吗？没人照看的话，玫瑰会死吗？”她大胆地问。

“我恰好也喜欢那些玫瑰——我喜欢她——而她又喜欢那些玫瑰。”本•威瑟斯塔夫不情愿地坦言。“每隔一两年，我就会去照看一下它们——修修枝、松松土。它们都荒芜了，好在土壤够肥沃，有些还是活了下来。”

“当它们没有叶子，看起来灰黄干瘪的时候，怎样去分辨它们是死是活呢？”玛丽询问。

“等春天降临——充足的阳光丰沛的雨水，等到它们吃饱喝足之后，就能看出来了。”

“怎么看——怎么看？”玛丽大喊着，完全忘记了要小心谨慎。

“顺着枝条看，如果有鼓鼓的花苞分布在上面的话，就等温润的春雨降下后，再看那些小花苞有什么变化。”他突然停下来，费解地看着玛丽那张求知若渴的脸。“你怎么忽然间这么关心起玫瑰来？”他问。

玛丽大小姐感觉自己的脸涨红起来。她都不敢回答。

“我——我想玩过家家——假装我自己有一个花园。”她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我——在这里我没什么可做的。我什么都没有——也没亲人朋友。”

“是的。”老本看着玛丽缓缓地说，“是的，你确实什么都没有啊。”

老本的语气很奇怪，玛丽都在怀疑他是否是对自己怀有一丝怜悯。她从不自怜；她只是厌倦和乖戾，因为她看其他的人和事都那么不顺眼。但现在世界好像变了，变得明亮多彩。假如没人发现那个秘密花园，她会一直这样乐哉乐哉的。

她又呆了十到十五分钟，把敢问的问题全给问了。老本用他特有的古怪嘟哝的方式一一作答，但丝毫没有不高兴，或扛起铁锹就走人的情况。玛丽正要离开时，他谈起了玫瑰，这让她想起了老本说过的关于他所喜爱的那些玫瑰的事。

“你现在还会去看那些花吗？”她问。

“今年还没去。风湿害得我的关节又僵又硬。”

他牢骚完，突然变作一副很愤怒的样子朝向玛丽，连玛丽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嗨！”他厉声说，“别问那么多问题。你真是我见过的最难缠最多事的小丫头。到一边玩去。今天我不想再说什么了。”

这股邪火如此古怪，玛丽意识到多呆无益。于是她沿着外面的小路慢慢悠悠地跳绳离开了，她一边跳一边在心里琢磨着老本，还自言自语说遇到了另一个喜欢的人，尽管他暴躁乖戾。她喜欢老本。是的，她的确喜欢老本。她经常主动找他搭讪，而且她开始相信老本知晓这世上所有的花儿。

这是条环绕着秘密花园的用月桂树作篱笆小道，道路的尽头是扇门，通向公园里的树林。玛丽想绕着这条小道跳绳，一直跳到树林里，看看有没有东跳西跳的小白兔。她一直跳到小门前，跳得不亦乐乎，她隐隐约约听到从里面传来一声很小却很独特的笛声，于是推开门，准备进去探个究竟。

这的确是件不同寻常的事。玛丽停下来看时，不由屏住呼吸。树下坐着一个小男孩，背靠着树干，正在吹奏一支做工粗糙的竹笛。他大概十二岁，长相很滑稽讨喜。他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鼻子向上微微翘起,两颊深红，大小姐玛丽还从未见过小男孩有这般圆碌碌的蓝眼睛。在他倚靠的树干上倒挂着一只灰色的松鼠，正在观看他的表演，灌木丛后面一只野公鸡也正伸长了脖子窥探，小男孩旁边还直立着坐着两只兔子，正小心翼翼地用鼻子嗅探着——它们似乎在慢慢靠近他，观察他，聆听他从笛管中吹出的轻柔的奇特的音符。

他看到了玛丽，举起手向她示意，并用笛声般轻柔的声音跟她说话。

“别动，内会把它们吓跑的。”他说。

玛丽站在原地纹丝不动。小男孩吹奏完笛子，从地上站起来。他动作很轻很慢，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他在挪动，生怕惊着了身边的小动物。等他站直了身子，小松鼠奔回了树洞，野公鸡缩回了脑袋，兔子也颠儿颠儿地蹦走了，但它们一点都没有害怕的样子。

“俺是迪肯，俺知道内是玛丽小姐。”男孩说。

玛丽突然意识到，似乎从第一眼开始，她就冥冥之中感觉到这个人是迪肯。否则还能有谁能有那么大的魅力，可以吸引兔子和野鸡呢，就像印度土著吸引蛇那样。迪肯的嘴巴大大的、红红的，还很有曲线感，一笑起来，嘴巴就咧到了耳朵边，整个脸庞都布满了笑容。

“俺刚才起身很慢，因为太快了会让这些小动物受惊的。”他解释道，“有它们在附近时应该行动迟缓些，声音低柔些。”

他之前没有跟玛丽说话，看起来两人好像没见过面，但却又熟知彼此。玛丽对男孩一无所知，有些害羞，所以跟迪肯说话时，显得有点僵涩。

“你收到玛莎的信了？”她问。

他点了点头，长着一头红褐色的卷发。

“这就是俺来这里的原因。”

他弯腰捡起地上的东西，刚刚吹笛子时，东西就一直放在身边。

“俺把园艺工具给你带来了。里面有一把铁锹，一个耙子，一只叉子。嗯！它们好用着呢。还有一把泥铲。俺买种子时，老板娘送了一包白罂粟花种和一包蓝飞燕草种子。”

“你把种子拿给我看看好吗？”玛丽问。

玛丽希望自己能像迪肯那样说得又快又省劲。听得出来他很喜欢玛丽，也不担心对方是否喜欢自己，尽管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荒原小男孩，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长着一张滑稽的脸，还有一头乱蓬蓬的红褐色卷毛。她走近迪肯时，一股混合着石楠、青草和绿叶的清香

袭来，仿佛眼前这个男孩就是这些东西做成的。她爱死这股味道了，她仔细瞅着那张脸，红红的脸颊，圆圆的蓝眼睛，竟忘记了自己曾经的羞涩。

“我们坐到这个树干上看吧。”她说。

他们俩坐下后，迪肯从衣兜里拿出一个鼓鼓的牛皮纸袋。他解开袋子封口的细绳，里面有很多精致的小包，整齐地摆放着，每包上还都印着花朵的图样。

“这里有很多木樨和罂粟的种子，木樨是气味最香甜的植物，而且把种子撒到哪儿，它就长在哪儿，非常易活，跟罂粟一样。”他说，“好像只需要冲着它们吹个口哨，它们就能成长开花，而且还是开得最艳丽的。”

说到这儿，他停下来，迅速转过头去，红通通的脸蛋显得容光焕发。

“那只知更鸟在和咱们打招呼呢，它从哪里来？”迪肯问。

树上缀着鲜红夺目的浆果，鸟鸣从茂密的冬青丛里传来，玛丽觉得自己知道是谁了。

“它真的是在和我们打招呼吗？”她问。

“嗯，它在召唤它的朋友。”迪肯说，好像这是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就像说‘俺来了，看看俺，咱们聊一会儿吧。’它就在树丛里呢，是谁的鸟？”

“它是本•威瑟斯塔夫的鸟，不过我觉得它也认识我。”玛丽说。

“嗯，没错，它认识内。”迪肯又开始用那低柔的声音说话了，“它喜欢内，它已经把内纳为好友了。而且它待会儿就会告诉俺关于内的一切。”

他一小步一小步地轻轻移到树丛前，小心翼翼的，就像玛丽之前看到的那样，接着他模仿起知更鸟婉转的叫声来。知更鸟凝神听了几秒钟便也鸣叫起来，看样子像是在回答迪肯的问题。

“嗨，它的确是内的朋友。”迪肯咯咯地笑着说。

“你这么认为吗？”玛丽显得有些迫不及待，她如此想知道答案。“你真的认为它喜欢我？”

“如果它不喜欢内，就不会那样靠近内啦。”迪肯回答，“鸟儿们可挑剔了，而且它们要是看不上谁，会比人做得还绝情。内看，它现在又来亲近你了。它在说‘你难道看不见老朋友吗？’”

看起来好像确实是那么回事。它在树丛上欢快地蹦跶来蹦跶去，悄悄地凑近，斜侧着脑袋，还啾啾地叫着。

“你能听懂鸟语吗？”玛丽问。

迪肯咧嘴笑了起来，直到那张红红的，有弧线的大嘴把笑容传递到了整张脸孔，他挠了挠蓬松的头发。

“俺觉得俺能，它们也这么觉得，俺已经在荒原上和它们共处了这么久。”他说，“俺看着它们用小嘴啄破卵壳，破壳而出，看着它们羽翼日益丰满，看着它们扑腾扑腾地学飞，看着它们学会鸣唱，直到有一天俺觉得自己仿佛也成了其中一员。有时候俺觉得自己也许就是一只鸟、一只狐狸、一只兔子、一只松鼠、又或者只是一只甲虫，谁知道呢。”

他大笑着回到树干上坐下，重新讲起花种的事情来。他告诉她这些种子发芽开花后都是什么样子，告诉她怎样播种，怎样观察，怎样施肥和浇灌。

“这样吧，俺来示范给内看怎么种。”他忽然转头看着玛丽说，“内的花园在哪？”

玛丽紧张地绞起了放在膝上的一双纤瘦的小手。她不知道该怎么说，所以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她都无言以对。她从未想过会有当下的情境。她感觉糟糕极了。她觉得自己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

“内有一个花园，是不是？”迪肯问。

迪肯也看到她的脸的的确确是红一阵白一阵的。看着她仍旧一言不发，迪肯有些困惑了。

“他们没有给内一小块地当做花园吗？”他问，“内还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吗？”

她的手拧得更紧了，她抬起眼睛看着迪肯。

“我不了解男孩，如果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能帮我保守吗？”她慢慢地说，“这是个大秘密。假如被别人发现，我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想我会死的。”玛丽最后一句话说得很悲壮。

迪肯显得更加困惑了，他用手又蹭了蹭乱蓬蓬的头发，但回答得相当善意朴实。

“俺一直都能守口如瓶，倘若俺不能严守秘密，那些小狐崽，鸟窝和其他小动物的巢穴也就要遭殃了，荒原上也不会有片刻的安全了。”他说，“嗯，俺能保守秘密。”

玛丽大小姐本来没想到自己会伸出手去拽住迪肯的袖子，但她这么做了。

“我偷了个花园，花园不是我的，也不是别人的。”她说得很快，“没人要它，也没人关心它，甚至都没人进去。里面种的东西可能都死了，谁知道呢。”

她觉得自己浑身发烫，而且感觉到一阵前所未有的矛盾和烦躁。

“我不管，我不管！谁也别想从我这儿拿走它，没人像我这样关心它。他们锁上园子，由着里面的东西自生自灭。”她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用胳膊捂住脸，放声大哭起来——可怜的玛丽小姐。

迪肯的蓝眼睛瞪得又大又圆。

“啊-嗯-嗯！”他晃过神来，缓缓地感叹，充满了求知和同情。

“我无事可做，我什么都没有。”玛丽说，“我自己发现了园子，也是自己找到门进去的。我跟知更鸟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不能从知更鸟那儿把园子抢走吧。”

“园子在哪里？”迪肯降了降音量问。

大小姐玛丽倏地一下从树干上站起来。她知道自己又开始暴躁乖戾了，还有点难以控制情绪，但她一点儿都不在乎。她刁蛮任性，内心又激动悲哀。

“跟我来，我带你去。”她说。

她领着迪肯绕过了那条修着月桂树篱笆的小路，来到那条常青藤郁郁葱葱的道路上。迪肯在后面跟着，满脸怪异和同情。他觉得自己像是被带着去看什么奇怪的鸟巢，所以行动很轻很慢。当他们来到一

堵墙前，玛丽伸出手撩去悬挂在墙面上的常青藤蔓时，迪肯惊呆了，藤蔓后面竟然藏着一扇小门。玛丽轻轻推开门，他们一并走进去，玛丽站在那里，威武地把小手在园子里挥舞了一圈。

“就是它了，这是秘密花园。”她说，“我是世上唯一一个想让它存活下来的人。”

迪肯在园子里看了一圈，又看了一圈。

“啊！”他几乎是在说耳语，“这个地方太美，太神奇了！好像在梦里一样。”

第十一章
画眉鸟巢

足足有两三分钟，迪肯没干别的，只是站在那里环顾四周，饱览幻景般的美丽，玛丽则在一旁盯着他看。接着他小心翼翼地踩着轻步，甚至比玛丽第一次闯入这围墙之内还要小心。他像是要把所有东西都装进眼里——树上攀绕和垂挂的灰色藤蔓、爬满墙头的乱枝和错综的蓬草，覆盖着冬青的凹室里摆放的石凳和前方高高矗立的花缸。

“没想到俺还能看到这个地方。”他最终低声说道。

“你知道这个地方？”玛丽问。

玛丽的嗓门很大，迪肯立刻打了个手势。

“咱们必须得小声点。”他说，“要是被别人听到，就会有人疑心里面的动静了。”

“噢！我给忘了！”玛丽有点害怕，赶紧用小手捂住了嘴巴。“你知道这个园子？”她缓过神来之后又问了一遍。

迪肯点了点头。

“玛莎告诉过俺这里有一个没人踏进过的园子。”他回答，“俺们一直很好奇，想知道园子里到底是什么样儿。”

他停下脚步，看了看四周纠缠在一起的灰色枝蔓，感觉它们可爱极了，他的眼中充满了奇异的喜悦。

“啊！春天来临时，这儿就鸟窝成群啦，这里真是全英格兰最安全的巢穴。”他说，“没人会靠近，而且还有树藤和玫瑰枝缠绕连成片，真是天然的筑巢之地。真奇怪荒原上居然还有鸟儿选择别处安家落户。”

大小姐玛丽又一次不由自主地将小手搭在了迪肯的胳膊上。

“这里会有玫瑰吗？”她窃声问，“你能辨别哪些是死的，哪些是活的吗？我想它们可能都已经死了。”

“噢！不！不是——不是所有的！”他回答，“看这里！”

他走进最近的一棵树——一棵老树，树干上爬满了灰蒙蒙的苔藓，而上面纠结缠绕的枝条藤蔓却构成了一席帘幕。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厚实的折叠刀，亮起其中一片刀刃。

“这里的确很多死木应该砍掉了，但也有一些树木，虽然老化了，来年还会发出一些新的。”他说，“这个就是。”他拨弄了一根树枝，棕绿棕绿的，而不是干硬干硬的灰色。

玛丽也上前亲手摸了摸，急切的、虔诚的。

“那一枝呢？”她问，“那一枝是活的吗——完全活着的？”

迪肯咧嘴笑了起来。

“跟内和俺一样杠杠的。”他说，玛丽也想起玛莎曾经告诉她“杠杠的”就是“活着的”意思。

“真高兴它们是杠杠的！”声音虽小，可她几乎是喊出来的。“我希望所有的都杠杠的。我们绕着园子走一圈，数数有多少根活枝子吧。”

玛丽心急如焚，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迪肯也和她一样急切与渴望。他们一棵树一棵树地查，一个树丛一个树丛地数。迪肯手里拿着那把折叠刀，不停地指给她看让她觉得奇妙的东西。

“它们已经荒了，但最坚强的那些还是活了下来，并且枝繁叶茂。”他说，“那些最娇脆的已经死了，不过其他的都挺了下来，不停地生长，不停地蔓延，创造了眼下的奇观。快看这里！”他扯下一根灰黑灰黑的干巴巴的树枝，“人们可能以为它已经死了，但俺不这么想——至少树枝的根部还是活的。俺往树枝底部切切看就知道了。”

他跪下来，用折叠刀割开了树枝的根部。

“内看！”他欣喜若狂地说，“俺就跟内说吧，是活的，根部还有绿色呢。快看！”

在他说这话之前，玛丽就已经跪在地上了，攒足了劲观察着树枝。

“当它看起来绿茵茵还含着水分时，就是活的；当里面干瘪干瘪，而且一折就断，就像我刚切掉的那根，那就没救了。”他解释道，“这个树根很丰厚，上面的繁枝都是由它发出来的，在树根周围挖挖地松松土，再悉心照料的话——”他停下来，抬头望着上方攀绕悬挂的藤蔓——“夏天将变成一个玫瑰喷泉。”

他们依旧一棵树一棵树，一丛灌木一丛灌木地排查。迪肯既有力气又聪明，他知道何时拿刀砍掉干死的枯枝，也懂得如何辨认出那些表面没精打采，里面却蕴含绿色生命的枝蔓。大概过了半个小时，玛丽觉得自己也能辨认了，当迪肯切掉毫无生机的死枝，露出里面哪怕一丁点湿润的绿茵时，玛丽便禁不住压着声音高兴地叫喊。铁锹、锄头和叉子都派上了用场。他一边用铁锹给树根松土，翻动土壤吸收新鲜空气，一边教玛丽怎么使用叉子。

两个人在那棵最大的玫瑰树下勤恳地劳作着，迪肯忽然瞥见了什么东西，吃惊地大叫起来。

“怎么会！”他指着几英尺以外的那片草叫了出来，“谁干的？”

那是玛丽在嫩芽尖周围清理出来的一块园地。

“我做的。”玛丽说。

“怎么会，俺以为内对园艺一窍不通呢。”他惊呼。

“我的确不会，但那些小芽儿看起来那么弱小，而旁边的野草长得又厚又壮，挤得小芽儿都没法喘气了。”她回答，“所以我给它们腾了点地方，我甚至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

迪肯走过去，跪在地上，端详着小芽儿，咧着大嘴又笑了起来。

“说得对，即使有园丁教内，也不能教得比这再好了。”他说，“它们会像杰克的豆荚一样长得高高的。这些是番红花和雪莲花，这是白水仙。”说完，他转向另一块园地，“这是黄水仙。哈哈！有的看了。”

他从一块清理完的园地走向另一块。

“内一个小姑娘居然干了那么多活。”他边说边打量玛丽。

“我长胖了，而且也强壮了。”玛丽说，“我过去经常觉得累。但当我刨地的时候，那种感觉完全消失了。我喜欢闻新翻的泥土的香味儿。”

“这的确对内有好处，除了沾染雨水的新鲜成长的植物，怕是没什么比肥沃干净的泥土更好闻的东西了。”他像智者似的点着头说，“每隔些日子遇到下雨天，俺就跑到荒原上去，躺在灌木丛下，听着雨打

石楠的沙沙声，还不停地抽着鼻子闻啊闻的。妈妈说俺的鼻子灵敏的都快赶上兔鼻子了。”

“你不会感冒吗？”玛丽盯着他询问。她从未见过如此滑稽的男孩，或者说是这么好的男孩儿。

“俺不会，俺从出生就没得过感冒。”他说完便露齿一笑。“俺不是那种被娇养着长大的小孩。无论阴晴雨雪，俺都像兔子一样在荒原上疯跑。妈妈说俺十二年来吸进了太多新鲜空气，以至百病不侵了。俺就像根长着百刺的狼牙棒那么强悍。”

他说话的时候一直没有放掉手上的活，玛丽也一直跟着他，用叉子、铲子帮他打打下手。

“活可真多啊！”他说，神采飞扬地望望四周。

“你还会再过来帮我吗？”玛丽央求，“我保证我也可以帮你分担。我会刨地，会锄草，会去做你吩咐的所有事。噢！你一定要再来呀，迪肯！”

“如果需要，俺会每天都来的，无论晴天还是下雨。”他笃定地回答，“这真是俺这辈子最大的乐趣了——锁在这里，帮助一座花园起死回生。”

“如果你来的话，如果你来帮我救活这座花园，我就——我也不知道我能为你做什么了。”玛丽说，她最后很无助地说。像迪肯那样的男孩，你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呢?

“俺会告诉内做什么的。”迪肯说完便开心地笑了起来，“内会长胖，会像小狐狸一样饥饿，会学着像俺那样和知更鸟说话。哈！真的会有很多乐趣。”

他开始四处走动，还若有所思地抬头看看树，看看墙，看看树丛。

“俺不会让它变得像普通园丁照料的花园那样，被修剪得整整齐齐没有特色，内觉得呢？”他说，“让植物自由生长，自然地垂挂缠绕会更漂亮，更有个性。”

“别让它看起来太整洁了，否则就不像秘密花园了。”玛丽急切地说。

迪肯站在原地，有些迷惑地挠着那蓬红褐色的头发。

“这的确是个秘密花园，但除了知更鸟，这十年来好像还有其他人进来过。”他说。

“但门是锁着的呀，而且钥匙也一直被埋藏在地下。”玛丽说，“没人进得来。”

“内说的对，这是个奇异的地方。”他说，“让俺感觉到处都有被修剪过的痕迹，而且不像是十年前的。”

“但那怎么可能呢？”玛丽说。

他正在一根玫瑰枝上求证，然后摇了摇头。

“嘿！怎么可能！”他喃喃自语，“门被锁上了，钥匙也被埋起来了。”

大小姐玛丽一直觉得不管过了多少年，她都不会忘记花园开始生长的那个早上。的确，那个早上，花园里的生命像是在为她萌动了。当迪肯开始清理园地撒播种子时，玛丽突然想起了当初巴兹尔嘲弄她时唱的那首歌。

“有那种看起来像银铃的花吗？”她问。

“山谷里生长的百合很像，还有吊钟花和风铃草。”他一边回答，一边拿铲子向旁边掘着土。

“那我们就来种一些吧。”玛丽说。

“咱们已经有深谷百合了，俺已经看到了。它们会长得很密，所以咱们得分开来种。至于吊钟花和风铃草，还得等上两年才能发芽开花，不过俺可以从家里的花园给内移植些幼苗过来。内怎么想起种这些花？”

接着，玛丽把印度那个巴兹尔和他兄弟姐妹有多讨厌告诉了迪肯，还有那句“玛丽小姐真古怪”。

“他们经常围着我又唱又跳的。他们唱——

“玛丽小姐真古怪，

花园怎能建起来？

银钟啊，海扇壳，

金盏花儿一排排。”

我只记得这些，而且让我一直很好奇到底有没有长得像银铃的花。”

她轻轻皱了皱眉头，把铲子深深地伸进泥土里。

“我才没有他们那么古怪呢。”

但是迪肯却爽朗地大笑起来。

“嗯！”他说，当他压碎那些肥沃的黑土时，玛丽看到他嗅了嗅泥土的香气。“有这样美丽的花儿，有那么多野生小动物热火朝天地筑巢，有鸟儿忙碌地搭着窝，还不时地唱歌低语，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必要再古怪烦躁了，是吧？”

玛丽正跪在他旁边捧着花种，她看着迪肯，渐渐舒展开眉头。

“迪肯，你和玛莎说的一样好。”她说，“我喜欢你，你是我喜欢的第五个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喜欢上五个人。”

迪肯直起身子，跪坐在脚跟上，就跟玛莎擦壁炉架时的姿势一模一样。玛丽觉得他看起来真的很滑稽，很喜庆，圆圆的蓝眼睛，红红的脸颊，还有喜气洋洋的朝天鼻。

“内只喜欢五个人？”他说，“其他四个人是谁？”

“你妈妈和玛莎。”玛丽掰着手指头算起来，“还有知更鸟和本•威瑟斯塔夫。”

迪肯笑得前仰后合，他不得不用胳膊捂住嘴巴，免得声音传到外面。

“俺知道在内眼里，俺是个奇怪的家伙，”他说，“但俺觉得内是俺见过的最奇怪的小姑娘。”

然后玛丽做了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她向前探着身子凑近迪肯，问了一个她连做梦都没想过会问及他人的问题。而且她还试着用约克郡方言来问，因为她知道那是迪肯的家乡话，在印度，如果你用当地话跟他们说话，那些土著会非常高兴。

“你喜欢我吗？”她问。

“嗯！”他由衷地回答，“喜欢，俺非常喜欢内，知更鸟也喜欢，俺坚信！”

“两个人了。”玛丽说，“有两个人喜欢我了。”

接着他们又拾起手中的活，而且干得更起劲更开心了。当玛丽听到院子里的大钟在饭点响起时，她先是吃了一惊，然后感到深深的遗憾与不舍。

“我该走了。”她失落地说，“你也该走了，是不是？”

迪肯笑了笑。

“俺的饭很简单，所以俺随身带着呢。”他说，“妈妈一直让俺装点吃的东西在口袋里，以备不时之需。”

他捡起草地上的外套，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小包，外面捆着干净，粗糙的蓝白手帕。里面是两片厚厚的面包，中间还夹着什么东西。

“平时吃得最多的就是面包。”他说，“但是今天多夹了一片肥美的培根。”

玛丽觉得把这种东西称之为午餐未免有些荒谬和怪异，但迪肯好像已经垂涎三尺，准备好好享用这顿大餐了。

“内也赶紧跑去吃饭吧，俺会比内先吃完。”他说，“回家之前，俺会再干点活。

他背靠着树坐下。

“俺得把知更鸟叫下来。”他说，“给他一点培根尝尝，它们会乐坏的。”

玛丽恋恋不舍，她根本舍不得离开迪肯。忽然间，她觉得迪肯像是一个树木精灵，而且待她再回到花园时，他就会消失了，他好得根本不像真实存在的人。玛丽磨磨蹭蹭地朝门走去，刚走到半路，她就停下脚步，又转身折回来。

“无论发生什么，你——你都不会说出去的，对吗？”她问。

他刚吃了一口面包和培根，红通通的小脸蛋被撑得鼓鼓的，不过他还是冲着玛丽会心一笑，让玛丽很受鼓舞。

“如果内是只画眉鸟，带俺看了内的鸟窝，内觉得俺会告诉其他人吗？”他说，“俺不会的，内和画眉鸟一样，都很安全。”

她也确信自己很安全。

第十二章
“我可以要一小块地吗？”

玛丽跑得太快，等她到了房间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她的头发散落在额头上，小脸蛋红扑扑的。她看到午饭已经备好摆在桌上，玛莎在一旁静候着。

“回来得有点晚哈。”她说，“内去哪儿啦？”

“我见到迪肯啦！”玛丽激动地说，“我见到迪肯啦！”

“俺知道他会来，内觉得他怎么样？”玛莎欣喜若狂。

“我觉得——我觉得他很好看！”玛丽坚定地说。

玛莎听完后显得很吃惊，不过看得出她也很高兴。

“哎呀，他是俺家那群孩子中最好的一个了。”她说，“但俺们还真没觉得他长得帅，他的鼻子翘得太高啦。”

“我喜欢鼻子那样翘翘的。”玛丽说。

“他的眼睛也太圆了。”玛莎有些迟疑，“不过颜色很好看。”

“我喜欢那样圆圆的眼睛。”玛丽说，“而且他的眼睛蓝蓝的，就像荒原上天空的颜色。”

玛莎的小脸上堆起了满意的笑容。

“妈妈说迪肯的眼睛能有那么漂亮的颜色，是因为他经常仰望天空中的鸟儿和云朵。不过他的嘴也太大了，是不是呀？”

“我喜欢他那张大嘴，我真希望自己也能有那样的嘴。”玛丽执拗地说。

玛丽开心地笑起来。

“一张小脸上长了那么大的一张嘴，肯定会显得很奇怪很滑稽的。”她说，“不过俺知道内见到他后会喜欢他的。那些花种和工具怎么样？”

“你怎么知道他把那些东西带来了？”玛丽问。

“俺从未想过他会食言。只要约克郡能买到，他就一定会给买了带来。他是个守信用的家伙。”

玛丽很担心，她害怕玛莎会问到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不过还好，她没有问。她一直都在关注那些令她很感兴趣的种子和园艺工具，只有一次让玛丽着实吓出了一身冷汗。那就是当玛莎问她打算把花种在哪里的时候。

“这件事情内向谁征询？”她问。

“我还没问呢，”玛丽有些犹豫地说。

“这样啊，俺就不会去问那个园丁头头了。他是罗奇先生，自负得不得了。”

“我没见过他。”玛丽说，“我只见过下面的园丁，还有本•威瑟斯塔夫。”

“如果俺是内，俺会问问本•威瑟斯塔夫。”玛莎建议说，“他没看起来那么古怪，只是有些爱抱怨而已。克雷文先生给了他特权，他想干嘛就干嘛，是因为克雷文太太在世时，他是她的开心果。克雷文太太很喜欢他。所以他也许能给内找一小块不碍事的地方。”

“如果那个地方不碍事，又没人要的话，就没人介意我要它了，是吧？”玛丽焦急地问。

“没有理由会介意了。”玛莎回答，“内又不会伤害到谁或损坏什么。”

玛丽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她站起身，刚要跑到屋子里把帽子戴上，玛莎把她叫住了。

“俺有事要跟内说，俺想等内吃完饭再说的。”她说，“克雷文先生今天早上回来了，他要见内。”

玛丽顿时一脸惨白。

“啊！”她说，“为什么！为什么！我当初来的时候，他就说过不想见我。我听皮切尔亲口说的。”

“是这样的，米洛克太太说这都是因为妈妈的缘故。”玛莎说，“她在去瑟维特村的路上遇到了克雷文先生。妈妈以前没有跟他说过话，但克雷文太太在世时去过我们家两三次。尽管克雷文先生已经忘了这事儿，但妈妈还记得，她壮了壮胆上前拦住了他。我不知道妈妈跟他谈了哪些关于内的事，但听完后，克雷文先生改变主意，决定在明天出门之前见见内。”

“噢！”玛丽喊了出来，“他明天还要走？我真是太高兴了！”

“他这次走的时间会很长。到了秋天或冬天都不一定能回来。他要去国外旅行，他一直是这样。”

“哈哈！太高兴啦——太高兴啦！”玛丽庆幸地叫着。

倘若他一直到冬天或者秋天才回来的话，那就有足够的自由时间观察秘密花园复活了。即使他之后发现了，并且收回花园，那她至少也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美好与快乐。

“你觉得他什么时候会见——”

她还没有说完，米洛克太太就开门进来了。

她穿着她那件最好的黑色连衣裙，戴着黑帽子，领口别着一枚镶着男人头像的胸针。那是已经去世多年的米洛克先生的彩色照片，每次盛装打扮，她都会这样戴着。米洛克太太此刻显得既紧张又兴奋。

“你的头发都乱了，快去梳一梳。”她说得很快，“玛莎，帮她换上那件最好的连衣裙。克雷文先生让我带她去书房见他。”

玛丽的脸顿时又失了血色。她的心扑通扑通直跳，她觉得自己又变回了那个木讷僵直、毫不起眼、笨嘴笨舌的小孩了。她甚至连米洛克太太的话都没有回就转身径直走向卧室了，玛莎在后面跟着进去了。换衣服，梳头发时，她一句话都没有说。梳洗干净后，她跟着米洛克太太穿过一条又一条的楼道，仍旧一言不发。她要说什么呢？她得去见克雷文先生，而且明知他不会喜欢她，她也不会喜欢他。她知道克雷文先生会怎么看待自己。

她被带到了房子的另一边——她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最后，米洛克太太在一扇门前停了下来，她敲了敲门，里面有个声音说，“进来！”她们便一起进了房间。一个男人坐在炉火前的手扶椅上，米洛克太太对他说。

“先生，这就是玛丽小姐。”她说。

“你可以出去了，她留下。需要你来把她带走的时候，我会摇铃的。”克雷文先生说。

米洛克太太走出去，把门锁上，玛丽只是站在那里傻等，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一直绞着两只瘦弱的小手。她看到椅子上的那个男人驼背并不严重，只是两个肩膀有点高而已，他的黑发中还夹杂着几缕白发。他转过头，冲着肩膀那头的玛丽说。

“过来！”他说。

玛丽走过去。

他长得并不丑。要不是脸上有太多沧桑的印记，他尚算个帅哥。他看到玛丽时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好像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

“你还好吗？”他问。

“还好。”玛丽回答。

“她们好好照顾你了吗？”

“是的。”

他一边打量着玛丽，一边焦虑不安地用手蹭着额头。

“你太瘦了。”他说。

“我正在长胖。”玛丽几乎是用自己知道的最木讷的方式回答的。

他的脸多痛苦啊！黑洞洞的眼睛好像一直在看别的东西，而不是玛丽，他根本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

“我把你给忘了，我怎么能想起你来呢？”他说，“我本打算给你找个家庭教师或保姆的，但我给忘了。”

“请——”玛丽说，“请——”她感觉喉咙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你想说什么？”他问。

“我——我太大了，不需要保姆了。”玛丽说，“请——请别给我找家庭教师。”

他又蹭了蹭额头，还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

“是苏比家的那个女人这么说的。”他心不在焉地嘟哝着。

玛丽终于鼓足了勇气。

“她是——她是玛莎的妈妈吗？”玛丽结结巴巴地问。

“是的，我想是的。”他回答。

“她很懂孩子。”玛丽说，“她有十二个孩子。她很懂孩子的。”

他好像忽然清醒了。

“那你想做什么？”

“我想在外面玩，在印度时我不喜欢出去玩。”玛丽回答，她多么希望自己说这话时声音没发抖。“但是在这里，玩耍让我感觉到饥饿，让我长胖。”

他一直盯着她看。

“索比太太说这会对你有好处，也许吧。”他说，“她觉得在给你请家庭教师之前，最好让你再长结实点。”

“当我在外面玩耍，遇到荒原上吹来的风时，我会感觉很强壮。”玛丽争辩说。

“你都在哪里玩？”他紧接着问。

“哪里都去，玛莎的妈妈送了我一根跳绳。”玛丽倒吸了一口冷气，“我一边跳一边跑——还不停地四处看看，看有没有东西从土里长出来。我没做什么坏事。”

“别害怕，像你这么大的孩子，能干什么坏事呢！”他有些担忧地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玛丽闻讯立刻将小手遮到喉咙前，因为她担心克雷文先生会捕捉到她激动地咽口水的模样。她朝他走近一步。

“我可以吗？”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她急切忧虑的小脸让克雷文先生感到从未有过的担忧。

“别害怕，你当然可以。”他再次强调，“尽管我不太称职，但我是你的监护人。我没法给你花什么时间，也无法将注意力放在你身上。我身体不好，又经历了太多苦恼，根本无法集中精力；但我希望你能过得快乐舒坦。我不了解小孩，但我派了米洛克太太去照顾你的衣食起居，她会满足你的要求。今天我叫你来，是因为索比太太说我应该见见你。她听她女儿谈论过你，她认为你需要呼吸新鲜空气，需要自由，需要跑来跑去。”

“她很了解孩子。”玛丽全然不知自己已经说了第二遍。

“她的确是。”克雷文先生说，“她在荒原上拦住我的时候，我觉得她鲁莽无礼，但是她说——克雷文太太以前对她很好。”他在说到亡妻名字的时候好像有点困难。“她是个令人尊敬的女人。现在我见到你

了，我觉得她说得很对。尽可能地到外面去玩吧。这儿很大，你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这个想法好像突然闪现在他脑袋里，“你想要玩具，书，娃娃吗？”

“我可以——”玛丽的声音又开始抖起来，“我可以要一小块地吗？”

她太心切了，都没有意识到这话听起来有多么奇怪，而且压根不该从她口中说出。克雷文先生有些震惊。

“地！”他重复了一遍，“你是什么意思？”

“在地里种种子——种子再发芽生长——看着它们活过来。”玛丽支支吾吾地说。

他凝视了她一会儿，然后很迅速地用手捂住了眼睛。

“你就——你就那么喜欢园子。”他缓缓说。

“在印度时，我根本不知道它们。”玛丽说，“那时侯我整天病怏怏的，又累又倦，而且天还那么热。我偶尔会在沙土上插些花朵，装作制作花坛。但是这里一切都不同了。”

克雷文先生站起身，缓慢地在屋子里踱着步子。

“一点土地。”他自言自语道，玛丽觉得自己肯定使他想起了什么。当他停下来跟她说话的时候，他昏暗的眼睛变得既温和又慈祥。

“想要多少土地就要多少吧，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她也深爱土地和土地上长出的东西，看到你喜欢的土地时。”他好像笑了笑，“就拿走吧，孩子，让它活起来。”

“我可以从任何地方拿走土地吗——只要是没用的？”

“是的，任何地方。”他回答，“就这样吧！你该走了，我累了。”他摇铃召唤米洛克太太。“再见，我整个夏天都会呆在外面。”

米洛克太太很快就到了，玛丽觉得她肯定一直在楼道里候着。

“米洛克太太，我已经见过这个孩子了，也明白索比太太的意思了。”克雷文先生对她说，“在家庭教师给她上课前，她得再变得强壮些，不能再这般弱不禁风了。给她吃些天然健康的食物，让她在花园里面疯跑，别对她照顾得过多了。她需要自由，新鲜空气，还需要到处跑跑。索比太太会时不时地来看看她，她也可以去索比太太家的村舍玩玩。”

米洛克太太看起来很高兴。当听到不需要对玛丽“照顾”得过多时，她如释重负。她之前就觉得玛丽是个小累赘，而且能在她身上偷点懒就偷点懒。除了这些，喜欢玛莎的妈妈也是让米洛克太太高兴的另外一个原因。

“谢谢您，先生。”她说，“苏珊•索比和我是同学，她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通情达理又热心肠的女人。我自己没有孩子，她有十二个，而且都很健康很可爱。近朱者赤，玛丽小姐经常跟他们一起玩，肯定没错的。我自己也一直从苏珊•索比那里听取关于孩子的建议。她就是那种所谓的心底善良之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明白。”克雷文先生回答，“把玛丽小姐带走吧，让皮切尔来见我。”

米洛克太太把玛丽带回她住的那层楼的楼道就离开了，玛丽便飞也似地跑回了房间。她看到玛莎正在等她。实际上，玛莎在收拾完餐桌后就赶紧跑回来了。

“我可以有自己的花园了！”玛丽大喊着，“我想把花园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而且近期也不会有家庭教师来管我了！你妈妈会来看望我，我也可以去你家的村舍拜访！他说像我这样的小女孩不会干什么坏事，所以我想干什么就可以——想在哪就成！”

“啊！”玛莎欢呼起来，“他真好，不是吗？”

“玛莎，他的确是个好人。”玛丽郑重其事地说，“就是脸上的表情痛苦了些，额头紧皱了些。”

她飞快地跑回花园。她离开得太久，比原本料想的要久得多，她知道迪肯应该已经踏上五英里的回家路了。她从常青藤蔓遮盖下的小门溜进去，看了看她离开时迪肯正在干活的地方，可是他已经不在那儿了。园艺工具被捆得整整齐齐地放在树下。她跑过去，环顾四周都没有看见迪肯。他已经走了——秘密花园又恢复到了往日空荡荡的样子——除了那只知更鸟，它刚从墙外飞进来，现在正站在玫瑰树枝上看她呢。

“他走了——”她悲伤地说，“噢！难道他——他真的只是个树木精灵？”

忽然，玫瑰树枝上一个白色的东西引起了玛丽的注意。是一张纸，实际上，那是玛丽写，由玛莎送发给迪肯的那封信。它被穿在枝条上长长的玫瑰花刺上，她瞬间就意识到这是迪肯留下的。信上有几个潦草的印刷体字，还有一幅画。开始她看不出那是什么意思。后来她明白了，画中是一个鸟巢，巢里坐着一只鸟。画下面的印刷体字写道：

“我会回来的。”

第十三章
“我是科林”

玛丽把迪肯画的那幅画带回了房间，吃晚饭的时候，她把画拿给玛莎看。

“哈哈！”玛莎骄傲地说，“俺还不知道俺家的迪肯这么聪明呢。画中的鸟窝里有一只画眉鸟，跟真的一样大，比真的还自然呢。”

这时，玛丽明白了迪肯这幅画的言外之意。他是在告诉玛丽他会保守秘密。画中的鸟巢指的就是玛丽的秘密花园，而巢中的那只画眉鸟，显然就是玛丽了。天啊，玛丽真是喜欢死那个古怪又普通的小男孩了。

她满心地希望第二天迪肯还能再来，怀着这样的憧憬，她睡着了。

但是约克郡的天气说变就变，丝毫没有预兆，尤其是在春天。半夜里，玛丽被雨声惊醒了，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击打着窗户。雨水倾盘而下，狂风也在拐角和这栋老房子的烟囱里“呼呼呼呼……”地咆哮着。玛丽从床上坐起来，又苦恼又气愤。

“这雨跟我以前一样脾气不好。”她说。“它就知道我不想让它来，所以偏偏来的。”

她把自己丢回枕头上，并用枕头捂住脸。她没有哭，只是躺着，憎恶着外面暴雨的声响，她也厌恶狂风，还有那“呼呼呼”的怒吼声。她睡不着了——外面凄厉的哀号声让她无法入睡，因为她开始自怨自

艾起来。如果她心情很好，这只会让她睡得很快很香，而现在……听，狂风叫得多么肆虐，雨点拍打得多么野蛮！

“听起来就像是什么人在荒原上迷了路，边游荡边哭号。”她说。

她就这样睁着眼睛在床上翻来覆去，足足有一个小时，突然，她从床上坐起来，歪着头竖起耳朵听起了门外的动静。她听啊听啊。

“现在不是风声了，这不是风声了。”她大声自言自语道，“跟风声不一样，这是我之前听到的哭声。”

她房间的门半开着，哭声顺着楼道飘进来，好像是远处传来的婴儿烦躁的哭声。她凝神听了几分钟，每一分钟她都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她感觉自己必须要找出真相。这似乎比秘密花园和埋藏的钥匙更加奇怪。也许是她的反叛情绪给她壮了胆，她跳下床站在地板上。

“我要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说，“大家都在睡觉，我也不用在乎米洛克太太——我才不在乎呢！”

她的床头有根蜡烛，她端起蜡烛，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房间。楼道又长又暗，但她已经激动得顾不了那么多了。她觉得自己能记得住要转几个弯才能找到那个短小的楼道，那里有一扇盖着绣锦的门——她在楼道里迷路那天看着米洛克太太从里面走出来的。声音就是从那里飘来的。她顶着朦胧的烛光向前摸索着，她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她甚至感觉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那遥远微弱的哭声还在，成为引导玛丽前进的线索。偶尔哭声会停一会儿，但很快又会继续。这里该转弯吗？她停下来想了想。嗯，是的。沿着这条走道一直走，左转，再上两级宽缓的大台阶，然后再向右转。哈，就是那扇盖着绣锦的门。

她轻轻地推开门，走进去后又把门从身后合上，她站在那条楼道里，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哭声，即使声音不是很大。在她左前方几步之

遥的墙上有一扇门。她依稀可见门缝里透出的微光。那个哭泣的人就在房间里面，而且年龄不大。

她走过去，推开门，然后发现自己站在房间里面。

房间很大，里面摆着古老精致的家具。壁炉里亮着微弱的火光，一张四脚木雕床的旁边点着一盏夜灯，床周挂着锦缎帐子，床上躺着一个小男孩，正在烦躁不安地呜咽着。

玛丽想知道眼前的一切是否是真实的，还是她又睡着了，正在梦境中，只是自己不知晓呢。

小男孩长着一张瘦削精致的象牙色小脸，只是小脸上与大眼睛显得不太成比例。他额头上打着卷地趴着很多头发，这让他的脸看起来更小了。他看起来是个久病的小男孩，但他的哭声中夹杂的更多的是厌倦和烦躁，而非身体上的痛苦。

玛丽屏住呼吸，站在门旁，手里举着蜡烛。接着她悄悄走向房间的另一边，因为越来越近，她手中的烛光吸引了小男孩的注意，他把头扭向枕头的这一边，盯着玛丽，他灰色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可以无限度地大。

“你是谁？”最终他略带恐惧地低声问道，“你是鬼魂吗？”

“不，我不是。”玛丽回答，她的细语中也笼罩着惧怕，“你是吗？”

他盯着她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玛丽也忍不住注意到他那双奇怪的眼睛。它们是像玛瑙一般的灰色，只是相较于那张小脸，它们实在太大了，因为眼睛四周浓密地长着黑色的睫毛。

“不是——”他犹豫了一会儿说，“我是科林。”

“科林又是谁？”她结结巴巴地问。

“我是科林•克雷文。你是谁？”

“我是玛丽•伦诺克斯。克雷文先生是我姑父。”

“他是我爸爸。”小男孩说。

“你爸爸！”玛丽倒吸了一口冷气，“居然没人告诉我他还有个儿子！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过来！”他说，依旧用那双奇怪的眼睛盯着她，表情忧虑。

她走到床边，科林伸出手来摸了摸她。

“你是真的，是不是？”他说，“我经常会做一些非常逼真的梦，你或许也是其中的一个。”

玛丽离开房间前披了一件羊毛睡衣，她拿起睡衣的一角，夹到科林的手指间。

“摸一摸，看它多厚实多暖和呀。”她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可以打你一下，这样你就更加知道我是真实的了。其实，有好大一会儿，我也觉得你是梦境中的人呢。”

“你从哪里来？”他问。

“从我自己的房间来。外面的风一直呜呜地吹，叫得我睡不着觉，我听到有人在哭，想来看看到底是谁。你为什么要哭呢？”“因为我也睡不着觉，而且头疼。再跟我说一次你的名字。

“玛丽•伦诺克斯。都没人告诉你我住到这里来了吗？”

他仍旧在摸羊毛睡衣的褶角，但看起来他好像已经相信玛丽是真实的了。

“没有。”他回答，“他们不敢。”

“为什么？”玛丽问。

“因为我可能会害怕你来看我。我不会让别人来看我，来议论我。”

“为什么？”玛丽又问，感觉更加困惑了。

“因为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病恹恹，还得卧床。我爸爸不许别人聊起我，也不允许仆人们议论我。如果我活下去，也将是个驼背，不过我活不了多久的。我爸爸一想到我会像他一样，他就很头疼。”

“天啊，这个房子真是太古怪了！”玛丽说，“多么怪异的房子啊！这里的一切都隐藏着秘密。房间都锁起来了，花园也被锁起来了——还有你！你被锁起来了吗？”

“没有。我呆在这个房间里是因为我不想出去，出去让我又累又倦。”

“你爸爸来看你吗？”玛丽壮了壮胆子问。

“有时候来，基本都是在我睡着的时候。他不想见到我。”

“为什么？”玛丽控制不住又问。

小男孩的脸上立刻笼罩上了一层愤怒的阴影。

“我出生时我妈妈就去世了，这让他迁怒于我，每次见到我时都会想起悲痛的往事。他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其实我早已经听到人们在

私下议论了。他几乎有点痛恨我。”

“他恨那座花园，因为她死了。”玛丽自言自语。

“什么花园？”男孩问。

“喔！就是——就是她曾经喜欢过的一个花园。”玛丽又开始支支吾吾了，“你一直都呆在这里吗？”

“几乎一直都呆在这里。有时他们会带我去海边，可我不愿呆在那儿，因为过往的人们都会盯着我看。以前我背上经常背着一块铁制的东西帮助矫正驼背，但一位从伦敦来的名医看了我之后说那个方法很愚蠢。他叫他们把那块铁拿掉，并让我在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我讨厌新鲜空气，我也不想出去。”

“我刚开始来到这里的时候也不喜欢。”玛丽说，“你为什么总是一直那样盯着我看？”

“因为那些看起来非常真实的梦。”他烦躁地说，“有时我睁开眼，都不相信自己是醒着的。”

“我们都是清醒的。”玛丽说，她环顾房间四周，高高的房顶，影影绰绰的角落，还有昏暗微弱的火光。“看起来的确像是梦境，事实上这是半夜，房子里的所有人都睡着了——除了我们俩的其他人。我们俩无比清醒。”

“我不想这只是个梦。”男孩不安地说。

玛丽突然想到了什么。

“你说你不想让别人看到你，那你希望我离开吗？”她开始说。

他手里还夹着羊毛睡衣的一角，听到玛丽这样说，他轻轻地拉了拉衣角。

“不，别走。”他说，“如果你走了，我就更加确信这只是一场梦了。如果你是真的，那就坐到那个大脚凳上跟我说话吧。我想听你说话。”

玛丽把蜡烛放到床头柜上，自己坐在铺着柔软垫子的凳子上。其实她一点儿都不想离开。她喜欢呆在这个被刻意藏起来的神秘房间里，跟眼前的这个神秘男孩聊天。

“你想听我说什么？”她问。

他想知道她来米特斯韦特庄园多久了；他想知道她的房间在哪个楼道；他想知道她之前都一直在做什么；他想知道她是否跟自己一样不喜欢荒原；他想知道她来约克郡之前住在哪里。玛丽一一作答，还回答了更多其他的问题，科林则靠躺在枕头上仔细聆听。他让玛丽跟他讲了很多关于印度和航海之旅的故事。玛丽发现科林跟许多其他孩子学习的方式很不同，这跟他长期卧床有关。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个护工教会他识字，所以他经常从一些很棒很精美的书上读东西，看图画。

尽管他的爸爸几乎不在他醒着的时候来看他，但只要他能开心，所有的好东西都应有尽有。只是他好像压根就没有开心过。他想要什么都唾手可得，而且从来不会被逼迫去做不喜欢的事情。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取悦于我。”他漠然地说，“生气会让我生病。没人相信我能够活下去。”

他说这话的时候，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好像他已经习以为常了。看起来他好像很喜欢听玛丽的声音。玛丽说话时，他就在一边饶

有兴趣，睡眼惺忪地听着。有一两次，她都想知道科林是否已经开始打盹了。不过最后他总是会提出问题，打开另一个话题。

“你几岁了？”他问。

“十岁了。”玛丽回答，一时间忘了自己，“你也是。”

“你怎么知道？”他吃惊地问。

“因为自打你出生，花园的大门就被锁上了，钥匙也被埋在地下。至今足足有十年了。”

科林半坐在床上，用胳膊肘支撑着倾斜的身子，凑向玛丽。

“哪个花园的门被锁上了？谁干的？钥匙埋在哪儿？”问题如连发炮珠一般迸出，他好像突然间来了兴趣。

“那是——那是克雷文先生憎恨的花园。”玛丽紧张地说，“他锁上了花园的大门。没有人——没有人知道钥匙埋在哪儿。”

“是什么样的花园？”科林急切地追问。

“因为不允许，足足有十年没人进去过了。”这是玛丽最小心谨慎的回答。

但是已经晚了。他们俩太像了。他整天也无事可想，瞬间就被那座被雪藏的花园深深吸引住了，就跟玛丽当初一模一样。他一个问题接这一个问题。花园在哪儿？她去找过大门吗？她难道没有向园丁打探过吗？

“他们被禁止议论关于花园的事。”玛丽说，“我想他们也已经被告诫过不许回答这类问题了。”

“我能让他们回答。”科林说。

“你能？”玛丽紧张得舌头打卷，她开始有些害怕了。如果他真的能让那些人回答他的问题，那么，那么接下来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

“这里每个人都得取悦我，我跟你说过的。”他说，“如果我能活下去，这个地方早晚是我的。他们都知道这一点。我会设法让他们告诉我的。”

玛丽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惯坏了，但她看得出眼前这个神秘男孩的的确确是被惯坏了。他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他的。他多么古怪，他在说活不下去的时候又是多么冷酷。“你觉得自己活不下去吗？”她这么问一半是由于好奇，一半是想借此转移他的注意力，让他忘掉花园的事。

“我觉得我活不下去。”他仍旧用刚刚冷漠的口吻回答，“自从我听懂别人谈论我的那些话时，我就觉得自己活不下去。开始他们觉得我太小了，可能听不懂，现在他们觉得我根本听不见。其实我能。我的医生跟我爸爸是表兄弟。他很穷，所以如果我死了，他将在我爸爸去世后接手整个庄园。我觉得他也不想让我活下去。”

“那么你想活下去吗？”玛丽询问。

“不想，但是我也不想死。”他回答，态度乖戾而倦怠，“每当我病恹恹地躺在这儿，想着想着就哭了。”

“我已经听你哭了三次了，但我之前不知道是谁在哭。”玛丽说，“你是因为可能活不下去才哭的吗？”玛丽这么做，希望他能忘掉花园。

“我想是的，我们聊些别的事吧。”他回答，“说说那个花园。你不想进去看看吗？”

“想。”玛丽回答，声音小得像只蚊子。

“我也想，我以前没有想去看什么东西，但是现在我想去看那座花园。”他继续说，“我想把钥匙挖出来。把门打开。让他们推着轮椅送我进去。这样我就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啦。我会让他们把门打开的。”

他变得十分激动，那双奇怪的眼睛里开始熠熠地闪着光芒，就像星星一样，比之前更加深邃了。

“他们得讨好我。”他说，“我会让他们带我进去，我也会让你去的。”

玛丽焦虑不安地绞着双手。一切都会完蛋的——一切！迪肯再也不会来了。她也再也不能像那只呆在巢穴里的画眉鸟那样安心了。

“噢，别——别——别——别那样做！”她大声叫了出来。

他盯着她看，好像在看一个疯子。

“为什么？”他问，“你说过你也想去看的。”

“是的。”她几乎是哽咽着说出来的，“但是如果你让他们打开门，再推着轮椅带你进去，那么就不再有秘密了。”

他又把身子向前倾了倾。

“秘密——”他说，“什么意思？告诉我。”

玛丽结结巴巴，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来的。

“你看——你看——”她喘着粗气，“假如只有我们知道——假如有个门，藏在某个地方的常青藤下面——如果有的话——而且我们还能找到的话；如果我们能一起溜进去，并把门反锁上，这样一来就没人知道花园里面有人，而且我们还能把它叫做我们自己的花园，还可以装作——装作是画眉鸟，花园就是我们的窝，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去玩耍，刨刨土，撒撒种子，让花园重新活起来。

“它死了吗？”科林打断她。

“如果再没人照看的话，很快它就会死的。”她继续说，“鳞茎能活下去，但是玫瑰——”

他跟玛丽一样兴奋，禁不住又打断她的话。

“鳞茎是什么？”他迅速地插了句话。

“它们是水仙、百合、雪莲花的根茎。它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土里面活跃起来了——冒出尖尖的绿芽儿，因为春天要来啦。”

“春天快到了吗？”他问。“春天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生病呆在房间里，你也不知道。”

“春天里，阳光会洒到雨滴上，雨滴会落到阳光上，一会儿晴天，一会儿雨天，地下万物萌动，都争着抢着要露出地面呢。”玛丽说，“如果花园是个秘密的话，我们就可以钻进去，看着植物一天一天地生长起来，也可以看看到底还有多少玫瑰还活着。你不觉得吗？噢，你不觉得如果它是个秘密，事情将会更加美好吗？”

他重新把自己丢回枕头上，脸上戴着奇怪的表情。

“我从未有过什么秘密。”他说，“除了知道我自己活不下去的那个。他们都不知道我知道，所以算是个秘密吧。但我更喜欢这个。”

“如果你不让他们带你去花园的话——”玛丽恳求道，“或许——我觉得早晚我会找到进去的办法。而且到时候——如果医生允许你坐着轮椅出去，你又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话，也许——也许我们可以找个男孩来推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单独进去，不让别人知道啦，花园也将永远是个秘密。”

“我应该会——喜欢——那样——”他说得很慢，眼睛里充满了梦幻。“我应该会喜欢那样的。我应该不会介意花园里的新鲜空气。”

玛丽逐渐恢复了呼吸，也感觉更安全了，因为科林好像对保守秘密的想法很感兴趣。她几乎可以确信，假如她继续讲下去的话，科林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花园的模样，就跟她当初一样，他会爱上那座花园，会承受不了其他人闯进花园的结果。

“我会告诉你我心目中的花园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能进去的话。”她说，“花园关闭得太久，里面的植物都缠在一起了。”

他静静地躺在那里听玛丽描述相互攀绕，垂蔓如帘的玫瑰树——还有许多鸟儿选择在树上筑巢的事，因为那里够安全。接着她又说到了知更鸟和本•威瑟斯塔夫，关于知更鸟的故事实在太多了，话题既简单又安全，玛丽之前的恐惧一下子消失殆尽。知更鸟的故事吸引了科林，他听得入神听得开心，露出了美丽的笑容，刚开始开始玛丽看到他那夸张的大眼睛和厚厚的卷发时，觉得他比自己长相还要平庸。

“我不知道鸟儿还会那样，但是如果你一直呆在房间里，你也什么都看不到。”他说，“你知道的可真够多的。我感觉你好像已经进到花园里面了。”

她顿时哑口无言，所以干脆什么都不说了。他显然也不期待什么答案，而且等了一会儿，他给了玛丽一个惊喜。

“我要给你看样东西。”他说，“你看到壁炉架后面墙上挂着的玫瑰红丝帘了吗？”

玛丽之前没有注意到，听科林这么一说，她抬头看到了一席柔滑的丝绸帘子挂在那里，后面像是一幅画。

“是的，我看到了。”她回答。

“上面有一个绳索。”科林说，“过去拉开它。”

玛丽站起来，怀着满心的疑惑走过去找到了那根绳索。她拉了拉绳子，丝绸帘子就打开了，露出了后面的画。画上的女孩开心地笑着。光滑的头发上束着蓝色的蝴蝶结，灰亮活泼的眼睛如同玛瑙一般，倒和科林那双痛苦的眼睛有些形似，玛瑙灰，而且眼睛周围镶嵌着浓黑的睫毛，看起来有实际的两倍大。

“她是我妈妈。”科林带着怨气说，“我不知道她怎么死的，但有时候我会因此而恨她。”

“太奇怪了吧！”玛丽说。

“假如她还活着，我可能就不会一直这样病怏怏的了。”他抱怨道，“我敢说我也会活下去。我爸爸也不会痛恨见到我。我敢说我会有一个健壮的后背。好了，拉上帘子吧。”

玛丽照他的话做了，然后回到脚凳上。

“她长得比你漂亮。”她说，“她的眼睛和你的很像——至少颜色和形状是一样的。为什么要用帘子遮住她呢？”

他不安地动了动。

“我让他们这么做的。”他说，“有时我不喜欢她那样看着我——我生病和痛苦的时候她还笑得那么敞亮。另外，她是我妈妈，我不想每个人都看到她。”

接下来的几分钟都是沉默，然后玛丽开口说话了：

“如果米洛克太太知道我来过这里，她会怎么做？”她问。

“她会照我说的去做。”他回答，“我会告诉她我希望你每天都能来这儿跟我说话。你能来我很高兴。”

“我也是。”玛丽回答。“我会经常来的，但是——”她顿了顿，“我每天都得去找园门。”

“对，你必须去。”科林说，“你可以在事后向我汇报。”他又躺下沉思了几分钟，就像之前那样，然后又开口说话了。

“我觉得也应该把你当做一个秘密来保守。”他说，“我不会告诉他们，除非他们自己发现。我可以经常以独处为借口把护工支出去。你认识玛莎吗？”

“认识，我跟她很熟。”玛丽说，“她侍候我。”

他点了点头，眼睛却盯着外面的走廊。

“她在那边的房间睡着。护工昨天走了，今晚会在妹妹家过夜，她不在的时候经常让玛莎来照顾我。玛莎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来的。”

玛丽这时才明白为什么每次她问及哭声时，玛莎都面露难色。

“玛丽一直都知道你吗？”她问。

“是的，她经常来伺候我。护工一走，玛莎就来了。”

“我已经在这呆了很久了。”玛丽说，“我能走了吗？你看起来也困了。”

“我希望我能在你离开之前就睡着。”他有点羞怯。

“闭上眼睛，我会学在印度时保姆阿亚哄我睡觉的方法。”玛丽把脚凳向前挪了挪说，“我会抚摸你的手，再轻声唱首催眠曲。”

“也许我会喜欢那样。”他迷迷糊糊地说。

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有点可怜科林，也不希望他一直这么躺着不睡，于是她向床边凑了凑，开始轻轻拍他的手，还用印度语轻柔地哼起了催眠曲。

“真好听。”他依旧昏昏欲睡，玛丽就那样一直拍着唱着，直到看见他那两扇浓黑的睫毛盖住了两颊，他这么快就闭着眼睛睡着啦。玛丽轻轻站起来，拿起床头柜上的蜡烛，悄悄地离开了房间，一点声响都没留。

第十四章
小王爷

第二天早上，整个荒原都被笼罩在雾霭之中，瓢盆大雨一直没有停过。别指望出去玩了。玛莎一个上午都忙叨叨的，玛丽也没什么机会跟她说话，下午时，她把玛莎叫到幼儿活动室陪自己坐了会儿。玛莎过去时带着经常编织的毛线袜，她平时只要没事就会织织毛活。

“内怎么了？”她一坐下就问，“看起来内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是的。我已经知道那个哭声是谁的了。”玛丽说。

玛莎没有心理准备，手里的毛活一下子滑落到膝盖上，她吃惊地看着玛丽。

“内不可能知道！”她叫着，“不可能！”

“昨晚我又听到哭声了。”玛丽继续说，“我起来去找声音从哪儿传出来的。是科林。我找到他了。”

玛莎吓得脸蛋通红。

“啊！玛丽小姐！”她已经快哭出来了，“内不该那样做——内不该！内会给俺惹麻烦的。俺没跟内说过关于他的一个字——但是内却会把俺害得很惨的。俺会丢掉这份工作，哦，妈妈该怎么办呀！”

“你不会丢掉工作的。”玛丽说，“他见到我很高兴。我们聊了很多，他说很高兴我能去。”

“是吗？”玛莎哭着说，“内确定吗？内根本不知道他若是被惹恼了会是什么样子。虽然他已经这么大了，但会像婴儿一样没完没了地哭，他发起怒来还会尖声嚎叫，能把咱们吓个半死。他知道咱们这些人的命由不得自己。”

“他没有发火，当我问他我是不是该离开时，他让我留下来。”玛丽说，“他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坐在脚凳上跟他聊了很多关于印度，关于知更鸟和花园的故事。他都舍不得让我走。他让我看他妈妈的画像。我走之前还唱了首催眠曲把他给哄睡着了。”

玛莎早已瞠目结合，她觉得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

“俺不信！”她争论道，“这跟径直踏入狮穴差不多。如果他像平时那样，肯定会大发雷霆，闹得整栋房子都不得安宁，房顶都能被他掀翻。他不会让陌生人去看他的。”

“他让我看他了。我一直盯着他看，他也一直望着我。我们互相凝神！”玛丽说。

“俺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玛莎激动不安地哭叫，“要是被米洛克太太发现了，她肯定会以为是俺坏了规矩告诉内这些的，那俺铁定要被扫地出门的。”

“他不会告诉米洛克太太的，这是个秘密。”玛丽坚定地说，“而且他说每个人都要讨好他。”

“诶，的确如此——这个坏家伙！”玛莎叹了口气，用围裙拭了拭额头。

“他说米洛克太太也必须听他的。他希望我每天都能过去跟他聊天，而你就负责在中间传达命令。”

“俺！”玛莎大叫，“俺肯定会被炒鱿鱼的——肯定会的！”

“只要你按照他说的去做就不会的，每个人都得服从他。”玛丽辩解道。

“内是说。”玛莎眼睛瞪得老大，“说他对内很好！”

“我觉得他几乎算是喜欢我。”玛丽回答。

“那肯定是因为内对他施了什么魔法了吧！”玛莎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你是说魔法吗？”玛丽问，“我在印度时听说过魔法，但我不会。我走进他的房间，见到他时很吃惊，于是我就站在那里盯着他看。他感觉到了，所以转过身来，也瞪着我看。他觉得我可能是个鬼魂或是个梦，我觉得他也许是。大半夜两个陌生人呆在一起大眼瞪小眼地看着对方，真是太古怪了。后来我们开始玩问彼此问题。当我问他我是不是该离开时，他让我留下。”

“世界末日到了！”玛莎倒吸一口气。

“他到底是怎么了？”玛丽问。

“没人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玛莎说，“他刚出生的时，克雷文先生有些精神紊乱。医生建议他进医院疗养。这些都是因为克雷文太太去世，就像之前俺跟内说的那样。他不愿多看这孩子一眼。他胡言乱语，说这个孩子肯定也会像他一样是个驼背，还不如死了好。”

“科林是驼背吗？”玛丽问，“他看起来不像。”

“现在还没有，但从一开始，他就被照顾得不得当。”玛莎说，“妈妈说这个房间里阴气太重，有太多的麻烦与怒气，换了任何一个孩子

都会不正常的。他们担心他的背太柔弱，所以一直想尽办法多加照顾——让他躺着，不让他走路。曾经他们还让他背了个铁架子，这让他非常懊恼，真的就把身体给气坏了。后来有一位名医来看他，命令他们把铁架子给取掉。他对另外一位医生说的话十分难听——不过态度仍旧谦逊有礼。他说他用的药太多了，也太纵容这个孩子了。”

“我觉得他被惯坏了。”玛丽说。

“他是俺见过的最难缠的小子了！”玛莎说，“即使没生病，他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两三次，他患了咳嗽和感冒，简直快要了他的小命。有一次他得了风湿热，还有一次是风寒。唉！米洛克太太真是吓得够呛。他当时已经不省人事了，米洛克太太觉得他应该什么都听不见了，于是跟旁边的护士说‘这次他死定了，对他对所有人都是件好事’。可当她转头看看科林时，他正睁着大眼睛瞪着她呢，神智无比清醒。她一时间不知所措，但他只是瞪着她说‘给我水喝，别废话了’。”

“你觉得他会死吗？”玛丽问。

“妈妈说如果一个孩子没法呼吸新鲜空气，整天无所事事，只能躺在那里看画书，吃药的话，不活也罢。他太虚弱了，也不喜欢到外面去，而且他很容易就会感冒，他自己说到户外会让他生病。”

玛丽坐在那里望着炉火。

“我在想——”她缓缓地说，“带他到花园里走走，看看万物生长，会不会对他有好处呢。这个方法对我很有效。”

“他最厉害的一次发飙，是他们带他出去看喷泉旁的玫瑰花丛的那一次。”玛莎说，“他曾经读到过有些人会得一种他称作是‘玫瑰感冒’的东西，于是他开始打喷嚏，还说他也得了。之后，一个不懂规矩的新园丁经过，神情古怪地看了看他。这一看不要紧，科林立刻歇斯底里

起来，他说人家看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要成驼背了。他玩儿命地哭，哭到发烧，哭得病了一夜。”

“如果他对我发火的话，我就再也不去看他了。”玛丽说。

“他想内去的话就会不择手段。”玛莎说，“内最好先明白这一点。”

不一会儿，摇铃响了，玛莎迅速卷起毛活。

“我敢说一定又是护士让俺去代班陪科林了。”她说，“希望他现在心情不错。”

她出去大概有十分钟就回来了，满脸迷惑与不解。

“天哪，他真的被内的魔法迷住了，他已经起来了，正坐在沙发上看画书呢。”她说，“他告诉俺护士六点以前不会回来。他让俺在旁边房间候着。护士刚走，他就叫俺过去，还说，‘我想让玛丽•伦诺克斯过来跟我聊天，记住，不要告诉其他人。’内还是赶紧过去吧。”

玛丽巴不得赶紧过去。虽然没有想见迪肯那般迫切；但她也是很相见科林的。

玛丽走进房间，屋里的炉火很旺很亮，因为是白天，她看得出这是个很漂亮的房间。五彩斑斓的地毯，挂件，图画和书本让房间熠熠生辉，即使外面灰蒙蒙地下着雨，房间里的光辉和舒坦也丝毫没被阴沉淹没。科林看起来也像一幅画。他裹着一身天鹅绒睡衣坐在那里，靠着一只大大的锦缎靠垫。两个脸颊都漾着红晕。

“进来。”他说，“我一个早晨都在想你。”

“我也一直在想你。”玛丽回答，“你不知道玛莎有多害怕。她怕米洛克太太认为是她把你的事告诉了我，那样的话，她就得卷铺盖走人。”

他皱了皱眉头。

“你去把她叫来，她就在隔壁。”他说。

玛丽把玛莎带了过来。可怜的玛莎吓得瑟瑟发抖。科林依旧眉头紧锁。

“你会不会去做让我高兴的事？”他问。

“俺会去做让内高兴的事，少爷。”玛莎结结巴巴，小脸通红。

“米洛克太太也必须得做让我高兴的事吧？”

“每个人都必须做，少爷。”玛莎战战兢兢地回答。

“好，这样的话，我让你把玛丽小姐带来见我，即使米洛克太太发现了，她又怎么会解雇你呢？”

“求内了，千万别让她知道。“玛莎央求道。

“倘若她敢有异议，我就把她解雇了。”克雷文少爷傲慢无礼，“她不会想看到那个结果的，我可以告诉你。”

“谢谢内，少爷。”玛莎赶紧行屈膝礼跪安，“那俺去干活了，少爷。”

“我的需要就是你的活，我会罩着你的。”科林仍旧很目空一切。“好了，下去吧。”

玛莎出去关上门后，科林发现玛丽小姐正在好奇地盯着自己。

“干嘛那样看着我？”他问，“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两件事。”

“哪两件？坐下来说给我听。”

“这是第一件，在印度时，我曾经见到过一个小男孩，他是个小王爷。”玛丽坐到大脚凳上说，“他浑身上下都缀满了红宝石，绿翡翠，还有闪闪发亮的钻石。他跟身边人说话就像你刚才跟玛莎说话的方式一样。每个人都必须服从他——立即服从。我想如果他们不听话的话，可能早就被杀掉了。”

“我该让你现在就讲讲小王爷的故事，”他说，“但是先告诉我第二件事是什么。”

“我刚才在想，”玛丽说，“你跟迪肯到底有多么不同。”

“谁是迪肯？”他问，“这名字太奇怪了！”

她觉得自己应该告诉他。她可以只谈迪肯，不提秘密花园。她喜欢听玛莎提起迪肯。而且她也非常想谈迪肯，似乎这样可以把迪肯拉得更近些。

“他是玛莎的弟弟。十二岁了，他跟世界上的其他人都不一样。”她解释道，“他能吸引狐狸，松鼠和小鸟，就像印度土著吸引蛇那样。他用笛子吹出好听柔和的音符，引得那些小动物们都跑过去听。”

科林旁边的桌子上摆放着几本很大的书，他突然抓过来一本。

“这本书里有训蛇者的图画，过来看看。”他惊呼。

书本十分精美，上面还有色彩丰富的图解，他指了指其中的一幅图。

“他会这个吗？”他迫切地问。

“他一吹笛子，那些小动物就会跑过来听，但他并没把这个当作魔法。”玛丽解释道，“他说只是因为他在荒原上住得太久，比较了解它们的习性而已。他说他感觉自己有时候就像一只小鸟或是一只兔子，他也非常喜欢它们。我感觉他那天在问知更鸟问题。他们俩好像在用鸟语对话。”

科林躺靠在垫子上听得入神，眼睛不由自主地越睁越大，脸上的红晕也燃烧般地炽热起来。

“跟我多讲讲他。”他说。

“他知道所有关于鸟蛋和巢穴的所有秘密，他还知道狐狸，獾和水獭住在哪里。”玛丽接着说，“他把这一切都当做秘密来保守，这样其他小男孩就不会找到窝穴去捣乱了。他知道荒原上一切植物和动物。”

“他喜欢荒原吗？”科林问，“他怎么会喜欢这样一个又大又荒又单调乏味的地方呢？”

“不，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玛丽抗议道，“成千上万地植物在这里生长，成千上万的小生物在这里奔波、筑巢、挖洞、唱歌，还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他们忙忙碌碌，却乐在其中，土壤下、树木间、石楠丛中，到处都是它们的踪迹。这就是它们的世界，它们的天堂。”

“你怎么会知道那些？”科林转过身来问她。

“实际上我一次也没有去过——只有一次，我坐着马车在上面穿行，还是在漆黑的夜晚。”玛丽忽然想起来，“我当时觉得它很可怕。

玛莎和迪肯先后跟我讲了荒原的美好。当迪肯描述时，你好像已经亲眼看到了那些东西，已经亲耳听到了那些声音，你仿佛已经站在了石楠花丛中沐浴着阳光，还嗅到了附近金雀花甜蜜的香气——还有蜜蜂蝴蝶游戏其中。”

“你要是生病的话也什么都看不到。”科林不安地说。他就像一个听到远处新奇声音的人，满怀好奇想要知道那是什么。

“如果一直呆在房间里，你当然看不到。”玛丽说。

“我没办法到荒原上去。”他的话音中仍夹杂着不安。

玛丽沉默了一小会，接着她大胆地说了一句：“你可以的——或许就是什么时候。”

他的身体微微一颤，好像震惊于玛丽刚刚所说的。

“到荒原上去！怎么可能！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

“你怎么知道？”玛丽毫不客气地说。她讨厌他谈论死亡时的样子。她感觉那一点都不值得怜悯。反而觉得他像是在拿死来说事，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哼，自打我记事起就一直听别人在嘀嘀咕咕。”他急躁地说，“他们一直以为我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窃窃私语。他们也希望我早死。”

玛丽大小姐的怪脾气一下子被激起来了，她撅起小嘴。

“如果他们盼着我死，我就偏不死。”她说，“到底是谁希望你死？”

“仆人们——当然还有克雷文医生，因为如果我死了，他就可以在爸爸去世后继承整个米特斯韦特庄园，摇身变成富人，再也不用过苦

日子了。他虽然不敢嘴上说，但每次我的情况变得很糟时，他都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我被风湿热折磨得险些丧命时，他的脸却肥了好几圈。我觉得我爸爸也希望我早点死。”

“我觉得他不会希望你死的。”玛丽执拗地说。

这句话让科林再次转身望着她。

“是吗？”他说。

他又直挺挺地靠回垫子上去，好像在想些什么。接下来的沉默持续了很长时间。他们俩似乎都在思考某些怪异的东西，不是孩子们经常会想的那些。

“我喜欢那个从伦敦来的名医，因为他让人把你背上的铁架子给卸掉了。”玛丽最后说，“他也说你快死了吗？”

“没有。”

“那他说了什么？”

“他没有嘀嘀咕咕，或许他知道我讨厌别人嘀嘀咕咕。”科林回答，“他大声说了一件事。他说，‘只要这个小伙子下定决心活下去，他就能活下去。让他开心，让他振奋。’听着像是他盛怒之下说的话。”

“也许我可以告诉你谁能让你开心振奋起来。”玛丽条件反射似地说。她觉得这个问题迟早需要解决，“我觉得迪肯可以做到。他总是聊起有生机有活力的事物，对死对病却只字不提。他经常抬头望天，观察飞翔的鸟儿——或低头看着土里的植物生长。他的眼睛圆圆的蓝蓝的，看东西时总是睁得可大了。他笑起来的时非常爽朗，大嘴巴都咧到耳朵根上了——两颊红扑扑的——像樱桃一样。”

她向沙发前拉了拉脚凳，当回想起迪肯那张大嘴和那双大眼时，她的表情不由地也变了起来。

“看吧，咱们别再讨论什么死不死的了，我不喜欢那样。”她说，“咱们聊聊活着的。聊聊迪肯。然后我们再看看你的那些图画。”

这是从玛丽嘴中说出来的最棒的话了。谈论迪肯就意味着谈论荒原、村舍、还有村舍里住着的每周靠着十六先令过活的一家十六口——还有像小野马一样在荒原上一边疯跑一边长高长胖的孩子们。还要谈谈迪肯的妈妈——和跳绳——还有撒着阳光的荒原——还有从黑土中挤出尖尖角的嫩芽儿。这一切都充满了生机，玛丽滔滔不绝，讲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科林也没闲着，他以从未有过的状态听着讲着，积极参与着。他们还没头没脑地傻笑，就像所有孩子们高兴时那样。他们俩笑得如此敞亮，根本不像是一个古怪不讨喜的小丫头和一个病快快的，只以为自己命不久矣的小男孩，倒是像两个正常健康的十多岁的孩子。

他们玩得如此尽兴，以至于忘记了图画的事，也忘记了时间。在聊起本•威瑟斯塔夫和知更鸟时，他们肆无忌惮地大声笑着，科林突然间想起什么，他好像已经忘掉了自己弱不禁风的脊背，坐得笔直。

“你知道有件事我们一直没想起来吗？”他说，“我们是表兄妹。”

他们讲东讲西地讲了那么多，却没能想起他们是表兄妹这个最简单的事实，这不是很奇怪吗，想到这里，两个孩子又是一阵疯笑，他们俩已经进入一种状态，无论说到哪儿都能傻笑半天。他们还陶醉在欢乐中时，门打开了，克雷文医生和米洛克太太走了进来。

克雷文医生甚是吃惊，他警惕地向后跳缩，跟米洛克太太撞了个正着，差点把她给撞倒。

“上帝啊！”可怜的米洛克太太毫无心理准备迎接眼前的一幕，她的眼珠子都快从眼眶里掉出来了，“上帝啊！”

“这是什么？”克雷文医生向前走了一步问，“这是什么意思？”

接下来发生的事又让玛丽想起了那个印度小王爷。无论是医生的警惕还是米洛克太太的惊恐都没能对科林的回答产生一丝一毫的影响。他那副处变不惊的模样倒让人感觉进来的不是人，而是只老猫和老狗。

“她是我的表妹，玛丽•伦诺克斯。”他说，“我叫她过来陪我说话的。我喜欢她。以后她必须随叫随到。”

克雷文医生一脸责备地转向米洛克太太。

“噢，先生，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她喘着粗气，“这里没有一个仆人敢告诉她——他们都会紧遵命令，绝对不会越俎代庖。”

“没人告诉她，她听到我的哭声，自己找到这里来的。”科林说，“她能来，我很高兴。别傻了，米洛克。”

玛丽看得出克雷文医生不太高兴，但显然他也不敢违背这位小病人的意愿。他坐到科林身旁，给他号起脉来。

“恐怕你有点儿太激动了。激动对你没好处的，孩子。”他说。

“如果她不再来的话，我才会激动呢，我好多了。”科林回答，他的眼睛里开始闪着一种危险的光亮。“是她让我好转的。告诉护士以后把玛丽的茶送到我这儿来。我要跟她一起喝茶。”

米洛克太太与克雷文医生面面相觑，显然已无计可施。

“他看起来的确是好些了，先生。”米洛克太太小心翼翼地说，“不过”——她想了想——“今天早上玛丽还没来时，他的状态更好。”

“她昨晚来我房间了。陪了我很长时间。”科林说，“她还给我唱印度催眠曲哄我睡觉，一觉醒来，我感觉好多了。想吃早饭了。噢，现在我想喝茶。米洛克太太，快让护士给送来。”

克雷文医生没呆多久就走了。他只跟进来的护士谈了几分钟，又叮嘱了科林几句话。他不能说太多话；他不能忘记自己有病在身；他不能忘记自己很容易疲倦。玛丽觉得他必须记得太多太多令人不舒服的事了。

科林听得有些烦躁，他用那双奇怪的长满浓黑睫毛的眼睛盯着克雷文医生。

“我想忘记那些。”他最终说，“是她让我忘记了那些。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她来的原因。”

克雷文医生离开时并不高兴。他瞥了一眼坐在大脚凳上的小女孩，眼神充满了不解。他刚踏进房间，她就立刻变回了那个木讷僵直，沉默寡言的小女孩，所以他根本看不出这么个小丫头到底有何魅力。不过，那个小男孩看起来的确是阳光了很多——他一边沉重地叹着气，一边走过楼道。

“他们经常在我不想吃东西的时候逼着我吃。”护士把端来的茶点放到沙发旁边的桌子上时科林说，“好了，如果你吃的话，我也会吃的。这些松饼看起来热乎乎香喷喷的。跟我讲讲小王爷的故事吧。”

第十五章
筑巢

接着又下了一个星期的雨，重现了蓝空穹顶，太阳泼洒下金灿灿的光芒，炽热炽热的。尽管没机会看到秘密花园或迪肯，玛丽小姐玩得依旧逍遥自在。这一周过起来并不长。她每天都花上几个小时在科林的房间里陪他，聊聊小王爷，聊聊花园，聊聊迪肯，还有荒原上的小村舍。他们一起看精美的书本和图画，有时候玛丽还给科林读上几段，有时他也会读点给玛丽听。当他觉得开心觉得有趣时，玛丽一点都不觉得他像是个生着病的孩子，除了他脸色有些苍白，还一直坐在沙发上以外。

“你这个狡猾的小丫头，你跟那天晚上一样，会留心偷听，会自己溜出房间，还会按图索骥。”米洛克太太有一次这样说，“不过‘福兮，祸之所依，’你这么做对我们很多人都有好处。自从你们成了好朋友，他就没发过脾气，也没发牢骚了。护士之前就打算不干了，因为她实在受不了科林少爷，如今有你在帮她履行部分义务，她倒不介意继续干下去了。”米洛克太太微微一笑。

在和科林聊天时，玛丽尽量避免提及秘密花园。她想通过科林挖掘出一些问题的答案，但又觉得最好还是不要问直接的问题。首先，从她喜欢上与他相处之日起，她就想知道他是不是那种可以守口如瓶的男孩。他跟迪肯一点都不同，但显然对留有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花园的想法很感兴趣，玛丽觉得他或许是个值得信赖的伙伴。但由于认识不久，她也不敢确定。她想弄清楚的第二件事是：如果他可以信赖——真的可以信赖的话——有没有可能绕过其他人的注意力把他带进秘密花园呢？那个伦敦来的名医说过科林需要新鲜空气，就连科林自

己也说不介意在秘密花园里呼吸清新空气。也许当他呼吸了大量新鲜空气，结识了迪肯和知更鸟，看到植物欣欣向荣后，就不会总想着死了。玛丽已经从镜子中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她跟刚从印度来到米特斯韦特庄园时简直判若两人。现在的她更好看更可爱。就连玛莎也看出了她身上的变化。

“荒原上的空气的确对内有好处。”玛莎说，“哈，内不像以前那样面色蜡黄，骨瘦如柴了。甚至连内的头发都不像以前那样扁扁地趴在头上了。它们好像也有了生机，都蓬起来了。”

“它们跟我一样，都越来越强壮，越来越胖乎乎的。”玛丽说，“我敢肯定又长出了些新头发。”

“好像是，没错。”玛莎一边说，一边帮她整理头发，还将脸两旁的头发绕了绕，修饰修饰她的小脸，“内比以前漂亮多了，两颊也有红晕了。”

如果花园和新鲜空气对玛丽这么有效，那对科林应该也不例外。但是，他到时若是讨厌别人看他，那他可能不会想见迪肯。

“为什么别人看你时你会生气呢？”有一天她好奇地问。

“我一直都讨厌别人看我，甚至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讨厌。”他回答，“那时他们带我去海边，我常常躺在马车里，来来往往的人全盯着我看，有些女人还停下来向护士打听，接着便开始嘀嘀咕咕，我知道她们肯定说我活不长了。有些女人还摸着我的脸说‘可怜的孩子’！有一次有一个女人这么做，我冲着她大声嚷嚷后还在她的手上咬了一口。她吓得够呛，赶紧逃开了。”

“她们肯定觉得你像只疯狗。”玛丽说，言辞中丝毫没有对科林壮举的欣赏。

“我才不关心她们怎么想呢。”科林皱着眉头说。

“我想知道为什么我闯进你房间时，你没冲我嚷嚷，也没咬我呢？”玛丽说。接着她慢慢笑起来。

“我当时以为你是个鬼或是个梦，嚷嚷和撕咬对它们都不起作用。”他说。

“你会痛恨如果——如果一个男孩看你？”玛丽不确定地问。

他靠回靠垫上，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会儿。

“有一个男孩，有一个男孩我想我不会介意。”他说得很慢，好像在字斟句酌，“就是那个知道狐狸住在哪里的男孩——迪肯。”

“我就知道你不会介意他看你。”玛丽说。

“鸟儿不介意，其他的动物也不介意，可能这就是我也不会介意的原因。”他边说边思索，“他是个吸引动物的高手，而我就是一只小男孩动物。”

说完，他大笑起来，她也跟着大笑起来；实际上，他们越深想就笑得越厉害，一想到一只男孩小动物藏在自己的洞穴里，他们就觉得滑稽异常。

玛丽之后觉得没必要再在这个问题上担心迪肯了。

就在天空放晴恢复蔚蓝的第一个早晨，玛丽一大早就醒了。太阳透过百叶窗斜斜地倾倒进来，让人心情大好，她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冲向窗边。她拉开百叶窗，推开窗户，一袭新鲜清香的空气迫不及待地闯进屋子，迎面把玛丽包得严严实实。荒原被映得蓝汪汪的，整个世界都像被施了魔法。这儿，那儿，到处都是温和绵柔的和鸣声，鸟

儿们仿佛在开办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奏会。玛丽把小手伸向窗外，擎在阳光中。

“暖和——真暖和！”她说，“这会让绿芽尖儿蹭蹭蹭地冒出土的，也会让鳞茎在地下鼓足了劲越长越大的。”

她跪下来，竭尽全力地向窗外探着身体，同时一直大口地喘着气，嗅着空气的味道，直到她自己忍不住笑了出来，因为她想起了迪肯妈妈说过的笑话，说迪肯嗅空气时鼻子抖揪得像只兔子。

“一定还很早，小云朵都还粉粉的，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天空。”她说，“还没人起床。甚至连牧童的声音都听不到呢。”

她的脑中突然闪过一个想法，差点没让她跳起来。

“不能再等了！我要去看看花园！”

那时她已经学会自己穿衣，所以还没五分钟就已经穿戴整齐。她还知道有个小侧门可以出去，她穿着袜子，飞跑着下了楼，在大厅处才把鞋子穿上。她拉掉门链，拨开门闩，拧开门，然后一个跃步跨过了门前的阶梯，踩在草地上，草儿似乎已经泛绿了，太阳光抛洒笼罩着她，和煦芬芳的微风拂过她，来自灌木丛和树上的叽喳，啁啾不绝于耳。她欣喜地把两只手握在了一起，抬头望天时，发现蓝蓝的天空透着粉，还像珍珠般白白润润的，天空充盈着春日里的阳光，她觉得似乎只有即兴高歌一曲才能应景，她也知道无论是画眉、知更鸟、还是云雀，此情此景都会情不自禁的。她绕过灌木丛和小径，向秘密花园飞奔而去。

“一切都已经变样了——”她说，“小草绿得更深了，到处都有新生命冒出来，植物有了活力，腰杆都挺得直直的，枝条上也长出了芽包。今天下午迪肯肯定会来的。”

温润的春雨好像给齐着矮墙边小路的绿坪施了魔法。新生命从成片的植物根部挤出，争先恐后地向外面的世界探着脑袋，可不是嘛，星星点点的绛紫色与鹅黄色的小花儿正在番红花的枝茎间迎风招展。六个月前，玛丽大小姐根本没有机会亲眼目睹大自然的复苏，而如今，她甚至连这过程的一丝一毫都不曾错过。

当玛丽终于来到了秘密花园那扇掩藏在常青藤蔓下的大门前时，却不想被一声奇怪的巨响给惊住了。是乌鸦的叫声，它从围墙那边传来，玛丽再抬头望去，墙头上坐了一只毛色鲜亮的蓝黑色鸟儿，正在睿智地低头望着她呢。玛丽此前从未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乌鸦，难免感觉有点紧张，但很快，乌鸦扑棱扑棱翅膀，朝着墙头那边飞过去了。她希望乌鸦不要在园子里逗留，于是推开门一看究竟。进到园子里时，她觉得乌鸦是打算留下的，因为它稳稳当当地停在了一株矮矮的苹果树上，树下躺着一只棕红色的小动物，拖着灌木似蓬蓬的尾巴。它们俩都在盯着迪肯躬曲的身体和沙红色的脑袋看，迪肯这时正跪在草上卖力地干活呢。

玛丽犹如离弦之箭一般穿过草地，冲向迪肯。

“啊，迪肯！迪肯！”她大叫，“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这么早！太阳才刚刚出来呢！”

他站起身，憨笑着，满面红光，头发乱蓬蓬的，眼睛和天空竟是一个颜色。

“嗯！”他说，“俺比太阳起得还早。这个时候俺怎么可能还躺在床上呢!整个世界都在今天早上醒来了。在运转、在哼唱、在挖掘、在吹奏、在筑巢、在吐露芬芳、进行得如火如荼，不出去怎么行，躺在被窝里可是什么都看不到的。太阳升起时，荒原就发疯似地欢腾起来，俺当时正在石楠丛里，俺也狂欢似地在荒原上跑着，叫着，唱着。俺直接就跑到这儿来了。俺没法儿不来，花园正躺着这里等着俺呢。”

玛丽双手放在胸前，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好像刚刚一直在奔跑。

“噢，迪肯！迪肯！”她说，“我高兴得都快喘不上气了。”

看到迪肯在和陌生人说话，那只棕红色的小动物从刚刚在树下躺着的地方站起来，走到迪肯身边，那只白嘴乌鸦也叫了一声，从苹果树枝头飞下来，静静地落在他的肩头。

“这是小幼狐，它叫‘船长’。”他摩挲着那只棕红色动物的小脑袋说，“这个是‘煤灰’。‘煤灰’飞着跟俺穿越荒原，船长则拿出逃命时的速度跟着俺飞奔。它们跟俺想得都一样。”

两只小动物都没有对玛丽表现出一丁点儿的恐惧。当迪肯开始四处走动时，‘煤灰’呆在他的肩头，船长则伴其步伐，撒着小碎步静静地随其左右。

“看这里！”迪肯说，“看这些东西都是怎么从土里钻出来的，还有这些，还有这些！啊！快看这里！”

他扑通一声跪倒地上观察起来，玛丽也紧随其后。他们发现了一撮绽出紫色和金色的番红花丛。玛丽对着小花儿弯下身去，怎么亲都亲不够。

“你不能这样去亲一个人，花儿却不一样。”她边说边抬起头。

他对玛丽的话虽然有些困惑，却还是笑了笑。

“啊！”他说，“俺在荒原上耍了一天回家时就经常那样亲妈妈，她站在门前，身上笼罩着夕阳，看起来是那样高兴那样和蔼。”

他们满花园地跑着，发现了太多奇妙的东西，不得不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压低声音，以防被外面的人听见。迪肯带着玛丽看了毫无生机的玫瑰枝，灰沉沉的枝条上镶满了鼓鼓的芽苞。他还领着她见识了成千上万破土而出的绿芽尖儿。他们把鼻子凑近泥土，嗅着温润芬芳的气息；他们又刨土又拔草，欢天喜地的，玛丽的头发被甩得乱乱的，就跟迪肯的一样，她的脸蛋儿也愈发粉扑扑的，比起迪肯的红脸颊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天早上秘密花园迎来了世界上所有的欢乐，其中一种欢乐是无可匹敌的，因为它更加神奇。有东西飞掠过墙，箭一般穿过树丛，扎向一个林木环生的角落，原来是那只红胸脯鸟儿飞过，嘴里还衔着什么东西。迪肯一动不动地站着，手放在玛丽身上，好像突然发现自己在教堂里哄笑那么不合时宜。

“俺们一定不能惊扰它，一定不能大声喘气。”他操着浓重的约克郡口音低声说，“上次见到他时俺就知道他在找女朋友呢。它是本•威瑟斯塔夫的知更鸟。正在筑巢。如果咱们不吓着它，它会在这呆下来的。他们轻手轻脚地坐在了草地上，一动也不动。

“不能让它觉得咱们在近距离观察他。”迪肯说，“要是让他觉察到被咱们扰了隐私，那就很难再修好了。筑巢期间它会有些异常。它现在正在操持家。比较容易害羞，也更容易凡事都朝消极方面想。它才没时间串门子，嚼舌根。咱们千万别瞎动弹，要尽力装成草啊树啊灌木啊。等他看习惯了，俺会啾啾地叫上几声，到时候他就知道咱们不是来捣乱的了。”

关于扮成草啊树啊灌木啊，玛丽小姐一点也不确定她像迪肯那样深谙其道。在他口中，这件奇怪的事变成了世界上最简单最自然的事，而且她觉得这对迪肯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她也确实仔细观察了他好几分钟，想看看他是否真的能静静地变绿，抽枝发芽。可他只是

出奇安静地坐着，连说话声也小得出奇，要想听见基本算是妄想，可玛丽偏偏听得见。

“这是春天的一部分，俺指的是筑巢。”他说，“俺敢保证，自打世界生成，每年都会上演这同样的一幕。它们有自己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外界最好别去插手。假如内在春天按捺不住好奇心，那可比其他季节更容易失去朋友。”

“如果谈论起它，我就忍不住盯着它瞅。”玛丽尽可能把声音放轻，“咱们必须得聊点别的事了。我有话跟你说。”

“它也希望咱们聊点别的呢。”迪肯说，“内想跟俺说什么？”

“嗯——你认识迪肯吗？”她小声问。

迪肯扭过头看着她。

“内知道他什么事？”他问。

“我已经见到过他了。这个礼拜我天天过去和他聊天。他想我过去。他说我能让他忘记生病和快死的事儿。”玛丽说。

迪肯脸上的惊讶神色消失了，他看起来十分轻松。

“听到这些俺可真高兴。”他说道，“俺太高兴了。这让俺轻松不少。俺只知道不能谈论他的任何事，可俺又不喜欢遮遮掩掩的。”

“那你不想对咱们的秘密花园遮遮掩掩吗？”玛丽问。

“俺怎么都不会说出去的。”他说，“但是俺对妈妈说，‘妈妈，俺有个秘密要保守。不是什么坏事，内知道的。跟保守鸟巢的秘密差不多性质。内是不会介意的，对吧？’”

玛丽通常很想听到迪肯谈论妈妈。

“那她说什么呢？”她问，一点儿都不担心答案是什么。

迪肯好脾气地笑了。

“就是她平时说的那些。”他回答，“她摸了摸俺的头，笑着说，‘哈，孩子，内可以保守所有的秘密。俺都认识内十二年了。’”

“你是怎么知道科林的？”玛丽问。

“认识克雷文主人的人都知道他有个可能会变瘸的儿子，还知道克雷文主人不喜欢孩子被人谈及。大家都为克雷文主人感到惋惜，因为克雷文太太那么年轻漂亮，他们又那么彼此相爱。米洛克太太每次去斯威特都会在俺家村舍逗留，她当着俺们的面跟妈妈谈这些事，毫不避讳，因为她知道俺们信得过。内又是怎样发现他的？上次玛莎回家时说她要倒霉了。她说内听到科林发作，还问一些她不知该如何应答的问题。”

玛丽跟他说了那个被惊醒的大风咆哮的午夜，说了吸引她端着蜡烛走过深黑走廊的远处隐约微弱的哀怨声，说了最后她推开一扇灯光影绰的房间门，看到角落里那张雕木四脚大床。当她说到那张象牙色小脸和嵌着浓黑睫毛的奇特眼睛时，迪肯摇了摇头。

“大家都说他那双眼睛是遗传了他妈妈，只不过他妈妈的眼睛一直笑盈盈的。”他说，“他们说克雷文先生没法在科林醒着的时候去看他，就是因为这种相像，但是它们看起来又有所不同，因为他那张脸有些令人伤感。”

“你觉得他会死吗？”玛丽低声问道。

“不会，但他希望自己压根就没被生出来。妈妈说过这对孩子来说才是世上最糟糕的事。不受关注的孩子没法健康成长。只要是钱能买到的，克雷文主人都会不惜重金为这个可怜的孩子买下，但他又希望忘记他的存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怕有一天看到科林时这个可怜的孩子已经成驼背了。”

“科林自己也怕，所以他根本不愿意坐起来。”玛丽说，“他说他一直在想假如发现了一个肿块，他就会疯掉，然后尖嚎至死。”

“哎！他就不该躺在那里瞎想这些。”迪肯说，“总想那些丧气事，谁也好不了。”

小狐崽躺在他身边的草地上，时不时地仰起头让主人抚摸关爱一下，迪肯弯下身轻柔地抚挲抚挲它的脖子，静静地想了几分钟。然后他又抬起头环顾花园四周。

“咱们第一次来时，好像一切都是灰蒙蒙的。”他说，“现在再到处看看，千万别告诉俺没什么区别。”

玛丽四处看了看，微微屏住点气。

“天呐！”她喊了出来，“灰墙在变呢。好像爬上了一层绿色的薄雾。简直就像披了件绿色面纱。”

“是的。”迪肯说，“它会越来越绿，直到灰色完全消失。知道俺在想什么吗？”

“我知道是好事。”玛丽满怀渴望地说，“我觉得是跟科林有关的事。”

“俺在想假如他来这儿，就不会整天盯着背上的肿块胡思乱想了；他会把注意力转移到玫瑰枝上新绽出的花苞上，他会越来越健康。”迪

肯细细说道，“俺在想咱们是不是能让他有心思到这儿来，他可以坐在轮椅上呆在大树底下。”

“我也一直琢磨这事。几乎每次和他聊天我都会这么想。”玛丽说，“我想过他能够保守秘密，想过能不能在没人看到的情况下把他带进来。我觉得或许可以由你去推轮椅。医生说过他必须呼吸新鲜空气，如果他想我们带他出来，没人敢抗命。他不会愿意跟别人出来的，也许会乐意跟我们出来。他会下令让园丁们躲开，这样就没人会发现了。”

迪肯一边给“船长”挠背，一边苦思冥想。

“这对他有好处，俺敢保证。”他说，“咱们也不会觉得他要是没出生该多好。现在是咱们两个孩子看到了花园的成长变化，他会是下一个。两个小伙子，一个小姑娘，三个人一同见证春天。俺敢保证这比医生那套有效多了。”

“他在床上躺了太久，又一直杞人忧天似的担心自己的背，这让他变成了怪脾气。”玛丽说，“他从书本里学到很多东西，但其他的就一无所知了。他说他是被病折腾得顾不了其他事了，他说他讨厌外出，讨厌花园和园丁。但他喜欢听有关这个花园的事，因为这是个秘密。我没敢跟他说太多，但他说他想来看看。”

“咱们一定会找个时间把他带来的。”迪肯说，“俺能把他的轮椅推得稳稳的。咱们坐在这儿时，内看到知更鸟小两口是怎么干活的了吗？内看，它正蹲在树枝上考虑把嘴里的嫩枝搭在哪里最合适呢。”

他冲着知更鸟轻轻地吹了几声口哨，鸟儿扭过头好奇地望着他，嘴里还衔着那根树枝。迪肯像本•威瑟斯塔夫那样和知更鸟喊起话来，但他的语气更加友好平等。

“无论内把枝子放到哪里，都没有问题。”他说，“打内一出生，筑巢就是内的拿手活。继续吧，伙计。时间不多了。”

“哈，我喜欢你跟他说话的方式！”玛丽开心地笑道，“本•威瑟斯塔夫会骂它，取笑它，它会蹦跶来蹦跶去，好像每句话都能听懂，我知道它喜欢。本•威瑟斯塔夫说它是个不可一世的家伙，宁愿被拍砖也不愿被忽视。”

迪肯也笑了，然后又继续跟它说话。

“内知道俺们对你没有恶意。”他冲知更鸟说，“俺们自己都快成野生动物了。俺们也在筑巢呢，上帝保佑。内可得留神别出卖俺们啊。”

知更鸟没吭声，因为它的嘴没得空，玛丽知道当他衔着嫩枝飞回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落时，它那黑露般的眼睛会说明一切——不会泄露秘密。

第十六章
“我不！”玛丽说

那天早上他们在园子里忙活了很多，玛丽匆匆忙忙地赶回去吃了午饭，又急匆匆地准备赶回花园，这时她才想起早已被忘到脑后的科林。

“告诉科林我没法去看他了，花园里忙着呢。”她对玛莎说。

玛莎的表情有些惊恐。

“啊！玛丽小姐。”她说，“他知道后会抓狂的。”

不过玛丽可不像其他人那样怕他，而且她也不是那种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孩子。

“我得走了，迪肯还等着我呢！”说完便一溜烟儿没了踪影。

下午的活儿简直比上午还要令人愉快，也更忙碌。他们清理了花园里的野草，修剪了大部分的玫瑰和树木，还给它们松了土。迪肯自己带了把铁锹，他还教会玛丽使用那些园艺工具，在两个人的辛勤劳作下，这片可爱的荒地即使没能成为“园丁的杰作”，也会在整个春季洋溢着生命的活力。

“到时候头顶那些苹果树和樱桃树都会开花，靠着院墙的桃树和李树也会开花。”迪肯边说边卯足了劲不停地干活，“整片草地就像铺着鲜花地毯。”

小狐狸和白嘴鸦欢快地忙着，知更鸟夫妻飞前飞后，仿佛一道道小闪电。有时白嘴鸦扑棱着黑色的翅膀，倏地一下冲到园子里的树顶上。每次它飞回来都会停落在迪肯身边，还会“呀——呀——呀”地叫上几声，好像在向迪肯讲述它的冒险经历，迪肯也会同它聊天，就像同知更鸟那样。有一次迪肯因为太忙而未能及时搭理它，“煤灰”便飞到他的肩膀上，用大鸟嘴轻轻地拧了拧他的耳朵。玛丽想休息一会儿时，迪肯会陪她坐在树下，有一次他从口袋里掏出笛子吹奏了一首柔和陌生的小曲，引得两只松鼠站在墙上观望凝听。

“内比以前结实多了。”玛丽掘土时迪肯看着她说道，“内已经开始有所不同了，真的。”

运动和充沛的精神让玛丽红光满面。

“我一天比一天胖呢，米洛克太太得给我买大点的连衣裙才行。”她欢欣地说，“玛莎说我的头发也更加厚实。不像以前那样薄薄地贴在头皮上了。”

他们分开时太阳已经开始下山了，金色的光芒斜斜地撒落了树下。

“明天是个晴朗天，日出时俺会来干活。”迪肯说。

“我也是。”玛丽说。

然后便飞也似地跑回去了。她想去告诉科林迪肯的小狐崽、白嘴鸦、还有春日的馈赠。她确信迪肯会感兴趣的。所以当她推开房门看到玛莎那张阴沉的脸时，难免有些败兴。

“怎么了？”她问，“你跟科林说我去不了时他是怎么说的？”

“呃！”玛莎说，“俺多希望内去看他了啊。他又在大发雷霆呢。为了安抚他的情绪，整个下午可是够忙的。整个下午他一直盯着钟看。”

玛丽听着，小嘴紧紧地抿到了一起。跟科林一样，她也没有为他人着想的习惯，而且她实在找不出原因让这个坏脾气的男孩坏了自己的好兴致。她不懂得对生病、紧张的人给予怜悯，也不知道同情那些不会控制自己脾气，害得别人跟着受罪的人。在印度头疼时，她总是恨不得看到其他人同样遭遇头疼，或赶上其他什么倒霉事。而且她觉得自己是对的；但现在她显然觉得科林真是大错特错了。

她进房间时科林不在沙发上。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玛丽进来时他也没扭头看一眼。这是个不好的兆头，玛丽僵硬地走过去。

“你怎么不起床？”她问。

“我早上起床了，因为以为你会来。”他答道，仍旧看都不看玛丽一眼。“下午我让他们把我搬回床上。我的背疼得厉害，头也疼，一点力气也没有。你为什么没来？”“我在花园里和迪肯一起干活呢，”玛丽说。

科林皱起眉头，终于愿意看玛丽一眼了。

“如果你再因为跟他玩而不来跟我聊天，我就下令不让那个小子进庄园。”他说。

玛丽瞬间火冒三丈。她有那种不出声响就发火的本事。她变得尖酸顽固，根本不管发生了什么。

“如果你敢赶走迪肯，我就再也不会到这个房间来了！”她反驳道。

“我需要你时你就必须得来。”科林说。

“我不！”玛丽义正词严。

“我会命令你来的。”科林说，“他们会把你拖进来。”

“他们会吗，大少爷！”玛丽情绪激动地说，“他们也许会把我拖进来，但是谁也别想我说话。我会直直地坐着，紧闭着牙齿，一句话都不跟你说。甚至连看都不看你一眼。我会一直盯着地板！”

他们怒目相对时还真是一对欢喜冤家。假如是他们是两个街头小子，肯定已经扑上去狠揍对方一顿了。但他们接下来的举动是这样。

“你这个自私的家伙！”科林哭喊道。

“你算老几？”玛丽回击，“自私的人才总说别人自私呢。只要不顺你意就说别人自私。你可比我自私多了。你是我见过的最自私的小子。”

“我不是！”科林厉声说，“我没你的那个好迪肯自私！他明明知道我一个人孤单寂寞还拉着你在外面撒野。他才是个自私鬼呢！”

玛丽眼中已经燃起怒火了。

“他是世上最好的男孩！”她说，“他是——他就像天使！”虽然这话听起来傻乎乎的，但她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善良的天使！”科林刁蛮地嘲讽道，“他只不过是荒原上一个普通的农村野小子！”

“那也比一个普通的大少爷强！”玛丽不肯退让，“强一千倍！”

因为她是两者中较强的一方，所以渐渐开始占上风了。事实上，除了他自己，科林从未和谁争吵过，不过整体来看这对他有好处，虽然他和玛丽都未意识到这一点。他转过头躺在枕头上，闭上双眼，豆

大的泪珠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淌了下来。他又开始自怜了——不为他人。

“我没你自私——”他说，“因为我生着病，我知道自己的背上长了个肿块，而且我快要死了。”

“你不会死！”玛丽冷酷地否认道。

他气得眼睛睁得老大。他还从来没听过这种话。假如人可以同时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那么科林此时就是愤怒之余还有些许欣慰。

“我不会死？”他喊了出来，“我会死的！你知道我会死的！大家都这么说。”

“我可不信！”玛丽刻薄地说，“你这么说就是想让别人可怜你罢了。我猜你引以为豪吧。我可不信！如果你是个好小子，这还有可能是真的——但你实在太差劲了！”

虽然背部软弱无力，科林还是在床上坐立起来，盛怒不已。

“滚出去！”他哭喊着，还抓起枕头扔向玛丽。他没什么力气，枕头只到了玛丽脚边就落下了，她的脸色看起来臭极了，就像胡桃夹子。

“我会走的！”她说，“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快走到门前时，她转过头又说了几句。

“我原本还打算把所有好玩的事都告诉你呢。”她说，“迪肯把他的小狐崽和白嘴鸦带来了，我之前还想全告诉你。现在我一件也不会说了！”

她走出去关上门，吃惊的是看到了护士站在那里好像一直在偷听，更令人诧异的是——护士在大笑。她是个身材魁梧的年轻女人，根本不该做护士的，因为她没耐心忍受科林的残疾，总是找借口把照顾科林的工作丢给玛莎或其他可以胜任的人。玛丽从未对她有过好感，这会儿见到她从手帕捂住嘴咯咯咯地笑个不停，就冷冷地站在一旁盯着她看。

“你笑什么？”她问。

“笑你们两个小家伙。”护士说，“对这个病快快被惯坏的小子来说，最过瘾的就是找个同样被宠坏的孩子跟他对峙。”说完又捂着嘴巴笑起来，“要是他能有个刁蛮泼辣的小妹妹整天跟他吵架，兴许还能救他一命。”

“他快死了吗？”

“我不知道，也不关心这个，歇斯底里似的发疯和臭脾气是一半原因。”护士说。

“歇斯底里似的发疯？”玛丽不解。

“之后他发火时你就知道了——不过某种程度上说你已经做了促使他发作的事了，太让人兴奋了。”

玛丽回到房间，从花园回来时的那种喜悦已经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暴躁和失望，不过她一丁点儿也没觉得对不起科林。她曾经多么期待告诉科林这一大箩筐的趣事，还试图做出决定要不要将这个大秘密告诉他。她之前已经开始觉得科林是个可以信任的对象，而现在她已经完全改了主意。她不会告诉他任何事，而他就呆在那个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的房间里，想死的话就去死吧！他也是活该！她感觉糟透

了，独自愤恨了好一会儿，几乎把迪肯、大地那层翠绿的面纱和荒原上吹来的和煦之风忘得一干二净。

玛莎正在等她，她脸上的倒霉之气一扫而空，感兴趣和好奇的表情出现了。因为桌子上放着一个木箱子，箱盖已经被打开，里面满是精致的小包裹。

“克雷文先生发给内的。”玛莎说，“看起来里面好像有画书呢。”

玛丽想起那天在他房间里的问话：“你想要什么——娃娃——玩具——书？”她打开包裹想看看他有没有送娃娃，也想知道如果真送了娃娃该如何处置。里面没有娃娃。是几本精美的书籍，像科林房里的那些，其中两本是关于花园的，书上满是图画。里面还有两三个游戏、一个印着金花的漂亮小文具盒、一支金笔和一个墨水瓶。

真是太棒了，快乐开始冲淡她的怒气。她根本没指望克雷文先生还能记得她，顿时心里觉得暖暖的。

“我的手写体比印刷体要好。”她说，“我要从那支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封信表达我对他的感激之情。”

假如她和科林还是朋友，她肯定立刻跑过去展示礼物，然后他们一起看画书，阅读那两本园艺书籍，也许还能一起玩玩游戏呢，科林会玩得很开心，他就不会再去想快要死了的事情，也不会去摸脊梁骨找肿块了。玛丽很受不了科林总是那样。那会让她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恐惧感，因为他看起来总是怕怕的。他说过当他感觉到一点肿块之日就是他开始长驼背之时。他听到米洛克太太跟护士窃窃私语时就产生了这种念头，他总是偷偷地想来想去，直到这种想法在脑海中变得根深蒂固。米洛克太太说过他父亲克雷文先生小时候就是那样变成驼背的。他只告诉过玛丽一个人，说他的“发作”大部分是因为深藏的恐惧。当时玛丽还觉得他挺可怜的。

“他经常在暴躁或疲劳时开始想这些。”她自言自语，“他今天就很暴躁。或许——或许他已经想了整整一个下午呢。”

她直直地站着，盯着地毯想。

“我说过不会再去了——”她有些犹豫，皱起眉头——“但或许，或许我会去看看——如果他需要我——明天早上。或许他还会拿枕头砸我，但是——我想——我还是去吧。”

第十七章
发作

早上她很早就起床了，园子里的辛劳令她又累又困，吃完玛莎端来的晚饭后，她已经酝酿了饱满的情绪准备上床睡觉了。躺到枕头上时，她对自己低语道：

“明天早饭前我就出去和迪肯一起干活，然后——我觉得——我会去看看他。”

大概是在半夜的时候，她突然被可怕的声音惊醒，惊吓中她跳下了床。什么声音——什么声音？接着她恍然大悟。开门、关门、走廊里慌乱的脚步声，同时还伴着某人的哭号和尖叫，叫得恐怖瘆人，让人不寒而栗。

“是科林，”她说，“他发作了，就是护士所说的‘歇斯底里式的发狂’。听起来真是糟透了。”

听到这种掺杂着啜泣声的哀号后，玛丽顿时明白了人们为什么怕他发作而对他言听计从。她用手捂住耳朵，感觉到一阵阵恶心和颤栗。

“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她不停地重复，“实在受不了了。”

她考虑过壮壮胆前去阻止，但是当她想起那天自己被赶出房间的情景就打消了念头，她怕自己的出现会让对方更加失控。哪怕她把耳朵捂得再紧也无法摆脱那可怕的声音。她对那些哭号既憎恶又害怕，突然间就被激怒了，她觉得自己也可以“发作”一场，以彼之道还之彼

身，给他点颜色瞧瞧。除了自己，她可没法适应别人的脾气。她把双手从耳朵上拿开，蹭地跳了起来，恨恨地跺着脚。

“他该消停了！得有人去让他消停消停！得有人去揍他一顿！”她大喊道。

就在那时，她听到走廊里一阵急跑声，接着护士推门而入。这次如论如何她也笑不出了。看起来苍白无力。

“他又把自己折腾得发作了，这对他没好处。”护士万分着急，“没人管得了。你去试试吧，像个好孩子那样。他喜欢你。”

“早上他还把我轰出去呢。”玛丽气急败坏地跺着脚。

这一跺脚倒把护士逗乐了。实际她在来之前还担心见到玛丽躲在被子里哭呢。

“没错，你做得对。”她说，“过去教训他一顿。给他的脑袋里换点新东西想想。走吧，孩子，尽快。”

此时玛丽意识到这件可怕的事情还挺搞笑——说它搞笑是因为一群大人害怕到来找一个小女孩帮忙的程度，而且仅仅因为她和科林一样不是省油的灯。

她沿着走廊飞奔过去，越靠近科林的房间，哭嚎声就越大，她的暴脾气也就越凶。等到了门前，她已经觉得自己怒不可遏了。她一巴掌闪开房门，径直穿过房间来到四脚床前。

“你给我停下！”她几乎是喊出来的，“你给我停下！我讨厌你！所有人都讨厌你！我真希望大家都能逃出这所房子，然后让你一个人使劲儿哭，哭到死！你很快就会哭死的，我也希望你快点哭死！”一个有同情心的好孩子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更说不出这些话的，但这些让人

听了如晴天霹雳般的话可能是对这个无法无天，正在歇斯底理般发作男孩的一剂良药。

之前他一直脸朝下趴着，用手不停地捶打枕头，抓狂似地乱扑腾，听到这个愤怒的小声音后迅速地转过头来。他的脸又红又白，还有些浮肿，看上去十分可怕，歇斯底里式的发疯已经让他上气不接下气，哽咽连连；野蛮的小玛丽才不管这些呢。

“如果你再嚎一声，我也开始嚎——”她说，“我会嚎得比你更大声，吓死你，吓死你！”

他确实没有再嚎了，因为他已经被玛丽震住了。嗓子眼里欲出的那声嚎叫也被噎了回去。眼泪顺着脸庞哗哗地淌着，浑身发抖。

“我没法停下来！”他喘着粗气啜泣着，“我没法——我没法！”

“你有法子！”玛丽大叫，“你的那些病有一半都是这种歇斯底里式的发作和臭脾气引起的——歇斯底里——歇斯底里——歇斯底里！”她每说一次都会狠狠地跺下脚。

“我摸到肿块了——我摸到了，我知道我会的。”科林呛喊道，“我会长驼背，然后会死，”他又开始在床上打滚、抽泣、恸哭，但是没有尖嚎。

“你根本没摸到什么肿块！”玛丽激烈地反驳，“就算有，也是因为歇斯底里发作而长出的肿块。歇斯底里会长肿块。你那讨厌的背上什么都没长——只有歇斯底里！转过去我来看看！”

她喜欢“歇斯底里”这个词，而且觉得这个词好像对科林很有用。他和她一样，以前从未听过这个词。

“护士，马上过来让我看看他的背！”她下令道。

护士、米洛克太太和玛莎在门边挤成一团，她们惊讶地盯着玛丽，嘴巴半张着。三个人都不止一次地被震呆。护士惊惶未定地走上前去。科林被啜泣噎得一抽一抽的。

“可能他——他不会让我。”护士低低的声音里夹杂着犹豫。

科林听到了，啜泣了两声才说出一句话：

“给——给她看！她——她会看到的！”

背上的衣服被拨开时，科林单薄可怜的脊背露了出来。脊背上的肋骨和骨节历历可数，玛丽俯下身来寻找科林说的肿块，表情严肃冷酷。她看起来那么尖酸老套，护士不得不转过头去掩饰惊愕的表情。接下来的一会儿十分安静，连科林也屏住呼吸让玛丽检查脊背，她上下仔细打量，好像从伦敦来的医生似的。

“一个肿块都没有！”她最后说道，“连针大的肿块都没有——除了椎骨处，不过那是因为你太瘦了。我以前也有，和你的一样向外突凸出，不过长胖后就看不到了。连针大的肿块都没有！如果你再唠叨什么肿块的话，我会笑话你的！”

除了科林，没人知道这些赌气话产生了多大的作用。如果他有人可以倾诉这些隐藏的恐惧——如果他勇敢地去刨根问底——如果他有玩伴而且没躺在这栋紧闭的大房子里，呼吸着由愚昧和厌倦他的仆人们发出的沉重恐惧的气息，那么他早就该发现自己绝大部分的畏惧和病痛都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但事实上他已经躺在那里想着疼痛，想着疲劳，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因为这个毫无同情心的愤怒小女孩笃定地认为他没自己想得那么病怏怏的，他也确实感受到对方说的好像是实情。

“我不知道，不知道他以为自己的脊梁上长了个肿块。”护士说，“他的背虚弱无力是因为他从未尝试坐立起来。我该早点告诉他他的背上没有什么肿块的。”科林喘了口粗气，稍稍把脸转过去看着她。

“你——你能？”他可怜兮兮地问。

“好的，先生。”

“你瞧吧！”玛丽说着也喘了口粗气。

暴风雨般的啜泣过后，科林持续残喘着，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豆大的泪珠再次如汩汩流水般滑落，浸湿了枕头。这次流泪意味着一种罕见的巨大的欣慰。不久他再次转过头来看着护士，奇怪的是他再也不像一个大少爷那样跟她说话了。

“你觉得——我会——活下去？”他问。

护士既不够机灵又不够仁慈，她只是重复伦敦医生的话。

“如果你能遵照医嘱不再乱发脾气，多到外面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的话，也许能活下去。”

科林的发作已经过去，哭嚎耗尽了他所有的体力，现在他已经精疲力尽，这让他感觉温和多了。他朝玛丽伸出手，令人高兴的是玛丽的情绪也恢复了平静，她温顺地接住了科林的手，这就算是和解吧。

“我会——我会跟你一起出去，玛丽。”他说，“我不介意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假如我们能找到——”他及时打住了这句“假如我们能找到秘密花园”，“如果迪肯能来帮我推轮椅的话，我很愿意跟你一起出去。我十分想见迪肯、小狐狸和乌鸦。”

护士重新整理了凌乱的床铺，拍打抖平了枕头。然后她给科林端来了一杯牛肉茶，也给了玛丽一杯，对于她来说，激动兴奋过后喝上这么一杯牛肉茶，真是再好不过了。米洛克太太和玛莎已经高兴地悄悄离开了，护士在一切规整完毕后也盼着尽快开溜呢。她是个健康的年轻女人，会抱怨睡眠不足，她冲着坐在四脚床边大脚凳上正握着科林手的玛丽大打哈欠。

“你也得赶紧回去睡觉了，他一会儿就能睡着——”她说，“如果他不是很难过的话。然后我会睡在隔壁房间。”

“你想听我从阿亚那里学来的一首歌吗？”玛丽轻声问科林。

科林温柔地拉着玛丽的手，一双疲惫的眼睛饶有兴趣地望着她。

“噢，当然！”他回答，“那么柔和的一首歌。我很快就能睡着的。”

“我来哄他入睡，想走的话，你现在就可以走了。”玛丽冲着呵欠连天的护士说道。

“那好吧。”护士不情愿地尝试说，“如果半个小时他还睡不着的话，你一定要通知我。”

“好的。”玛丽回答。

护士转身离开了房间，她刚走，科林就再次拉住玛丽的手。

“我差一点就说出来了，但我及时打住了话头。”他说，“我不能说了，我得睡觉，但是你说了有一大堆有趣的事儿要跟我说的。你——你觉得你能找到通往秘密花园之路的什么线索吗？”

看着他那张可怜倦怠的小脸和浮肿的眼睛，她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

“是——的。”她回答，“我想是的。如果你现在好好睡觉，明天我会告诉你的。”他的手不停地颤抖。

“噢，玛丽！”他说，“噢，玛丽！假如我能进去，我想我会活下去的！你不用唱从阿亚那里学来的歌了——只需要像第一天那样向我描述你所想象的园中美景就行了，这样如何？肯定会让我入睡的。”

“好的。”玛丽说，“闭上眼睛。”

他闭上眼睛静静地躺着，玛丽握住他的手，轻声细语地慢慢讲述起来。

“我觉得那个花园已经被废弃很久了——里面已经是草木乱生，却十分可爱。我觉得玫瑰树爬呀爬呀，直到挂满了枝条和围墙，还爬满了大地——像是蒙上了一层奇怪的灰白薄雾。有些玫瑰已经死了，但很多——还活着，夏天到来的时候，那里就变成了玫瑰花帘，玫瑰花喷泉。我觉得地下还有很多水仙花、雪花莲、百合花和鸢尾花正在冲破黑暗的阻挠崭露头角呢。春天已经来临了——也许——也许——”

细柔的声音让他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平静，玛丽见状继续讲了下去。

“也许它们会从草里钻出来——也许还有一簇簇紫色和金色的番红花——甚至现在就有。也许叶子会爆出新芽，渐渐舒展——也许——园子里的灰色会逐渐褪去，绿色的面纱会一点点笼罩——蔓延——直到覆盖所有。鸟儿也会出来观望——因为很安全很平和。也许——也许——也许——”声音轻缓柔和，“也许知更鸟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正在筑巢。”

科林睡着了。

第十八章
“你绝对不能浪费时间了”

显然第二天早上玛丽未能早起。因为昨晚太累，所以她一直睡到很晚，玛莎来送早餐时她也跟玛莎说了。科林异常安静，每次发作大闹后他都会精疲力尽，生病发烧。玛丽一边听玛莎说话，一边慢悠悠地吃完了早餐。

“他说他希望内去看他，越快越好。”玛莎说，“奇怪的是他很喜欢内。昨晚内确实给了他颜色看——不是吗？除了内，没人敢这么做。啊！可怜的家伙！他已经被惯得快没救了。妈妈常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最糟糕的事情不过两件，一件是从来不能任意妄为，另一件是一直在任意妄为。她不知道这两件事中哪个更糟。内昨天表现得不错。俺去他房间时，他竟然说“请问问玛丽小姐是否愿意过来跟我聊天？”他居然说‘请’！内会去吗，小姐？”“我得先去见迪肯，”玛丽说，“不，我还是先去看科林，然后告诉他——我知道要说些什么，”玛丽灵光一现。

她出现在科林房间时带着帽子，科林看起来有些失望。他躺在床上。脸色苍白苍白的，眼睛周围有很重的黑眼圈。

“很高兴你来了。”他说，“我头疼，浑身都疼，因为太累了。你要去哪里吗？”

玛丽走过去靠在他的床上。

“不会太久的，我去见迪肯，一会儿就回来。”她说，“科林，这是——这是关于花园的。”

他的脸瞬间有了光泽，还出现了些许红晕。

“啊！真的吗？”他叫了出来，“我做了一晚上的梦，我记得听你说过什么灰色变成绿色，所以我梦见自己站在一片满是小绿叶的地方——到处都是鸟巢中的鸟儿，它们看起来既温和又平静。你来之前我一直躺着想这事呢。”

五分钟后，玛丽和迪肯都出现在花园中了。小狐崽和乌鸦都在身边，而且这次他还多带了两只温顺的小松鼠。“今天早上俺去看小马驹了。”他说，“哈！‘跳跃’是个不错的小家伙！俺口袋里还揣了这两个小家伙呢。这边的一个叫‘坚果’，那边的一个叫‘贝壳’。”

当他说“坚果”时，一只松鼠跳到他的右肩上说“贝壳”时，另外一只跳到了左肩。

他们俩坐在草地上时，“船长”卷缩在脚边，“煤灰”站在树上认真地听着，“坚果”和“贝壳”在附近嗅来嗅去，玛丽觉得如此美妙的时刻真是太难以割舍了，不过当她开始讲述故事的时候，迪肯那张滑稽脸庞上的表情逐渐改变了她的想法。她看得出迪肯对科林的同情要大于她。他抬头望着天空。

“听这些鸟儿——它们好像遍布整个世界——全部在讲悄悄话和唱歌。”他说，“看着它们飞来飞去，听着它们互相倾诉。春天的到来似乎唤醒了整个世界。叶子舒展了，所以内才能看得见它们——啊，这味道真是太好闻了！”说着还翘起那只喜庆的朝天鼻闻了闻。“那个可怜的孩子整日躺在屋子里，什么新鲜事都看不到，才会胡思乱想导致发作的。噢！天啊！咱们必须把他带到这里来——咱们必须让他看一看，听一听，闻一闻清新的空气，再沐浴沐浴阳关。不能再耽误了。”

当他沉浸其中时经常用浓重的约克郡口音说话，不过其他时候他总是试着修正方言口音，好让玛丽更能听懂。而实际上她更喜欢这种

浓重的约克郡口音，而且还试着去模仿。所以现在她也会一点儿。

“是，必须的。”“让俺来告诉你首先该怎么做。”她继续模仿口音，引得迪肯咧嘴笑了起来，因为每当这个小丫头试着卷舌发出约克郡口音时，他都会被逗乐。“他对内很感兴趣。他想见内，也想见‘煤灰’和‘船长’。俺回去时会问他明天早上能否把内带过去——把内的那些小家伙们也带上——而且——当树叶多一些，花苞也冒出来时，咱们可以带他出来，到时候内可以推着他的轮椅，然后带他观赏所有的东西。”

说完时，连她自己都感到自豪。她从来未用约克郡口音说过那么长一段话，她记得很清楚。

“内以后必须得带一点约克郡口音跟科林少爷说话，他会被逗乐的。”迪肯咯咯地笑道，“对病人来说，没什么比笑更好了。妈妈说她相信每天早上开心地笑上半个小时，连斑疹伤寒病人都能痊愈呢。”

“今天俺就跟他说说约克郡话。”玛丽说着也自己也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几个日夜后，花园好像被施了魔法，在魔法棒的敲点下，土地里不时冒出可爱的生命，树枝也萌发了活力。如今玛丽对这个地方恋恋不舍，尤其当“坚果”爬上她的连衣裙上，“贝壳”攀上他们头顶的苹果树树干，瞪着好奇的眼睛盯着他们时。不过她还是回去了，当她坐在科林床边时，科林也像迪肯那样东闻闻西闻闻的，只是没有迪肯老道就是了。

“你闻起来就像鲜花和——和新鲜的东西。”他高兴地大喊，“这到底是什么气味？既清爽又温暖，还甜蜜蜜的。”

“是荒原上吹来的风，是同迪肯、‘船长’、‘煤灰’、‘坚果’和‘贝壳’一起坐在树下的草地上沾来的气味。”玛丽说，“是春天、户外和阳光闻起来那么美。”

她尽可能说着浓重的约克郡腔，如果不亲耳听到，你很难知道那是什么样子。科林开始大笑。

“你在干嘛呢？”他问，“以前没听你这样说过话。听起来怎么这么搞笑。”

“俺在跟内说约克郡话呢，俺没法像迪肯和玛莎那样说得很溜，但内看俺也能说一点儿。”玛丽得意洋洋地说，“内不是能听懂一点约克郡话吗？内可是生在长在约克郡呐！哈！内可不要脸红哦。”

然后她开始大笑起来，接着连个个人一起大笑，笑得停不下来，连房间里都有了回声；米洛克太太推门进来后又退回走廊，站在那里吃惊地听着。

“啊，天呐！谁听说过！世上又有谁想过！”她用浓浓的约克郡腔自言自语道，因为没人听得到，而她自己又那么震惊。

能说的真是太多了。科林好像永远也听不够关于迪肯、“船长”、“煤灰”、“坚果”、“贝壳”和那只名叫“跳跃”的小马驹的趣事。玛丽已经跟着迪肯去树林见过“跳跃”了。“跳跃”是一只毛发蓬松的荒原小马驹，厚实的鬃毛垂落在眼睛上方，它的脸很漂亮，还有一只天鹅绒似的鼻子。因为以荒原上的青草为食，“跳跃”比较瘦，但它结实又彪悍，腿上的肌肉宛如钢簧一般。它看到迪肯时便抬起头，温和地叫了几声，接着小跑过来把头伸向迪肯的肩膀，这样迪肯就能对着它的耳朵说话啦，当然，“跳跃”也会用独特的小声嘶叫、喘息声和鼻息声还回应。迪肯让它向玛丽展示了小小可爱的前蹄，还用那绒绒的嘴巴亲了亲玛丽的脸颊。

“它真的能听懂迪肯说的话吗？”科林问。

“看起来好像是能听懂。”玛丽回答，“迪肯说只要是真正的朋友，任何动物都能听懂的，但前提必须是真正的朋友。”

科林躺了一小会儿，他那双奇特的灰色眼睛好像在盯着墙看，不过玛丽知道他在想事情。

“我希望能成为其他事物的朋友，但我不是。”他最后说了一句，“我从来没有朋友，我也忍受不了别人。”

“你不是能受得了我吗？”玛丽问。

“是的，我能。”他回答，“搞笑的是我甚至还挺喜欢你呢。”

“本•威瑟斯塔夫说过我跟他挺像的，他说他敢保证我和他有着同样的暴脾气。”玛丽说，“我觉得你也像他。我们三个都很像——你、我和本•威瑟斯塔夫。他说过我和他都像看起来那么尖酸刻薄，没人想多看一眼。但自从结识了知更鸟和迪肯，我感觉自己没以前那么尖酸了。”

“你有没有感觉自己憎恶他人？”

“有！”玛丽丝毫不去掩饰，“假如是在见到知更鸟和迪肯之前认识你，我可能会厌恶你的。”

科林伸出瘦削的小手摸了摸玛丽。

“玛丽，真希望我没说过要赶走迪肯的那些话。”他说，“我讨厌你说他像个天使，我嘲笑你，但——但可能他就是个天使。”

“好啦，我说那些话也够傻的。”她坦诚地说，“因为他的鼻子朝上翘着，嘴巴很大，衣服上有很多补丁，而且操着很重的约克郡腔，不

过——不过假如真有天使来到约克郡，并且住在荒原上的话——假如有一个约克郡天使——我想他会了解那些绿油油的东西，知道怎样让它们长大，他也会懂得怎样和那些野生的小家伙说话的，就像迪肯那样，那些小家伙也会把他当做朋友的。”

“我不介意迪肯来看我，我想见见他。”科林说。

“听你这么说我真高兴啊！”玛丽回答，“因为——因为——”

玛丽突然觉得应该在这一刻把实情告诉他。科林预感到又有新鲜事了。

“因为什么？”他满怀渴望地问。

玛丽太心切了，她从脚凳上站起来走过去，抓住科林的手。

“我可以相信你吗？我信任迪肯是因为鸟儿也信任他。我可以相信你吗——可以吗——可以吗？”她恳求道。

看到玛丽一副严肃的模样，科林窃声回答。

“可以——可以！”

“好吧，迪肯明天上午会来看你，还会带着那些小家伙。”

“啊！啊！”科林控制不住喜悦，大叫起来。

“这还不是全部，剩下的更精彩。”玛丽继续，因为这种凝重的兴奋，她的小脸憋得煞白煞白的。“有扇门可以通向花园。我找到啦。就盖在墙上的常青藤下面。”

如果是个健康强壮的男孩，科林可能已经大喊“万岁！万岁！万岁！”了，但他太虚弱了，情绪又有些歇斯底里；只见他的眼睛越睁越

大，然后开始大口喘气。

“啊！玛丽！”他几乎是半呜咽着喊出来的，“我能去看看吗？我能进去吗？我能活到进去的那天吗？”他抓住玛丽的手，把她转向自己。

“你当然可以看了！”玛丽厉声说，有些愤怒：“你当然可以活到走进花园的那一天了！别说傻话了！”

此刻的玛丽情绪平和，散发着自然的魅力和孩子的天真无邪，她把科林拉回思路后，科林禁不住开始嘲笑刚才的自己，过了一会儿，玛丽重新坐回脚凳，开始描述花园与自己之前的想象多么相似，科林听得入迷，完全忘记了疼痛和疲劳。

“跟你想的一样啊，听起来你好像确确实实见到过一样。”他最后说，“你知道在你第一次告诉我时，我就是这么说的。”

玛丽犹豫了两分钟，然后大胆地说出了真相。

“我的确已经见到了——而且还进去了，几个星期前我就发现钥匙，然后进去了。”她说，“但是我不敢告诉你——我不敢是因为我担心不能信任你——真正信任你！”

第十九章
“它来啦！”

科林发作后的第二天早上，克雷文医生就被请来了。这种事情发生时他总是立刻被传讯，赶到时通常发现科林脸色惨白，哆哆嗦嗦地躺在床上，怒气犹存，还有点歇斯底里，好像任意一句话都能让他随时再爆发一场。实际上，克雷文医生惧怕也厌恶应对这种麻烦事。这次他离米特斯韦特山庄很远，下午才赶到。

“他怎么样了？”他刚到山庄便问米洛克太太，显得很急躁。“早晚他会折腾破自己一根血管的。这种歇斯底里和放纵任性已经让他疯了一半了。”

“噢，先生，您见到他时肯定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的。”米洛克太太回答，“那个其貌不扬的苦瓜脸小女孩，坏得跟他有的一拼，却把他给迷住了。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长得不咋地，又难得开口说句话，但她做了我们都不敢做的。昨晚她像只小野猫似的冲到科林面前，跺着脚让他停下来别嚎了，这招确实把嚎叫给震停了，今天下午——您还是上来看看吧，先生。真是难以置信。”

走进病人房间，眼前的一幕把克雷文医生惊呆了。米洛克太太推开房门时，他听到了欢笑声和叽叽喳喳的说话声。科林穿着睡衣挺直地坐在沙发上，他在看一本园艺书中的图画，不时与身边那个相貌平庸的孩子说着话，这时再说她相貌平庸就不太合适了，因为她的脸蛋由于快乐兴奋而容光焕发。

“那些长长的蓝色尖尖——我们得种很多，就叫它们飞——燕——草。”科林宣布。

“迪肯说它们是又大又美的飞燕草，那里已经有很多丛了。”玛丽小姐叫喊起来。

接着他们看到了克雷文医生，于是停了下来。玛丽的表情很平静，科林看起来倒有些焦躁。

“很抱歉听说你昨晚病了，孩子。”克雷文医生略带紧张地说。他是个易于紧张的人。

“我现在好些了——好很多了。”科林像个大少爷似地回答，“如果天气好，这两天我还想坐着轮椅出去转转。呼吸点新鲜空气。”

克雷文医生坐到他身边帮他把了把脉，好奇地望着他。

“一定会是个好天气的。”他说，“你也必须当心，不能累着自己。”

“新鲜空气不会累着我的。”年轻的大少爷回答。

因为这位小绅士曾经多次愤怒地大声尖叫，说新鲜空气会让他感冒，然后要了他的性命，所以此时此刻医生的震惊也在情理之中。

“我以为你不喜欢新鲜空气。”他说。

“一个人的时是不喜欢，但我表妹会陪我一起去。”大少爷回答。

“当然还有护士，对吧？”克雷文医生建议。

“不，我不打算带护士。”他气场十足地说，玛丽忍不住想起那个年轻的印度小王爷，浑身披戴着钻石、绿宝石和珍珠，黑黑的小手上还戴着红宝石，然后挥手命令仆人行额首礼，并向他们施令。

“表妹会照顾我的。她在身边时，我通常觉得更舒服。昨晚她就让我感觉好多了。我还认识一个强壮的小男孩，他会推轮椅的。”

克雷文先生感到十分焦虑。如果这个病怏怏又歇斯底里的男孩好了起来，那他便失去了继承米特斯韦特山庄的所有机会；他虽然软弱，可却不是那种狼心狗肺之徒，他不想让科林以身试险。

“他得非常强壮结实才行。”他说，“而且我得了解一些他的情况。他是谁？叫什么名字？”

“叫迪肯。”玛丽冷不防地开口接了一句。她多多少少有点这种感觉，觉得知道荒原的人都该认识迪肯。她的感觉是对的。因为她看到克雷文医生那张严肃的脸上绽放出放心的微笑。

“啊，迪肯啊！”他说，“是迪肯的话，那就很安全咯。他就像荒原上的小马驹一样强壮。”

“他还十分可信。”玛丽说，“他是约克郡最值得信任的伙计。”她又开始忘我地冲着科林表演起了约克郡腔。

“是迪肯教你的？”克雷文先生敞快地笑着问她。

“我是把它当做法语自学的，它就像印度本地的一种方言。”玛丽冷冷地说，“聪明的人才会去学。我喜欢，科林也喜欢。”

“好吧，好吧，”他说，“如果能逗你开心，那没什么坏处。昨晚吃安眠药了吗，科林？”

“没。”科林回答，“开始我不肯吃，然后玛丽让我安静下来，她陪我说话哄我入睡——用很低很低的声音——说了关于春天弥漫花园的事。”

“听起来很让人宽心嘛，你确实好些了，但是你必须记住——”克雷文医生说，从未如此纠结过，然后他瞟了一眼旁边的玛丽小姐，她正坐在脚凳上，耷拉着眼皮静静地盯着地毯。”

“我不想记住什么。当我独自躺着想起时，我浑身就开始疼，我想起那些事，所以才会尖叫，因为我恨那些事。如果哪里有医生能让我忘记而不是记住病痛时，我会把他召来。接着他挥动瘦削的小手，那手上应该戴满皇室图章的红宝石戒指才对。“因为我表妹让我忘记了那些事，所以让我感觉好多了。”大少爷打算医生的话，又摆出那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克雷文先生从未像这次在科林“发作”后只逗留了那么短的时间；通常他必须呆很久，然后有一大堆事料理。今天下午他没开任何药或留下什么新嘱咐，也没有遇到不悦的场面。他下楼时心事重重，在图书馆跟米洛克太太说话时，米洛克太太也觉得他困惑不堪。

“啊，先生。”她试探说，“您相信刚刚发生的一切吗?”

“现在有了新情况，不可否认新情况要好得多。”医生说。

“我觉得苏珊•索比说得没错——我确信。”米洛克太太说，“昨天去斯威特途径她的村舍，我跟她聊了几句。她跟我说，‘嗯，莎拉•安或许不是个好孩子，或许也不漂亮，但她是个孩子，孩子都需要同龄人陪伴。’苏珊•索比和我以前经常一起去上学。”

“她是我认识的最棒的病患护士。”克雷文医生说，“我在村舍找到她时就知道病人有救了。”

米洛克太太笑了。她很喜欢苏珊•索比。

“苏珊她很有一套，一上午我都在琢磨她昨天说过的一件事。”接着她又兴致勃勃地讲起来，“她说，‘有一次我在孩子们打架后给了他

们一顿说教，我告诉他们“上学时地理老师就告诉我们地球是橘子状的，十岁前我就发现没有一个人能独占整个橘子。没人能多占别人一点便宜，有时候你会发现橘子好像不够大家分的。但是不要——谁都不要——认为自己该拥有整个橘子，否则你会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不吃点苦头你是不会明白的。’她说，‘孩子从同龄人那里学到的，紧抓着整个橘子不放——连皮带核的，是没用的。假如你执意这么做，那你可能连果核都得不到，即使得到了也是苦涩难咽的。’”

“她是个精明的女人。”克雷文医生一边说一边披上大衣。

“嗯，非常能说会道。”米洛克太太显得很高兴，“有时候我跟她说，‘嗯！如果你是别人，又不说这么浓重的约克郡音，我肯定不止一次地夸你聪明了。’”

那天晚上科林睡得很香，中间一次都没有醒，第二天醒来睁开眼睛时，他安静地躺着，连自己笑了都没意识到——因为感觉出奇的舒服所以才会笑。睡醒真是太棒了，他翻了个身，奢侈地伸展伸展胳膊腿儿。他觉得以前那些紧紧绷着的弦已经松开了，让他轻松不少。他不知道克雷文医生会说他的神经得到了放松和休息。不是躺在床上盯着墙盼望自己还没醒，他的脑袋里装满了昨天和玛丽共同制定的计划、花园的画面、还有迪肯和小动物们的样子。有点念想的感觉真是太棒了。从他睡醒还不过十分钟的时间，就听到走廊里奔跑的脚步声，是玛丽。下一刻玛丽便出现在房间里，她穿过屋子直奔床边，带着一阵夹杂着晨香的新鲜空气。

“你已经出去过了！你已经出去过了！有股树叶的香味！”他大叫。

她一直在跑，头发被吹得松松散散的，外面新鲜的空气让她精神头十足，脸颊还粉嘟嘟的，尽管科林没有看见。

“太美了！你从来没见过那么美的东西！它来了！那天早晨我以为它已经来了，谁知道它现在才刚刚来到。现在就在这儿！它来了，是春天！迪肯这么说的！”她说，因为跑得太快，所以有点接不上气。

“来了吗？”科林喊了出来，尽管他对春天没有任何概念，但他感觉自己的心在扑通扑通地跳。他从床上坐了起来。

“打开窗户！也许我们还能听到金喇叭声呢！”他加了一句，大笑起来，一半是因为激动喜悦，一半是源于自己的想象。

他还在笑呢，玛丽来到窗前，过了一会儿打开窗户，新鲜、柔润、香气、鸟鸣一涌而人。

“是新鲜空气，平躺着做深呼吸。迪肯躺在荒原上时就是这么干的。”她说，“他说那样的话，新鲜空气会跑到他的血管里，让他变得强壮，他感觉自己能长生不老呢。快吸，快吸。”

她只是在重复迪肯说过的话，但碰巧说到科林的心坎上了。

“‘永远永远’！他真的这么感觉吗？”他问，然后照着她说的做，深呼吸、深呼吸、反复地深呼吸，直到产生不一样的舒适感。

玛丽又到了他的床边。

兴冲冲地说：“土地下面的东西都争先恐后地往外钻呢，到处都是舒展的花朵和苞芽，几乎整片灰暗都被绿色盖住了，鸟儿们都忙碌地筑巢呢，赶早不赶晚，有些甚至为了在秘密花园里争地盘而打了起来。玫瑰丛看起来很有灵气，小道上和树林里长着报春花，我们种的种子也发芽了，迪肯带了小狐崽、乌鸦、松鼠，还有一只新生的小羊羔。”

她停下来喘了口气。这只新生的羔羊是迪肯三天前在荒原上金雀花丛中找到的，发现它时它正躺在死去的妈妈身旁。这已经不是他发现的第一只失去妈妈的羔羊了，所以他知道该怎么照顾。他把小羔羊裹在夹克里带回村舍，让它躺在暖和的炭火边，还喂热牛奶给它喝。小羊羔软绵绵的，长着一张呆萌的小脸，腿相较于身体而言有些长。迪肯抱着它穿越荒原，口袋里装着小羔羊的奶瓶和一只松鼠，玛丽坐在树下，羔羊蜷缩在她的膝盖上，暖暖的柔柔的，她感觉自己充满了莫名的喜悦，高兴得都说不出话来了。一只羔羊——一只羔羊！像婴儿般躺在你膝盖上的活羔羊！

她兴冲冲地描述，科林一边听一边大口大口地做着深呼吸，这时护士进来了。她顺着打开的窗户望了一眼外面的景色。以前多少个暖和的天气里，就是因为她的这个病人固执地认为开窗会得感冒，她不得不在密不透风的屋子里呆着。

“你确定不会冷吗，科林主人？”她问。

“不会，我在用新鲜空气做深呼吸呢。”他回答，“它使人变得强壮。我准备起床去沙发那里用早餐。我表妹也会同我一起吃。”

护士藏着微笑走开了，吩咐端来两份早餐。她发现仆人大厅是个比病人房间有意思的地方，如今每个人都想听听楼上发生的新鲜事儿。关于那个不受欢迎的年轻隐士的玩笑很多，厨师说过，“他找到大师啦，这对他有好处。”仆人们已经对“发作”感到厌烦，有个拖着一大家子的男管家不止一次地表露态度，认为“揍他一顿”会很有用。

科林坐到沙发上，两个人的早餐也摆上桌时，他端出了最最大少爷的架子向护士宣布。

“今天早上有个男孩、一只狐狸、一只乌鸦、两只松鼠，还有一只新出生的小羔羊会来看望我。到了后，我希望能把他们尽快带上楼

来。”他说，“你们不能把动物截留在仆人大厅玩耍。我需要它们到这里来。”护士轻蔑地喘了口气，并试着用咳嗽来遮掩。

“好的，先生。”她回答。

“我会告诉你怎么做的，你可以让玛莎带它们过来。那个男孩就是玛莎的弟弟。他叫迪肯，是个驯兽师。”科林挥挥手加了一句。

“希望那些动物不会咬人，科林小主人。”护士说。

“我告诉你他是个驯兽师了，驯兽师的动物从不咬人。”科林严肃地说。

“印度有耍蛇人。”玛丽说，“他们能把蛇头放进嘴里。”

“天啊！”护士吓得瑟瑟发抖。

他们在溜进房间的清晨空气的拥抱中吃完早饭。科林早饭吃得很好，玛丽饶有兴趣地盯着他看。

“你会像我一样开始胖起来的。”她说，“在印度时我从来都不想吃早饭，但现在我总想吃。”

“今天早上我也想吃，也许是因为新鲜空气吧。”科林说，“你觉得迪肯几点能来？”

他快来了。大概十分钟后，玛丽举起小手。

“听！”她说。“听到乌鸦叫了吗？”

科林听了听，果然有乌鸦的叫声，那是世界上能在室内听到的最古怪的声音了，沙哑的“呀——呀。”

“听到了。”他回答。

“那是‘煤灰’。”玛丽说，“再听听。是不是有‘咩咩声——很小很轻的？’”

“噢，是的！”科林叫了出来，兴奋得小脸通红。

“那是新生的小羔羊。”玛丽说。“他来了。”

迪肯的荒野靴子又厚实又笨拙，虽然他尽力放轻脚步，但走过长长的走廊时还是弄出了沉重的脚步声。玛丽和科林听着他走近——走近，穿过那扇挂着绣帏的门，然后踏上了科林房间走廊的软地毯。

“打扰了，先生。”玛莎边开门边说，“打扰了，先生，迪肯和他们的伙计们来了。”

迪肯走进来，脸上挂着他最爽朗最灿烂的笑容。他怀里抱着新生的羔羊，红色的小狐狸在身旁欢欣雀跃。“坚果”站在他的左肩上，“煤灰”停落在右肩，“贝壳”的脑袋和爪子从大衣口袋里探露出来。

科林缓缓地坐起来，盯着看了又看，就像他第一次打量玛丽那样；但这次的眼神中带着好奇与高兴。事实上，虽然听说迪肯不少事，但他实实在在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他的小狐崽、乌鸦、松鼠和羔羊和他贴得这么近，这么友好，简直就像他身体的一部分。科林从来没和男孩说过话，而且他现在已经被快乐和好奇冲昏了头脑，完全忘了开口说话。

但迪肯丝毫未感觉到害羞或尴尬。他没有感到尴尬的原因是第一次见到乌鸦时，因为乌鸦不懂他的语言，所以也是这么盯着他看不说话。小动物们在和人熟悉之前都是那个样子。他走到科林的沙发旁，把新生羔羊轻轻放到科林的膝盖上，小家伙很快就转向暖和的天鹅绒

睡衣，向衣服褶皱处拱啊拱啊，卷毛头也朝科林身边蹭啊蹭的，带着轻柔的不耐烦。遇到这种情景，没有一个男孩能按捺住不说话的。

“它在干嘛？”科林大声说，“它想找什么？”

“它想要妈妈。俺挑它有点饿时把它带来的，因为俺觉得内会想看它吃食的模样。”迪肯说，笑得越来越开。

他跪在沙发旁，从口袋里掏出奶瓶。

“来吧，小家伙，这是内要找的。”他说，从棕色的手轻轻地把羔羊毛茸茸的白色小脑袋转过来。“可比丝绒外套好吃多了。现在就来试试吧，”他把奶瓶的橡胶嘴塞进羔羊蠕动的嘴巴里，它便贪婪地允吸起来。

之后就不用费心去想说什么了。羔羊睡着后，他们一股脑地问了很多问题，迪肯一一做了解答。他告诉他们三天前的早晨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是怎么找到这只小羔羊的。当时他一直站在荒原上听云雀唱歌，看着它们越飞越高冲向高空，直到最终在蓝空中变成了一个点。

“俺几乎已经看不见它了，只能听到它的歌声，俺琢磨着它好像马上就要飞出这个世界了，俺怎么还能听到它的歌声——这时俺听到远处金雀花丛中传出其他声音。叫声很微弱，俺知道是只饥饿的新生小羔羊，也知道要不是失去妈妈，它也不会挨饿，所以我开始寻找。啊！还真不好找。俺在金雀花丛中钻进钻出，绕了一圈又一圈，但好像总是转错弯。最后俺在荒原顶的石头旁看到了一丁点白色，爬上去后发现了这个小家伙，它又冷又饿，已经奄奄一息了。”他们聊天的时候，“煤灰”煞有其事地从窗户飞进飞出，还不时地“呀——呀”叫上几声点评一下窗外的景色，“坚果”和“贝壳”在外面大树上开始了远足之

旅，顺着树干爬上爬下，还不忘在树枝上探索一番。迪肯习惯性地坐在炉前地毯上，“船长”蜷缩在他身旁。

他们一同看园艺书上的图片，迪肯知道所有花的常用名，还知道那些花已经在秘密花园里生长了。

“俺不知道那种植物叫什么。”他指着一幅下面标着“耧斗菜科属”的图片说，“不过俺们叫它耧斗菜，那个是金鱼草，它们都是篱笆里野生的，但图片上的是花园里种的，所以更大更漂亮。花园里有一些大簇大簇的耧斗菜。开花时就像一个蓝色的花床，上面铺满了抖动翅膀的蝴蝶。”

“我要去看看，我要去看看！”科林大喊。

“是的，你要去。”玛丽严肃认真地说，“绝对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第二十章
“我会活下去——永远——永远！”

但是他们不得不等了一个多星期，因为先是大风天气，然后科林又得了感冒，两件事先后发生无疑又令他陷入暴怒，但因为有一个周密且神秘的计划，而且迪肯几乎每天都来，哪怕只有几分钟，谈论谈论荒原上、路上、篱笆里、小溪边的新鲜事。从一个驯兽师嘴里讲出来的那些关于水獭、獾、和水鼠的洞穴的细节，会让你激动得发抖，更别提鸟巢和田鼠窝了，你还会意识到整个地下世界满怀着兴奋的渴望正在热火朝天地忙碌着。

“他们跟咱们一样。”迪肯说，“只是它们需要每天筑一次巢。所以他们很忙，总需要十分忙乱才能做完。”

最吸引人的还是为确保科林能在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被运送到秘密花园所做的准备。在灌木丛的某个拐角处拐弯后，他们会步入常青藤墙外的走道，之后就必须确保没人看见轮椅、迪肯和玛丽了。日子一天天过去，科林愈发坚定地认为花园散发的神秘感正是它最大的魅力之一。什么事都不该去破坏这种神秘。什么人也不该疑心他们的秘密。人们必须认为他跟玛丽和迪肯出去只是因为喜欢他们，而且不抗拒他们的目光。他们曾有过令人喜悦的长谈。他们会沿着这条路走过去，沿着那条路走回来，穿过另一条路，在喷泉花圃绕圈子，假装在观赏园丁主管罗奇先生的“移植植物”。看起来合情合理，没人会觉得其中有什么猫腻了。他们随后会拐进灌木丛，然后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直到来到那堵长长的围墙。计划如此严肃和煞费苦心，像极了战争时代大将军们制定的行军计划。

病人房间发生的古怪新鲜事很快从仆人大厅传到了马厩，继而传到园丁那里，尽管如此，罗奇先生那天接到命令时还是大吃一惊，科林让他去那个外人从未去过的房间报告，生病的小主人想见他。

“哦，哦，现在怎么办？”他一边急匆匆地换大衣一边自言自语，“那个不许别人看他的大少爷现在要召见一个他从未正眼瞧过的人。”

罗奇先生也感到好奇。他从未见过这个孩子，却听到不少夸张故事，关于他吓人的长相和疯脾气。他听过最多的就是科林会随时死去，还有许多关于他的驼背和无力四肢的夸张描述，都是那些没见过他的人传出来的。

“这所房子里正在发生变化，罗奇先生。”米洛克太太带他从后楼梯通向走道时说，那间至今仍然神秘的房间就在走道上。

“希望是好的变化吧，米洛克太太。”他回答说。

“也没法再往坏处变了。”她接着说，“奇怪是是他们觉得承担责任很容易。罗奇先生，待会如果你发现自己在一群动物中，而且玛莎•索比家的迪肯比你我都要自在时可别吃惊啊。”

迪肯身上确实有种魔力，玛丽经常私底下这么想。罗奇先生听到他的名字时温和地笑了。

“无论他是在白金汉宫还是在煤矿地下都是那么从容自在，但那也不是莽撞无力，就是从容自在。”他说。

好在事先有所准备，否则他肯定会被震惊的。卧室的门被打开，一只大乌鸦悠闲自得地站在高高的雕花椅背上大声叫着“呀——呀”，仿佛在宣布有客到。虽然米洛克太太已经提前警告过，眼前的场景还是让罗奇先生失色地向后一跳。

年轻的少爷既不在床上也不在沙发上。他正坐在扶手椅上，小羔羊站在他身边一边由迪肯从奶瓶里喂食，一边满足得摇着尾巴。迪肯弯俯的背上停着一只松鼠，正一口一口地啃着坚果。那个印度来的小女孩真坐在大脚凳上看着。

“科林主人，罗奇先生来了。”米洛克太太说。

小少爷转过头上下打量着他的这位仆人——至少在罗奇先生看来是这样。

“嗯，你就是罗奇，是吗？”他说，“我叫你过来是有重要的吩咐。”

“好的，先生。”罗奇回答，想着是否会接到砍掉园子里橡树或是将果园变成水观花园的指示。

“今天下午我会坐轮椅出去，如果适应新鲜空气，我以后每天都会出去。”科林说，“我出去时，任何园丁都不允许靠近花园围墙旁边的长道。不允许有一个人。我大概两点钟出去，到时候所有人都必须规避，直到我下令他们才能回来干活。”

“好的，先生。”罗奇先生回答，他如释重负，因为橡树不用砍了，果园也安全了。

“玛丽，在印度说完话打发他们走该说什么来着？”科林转向玛丽说。

“你说，‘你可以获命离开了’。”玛丽回答。

小少爷摆摆手。

“你可以获命离开了，罗奇。”他说，“但是，记住，这很重要。”

“呀——呀！”乌鸦用沙哑又不失礼貌的声音强调。

“好的，先生。谢谢您，先生。”罗奇先生说，然后米洛克太太把他领出了房间。

到了外面的走廊，好性情的罗奇先生笑起来，直到笑出声。

“天啊！”他说，“他还真是来劲了，是吧？你会觉得整个皇室成员都在他身上合为一体了——亲王和所有人。”

“嗯！”米洛克太太抗议道，自打他长出那双脚就一直变着法儿地折腾我们，他以为他生来就该如此。”

“如果他活下去，兴许会摆脱这些。”罗奇先生说。

“嗯，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米洛克太太说，“如果他能活下去，那个印度小孩又继续呆在这里的话，我会让她教他关于整个橘子不属于他的道理，就像苏珊•索比说的那样。这样他才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瓣橘子。”

房间里，科林向后斜靠在垫子上。

“现在安全啦，今天下午我就能看到它了——今天下午我就能在园子里了！”他说。

迪肯带着小动物回到花园，玛丽则留下来陪科林。她觉得科林看起来一点也不累，但是他很安静，吃午饭时也非常平静。玛丽很好奇，于是问他原因。

“你的眼睛好大啊，科林。”她说，“你想事情时总把眼睛瞪得像茶托一样大。你现在在想什么呢？”

“我禁不住去想它是什么样子。”他回答。

“花园？”玛丽问。

“春天，我在想自己以前真的没有见过它。”他说，“我很少出去，即使出去了也不四处看。甚至连想都不想。”

“我在印度时也没看到，因为那里没有。”玛丽说。

一直在幽闭的房间里病快快地生活，科林比玛丽的想象力更丰富，至少他花了大量的时间读书看画。

“那天早上你跑进来说‘它来了！它来了！’，我感觉奇怪极了。听起来就像什么事物在排着队列行进，充满了爆发力，又不失轻转悠扬。我有一本书，里面一幅图画就是这样——一大群可爱的大人和孩子头戴花环和花枝，所有人都笑着、跳着、挤搡着，还吹奏着笛子。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时说，‘也许我们还能听见金喇叭声’，并让你把窗户打开。”

“多有意思啊！”玛丽说，“事实也的确如此。假如所有的花儿、叶子、绿色植物、鸟儿和野生动物都跳着舞蹈经过，该有多壮观啊！我确定他们会跳舞，唱歌和吹笛子，会有轻扬的音乐。”

他们俩都大笑起来，不是因为主意搞笑，而是因为他们太喜欢这个想法了。

过了一小会儿，护士来为科林做出行准备了。她注意到穿衣服时科林不再像截木桩似地躺着，而是坐起来试图自己穿，并且一直和玛丽有说有笑。

“他今天情绪不错，先生。他精神很好，连身体也强壮些了。”她对顺路在探视的克雷文医生说。

克雷文医生说：“下午晚些时候等他回来，我会再来探望。我必须得看看他是否适合外出。我希望——”他放低声音，“希望他能让你跟着。”

“我宁愿现在就放弃这事，先生，也不愿意如此被动。”护士回答。她突然变得很坚定。

“我没有真的决定呢。”医生说带着些许紧张说，“我们来试试吧。就算是把新生儿交给迪肯，我也一百二十个放心。”

房子里最强壮的脚夫把科林抬下楼，放在在外等候的迪肯身边的轮椅上。男仆把他的摊子和垫子整理好之后，少爷便向他和护士挥了挥手。

“你们获令可以离开了。”他说，话音刚落，那两个人边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俩安全跑到房里时，肯定会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迪肯开始稳稳地缓缓地推动轮椅。玛丽小姐走在一旁，科林向后斜靠，抬起脸望着天空。天空如穹窿一般高远，雪花般的小云朵好像白色的鸟儿在水晶蓝空下舒展两翼游翔。从荒原上吹下来的一股股和煦之风夹杂着野外奇异的芬芳香甜。科林一直挺着单薄的胸口去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他的眼睛瞪得很大，好像是它们在倾听，而非一对耳朵。

“那么多的歌唱声、嗡嗡声和召唤声，风里带来的香气到底是什么？”他说。

“是荒原上盛开的金雀花。”迪肯回答，“哈！今天的蜜蜂真是多。”

他们走的那些路连一个人影都没有。实际上，所有的园丁和园丁的孩子们都被施了法术弄走了。但他们还是在灌木丛中绕进绕出，围着喷泉花圃转圈，严格按照他们原先计划好的路线，只为从中获取一点神秘的快感。但当他们最终拐入那条常青藤墙边的长道时，一种刺激即将逼近的兴奋感袭上心头，出于一些难以解释的奇怪原因，他们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就是这儿，这儿就是我以前经常走来走去，探究来探究去的地方。”玛丽轻声说。“这儿？”科林喊了出来，充满好奇与渴望的双眼开始在常青藤上搜寻起来。“可我什么也没看到啊，没有门啊。”他小声说。

“我以前也这么认为。”玛丽说。

接着是一阵愉快的沉默，大家都屏住了呼吸，轮椅继续前行。

“那是本•威瑟斯塔夫干活的园子。”玛丽说。

“是吗？”科林说。

走了几米，玛丽又开始低声窃语。

“这就是知更鸟飞越的那堵墙。”她说。

“是吗？”科林叫了出来，“啊！真希望它们还能再来！”

“还有那里，它当初就站在那个小土堆上告诉我钥匙在哪儿的。”玛丽严肃又开心地指着一大簇丁香花丛说。

科林站了起来。

“哪里？哪里？那里吗？”他叫起来，眼睛睁得像《小红帽》里的大灰狼一样大，大得让小红帽不禁点评一番。迪肯站稳脚步，轮椅也

停了下来。

“还有这个。”玛丽说着便踏上常青藤旁边的花圃。“这是我跟它说话的地方，当时它站在墙头冲着我啾啾地叫。这，就是被风吹开的常青藤。”她说着便握住了那席吊挂着的绿色帘子。

“噢！就是——就是！”科林喘着粗气。

“这里是把手，这里就是门。迪肯，推他进去——快推他进去！”

迪肯随后展示了有力、稳健、精彩的一推。

科林跌落下来靠回垫子，尽管他还在高兴地喘着气，他还是用手把眼睛捂了起来，一直捂着，阻隔了外界的一切景象，直到进了园子，轮椅好像是在魔法的作用下停了下来，门也被关上了。这时他才把手拿开，环顾四周，看了又看，就像迪肯和玛丽当初那样。围墙上、土地上、摇弋的叶穗和卷须上都爬满了小嫩叶编织的一层绿色面纱，树下的草地里、壁龛的灰缸里、这儿、那儿，到处都是斑斑点点的金色、紫色和白色，树顶已经呈现出粉红和雪白，周围充斥着羽翼挥动的声音、甜美隐约的管乐声和嗡嗡声，伴随着阵阵沁人心脾的芬芳。阳光撒落在他的脸上，暖暖的，就像一只手在轻轻地抚挲。玛丽和迪肯站在那里惊讶地看着他。他看起来与众不同，又那么奇怪，因为一抹粉红色的光辉已经爬上了他的全身——象牙色的脸庞、脖颈、双手，还有其他部位。

“我会好起来！我会好起来！”他大喊，“玛丽！迪肯！我会好起来！我会永远活下去，永远永远！”

第二十一章
本•威瑟斯塔夫

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奇怪的事情之一就是人们只会偶尔确信自己会活到永远，永远永远。有时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会明白，在温和肃穆的黎明起床，到外面只身而立，高高地昂起头向天空远望、远望，观察苍茫天空的逐步演变，渐渐泛起红色的光晕，未知的奇观应运而出，直到东方的壮丽绚烂让你几近惊呼连连，日出那亘古不变的奇异景观让心变得无比沉静——数千年来，每个早晨都在上演这惊人的一幕。那一瞬间，你就明白了。有时人们又会在这种情境下会确信，当日暮时分独自站在林间，幽密的金光斜射并在树下投撒光辉，好像在一遍又一遍地轻言细语，但无论你如何努力，始终听不见它在说些什么。有时则是在这种境遇下会懂得，夜间墨蓝色的天空折射着浓郁的静谧，数百万颗星辰点缀其间，静候，张望；有时是遥远处的音符；有时是某人的一个眼神。

就像科林第一次看到、听到、感受到四堵高墙内那个隐蔽园子的春色时那样。那个下午，整个世界好像在全身心地投入，以更完美、清朗与和善的方式对待一个小男孩。或许是处于纯粹的善意，春天来了，并倾其所能地把一切好东西都赋予这一个地方。迪肯不止一次地停掉手中的活站在那里，眼睛里的好奇不断地膨胀，还轻轻地晃晃脑袋。

“哈！太棒了！”他说，“我快13岁了，这13个年头里有很多个下午，但好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棒的。”

“是的，很棒的下午。”玛丽开心地叹了口气说，“我敢担保这是世界上最棒的下午了。”

“内觉得呢？”科林像做梦似地认真说道，“这一切好像都是为俺准备的呢！”

“天啊！”玛丽艳羡地叫了起来，“你能说一点地道的约克郡话啦。水准一流——人才人才。”

欢快统领着一切。他们把轮椅拉到李子树下，李子树上绽放着雪白的花朵，蜜蜂嗡嗡嗡地奏着乐曲萦绕其间。就像是国王的华盖，童话里国王的华盖。旁边是花朵满枝的樱桃树，花蕾粉白相间的苹果树，这儿和那儿还不时有几朵鲜花怒放。华盖缀满花朵的枝条间隙透着点点碧空，像美目俯视大地。

玛丽和迪肯在这儿干干活，在那儿干干活，科林在一旁注视着他们。他们带着科林看了很多东西——正在绽放的花蕾，牢牢紧闭的花苞，刚刚泛出绿色的嫩枝，青草上啄木鸟飘落的羽毛，孵出过鸟儿的空蛋壳。迪肯推着轮椅绕着花园一圈一圈地慢慢走，时不时地停下来让他看看土地里冒出和树上垂落的奇迹。仿佛被带进了一个魔法国王和王后的国家，并被展示该国度神秘丰富的蕴藏。

“我想知道咱们能不能看到知更鸟？”科林问。

“过段时间就能经常见到了，等蛋壳里的小鸟孵出来，那个家伙就会忙得转向。”迪肯回答，“到时候内会看到它飞来飞去地找食物，嘴里衔着跟它自己差不多大的虫子飞回巢穴，面对家里嗷嗷待哺的孩子，它又犯了难，不知该把第一只虫子放到哪个孩子的嘴中。巢里的每张嘴都张得老大，还不停地叫着抗议。妈妈常说每当她看到知更鸟忙死忙活地养家糊口时，就会觉得自己是个无所事事的女人。她说她看到过那些小家伙累得汗流浃背的，只是人们看不见罢了。”

这让他们咯咯咯地开心大笑起来，但想到不能让外面的人听见时，又不得不用手捂住嘴巴。几天前他们就对科林进行了培训，关于

窃窃私语和小声说话的。他对这种神秘乐在其中，并尽力去做好它，不过要在兴奋的喜悦中把笑声控制在窃语水平实在是项苦差事。

下午的每一刻都充满了新鲜，阳光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金晖灿烂。他们把轮椅拉回到天然华盖下，迪肯坐在草地上拿出笛子，科林目睹了他以前从未有机会见到的奇迹时刻。

“那边的树很有年头了，是吧？”他问。迪肯穿过草地看去，玛丽也望过去，这里一瞬间沉默了下来。

“是的。”迪肯回答，之后他低低的嗓音中带着一丝温柔。

玛丽盯着那棵树陷入思考。

“树枝都灰蒙蒙的，一片树叶也没有。”科林继续说，“已经死了，是吗？”

“是的。”迪肯承认，“但是等到爬绕上枯树的玫瑰枝花繁叶茂时。他就不会这样死气沉沉了。那时会是最美的。”

玛丽仍然盯着那棵树沉思。

“看起来树上好像有棵大枝断掉了，我很好奇是怎么断的。”科林说。

“已经断了很多年了。”迪肯说，“啊！”迪肯突然欣慰地叫起来，手搭在科林身上，“快看知更鸟！他来了！他在给伴侣找吃的呢。”

科林差点儿就错过了，但他还是捕捉到了知更鸟飞过的一瞬间，炽红的胸脯，嘴里还衔着食物。它像离弦之箭一般穿过绿荫，飞进角落，消失在视线外。科林倚回靠垫，笑了笑。“它去帮伴侣买下午茶呢。可能已经五点了吧。我也想来点下午茶了。”

然后他们都安全了。

“我知道是魔法派知更鸟来的，我知道是魔法。”事后玛丽偷偷对迪肯说。她和迪肯都担心过科林问起十年前断枝树的事，他们之前就此讨论过，把迪肯为难得站在那里不停地挠脑袋。

“咱们必须表现得这棵树与其他树没什么两样才行。”他曾说，“咱们不能告诉他实情，可怜的家伙。如果他问起——咱们必须装作很高兴的样子。”

“是的，我们必须要装。”玛丽回答。

但当她盯着那棵树发呆事，她不觉得自己装出了高兴的模样。当时她正在思前想后得琢磨科林说过的另外一件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正在困惑地挠着红褐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里开始闪现欣慰的神情。

“克雷文太太是位年轻漂亮的女士。，”他倍感迟疑地继续，“妈妈说她觉得克雷文太太已经回米特斯韦特山庄很多次了，她来照顾科林少爷，跟所有去了另一个世界的母亲一样。她们必须得回来，内看。碰巧她在花园里，碰巧她让咱们开始干活，并让咱们把科林带来。”

玛丽觉得他所指的是某种魔法。她是个忠实的魔法信仰者。私下里，玛丽认为迪肯是有魔法的，当然是那种好的魔法，他对身边的一切都施了魔法，这就解释了人们为何如此喜欢他，小动物们又乐意与他为伴。她也的的确确在想，是不是迪肯的这种神力让知更鸟在科林提出那么危险的问题时及时出现。她觉得整个下午魔法都在运作，让科林看起来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男孩。他看起来怎么也不像那种会尖叫会撕咬枕头的疯子了。甚至连他的象牙白面色也开始出现变化。刚进园子时脸上、脖子上和手上的那抹光晕还没有完全褪去。他看起来更像是个有血有肉的孩子，而不是象牙雕或蜡像。

他们看到知更鸟来回为伴侣打点食物足足有两三次，暗示色彩太浓厚，以至于科林觉得必须来点下午茶了。

“去让男仆准备些茶点装到餐篮里，放到杜鹃花走道上。”他说，“然后你和迪肯去把餐篮拎进来。”

提议得到了全票赞同，执行起来也没什么难度，当草地铺上白色的餐布，摆上热茶、黄油吐司和松脆饼，一场欢快的狼吞虎咽便开始了，几只外出办理家事的鸟儿见状纷纷停下一探究竟，而且很积极地研究起面包屑来。“坚果”和“贝壳”抓了几块蛋糕窜上树去，“煤灰”衔了半块黄油松脆饼躲在一个角落里啄食，不时地研究研究，然后把松脆饼翻过来，发了几声嘶哑的评论后，它决定开开心心地一口把剩下的美味消灭掉。

下午时光正在接近尾声。阳光的金晖越来越深，蜜蜂正在回家途中，过路的鸟儿也没那么多了。迪肯和玛丽坐在草地上，他们把餐篮打点好准备带回去，科林躺在靠垫上，额头前厚密的头发向后捋着，脸色十分自然。

“我不想让这个下午过去。”他说，“但是明天我还会回来的，后天也是，大后天还是，大大后天依旧是。”

“你会呼吸到大把大把新鲜空气的，不是吗？”玛丽说，“我对其他事已经无所求了，”他回答。“现在我已经看到了春天，我还要看看夏天。我要看看这里生长的一切。还要在这里长大。”

“内会的，要不了多久咱们就能带着内在这里到处走，还能像其他人一样挖土锄地。”迪肯接过话说。

科林的脸刷地红了，红得厉害。

“走！”他说，“挖！我可以吗？”

迪肯谨小慎微地望了他一眼。他和玛丽从来都没问过科林的腿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内一定可以的，内——内自己有腿，和别人一样！”他笃定地说。

玛丽真切地感到害怕，直到听见科林的回答。

“其实我的腿没什么毛病，只是比较单薄无力罢了。”他说，“它们会不听使唤地晃荡，所以我不敢尝试站立。”

玛丽和迪肯都舒了一口气。

“当内不再恐惧时就能站起来了。”迪肯重新舒展了笑容，“内会不再害怕的。”

“我会吗？”科林说，他静静地躺着，好像在想事情。

他们着实沉默了一小会儿。太阳越沉越低。那时一切都安静下来了，他们确确实实地度过了一个繁忙振奋的充实下午。科林看起来好像在尽情地享受休息时光。就连小动物们也停止了嬉闹和走动，聚拢在他身边歇息。“煤灰”停落在一条低枝上，缩起一条腿做金鸡独立状，困倦地耷拉下灰色的眼皮。玛丽觉得它很快就要开始打鼾了。

在这片寂静中，当科林抬起头惊慌大叫时，大家都被吓了一大跳：

“那个人是谁？”迪肯和玛丽慌里慌张地站起来。

“人！”他们同时用低促的声音喊道。

科林指了指高墙。“看！”他激动地低语，“快看！”

玛丽和迪肯推着轮椅望过去。原来是本•维特斯塔夫那张愤愤的老脸，他正站在越过墙头的梯子顶端瞪着他们。他甚至还向玛丽挥了挥拳头。

他喊道：“我要不是单身汉，而你又是我家姑娘的话，我非得好好修理你一顿不可！”

他又向上爬了一梯，虎视眈眈的，好像准备跳下来收拾她一顿；但是当玛丽向他走去时，他显然改了主意，只是站在梯子上向她展示拳头。

“真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他义愤填膺，“自打第一眼看到你，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善茬。瘦了吧唧，一脸惨白的小扫把星，没完没了地东问西问的，还总是拱着鼻子朝不讨喜的地方钻。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和我套上近乎的。要不是因为知更鸟——该死的——”

“本•威瑟斯塔夫！本•威瑟斯塔夫，是知更鸟给我带的路！”玛丽终于缓上气大叫起来。她站在下面跟老本喊话，因为昂着头，所以有点喘不上气。

老本好像真的要从墙这边爬下来了，他已经怒不可遏。

“你这个坏丫头！”他冲着下面的玛丽骂道，“让知更鸟为你背黑锅——不过它的确是无所不能。它给你带的路！它！啊！你这个坏丫头”——她已经预测到老本下句话要说什么了，因为他已经被好奇左右了——“但你是怎么进去的？”

“就是知更鸟给我带的路，它是无意识的，但确实带了路。”她依然顽强地抗争着，“你现在冲我扬着拳头，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听完这话，老本立刻把拳头收了回去，当他越过玛丽头顶看到草地那边朝他走来的东西时，惊得连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老本刚刚开始骂开时，科林惊得不知所措，好像被施了咒似的干坐着。半晌过后他回过神来，摆谱似地向迪肯下令。

“推我过去！”他命令，“推近点儿，就停在他面前！”

这就是令本•威瑟斯塔夫惊讶得快要掉下巴的事情。一辆装着奢华垫子和袍子的轮椅向他靠近，很有宫廷范儿，因为大少爷斜靠在车上，一副趾高气昂的架势，他有着浓密黑黑的睫毛，单薄苍白的小手傲慢地指着老本。轮椅在本•威瑟斯塔夫下面停了下来。太能理解他为何会惊愕得掉下巴了。

“知道我是谁吗？”大少爷发问。

本•威瑟斯塔夫瞪得眼睛都直了！他那双红色的老眼盯着眼前这个人，仿佛见到了鬼魂。他盯着对方看啊看啊，禁不住吞了口口水，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知道我是谁吗？”科林依旧气势不减，“回答！”

本•威瑟斯塔夫粗糙的老手抚过眼睛，拭过额头，然后用颤抖的奇怪声音回答。

“你是谁？”他问，“是啊，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你那双正在瞪着我的眼睛跟你妈妈的真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啊。天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你是个可怜的瘸脚孩子啊。”

科林忘了自己后背的毛病。他的脸涨得通红，突然坐得笔直笔直的。

“我不是瘸脚！”他恼怒地喊着，“我不是！”

“他不是！”玛丽也喊了起来，暴怒之中的她险些冲上墙去和老本理论。“他身上连个针大的肿块都没有！我看过，没有——一个都没有！”

本•威瑟斯塔夫又蹭了蹭额头，他盯着科林看啊看，好像永远也看不够似的。他的手在颤抖，嘴在颤抖，连声音也在颤抖。他是个无知的老头，不够机灵的老头，他能记得的就是他用耳朵听到的那些。

“你——你没有驼背？”他的声音有些嘶哑。

“没有！”科林声嘶力竭。

“你——你也没有罗圈腿？”老本战战兢兢地说，声音更哑了。真是让人忍无可忍。科林“发作”时的那股劲一下子又上来了，只是方式和以往不同。他从未被质疑过罗圈腿——即使是窃窃私语也没有——老本的话中透露的信息就是他一直认为对方长着罗圈腿，这哪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大少爷所能忍受的呢。他的怒火和受辱的自尊心让他忘记了一切，只顾当下，他浑身充满了一种莫名的力量，几乎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过来！”他冲着迪肯大喊，然后开始扯掉腿上盖着的毯子并挣扎着站起来。“过来！过来！马上！”

迪肯迅速地出现在他身边。玛丽回过神来，她短促地喘了口气，觉得自己脸色煞白。

“他能做到！他能做到！他能做到！他能！”她嘟哝着，恐怕是她最飞快的语速了。

科林一阵狂抓乱挠把毯子扔到了地上，迪肯扶着他的胳膊，他把两条孱弱的腿伸出来，单薄瘦弱的脚踩到了草地上。科林笔直地站着——笔直——像一根箭，看起来非常高挑——他的头向后仰着，奇怪的眼睛熠熠生辉。“看着我！”他向本•威瑟斯塔夫挥舞着手臂叫嚣道，“看着我——你！看着我！”

“他站得跟我一样直！”迪肯惊呼，“他站得很直，跟约克郡的年轻人一样直！”

本•威瑟斯塔夫的反应让玛丽难以理解，怪异极了。他被呛住了，哽住了，突然间眼泪顺着那张饱经沧桑的老脸滑落下来，他把一双老手合到一起。

“啊！”他爆发了，“那些家伙都在撒谎！”你瘦得像片木板，白得像个幽灵，但是身上一个肿块也没有。你会成为一个男子汉的。上帝保佑你！”

迪肯紧紧抓住科林的胳膊，但小男孩稳稳的，根本没有要摇晃的意思。他站得越来越直，直面本•威瑟斯塔夫。

“我是你的主人，爸爸不在的时候，我就是主人。”他说，“你得服从我。这是我的花园。你胆敢透露出去一个字，我饶不了你！你现在赶紧从梯子上下去，走到长道上，玛丽小姐会接你进来。我有话要说。我们本不欢迎你，但现在你必须得加入到这个秘密中来了。快！”

本•维特斯塔夫乖戾的老脸还湿答答的，刚才那股怪异的眼泪还没干。他好像根本无法将眼睛从单瘦笔直的科林身上移开，科林这会儿正昂着头直挺挺地站着。

“啊！孩子！啊！我的孩子！”他几乎是在低声咕哝。接着他缓过神来，突然碰了碰帽檐，就是园丁惯用的动作，回答，“是，先生！是，先生！”然后遵照命令从梯子上爬了下去。

第二十二章
太阳落山时

老本的头消失在墙头那边时，科林转向玛丽说。

“过去接他。”他说。玛丽飞快地穿过草地来到常青藤下面的门前。

迪肯正在用犀利的目光盯着科林。他的脸上浮出鲜红的斑点，看着挺吓人的，但他丝毫没有要倒下去的征兆。

“我能站起来。”他说这话时头还是高昂着，气场十足。

“俺告诉过内只要内不再害怕，很快就能站起来了。”迪肯回答说，“内已经不害怕了。”

“是的，我已经不怕了。”科林说。

他突然想起玛丽说过的某些事。

“是你在施魔法吗？”他问得很犀利。

迪肯波浪状的大嘴顿时咧成了开心微笑状。

“施魔法的人是内自己呀，和让它们从土里钻出来的魔法是一样的。”他说。他用厚实的靴子触了触草地里的番红花丛。科林低头看着它们。

“是的。”他缓缓地说，“没有比这更厉害的魔法了——没有了。”

他把身子挺得直直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直。

“我想走到那棵树前。”他指着几步之外的一棵树说。“维特斯塔夫进来时我还想站着。如果累了，我可以靠在树上休息。想坐下时就坐下，不想坐时就站着。从椅子上拿条毯子过来。”

他走到树旁，尽管迪肯一直扶着他的胳膊，他走得却稳稳当当。他靠着树干站立，却看不出他是依靠树干的支撑而站立，他挺得笔直，看起来高瘦高瘦的。

本•威瑟斯塔夫从墙上的门进来时看到科林直直地站在那里，玛丽低声咕哝着什么。

“你在咕哝些什么？”他问得有点不耐烦，因为他压根不想把注意力从那个高高瘦瘦腰板挺直的男孩身上和那张自豪的脸上移开。

不过玛丽没搭理他。她说的其实是：

“你能做到！你能做到！我告诉过你你能做到！你能做到！你能做到！你能！”她这话是说给科林的，因为她想施魔法让他一直那样站着。要是在本•威瑟斯塔夫面前屈服了，她可实在忍受不了。他没有屈服。她为一种突如其来的感觉而振奋，因为她觉得科林看起来帅极了，虽然瘦骨嶙峋的。他死死地盯着本•威瑟斯塔夫，以他独有的方式，既专横又滑稽。

“看着我！”他命令道，“到处都看看！看看我是不是驼背？看看我是不是罗圈腿？”

本•威瑟斯塔夫尚未完全恢复情绪，但也找回了一点状态，于是他还算正常地回答。

“你不是，一点儿都不是。”他说，“你到底是怎么了——把自己藏得严严实实，任由别人说你是个瘸子是个弱智？”

“弱智！”科林气愤地说，“谁觉得我是弱智？”

“很多蠢人，世界上的蠢人太多了，他们只会道听途说，信口雌黄。”老本说，“你干嘛把自己藏起来？”

“每个人都觉得我快死了。”科林言简意赅，“其实不是！”

他说得那么决绝，引得本•威瑟斯塔夫上上下下来回地大量他。

“你快死了！”他言语之间透着喜悦，“没有的事！你好得不得了。我看见你急急忙忙要自己站起来时就知道你好得很。少爷，坐到毯子上歇会吧，我听你差遣。”

他的言行有些古怪，掺杂着晦涩难懂的温柔和机灵通达的理解。在外面长道上接老本进来时，玛丽就已经用最快的速度把该说的全都一股脑地倒了出来。她告诉老本最需要记住的是科林正在好转——好转。是花园的功劳。谁都不能让他想起驼背和快死的事情。

大少爷终于愿意屈尊坐在树下的毯子上了。

“你在园子里负责什么活，威瑟斯塔夫？”他问。

“只要是吩咐的，都得去做，”老本回答，“我是靠着关系才留在这儿的——因为她喜欢我。”

“她？”科林问。

“你的妈妈。”本•威瑟斯塔夫回答。

“我妈妈？”科林说着，静静地观察着老本，“这是她的花园，是吗？”

“是的，是她的花园！”本•威瑟斯塔夫也盯着科林看起来，“她可喜欢这座花园了。”

“现在这花园是我的了。我也很喜欢它。我今后会天天来的，”科林宣布，“但要保密。我的命令就是不许别人知道我们来过这里。迪肯和我表妹在这里干活，已经让园子活起来了。有时我会召你来帮忙——但你必须确保没人看见时才能来。”

本.威瑟斯塔夫的脸上绽放出干枯沧桑的微笑。

“以前我就是在没人看到时进来的。”他说。

“什么！”科林惊呼。

“什么时候？”

“上次我来——”他摸着下巴环顾四周，“大概是两年前了。”

“但已经足足十年没人进来过啊！”科林嚷嚷道。

“连个门都没有！”

“我就是那个‘没人’。”老本生冷地调侃着，“我不是从门进来的。是翻墙进来的。这两年得了风湿，所以一直没来。”

“是内进来修剪的花草！”迪肯大呼道，“俺说怎么一直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她是那么喜欢这个花园——那么喜欢！”本•威瑟斯塔夫声音迟缓地说，“她是那么漂亮。有一次她跟我说，‘本，’边说边笑，‘如果有一

天我病了或走了，你一定要帮我照看我的这些玫瑰啊’。当她真的走了，克雷文先生却下令任何人不许进入。但是我会来，”他倔倔地说，“我是翻墙进来的——直到得了风湿——以前每年我都进来修剪修剪花木，锄锄草。是她先嘱咐我的。”

“要不是内的照顾，花园的样子肯定没现在好，”迪肯说，“俺还奇怪呢。”

“很高兴你做了这些，威瑟斯塔夫，”科林说，“你该知道怎样保守秘密的。”

“是的，我知道，先生，”老本回答，“而且患了风湿的人还是走门比较方便些。”

玛丽小泥铲扔到了树旁的草地上。科林伸出手把它捡了起来。他的脸上又浮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然后开始挖土。他的手单瘦无力，不过现在他们看他时——玛丽屏住呼吸饶有兴趣地观望着——他把小泥铲插到土中，用力一撬，翻出了一点土。

“你能做到！你能做到！”玛丽又开始自顾自地嘀咕起来，“我告诉过你，你能的！”

迪肯的眼神里也充满了渴望与好奇，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本•威瑟斯塔夫饱含兴趣地盯着他看。

科林坚持挖着土。掀了几铲子土之后，他得意地拿出约克郡方言的看家本领对迪肯说。

“你说过你会让我像其他人那样在这里走路——你说过你会让我挖土刨地。当时我还以为你是在哄我开心。这是我第一次开始走路——现在我又在挖土。”

本•威瑟斯塔夫听到这话时嘴巴咧得老大，最后还是忍不住咯咯咯地笑起来。

“哈！”他说，“这话听起来才是聪明人说的话。你是个地地道道的约克郡小伙子。现在你就在挖地呢。你想不想种点什么？我可以给你带盆玫瑰来。”

“快去拿！”科林兴奋地边挖土边说，“快！快！”

事实上他跑得的确够快了。一溜烟就没影儿了，连风湿病都抛到脑后去了。迪肯拿起铁锹又挖起来，比那个新手用瘦削苍白的双手挖的坑更大更深。玛丽偷偷溜了出去，拿了个洒水壶回来。迪肯在朝深处挖洞时，科林继续朝周围翻着松松的泥土。他抬头望着碧空，新式的锻炼虽然强度不大，却令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

“我想一直干到太阳落得很低的时候——很低。”他说。

玛丽觉得太阳好像故意多呆了几分钟。本•威瑟斯塔夫从温室里拿了盆玫瑰来，他尽可能快地从草地上蹒跚穿过。也开始激动起来。他跪在泥洞旁，把花从盆里拔出来。

“给你，孩子。”他把玫瑰递给科林，“你自己把它种进去吧，就像国王到了新地方一样。”

他那双瘦削苍白的小手有些哆嗦，脸上的红晕更深了，他把玫瑰放进土坑中用手扶着，老本负责把土夯实。坑里的土填满了、压瓷实了、也稳固了。玛丽双膝跪地，两手撑着，身体朝前倾向土坑。“煤灰”飞了下来，去看前面在干什么。“坚果”和“贝壳”则站在樱桃树上热热闹闹地聊着。

“种上了！”最后科林说了一句，“太阳才刚刚落到边上。拉我起来，迪肯。我想站着看太阳落山。那是魔法的一部分。

迪肯把他拉起来，魔法——或是其他什么——给了他力量，日薄西山，快乐的下午就要划上句号时，他确确实实站立着——大笑着。

第二十三章
魔法

他们回去时，克雷文医生已经在屋子里等了有段时间了。他已经开始担心派人去花园小径打探是否属于明智之举。科林被带回房间时，这个可怜的男人严肃的上下打量他一番。

“你不该在外面呆那么久的，不该过度放纵自己。”他说。

“我一点也没觉着累，反而感觉很不错。”科林说，“明天我早上和下午都会出去。”

“我不能确保你的这个请求会获得允许，让你出去恐怕不是明智之举。”克雷文医生说。

“试图阻止我才不是明智之举。”科林神情严肃地说，“我会出去。”

甚至连玛丽都觉察到了科林的一个主要怪毛病就是他自己压根不知道他在发号施令时是多么颐使气指和野蛮粗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一直居住在一个荒岛上，自立为王，我行我素，没人去比较，没人去指责。以前的玛丽跟他有的一拼，自从她来到米特斯韦特庄园后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方式是多么不合时宜。有了这个发现后，她自然怀有浓厚的兴趣与科林交流一番。所以克雷文医生走后，她就坐下来充满好奇地凝视了他几分钟。她希望科林问她为什么这个样子，当然她也得逞了。

“你看着我干什么？”他问。

“我想我是在为克雷文医生感到难过。”

“我也是。”科林平静地说，我死不了了，他也得不到米特斯韦特庄园了。”但不能不说带着一股得意。

“在这点上，我当然也同情他。”玛丽说，“但是我在想他必须十年如一日地对一个粗暴的小男孩恭恭敬敬，这实在太可怕了。反正我是做不到的。”

“我粗鲁吗？”科林十分镇定地发问。

“假如你是他的孩子，而他又是那种爱动粗的人，他肯定会用巴掌扇你的。”玛丽说。

“但他不敢。”科林说。

“是的，他不敢。”玛丽小姐公正客观地琢磨起这事，“没人敢顶撞你——就是因为你寻死觅活的那些事。你这个可怜虫。”

“但是，我不会成为一个可怜虫。”科林顽固地宣称，“我不会让别人觉得我是个可怜虫。今天下午我自己都站起来了。”

“因为你总是我行我素才让别人觉得你是个怪人。”玛丽继续嘟哝。

科林转过头去，眉头紧锁。

“我是个怪人吗？”他问。

“是的。”玛丽回答，“非常怪。但你犯不着生气，”她公正地补充道，“因为我也是怪人——本•威瑟斯塔夫也是。但比起我开始对别人有好感，发现花园之前，我现在好多了。”

“我也不想当个怪人，我也不会成为怪人的。”科林坚定地皱了皱眉头。

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他躺着想了一会儿，玛丽看见他那漂亮的微笑又出现了，带动着整个脸都变了样。

“我会不再是个怪人的。”他说，“如果我每天都去花园的话。那里有魔法的——好的魔法，你知道的，玛丽。我确定那里有。”

“我也是。”玛丽说。

“就算不是真的魔法，我们可以假装它是。”科林说，“肯定有法术的——法术！”

“是魔法，但不是黑暗的。”玛丽说，“是像雪一样白的。”

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一直称其为魔法——神奇的几个月里——夺目的几个月里——惊人的几个月里。啊！园子里发生的一切！倘若你没有花园，将很难理解这种感受，如果你有了自己的花园，你会知道用整整一本书来描述它都不足为过。开始的时候，绿色的东西好像停不下来地向泥土外疯长，青草里有、花圃里有、甚至连墙缝里都有。然后绿色的东西上出现花苞，然后花苞开始舒展、出现颜色，一抹蓝、一抹紫、一抹抹红。春花烂漫的日子里连边边角角洞穴缝隙里都藏着花儿。本•威瑟斯塔夫见过怎么做，所以他自己也从墙砖缝中间刮出灰泥，弄了几口袋土，好让可爱的攀爬植物生长。草地里冒出一束束鸢尾草和白百合，绿色的壁龛里也填满了惊艳的蓝色和白色花儿，是飞燕草、或是耧斗菜、亦或是风铃草。

“以前她喜欢得不得了——喜欢得不得了。”本•威瑟斯塔夫说，“她喜欢它们是因为它们积极冲向蓝天，她以前经常说。她不是那

种喜欢低头盯着土地看的人——她不是。她喜欢是因为她说过天蓝看起来让人心情舒畅。”

迪肯和玛丽播撒的种子飞速成长，好像有精灵照顾似的。身段柔软色彩艳丽的罂粟花随着微风摆弄曼妙的身姿，这些灵动欢快的花儿已经在园子里住了很多年，它们可能对新来的人难藏好奇之心。还有玫瑰——玫瑰！它们从草丛里探出脑袋，缠绕着日晷，盘旋着树干，从树枝上垂落下来，又爬上墙，匍匐、蔓延、最终如一帘花环瀑布般铺满了整个墙面——它们一天比一天鲜活，一时比一时富有生机。新鲜的树叶，还有花苞——花苞——开始小得不起眼，然后胀得鼓鼓的，魔法显灵后它们便吐露花蕊，豪情绽放，浓郁的花香流溢花瓣的边缘，飘散着注入园里的空气中。

科林看到了这一切，每个变化发生时他都在。每天早上他会被推出去，要是不下雨，他会在园子里度过白天的每一个钟头。甚至连阴沉沉的日子都能撩起他的兴趣。他会躺在草地上“观万物成长”，这是他自己说的。如果观察得时间够长，他声称，就能看到花苞绽放。你还能结识奇怪忙碌的昆虫，它们辛勤地奔波着，虽然不知道它们在忙些什么，但显然是重要的活计，有时会驼些碎小的稻草，或羽毛，或食物，有时会像爬树一样爬上草叶，好像站在顶端就能眺望探索整个国度。一只鼹鼠在洞口刨着土，最终它用精灵般的尖长爪子刨出了一道出口，这吸引了科林整整一个上午。迪肯向科林揭示了蚂蚁的习性、甲虫的习性、蜜蜂的习性、青蛙的习性、鸟儿的习性、植物的习性，又补充了狐狸的习性、水獭的习性、雪貂的习性、松鼠的习性、鲑鱼的习性、水鼠的习性和獾的习性，要聊要想的事情真是太多了。

而这些甚至连魔法的一半都不及。用自己的双脚站起来这事让科林思绪万千，当玛丽告诉他当时自己嘀咕些什么时，他更是兴奋地大加赞赏。他时常提起这事。

“世上显然有很多魔法，但是人们不知道它们长得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该怎样施法。”有一天他机智地说，“也许开始的诀窍就是不停地念叨好事即将发生，直到它们真的出现了为止。我准备照着试试。”

第二天他们进入秘密花园时立刻把本•威瑟斯塔夫召了来。老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他发现大少爷正站在树下，看起来很高大，但带着美美的微笑。

“早上好，本•威瑟斯塔夫。”他说，“我想你和迪肯，玛丽他们站成一排，我有重要的话说。”

“是，是，先生！”本•威瑟斯塔夫边回答边触触额头表示遵从。（这是本•威瑟斯塔夫雪藏的魅力之一，他年少时曾离家去了海边，还做过几次航行。所以他回话时像个水手。）

“我准备做个科学实验，我长大后会做伟大的科学发现，而我决定以这个实验为开端。”大少爷说道。

“是，是，先生！”虽然是第一次听说伟大的科学发现，本•威瑟斯塔夫还是迅速积极地响应。

玛丽也是第一次听说，不过她已经开始意识到，虽然科林有点怪，但他的确读过不少书，了解不少稀奇事，是个可以信赖的家伙。当他昂起头，用那双奇特的眼睛盯着你时，你好像就会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信任，尽管他才十岁——快十一岁了。此刻他尤其令人信服，因为他突然感到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发表演说类的东西非常迷人。

“我准备做的这个伟大的科学发现，”他继续说，“是和魔法有关的。魔法是个伟大的东西，但鲜有人了解它，除了古书中的几个人——玛丽也知道一点，因为她出生在有托钵僧的印度。我相信迪肯懂得一些魔法，但可能他自己并未意识到。他会吸引动物和其他人。如

果他不是驯兽师的话，我可能不会让他来见我——他也是个训男孩师，因为男孩也是动物。我确信魔法无处不在，只是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感知去捕获它并为我们所用——就像电力、马匹和蒸汽那样。”

听起来太具诱惑力和煽动性，本•威瑟斯塔夫变得十分兴奋，已经呆不住了。“是，是，先生。”他说着，并开始站得笔直。

“玛丽发现这个园子时，它看起来死气沉沉的。”演说家继续说，“然后在某种力量的推动下，新生命从土地下面冒出来，万物从无到有地变化着。在某一天还是空空荡荡，到了另一天她们就出现了。我以前从未观察过生命，这让我十分好奇。搞科学的人通常都很好奇，我也准备变成那种人。我不停地跟自己说，‘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肯定有原因的。不可没有原因！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所以只能叫它魔法。我没见过日出，不过玛丽和迪肯见过，从他们的描述来看，我确信那也是魔法。是某种力量把太阳拖上去又沉下来。自从到了秘密花园，有时候我抬头透过树丛望天时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很开心，觉得胸口好像有东西推搡拉扯，让我呼吸加速。魔法通常表现为推和拉，然后把事物从无变成有。万物都是由魔法变化而来的，叶子和树木、花朵和鸟儿、獾、狐狸、松鼠和人。所以魔法肯定就在我们身边。在这座园子里——在所有地方。园子里的魔法让我站立起来，还让我知道自己会活下来长成一个男子汉。我准备做的科学实验是试图找些魔法放到自己身上，让它在我身上推啊拉啊，让我变得强壮。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想假如你们一直想着它召唤它，或许它就来了。也许这是获取魔法的第一步吧。当我第一次试着站起来时，玛丽就一直在用最快的语速念叨，‘你能做到！你能做到！’然后我真的做到了。当然我也在同时做着努力，但她的魔法真的帮上了忙——迪肯的也是。每天早晨，晚上，经常还有白天，只要我想起来时就会说，‘魔法与我同在！魔法让我更棒！我要变得和迪肯一样强壮，和迪肯一样强壮！’你们也必须这么做。这就是我的实验，你会帮忙吗，本•威瑟斯塔夫？”

“是，是，先生！”本•威瑟斯塔夫说，“是，是！”

“如果你能像士兵训练一样坚持，我们就能看到会发生什么，也会知道这个实验成功不成功了。学东西时要一遍一遍在脑中反复地想它们，直到在脑中烙下印来，我觉得这和魔法是一样的。如果你一直召唤它来效力，它真的会成为你的一部分并且显灵的。”“以前再按印度时我就听一个官员跟我妈妈说过有那种可以把话说上几千遍的托钵僧人呢。”玛丽说。

“我听杰姆.菲尔特沃思的老婆也把同一句话念叨了几千遍——叫杰姆是醉酒的混蛋，她说过那话，肯定的。”本•威瑟斯塔夫枯燥地说，“后来杰姆给了她一顿狠揍，然后去蓝狮喝得烂醉。”

科林眉头紧闭，思考了几分钟。然后他高兴起来。

“对，你们看到魔法在其中的作用了吧。”他说，“她用错了魔法才导致挨揍。如果她用对了魔法，说了好听的话，或许她老公就不会喝得烂醉，或许——或许他反倒会买一顶新软帽送给她呢。”

本•威瑟斯塔夫咯咯地笑了起来，苍老的小眼睛里透露出钦佩。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也是个能站得挺直的人，科林主人。”他说，“下次我见到杰姆.菲尔特沃思老婆时会给她点关于魔法的建议。要是科学实验奏效的话，她肯定又稀罕又高兴——杰姆也是。”

迪肯一直站着倾听演说，圆圆的眼睛里闪着好奇喜悦的光芒。他的肩膀上站着“坚果”和“贝壳”，怀里抱着一只长耳朵小白兔，他轻柔地抚挲它，小白兔配合地把两只长耳朵并拢顺耷在背上，安静地享受着。

“你觉得实验会起作用吗？”科林问他，很想知道对方的想法。每当迪肯欢快地咧着大嘴笑，盯着他或小动物看时，他都非常想知道迪

肯的脑袋里在想什么。

现在他又在笑了，笑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爽朗。

“是，我觉得会。”他回答，“和种子见到太阳会破土而出是一样的。肯定会起作用的。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了吗？”

科林和玛丽都很高兴。受插画上那些托钵僧人和信徒的启发，科林建议大家在那棵茂密如华盖的树下盘腿而坐。

“这个样子像在寺庙里打坐。”科林说，“有些累了，我要去坐一坐。”

“嗯！”迪肯说，“你不该说你累了来开始。这会破坏魔法的。”

科林扭过头来看着他——看着他那双天真的圆眼睛。

“你说得对，我必须专心只想魔法。”他慢慢地说。当他们在树下坐成一个圈时，看起来真是再壮观再神秘不过了。本•威瑟斯塔夫觉得自己好像被带进了一个祈祷会现场。通常他是不愿意出现在所谓的“祈祷会”场合的，但这次关系到少爷的大计，他不仅没有怨言，反倒很感激被邀请至此。玛丽小姐觉得一种庄严的喜悦涌上心头。迪肯怀里还抱着那只兔子，或许是他盘腿而坐的时候发了些别人听不到的驯兽者暗语，所以乌鸦、狐狸、松鼠和小羔羊纷纷缓缓靠近，好像都是出于自愿而成为这个大圈圈中的一员。

“小动物们来了，它们想过来帮忙。”科林严肃地说。

科林看上去真的很帅气，玛丽不由地想。他高高地仰起头，有种神父的感觉，奇特的眼睛里充满了美妙的神色。阳光透过树荫华盖撒落到他身上。

“现在我们要开始了。”他说，“我们要前后摇晃吗，玛丽，像托钵僧人那样？”

“我没法前后摇，我有风湿病。”本•威瑟斯塔夫说。

“魔法会把它们驱走的，但在你好之前我们先不摇了。”科林用主教般的口吻说，“我们现在只要颂诗就好了。”

“我也不会颂诗。”本•威瑟斯塔夫有点不耐烦地说，“我只去教堂的颂诗班试过一次，却被他们赶出来了。”

没有一个人嘲笑他。因为他们全都太认真虔诚了。科林的脸上甚至连阴影掠过的痕迹都找不到。他满心只想着魔法。

“那我来颂诗好了。”他说。然后他就开始了，看起来像个精灵男孩。“阳光普照——阳光普照。此乃魔法。花朵盛开——根须盘绕。此乃魔法。活着是魔法——强壮是魔法。魔法与我同在——魔法与我同在。同在——同在。与所有人同在。与本.维特斯塔夫的后背同在。魔法！魔法！快来帮助我们吧！”

他说了很多很多遍——虽然没有一千遍，也已经是个不少的数字。玛丽听得入神。她觉得既奇特又悦耳，她希望科林能一直颂下去。本•威瑟斯塔夫开始觉得自己飘然进入愉快的梦境。花间蜜蜂的嗡嗡声与颂诗声交混一体，合成一支引人入梦的催眠曲。迪肯盘腿而坐，怀里抱着酣睡的小白兔，手则闲散地搭在小羔羊背上。“煤灰”挤走了一只松鼠，在他的肩膀上凑缩成一团，灰色的眼睑又耷拉了下来。最后，科林停了下来。

“现在我准备去花园转转了。”他宣布。

本.威瑟斯塔夫的头昏沉沉地向前耷拉着，听到这话，他立刻打起精神来。

“你睡着了。”科林说。

“没有的事，这场布道好得没话说——但是募捐前我肯定得出去一趟。”老本咕哝着。

他还没完全醒困呢。

“你可不是在教堂里。”科林说。

“是不在啊，谁说过我在了？”老本直了直身子说，“每字每句我可都听得清清楚楚。你说魔法与我的背同在。医生管那个叫风湿病。”

大少爷摆了摆手。

“那是错误的魔法，你会好起来的。”他说，“你现在得到我的允许，可以去干活了。但是明天还要来。”

“我想看着你绕花园转悠。”老本咕哝着说。

虽然不是什么恶意的咕哝，但终究还是咕哝。其实这个倔强的老头并不完全相信所谓的魔法，他已经下定决心，倘若被赶走，他会爬上梯子越过墙头观望，万一有个什么磕磕绊绊，他还能颠儿颠儿地过来营救。

大少爷并不反对他留下，于是观游队伍形成了。看起来真的像是一个队伍。科林走在最前头，迪肯和玛丽分别伴其左右。本•威瑟斯塔夫跟在后面，“小动物们”紧随着他们，小羔羊和小狐崽跟迪肯靠得很近，小白兔蹦蹦跳跳地跟着，时不时停下来啃两口东西，“煤灰”一本正经，宛然一副掌控全局的模样。

队伍行进很慢，气势却不一般。每走几步他们都会停下来歇一歇。科林靠在迪肯的胳膊上，本•威瑟斯塔夫暗地里仔细地观察着，不

过科林会时不时地把手从支撑上拿开，独自走上几步。他的头一直抬着，看上去十分伟岸。

“魔法与我同在！”他不停地说，“魔法让我强壮！我能感觉到！我能感觉到！”

很显然，有什么东西正在支撑他，激发着他。他在壁龛处坐下休息过，在草地上也歇过一两次，好几次他都在小径上停了下来靠在迪肯身上，但他坚持不懈，直到走完整圈。当他回到树荫华盖下面时，脸颊红通通的，露出凯旋的得意神情。

“我做到了！魔法显灵了！”他大喊，“那是我的第一个科学发现。”

“克雷文医生会怎么说呢？”玛丽突然问道。

“他不会说什么的，因为没人会告诉他。”科林回答，“这是所有秘密中最大的秘密。在我变强壮能像其他男孩那样走路跑步之前，谁也不许透露一个字。我以后每天都会坐着轮椅出来，再坐着它回去。实验成功前，我不想别人背后闲言碎语，问东问西的，我也不会向我爸爸透露风声。然后等他回到米特斯韦特庄园的某一天，我会走到他书房去并且跟他说‘我来了；跟其他男孩一样。我好得很，我会长成一个男子汉的。这都要归功于一个科学实验。’”

“他会觉得自己在做梦，他不会相信自己看到的是真的。”玛丽大喊道。

科林再次被得意涨红了脸。他让自己相信自己能好起来，这在整场战斗中已经胜利了一大半，如果他能意识到的话。但更能激励他的念头是想象自己的父亲在看到儿子和其他人的儿子一样能挺直地站

着，能拥有强壮的身体时的反应。他最阴暗痛苦的记忆就是在那些病怏怏的日子里，连自己的父亲都害怕见到这个弱不禁风的儿子。

“他不信也不行，这由不得他。”他说。

“在魔法显灵以后，开始科学发现之前，我要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成为运动员。”

“一周左右，我们就能带你去打拳击了。”本•威瑟斯塔夫说，“你会勇猛夺冠，成为全英格兰的冠军拳击手的。”

科林盯着老本，眼神里透露着坚定。

“威瑟斯塔夫，这太失礼了吧。”他说，“你不能仗着自己知道秘密就口没遮拦。魔法再怎么显灵，我也不会成为冠军拳击手。我要当的是科学发现者。”

“请您恕罪——请您恕罪，先生。”老本边致敬边回答道，“但这绝不是玩笑。”他眨巴眨巴眼睛，偷偷地乐坏了。他对受到训斥毫不在意，因为训斥意味着这个小家伙正在长气力长精神。

第二十四章
“让他们笑吧”

迪肯干活的地方可不只秘密花园一个。荒原上他们家的村舍周围有一片地，由粗石围墙矮矮地围了一圈。清晨的时候，日暮的时候，科林和玛丽见不着他的时候，他都在地里干活，帮妈妈种植或照看西红柿、卷心菜、芜菁、胡萝卜和香草。在“小动物”的陪伴下，他在那片地上制造着奇迹，好像并从未感到过厌倦。挖地或锄草时，他会吹吹口哨，用约克郡话哼几首荒原歌曲，跟“煤灰”或“船长”搭话，或者跟来学活帮忙的弟弟妹妹们聊聊天。

“俺们不可能过得像现在这般舒服，要是没有迪肯这个园子的话。”索比太太说，“他种什么长什么。他种的胡萝卜和卷心菜个头是别人家的两倍，而且还有一股别人家没有的特别味道。”

她只要一得闲便跑到外面去和迪肯聊天。晚饭过后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映着昏暗的天色干活，这是索比太太每天的平静时光。她会坐在矮矮的粗墙上看着迪肯，听他讲述白天发生的事。她很享受这段时光。园子里除了蔬菜还有别的。迪肯时不时会买来几分钱一小袋的花种，把这些馨香醉人的种子播种到醋栗丛甚至卷心菜中间，他在园子边上种了木樨草、石竹花、蝴蝶花和其他可以每年收获种子或逢春根部便会旺盛成长的植物。矮墙是约克郡最美丽的景致之一，因为迪肯在每条缝隙间都塞种了荒原大地上的毛地黄、蕨类植物、石水芹和灌木篱墙花，它们在石缝中若隐若现，只有不经意间才能瞥见。

“想让它们长得茂盛，长得欢实，妈妈。”他说，“就是和它们成为朋友。它们跟‘小动物’一样。如果它们渴了，给它们喝的，如果它们

饿了，给它们点吃的。它们想和咱们一样活。如果它们死了，俺会内疚，觉得自己是个坏蛋，对它们太冷漠无情了。”

也就是在这天色暗淡的几个小时里，索比太太会听到米特斯韦特庄园发生的一切。开始时她只听说“科林主人”爱上了同玛丽小姐一起外出，而且这对他有好处。但是没过多久，两个孩子就一致决定同意迪肯的妈妈“加入秘密”。他们都毫不怀疑地相信她是“绝对可信的”。

所以在一个美丽祥和的夜晚，迪肯向妈妈娓娓道出了整个故事，包括扣人心弦的细节，例如埋藏的钥匙、知更鸟、看着阴郁沉闷的灰蒙蒙，还有玛丽小姐试图封存的秘密。迪肯的出现，得知秘密，科林主人的疑虑，最终被引入那片被藏匿的领地，墙头上本.维特斯塔夫探出的愤怒面孔，科林主人小宇宙爆发，这一切都让索比太太好看的面孔变了好几次颜色。

“天呐！”她说，“那个小姑娘来庄园还真是个福音呢。既锻炼了自己，也拯救了科林。让他站了起来！咱们都以为他是个可怜的弱智，从头到脚没一根直的骨头。”

她问了很多问题，蓝色的眼睛里写满了深深的思考。

“庄园里的那些人有什么反应——看着他那么健康快乐，而且不抱怨？”她问。

“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天天过去了，他的脸也一天一个样。现在脸上饱满了很多，看起来没那么尖了，蜡色也逐渐褪掉了。但有时他不得不抱怨一小下。”迪肯开心地笑了起来。

“喔，抱怨些什么呢？”索比太太问。

迪肯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他抱怨是为了打消周围人的疑虑。假如让医生发现了他能站立起来的事，他一定会写信通知克雷文主人的。科林少爷是想亲自说出这个秘密。他准备每天都在腿上施练魔法，直到他爸爸回来，到时候他会走到他房间去让他看看自己的儿子可以跟其他孩子一样挺直。但是他和玛丽小姐觉得最好还是用点障眼法，时不时地无病呻吟一下。”

迪肯还没说完呢，索比太太就忍不住发出会心的笑声。

“哈！”她说，“俺敢保证那两个小鬼乐得不行。他们还有的演呢，对于孩子来说，没什么比演戏更好玩的了。俺来听听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吧，迪肯。”迪肯正在锄草，他放下手上的活儿，坐在脚跟上跟妈妈讲了起来。他的眼睛里透着欢快和喜悦。

“科林少爷每次外出都要坐着轮椅，他会冲着约翰，就是那个脚夫发火，说他抬得不够仔细。”他说，“他总是装作很无助，而且绝不抬头，直到别人都看不见俺们了。而且他被抱上轮椅时候总是喋喋不休地咕哝抱怨。他和玛丽小姐都乐此不疲，当他呻吟抱怨时，玛丽就会在一旁附和，‘可怜的科林！疼得厉害吗？这么虚弱啊，可怜的科林？’——但问题是他们有时会忍不住笑出来。安全抵达秘密花园后，他们会痛痛快快地笑，笑得没力气再笑为止。他们还得把脸埋到科林少爷的靠垫里笑，防止附近有园丁听到。”

“笑得越多，对他们就越有好处！”索比太太说着自己也笑了起来，“孩子健康的笑声可比成年累月地吃药管用多了。他们俩都会结实起来的。”

“他们正在变得结实呢。”迪肯说，“他们太饿了，但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弄到足够的食物而不被怀疑。科林少爷说，如果他一直不停地要食物，那他们就不会相信他是个病人了。玛丽小姐说她会把她那份让给科林少爷吃，但科林说如果玛丽吃不饱的话，她就会瘦下去，他们俩必须一起胖才行。”

听说这个难题，索比太太由衷地笑了，她在那件蓝色斗篷里笑得前仰后合，迪肯也随着她大笑起来。

“孩子，俺跟内说——”索比太太终于缓上气来，“俺想到帮他们的办法了。早上内去找他们时，提上一桶优质鲜奶，俺会给他们烤些农家脆壳面包或葡萄干小圆面包，就是内们喜欢的那种。再也没有比鲜牛奶和面包更好的食物了。这样他们在花园里就能临时充充饥，回到屋子里，那些考究的食物就能让他们填饱肚子了。”

“啊！妈妈！”迪肯不无崇拜地喊道，“内的办法太棒了！内总能想出办法。他们昨天可是被这个问题扰得够呛。他们不知道除了叫厨房准备更多吃的还能怎么办——因为他们胃里实在空得难受。”

“他们俩都在长身体，而且都恢复了健康。这样的孩子就像小狼崽，食物对他们来说就是血和肉。”索比太太说。，“哈！但他们肯定正乐在其中呢，”她说，然后她也像迪肯那样弯起嘴笑了。

她说的一点也没错，这个慈祥又不同寻常的母亲——尤其是说到他们对“演戏”乐在其中。科林和玛丽已经把“演戏”当做最刺激的娱乐源泉之一。他们之所以会有自我保护免遭怀疑的意识，还要归功于困惑的护士在不经意间的提示和克雷文医生。

“你的胃口。有了很大的改善嘛，科林少爷。”有一天护士说，“你以前可是什么都不吃，很多东西也不合你的胃口。”

“现在可是没什么东西不合我的胃口。至少没那么多不合胃口的东西了。是新鲜空气的作用。”科林接了护士的话，当看到护士好奇地望着自己时，他突然意识到或许现在还不该表现出健康。

“也许吧。”护士说着，还是疑惑的表情盯着他看，“但我必须得向克雷文先生反应这个情况。”

“瞧她刚才盯着你看的样子！”护士走后玛丽说道，“好像觉得有什么秘密似的。”

“我不会让她发现什么的，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看出端倪。”科林说。那天早上克雷文医生过来时也显得颇为困惑。他问了一堆问题，让科林大动肝火。

“你呆在花园的时间太久了，”他说，“都去哪儿了？”

科林在回答问题时立刻摆出一副冷若冰霜的表情，这也是他最喜欢的表情。

“我不会让别人知道我去了哪儿，我去了我想去的地方。”他回答，“每个人都要遵从命令回避。不许盯着我看瞪着我看的。你知道的！”

“你好像整天都在外面，但我不觉得这对你有什么坏处——我不觉得。护士说你的食量比以前大多了。”

“也许，也许这是种反常的胃口吧。”科林脑中灵光一现。

“我不觉得，因为你吃的食物好像很合胃口。”克雷文医生说，“你长肉长得快，连气色也好了不少。”

“也许——也许我是浮肿呢，发烧呢。”科林边说边装出一副忧郁沮丧的表情，“那些活不长的人通常都——都有点反常。”克雷文医生摇了摇头。他握住科林的手腕，把袖子朝上捋了捋，把了把胳膊。

“没有烧，而且你这属于健康地长肉。”他若有所思地说，“如果你能保持下去，孩子，咱们就再也不用谈及死亡了。你父亲听到你好转的消息肯定会乐坏的。”

“不许告诉他！”科林愤怒的小宇宙瞬间爆发了，“假如我的病情再次恶化，只会令他更加失望——而且我可能今晚就会恶化的。我可能会发很严重的高烧。我好像感觉现在就要开始发了。不许给我爸爸写信——不许——不许！你在惹我生气，你知道这对我没好处。我已经感觉浑身发烫了。我讨厌被写信提及，也讨厌被谈及，和被别人盯着看一样讨厌！”

“嘘——嘘！”克雷文医生安抚着他，“孩子，没你的允许不会有人写信告知的。你太敏感了。千万别把已经出现的好结果给破坏了。”

他没再多提写信给克雷文先生的事，他见到护士时还私下里嘱咐她别在病人面前提及他可能会写信的事。

“这孩子有了很大好转，这种好转几乎算是超乎寻常了。”他说，“但现在他显然心甘情愿地去做以前我们没法让他做的事了。不过他情绪仍容易激动，所以别说什么刺激他的话。”玛丽和科林都产生了警觉，他们凑在一起紧张兮兮地商讨应对之策。他们的“演戏”计划就是此时诞生的。”

“我可能得再‘发作’一次才行。”科林不无遗憾地说，“我不想‘发作’，而且现在也没‘发作’的缘由。也许我根本就发不出来。我的喉咙里没长什么肿块，脑子里想的一直是愉快的事，而不是那些可怕的事。但倘若他们真的准备写信给我爸爸，我就必须得采取一些行动才行。”

他决定少吃点，但不幸的是这个精妙的点子根本实施不了，因为每天早晨他睁开眼就觉得胃口大开，沙发旁的桌子上摆着早餐，有家常面包、新鲜黄油、雪白的鸡蛋、覆盆子果酱和浓缩奶油。玛丽经常和他一起用早餐，当他们看到桌子上——尤其是精心制作的滋滋冒油的火腿片从热乎乎的银餐罩下面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时——他们就会绝望地望着对方的眼睛。

“我觉得咱们今天早上会把这些全吃光的，玛丽。午饭和晚饭再多剩些吧。”科林总会以这句话做结尾。

但他们根本就剩不了什么，当被吃得干干净净的空盘子被送回餐具室时总能引发大讨论。

“我真希望——”科林会这么说，“我真希望火腿片能再厚实点，而且每人一个松饼根本不够吃的。”

“对一个快死的人来说是绰绰有余了，但对一个要活下去的人来说是不够的。”玛丽第一次听说时就这么回答，“当荒原上石楠和金雀花清新甜美的香气从打开的窗户涌进来时，我有时会觉得自己能吃下三块松饼。”

那天早上——他们在花园里尽情玩了约两个小时——迪肯走到一大簇玫瑰丛后面拿出两个锡桶，他说其中一只桶满满的全是鲜牛奶，顶上还盖着奶油，另一只桶装着农家葡萄干小圆面包，用一块蓝白相间的干净餐布包着，小圆面包放得很讲究，拿出来时还热腾腾的呢，几个孩子之间立刻掀起了一阵骚乱，一阵惊喜的骚乱。索比太太想得真是太周到了！她该是一位多么善良睿智的女人啊！小圆面包那么可口！新鲜牛奶多么香甜！

“她身上带着魔法，跟迪肯一样。”科林说，“魔法让她想出很多点子——好点子。她是个会魔法的人。转告她我们很感激，迪肯——相当感激。”他有时会用成年人才会用的语言说话。他自得其乐。正因为这种乐趣，他提高得很快。

“告诉她，她慷慨相助，我们感戴莫名。”

接着他把这种高端的修养抛到九霄云外，对着小圆面包和牛奶胡吃海塞起来，就像一个饥肠辘辘的小男孩已经吃完早饭两个多小时

了，又做了高消耗的运动，吸入了大量荒原上的清新空气。

对于很多同类事件来说，这只是个开端。他们顿时意识到索比太太要填饱十四个人的肚子，再多出他们两个的话，可能就捉襟见肘了。所以他们上缴些钱，说是让索比太太帮助买些东西。

迪肯有了个令人振奋的发现，在花园外公园的树林里，就是玛丽第一次看见他吹笛子给小动物们听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深深的小洞穴，上面可以用石头架起一个小炉子，然后烤些土豆和鸡蛋。烤鸡蛋是以前没有发现的美味，热乎乎的烤土豆加上盐和新鲜黄油后堪称森林美食之王——另外也十足地诱人。你可以买土豆和鸡蛋，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不用觉得自己在从其他十四张嘴里抢食物。

每天早晨，他们都会在李子树下盘腿坐成神秘的一圈施展魔法，花季过后，茂密的绿叶蓬蓬如华盖。神秘仪式过后，科林通常会走路锻炼，他在一整天里都会时不时地践行一下新发现的力量。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他变得每天都比前一天强壮，走得也比前一天更稳，距离也比前一天更长。每一天他对魔法的信念都会比前一天更加坚定——魔法可能也比前一天更加有效。他做了一个又一个的实验，觉得自己正在积累能量，正是迪肯向他宣布了最好的消息。

"昨天，妈妈让俺去斯威特办事，俺在蓝牛旅馆附近看到了鲍勃•霍沃斯。"他在缺席了一天后的一个早晨说，"他是荒原上最强壮的家伙。是摔跤冠军，跳得比其他人都高，铁锤也扔得比其他人都远。有些年他一直去苏格兰参加比赛。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他人很和善，俺问了他几个问题。绅士们都称他为运动员，俺就想到了你，科林少爷，于是俺说，'内是怎样把肌肉练出来的，鲍勃？内额外做了什么才变得这样强壮吗？'他说，'嗯，是的，孩子，我的确额外做了些。一个曾经到斯威特的壮汉曾经向我展示如何锻炼胳膊、腿、还有浑身上下的每一块肌肉。'然后俺问他，'一个体弱的人能用这种方法练得强壮吗，鲍勃？'他笑着问，'你就是那个体弱的人？'俺说，'不

是，俺只是认识一个年轻的绅士，他久病体弱，正在逐渐有气色，俺想学些技巧教他。’俺没提你名字，他也没问。就像俺之前说的那样，他很和善，他站起来善意地向俺演示，俺跟着他学，直到都记在心里。”

科林兴冲冲地听着。

“你能演示给我看吗？”他大喊道，“能吗？”

“嗯，当然，”迪肯一边起身一边回答，“但是他说开始时的运动一定要温和，注意千万别累着自己。要适时休息，做深呼吸，不能运动过量。”

“我会注意的，快演示给我看！”科林说，“快演示给我看！迪肯，你是世界上最有魔力的男孩！”

迪肯站在草地上，缓缓地做了一组简单却异常实用的肌肉运动。科林在旁边看着，眼睛瞪得老大。他坐着时就已经能做几步了。他稳稳当当地站起来后，动作轻柔地摆了几式。玛丽也开始做。一直观看表演的“煤灰”也被撩拨得心痒痒，它飞开树枝，躁动不安地四处蹦跶，因为它没法儿跟着学做那些肌肉运动。

从那时起，肌肉运动和魔法一样，也成了每天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科林和玛丽每次都能尝试着做出更多的动作，造成的结果就是他们胃口大开，多亏了迪肯每天早晨放到树丛后的餐篮，否则他们可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洞穴上的小炉子和索比太太的慷慨馈赠让他们如此满足，米洛克太太、护士和克雷文先生又开始迷惑了。如果你填了满肚子的烤鸡蛋、烤土豆、新鲜起泡的牛奶、燕麦饼、果子面包、石楠蜂蜜和浓缩奶油，那就不会把早餐或午餐当回事了。

“他们几乎什么都没吃。”护士说，“假如他们不听劝，不吃一些营养的东西，肯定是会被饿死的。但你看看他们的气色。”

“看看！”米洛克太太不无愤慨地说，“哎！我被他们搞得头都大了。真是一对小魔头。先是把外套撑破了，然后连正眼都不瞧一瞧厨师精心准备的饭菜。昨天那美味难抵的童子鸡和面包沙司他们连动都没动一口——那可怜的女人还专门为他们发明了一种布丁——可惜都原封不动地送回去了。她差点没哭出来。假如他们真的饿死了，她也怕自己会受罚。”

克雷文医生来了，对科林进行了长时间的仔细诊疗，当护士说到他们最近的情况，并向他展示早晨刻意保存下来的几乎被动过的餐碟时，他的脸上挂着困惑忧虑的表情——当他坐在科林的沙发旁诊疗时，这种忧虑的神情更加明显了。他之前一直在伦敦出差，已经快两周没见到这孩子了。年轻人恢复体力是很迅速的。科林皮肤的苍白蜡色已经褪去，开始透出一种温润的玫瑰红；他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变得清澈明亮，眼底，脸颊和两鬓的凹陷处也被填实了。他前额那深黑厚重的头发开始显得有生气了，好像很有弹性，柔柔的，暖暖的，很有活力。他的嘴唇更饱满了，颜色也变得很自然。事实上，要把他认作是个病快快的小男孩，现在的他还真不够格。克雷文医生托着腮，仔细琢磨着。

“听说你根本不吃什么东西，这让我感觉很遗憾。”他说，“这样可不行。你会本利兼失的——你已经有了飞速的进步了。不久前你的食欲还很好。”

“我告诉过你那是反常的食欲了。”科林回答。

玛丽坐在旁边的脚凳上，她发出怪声，因为试图把那声音给压下去，差点没把自己给呛着。

“怎么了？”克雷文医生扭过头问她。

玛丽变得十分严肃刻板。

“像是喷嚏又像是咳嗽。”她故作庄重和责难，“不过被我给吞到喉咙里去了。”

“但是，我没法控制自己。”她事后告诉科林，“当我想起你最后吃掉的那个大土豆，张着大嘴，狼吞虎咽地吃掉涂着果酱和浓缩奶油的面包皮时，我就忍不住要笑喷出来。”

“这些孩子有什么方法可以偷偷得到食物吗？”克雷文先生问起米洛克太太。

“没别的办法，除非他们自己从地里刨，从树上摘。”米洛克太太回答，“他们整天呆在外面，除了彼此谁也见不到。如果他们想吃点跟送去食物不同的东西，吩咐一声就可以了。”

“嗯。”克雷文医生说，“如果不吃东西还能这样精神，那我们就不必干涉了。这孩子已经变了个人了。”

“那个小女孩也是，自打长点肉，她已经开始变好看了，那副尖酸的丑陋表情也不见了。”米洛克太太说，“头发变得浓密，神色也健康明亮了。她以前是个阴沉古怪的小东西，现在她和科林少爷经常凑在一起疯笑，就像一对小疯子。也许他们就是这么长肉的吧。”

“也许吧。”克雷文医生说，“让他们尽情地笑吧。”

第二十五章
挂帘

秘密花园繁花斗艳，每天早晨都吐露着新奇迹。知更鸟的巢穴里躺着鸟蛋，它老婆正坐在鸟蛋上，用长满羽毛的胸脯和翅膀小心翼翼地为其取暖。刚开始她十分紧张，知更鸟也的警惕性也非常高。那些天甚至连迪肯都不敢靠近那个花木丛生的角落，他所做的只有等待，直到他悄无声息地向小家伙的灵魂传递出了某种神秘的讯息，即在这个花园里，没有什么是十分异于它们的——没有谁不清楚它们身上正在经历的奇妙——鸟蛋那巨大的、温柔的、极致的、令人心碎的美丽和庄重。倘若花园里有这么一个人，他没能在内心意识到假如鸟蛋被拿走或受到伤害，那么整个世界都将混沌一片、四分五裂、走向终结——倘若有这么一个人，不曾感受到这些践行这些，那么即使是在金光灿烂的春日里，幸福感也荡然无存。但是他们都能意识到，也能感受到，知更鸟夫妻俩也知晓这一切。

开始，知更鸟满心焦虑地盯着玛丽和科林。出于某些难以言状的原因，它觉得没必要盯着迪肯。知更鸟第一次用那双黑露般的眼睛看见迪肯时，就知道他不是外人，只是没长毛和喙的知更鸟罢了。他会说知更鸟语（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语言，不会跟其他语言混淆）。冲着知更鸟说知更鸟语就像是对着法国人说法语。迪肯经常跟知更鸟说话，所以知更鸟觉得它对人类叽叽喳喳的那些鸟语一点儿也没关系。知更鸟觉得人类之所以觉得那是听不懂的鸟语，是因为他们不够灵光，才会听不懂长羽毛动物的话。他的动作也是知更鸟式的。他不会有那种突兀的动作惊着鸟儿，让鸟儿觉得遭遇危险或威胁。所有的知更鸟都能理解迪肯，所以他的存在一点都不碍事。

但是对于另外两个，开始时不得不防着点。首先，那个男孩不是自己凭双腿走进花园的。他是坐在一个带轮子的东西上被推进来的，身上还盖着野生动物的皮毛。这一点本身就令人质疑。当他站起来走动时，样子又是那么怪异，其他人好像还得去帮忙。知更鸟经常躲在树丛后面偷偷观察，紧张地监视，它的头先是歪到一边，然后再侧向另一边。他觉得这种缓慢的动作可能意味着突袭前的准备，就像猫那样。猫咪在突袭前就会在地上缓缓地匍匐。知更鸟跟老婆聊了好几天这事儿，后来它决定不提了，因为老婆吓得够呛，它担心会影响鸟蛋。

当那个男孩开始自己走路，甚至越走越快后，知更鸟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解脱。很长一段时间——或者说对知更鸟而言仿佛是很长一段时间——科林才是令其忧虑的根源。他的行为举止和其他人类不一样。他看起来好像很喜欢走路，但会坐下来或躺下来一会儿，然后再手忙脚乱地站起来继续走。

一天，知更鸟想起当初被父母逼着学飞的日子，那时他和眼前这个男孩有着同样的境遇。它飞了几小段路以后就不得不停下来歇歇脚。他恍然大悟，原来这个男孩是在学飞——或者是在学走路。他把这事跟老婆说了，他说等到鸟宝宝破壳而出时也会有跟那个男孩一样的经历，知更鸟太太觉得欣慰起来，甚至变得关注起来，它饶有兴趣地越过鸟巢边缘观望着男孩，觉得乐趣无穷——不过她一直觉得鸟蛋里的鸟宝宝会聪明得多，学得也会更快。后来她又放任地说人类通常比鸟儿笨拙和迟缓，大部分人好像压根学不会飞。所以你根本不会在天上或树顶遇上他们。

过了一会儿，男孩开始四处走动，就像其他人那样，三个孩子还会时不时地做出些有悖寻常的事。他们会站在树底下活动活动胳膊，转转腿，晃晃脑袋，那架势既不是走路，也不是跑步，更不是坐姿。他们每天都会把这些动作不时地做一遍，知更鸟根本无法向老婆解说

他们在做什么，或想做什么。它只能说它确定它们的鸟儿不会那样瞎扑棱；但是因为那个说着流利知更鸟语的男孩也在他们队伍其间，所以可以确定这些活动没什么危险性。当然，无论是知更鸟还是它太太都没听说过摔跤冠军鲍勃.霍沃斯，也没听说过他的肌肉训练法。知更鸟与人类不同；它们的肌肉通常从起初就得到了锻炼，所以它们是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成长起来的。如果你也必须飞来飞去地寻觅三餐，那你的肌肉也不会萎缩的（萎缩意味着因缺乏使用而产生的功能衰退）。

当那个男孩像其他人那样走啊跑啊挖啊锄草啊，角落里的鸟巢就会在一片静谧和满足中陷入沉思。对鸟蛋的担忧和恐惧已经烟消云散。得知鸟蛋会像锁在银行保险柜里一样安全，还能看到那么多稀奇古怪的趣事，孵蛋也成了桩美差。到了雨天，知更鸟准妈妈有时甚至会感到一丝无聊，因为孩子们不会进园子了。

可对于玛丽和科林来说，雨天也没有无聊一说。一天早晨，大雨倾倒个不停，科林开始有点坐不住了，因为他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呆在沙发上，起身和四处走动都不是安全之举，玛丽有了个好注意。

“如今我是个真正的男孩了。”科林说，“我的胳膊、腿、还有全身都充满了魔法，我实在没法儿一动不动地呆着。它们一会儿都闲不下来。你知道吗，玛丽，每当我早上醒来，天色尚早时，鸟儿在外面叽叽喳喳地叫着，万物好像都在欢欣地叫喊——连树木和那些我们听不到的东西也不例外——我觉得自己好像也必须从床上跳起来喊上一通。假如我真那么做了，你想想会有什么后果吧！”

玛丽放肆地咯咯傻笑起来。

“护士会跑过来，米洛克太太会跑过来，她们会认为你疯了，然后会把医生叫来的。

科林自己也咯咯咯地笑了起来。他能够想象到那些人的表情——看到他突如其来的状况该有多么惊恐，看到他笔直地站起来时该有多么诧异。

“希望爸爸也能来，我想亲口告诉他。”他说，“我一直都在想这事——再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不能一动不动地躺着装着了，而且我的变化也很大。希望今天没下雨。”

就是在这个当口，玛丽小姐灵机一动有了新注意。

“科林，知道这房子里有多少房间吗？”她神神秘秘地说。

“我觉得大概一千个吧。”他回答。

“大约有一百个房间根本没人进去过，之前一个下雨天我过去看了很多间。”玛丽说，“没人知道，不过差点被米洛克太太抓个正着。回去时我迷了路，碰巧在你房间的走廊尽头停了下来。那是我第二次听到你哭。”

科林突然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一百个没人进去过的房间，听起来跟秘密花园差不多。”他说，“我们过去看看怎样。我坐在轮椅上，你推我过去，没人会知道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没人敢跟着咱们。”玛丽说，“那儿有画廊，你可以来来回回地跑。我们还可以做做肌肉训练。还有一个印度风格的小房间，里面的壁橱里满是象牙雕刻的大象。各式各样的房间都有。

“摇铃。”科林说。

护士进来时他就发令了。

“把轮椅推来，玛丽小姐和我打算去看看房子里空出来的地方。”他说，“可以让约翰把我推到画廊那儿，因为那边有阶梯。然后他必须离开，让我们单独呆着，直到我再传他他才能出现。”

那个早晨，连雨天也失去了往日的阴霾与恐怖。脚夫奉命把轮椅推进画廊，留下科林和玛丽单独呆着后，他们面对面会心地笑了。玛丽确定约翰返回到楼下自己的地盘时，科林迫不及待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

“我想从画廊这头跑到那头。”他说，“然后我想跳一跳，再做做鲍勃.霍沃斯的肌肉训练操。”

然后他们不仅照单全做了，还干了不少其他事。他们看了那些肖像画，发现了一个相貌平庸、身着绿色锦缎、手指头上停着鹦鹉的小女孩。

“所有这些人，肯定都是我亲戚。”科林说，“他们生活在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手指上落着鹦鹉的，我觉得她是我的一位曾、曾、曾、曾祖姨妈。她看起来跟你很像，玛丽——不是和现在的你像，而是和刚来山庄时的你很像。现在你胖多了，也好看多了。”

“你也是。”玛丽说，接着他们俩都大笑起来。

他们去了印度房间，和象牙雕大象玩得乐哉乐哉的。他们还找到了那个玫瑰色的锦缎闺房，还有老鼠在垫子上留下的洞，不过老鼠们都长大各奔东西了，洞里空空如也。比起玛丽的那次初游，他们看到了更多的房间，有了更大的收获。他们发现了新走廊、新角落、新楼梯、喜欢的新古画、还有一些不知用途的古怪旧物。这是个奇怪而又愉快的早晨，和其他人在同一所房子里走动，同时又觉得对方与自己之间有千里之隔，这种感觉真是微妙极了。

“真高兴我们来了，我还不知道自己住在这么一个又大又怪异的老房子里呢。”科林说，“我喜欢这儿。以后只要下雨咱们就可以来溜达溜达。我们会陆续找到其他新鲜古怪的角落和东西的。”

那天早上他们的胃口也很棒，回到科林房间时，想把午饭动也不动就送回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护士把餐盘端下楼，放到碗柜上，厨师卢米斯太太可以看到那些被舔得光滑锃亮的盘子。

“看看！”她说，“这房子满是神秘，我看这俩孩子才是神秘中的神秘。”

“要是继续每天这样，他的体重长到一个月前的两倍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年轻力壮的脚夫约翰说，“到时我得及时辞工，防止肌肉损伤。”

那天下午，玛丽发现科林的房间里有了新变化。其实她前一天就发现了，只是没说而已，因为她觉得那可能只是巧合。今天她仍旧一言不发，只是坐在那里盯着壁炉架上的画看。她能看到画，因为挂帘已经拉开了。那就是她发现的变化。

“我知道你想让我说什么，你想问我些什么时，我总能知道。”玛丽盯着画看了几分钟后科林说，“你想知道为什么我把挂帘拉开了。我要一直让它这样开着。”

“为什么？”玛丽问。

“因为看见她笑，我再也不想生气了。两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在睡梦中醒来，月光十分皎洁，我感觉魔法好像充满了整个房间，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光彩照人，所以我躺不下去了。我下了床，从窗口向外张望。房间里被月光映得很亮，挂帘上有块斑驳的月影，让我不由自主

地走过去拉了拉帘绳。她正好注视着我，看起来好像在笑，因为看到我站起来而高兴地笑了。这让我开始喜欢去看她。我想一直看着她笑的样子。我想她可能曾经是个有魔法的人。”

“你现在跟她很像。”玛丽说，“有时我会想，或许你就是她的灵魂投成的男孩。”

这个想法打动了科林。他反复思考了一番，然后慢声细语地回答她。

“假如我是她的灵魂投成的——爸爸会喜欢我才对。”

“你想博得他的喜爱吗？”玛丽问。

“以前不想，因为他根本就不喜欢我。如果他能逐渐喜欢上我，那我可能会跟他说魔法的事。他会更开心的。”

第二十六章
“是妈妈！”

他们对于魔法的信任经久不衰。早晨的咒语时段过后，科林有时会给他们开办魔法讲座。

“我喜欢这样，因为等我长大了做科学发现时，必须得做相关的讲座，所以现在就当是练习了。”他解释道，“不过现在我只能做一些较短的讲座，因为我还年轻，而且本•威瑟斯塔夫会觉得他身处教堂，他会瞌睡的。”

“讲座最大的精华之处，就是发言者可以站起来畅所欲言，其他人还没法反驳。”老本说，“什么时候我也来办个讲座，反正我自己是没什么意见。”

但是当科林在树下滔滔不绝时，老本那双眼睛就会紧紧地锁住他，一刻也不愿离开。他打量科林时的目光带着一股批判的喜悦。真正吸引他的倒不是讲座，而是日渐挺直和健壮的双腿，充满男子气概高昂的头，曾经尖削凹陷，而如今圆润的下巴和脸颊，还有那双眼睛，与记忆中另一双眼睛泛出同样的光彩。有时候科林觉得老本那热切专注的凝视意味着他已经被讲座深深打动了，他想知道当时的老本在想什么，有一次老本十分投入时，科林发问了。

“你在想什么呢，本•威瑟斯塔夫？”他问。

“我正在想——”老本回答，“我敢保证这周你又重了三四磅。我刚刚就在看你的小腿和肩膀呢。真想给你过过秤。”

“这要归功于魔法和——和索比太太的小圆面包，牛奶和其他东西。”科林说，“你看看，科学实验成功了吧。”

那天早晨迪肯来晚了，他没听到讲座。他跑着赶来时，热得红扑扑的，滑稽的脸蛋比平时更加光彩照人了。雨后，他们有很多草要锄，所以迅速地进入了工作状态。一场温暖滋润的雨水过后，他们总有很多活要干。雨水的湿润对花儿有好处，对杂草也不例外，草叶和叶尖纷纷窜了出来，必须要赶在深深扎根之前把它们清除。如今科林的锄草功夫跟其他人不相上下，他可以一边干活一边发表高谈阔论。“魔法在你干活时，亲力亲为时最灵验。”今天早上他说，“你能感觉到它存在于骨头中，肌肉中。我准备读一些关于骨骼和肌肉的书，但打算写一本关于魔法的书。我现在正在构建思路。而且一直有新发现。”

这话说了没多久，他就放下泥铲站了起来。他沉默了几分钟，大家看出他正在思考讲座的事，就像平时那样。当他丢下铲子直直地站起来时，玛丽和迪肯觉得他肯定是突然有了什么好注意。他尽可能地伸展着身体，欢喜地挥着手臂。他的脸变得光彩照人，奇特的眼睛因为流溢的喜悦而变得更大。突然间他好像顿悟到了什么。

“玛丽！迪肯！”他叫道，“来看看我！”

他们停下手中的锄草活，盯着科林。

“还记得你们带我到这儿的第一个早晨吗？”他问。

迪肯定定地看着他。作为一个驯兽师，他能看到更多大多数人看不到的东西，很多都是他从未提及的。如今在科林身上，他也看到了一些。“是的，俺们记得。”他回答。

玛丽也定定地看着他，但是一言不发。

“就在刚刚，我突然想起来了——当我看着拿着泥铲挖地的手时——我得站起来看看这是不是真的。”科林说，“是真的！我好啦——我好啦！”

“是的，内好了！”迪肯说。

“我好啦！我好啦！”科林又说了一遍，小脸通红通红，红到了耳根子。

之前他也知道些，期望过，感受过，也思考过，但是就在那一刻，一种难以名状的东西涌过全身——是一种欢欣的信念和领悟，它来势如此凶猛，科林实在控制不了大喊出来。

“我要永远活下去，永远永远！”他郑重其事地喊道，“我会发现成千上万件新鲜事。我会发现关于人，关于动物，关于一切生长事物的新鲜事——就像迪肯那样——我永远不会让魔法停歇。我好啦！我好啦！我觉得——我觉得我好像想大喊些什么——感恩的，开心的！”

一直在旁边玫瑰丛里干活的本•威瑟斯塔夫不禁瞄了瞄他四周。

“你可以唱颂歌啊。”他不咸不淡地咕哝建议道。他对颂歌压根没什么概念，他提这个建议也不是出于对颂歌的特别崇敬。

但这勾起了科林的好奇心，他对颂歌没什么了解。

“颂歌是什么？”他问。

“迪肯会唱给你听的，我敢保证。”本•威瑟斯塔夫回答。

迪肯带着驯兽师通晓一切的微笑回答。

“他们在教堂里唱颂歌，妈妈说她觉得云雀早晨起床时也会唱。”他说。

“如果她这么说，那肯定是好听的歌儿，我还没亲自去过教堂呢。”科林回答，“因为我总是病怏怏的。快唱吧，迪肯。我想听听。”

迪肯口中唱出的颂歌纯朴自然，毫不做作。他对科林的理解比科林自己还要透彻。他靠的是一种天然的直觉去感知这一切，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他摘掉帽子，微笑着环顾四周。

“内必须得把帽子摘了。”他对科林说，“内也是，本——而且内必须得起立，这些内该知道的。”

科林脱下帽子，当他专注地望着迪肯时，太阳正照落在科林的头上，温暖着他那厚密的头发。本•威瑟斯塔夫正跪在地上，他听到迪肯的话后赶紧爬起来，摘掉帽子露出秃顶，老脸上带着半埋怨的困惑表情，好像根本不知道这么做的意义何在。

迪肯站在树木和玫瑰丛中，开始用一种简单质朴的方式唱起颂歌来，声音厚重悦耳。

“称颂上帝，播撒福音，称颂上帝，万物仰赞，称颂上帝，至上的真神，称颂父、子、圣灵。阿门。”

他唱完时，本•威瑟斯塔夫在旁边一动不动地站着，下颌紧闭，眼神却不安地锁住科林。科林的脸上则写满了沉思和赞许。

“这歌真好听，我喜欢。”他说，“也许跟我大喊感谢魔法时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中断了一下，困顿地想了想。“或许它们就是一码事。我们怎会知道万物的具体名称呢？再唱一遍，迪肯。我们也试试吧，玛丽。我也想唱。这是我的歌。怎么开头来着？称颂上帝，播撒福音？”

然后他们又唱了一遍，玛丽和科林尽力抬高声音，让其听起来悦耳悠扬，迪肯唱得洪亮优美——唱到第二行时，本•威瑟斯塔夫发出刺

耳的声音清了清嗓子，待唱到第三行时，他也兴奋地加入了，他唱得那么卖力，听起来甚至有些粗犷，唱到结尾“阿门”时，玛丽注意到曾经的一幕再次在老本那张老脸上重演了，跟他发现科林不是瘸子时一模一样——他的下巴抽搐着，瞪着眼睛，还眨巴眨巴的，沧桑的老脸湿润了。

“我以前根本不知道颂歌有什么意义，这回我要改变看法了。”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我得说你这周长了五磅，科林少爷——五磅！”

有什么吸引了科林的注意力，他朝花园另一边望去，惊恐万分。

“谁进来了？”他快速问道，“是谁？”

常青藤墙壁上的门被缓缓推开了，一个女人已经走了进来。她是在他们唱到最后一行颂歌时进来的，静静地站在那里，聆听着，注视着。她的背后就是常青藤，阳光透过树丛斜斜地飘洒在她蓝色的长斗篷上，形成了点点斑驳的光晕，她美丽清新的脸庞嫣然地笑着，穿过绿荫望去就像科林书本里一幅色彩柔和的插画。她那双美丽多情的眼睛似乎能囊括万物——所有的，甚至包括了本•威瑟斯塔夫，“小动物们”和盛开的花朵。虽然她的出现有些出其不意，但没有一个人觉得她是个恶意的闯入者。迪肯的眼睛像一盏灯似的闪闪发亮。

“是妈妈——她就是妈妈！”他叫着喊着穿过草地奔了过去。

科林开始走过去，玛丽也跟了过去。他们都觉得心跳加速。

“是妈妈！”迪肯在半路迎上他们时又说了一遍，“俺知道内们想见她，所以就告诉她门藏在哪儿了。”

科林带着一种高贵的羞赧地伸出手，脸刷地红了，但他的眼睛出神地望着迪肯的妈妈。

“即使在我生病的时候，我都十分渴望见您。”他说，“你、迪肯还有秘密花园。以前对任何人任何事，我都没有过这种感觉。”

科林高昂的脸庞令她也瞬间发生了变化。她的脸红了，嘴角有些抽搐，好像有一层薄雾罩上了她的眼睛。

“啊！乖孩子！”她突然喊了出来，“啊！乖孩子！”看起来她好像原本没打算这么说。她没说，“科林少爷”，而是脱口说了“乖孩子”。要是迪肯脸上有什么东西触动了她，她可能也会对迪肯这么说。科林喜欢这种方式。

“我好起来了，您惊讶吗？”他问。她把手搭在科林肩膀上，笑着冲淡了眼中那层薄雾。“是的，俺很惊讶！”她说；“但是内太像你妈妈了，让俺的心扑通扑通直跳。”

“你觉得，我爸爸会因此而喜欢我吗？”科林略显尴尬地说。

“会的，一定会的，乖孩子。”她说完便在科林的肩膀上轻柔迅速地拍了一下“他必须得回来——他必须得回来。”

“苏珊•索比，看看这孩子的腿好吗？”本•威瑟斯塔夫靠近了说，“两个月前，它们还像装在袜子里的鼓槌——我听人们议论说它们又是罗圈腿又是八字脚的。现在再看看它们！”

苏珊•索比会心地笑了。

“很快它们就会像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的腿一样了。”她说，“让他继续在园子里玩耍干活，吃得丰盛些，多喝些优质香甜的牛奶，那双腿会成为全约克郡最棒的，上帝保佑。”

她把两只手都放在玛丽小姐的肩上，用充满母爱的方式端详着她的小脸。

“还有内，内也一样！”她说，“内已经长得跟俺们家伊丽莎白.艾伦一样健康精神了。俺保证内也会像内妈妈一样的。玛莎告诉我米洛克太太听说内妈妈可是个大美人。内长大后会像红玫瑰一样娇艳的，俺的小姑娘，上帝保佑你。”

她没有提那次玛莎“休假”回家时，向她描述这个相貌平平黄了吧唧的小女孩，那时玛莎说她一点儿都不相信米洛克太太听来的那些话。“一个漂亮的女人怎么会生出那么难看的小姑娘，这怎么也说不通。”她当时固执地认定。

玛丽没功夫把注意力放在那张有了变化的脸上。她只知道自己看起来“不一样”了，好像生了更多头发，长得也更快了。但是回想起以前盯着“萨伊布”大人时油然而生的喜悦，她觉得自己很乐意听到有一天会长成她那样。

苏珊•索比跟着他们绕着花园走了一圈，倾听了整个故事，也看到了活着的每一丛灌木和树木。科林和玛丽紧随其左右。他们俩都不时地抬起头看着她那舒心的玫瑰色脸庞，偷偷地好奇她所带来的那种愉悦——是一种温暖的，被支持的感觉。她对他们的理解就好像迪肯对那些“小动物”们的理解一般。她俯下身子去观察那些花儿，就像谈论孩子一样谈论它们。“煤灰”跟着她，还冲着她“呀——呀”地叫了一两声，它飞到她的肩上，宛然把那里当做迪肯的肩膀一般。当他们说到知更鸟和小家伙们的第一次试飞时，索比太太发出了慈母温和圆润的笑声。

“俺觉得鸟儿学飞就像孩子学步吧，但如果俺的孩子长着翅膀而不是腿的话，俺肯定会吓坏的。”她说。

因为她是那样好，荒原农家的处事风格令其大受欢迎，最后他们把有关魔法的事也说了出来。

“您相信魔法吗？”科林在解释完印度托钵僧人后发问，“我真心希望你会相信。”

“当然，俺信，孩子。”她回答，“俺不知道它的名字，但名字又有啥关系呢？俺敢说它在法国会有一个不同的名字，在德国还有另外一个。但是令种子发芽，阳光照耀，让内成长的东西都是一个，而且是个好东西。它和咱们这些凡人不同，俺们会觉得名字是桩大事，可它不会这么想。而且这种至善之物始终都在为咱们操心，保佑咱们。它在马不停蹄地运转，创造出数百万个世界——像咱们这样的世界。所以要一直相信至善之物，并且坚信整个世界都是它的足迹——至于叫什么就随你便了。俺走进花园时，内们不是正在对着它唱歌吗。”

“我觉得好幸福。”科林睁着奇特的大眼睛望着索比太太说，“我突然之间感觉到了与以往的不同——我的胳膊腿变得多强壮啊，你知道的——我能挖地，站立——我还能跳起来，冲着想嚷嚷的事物大声喊出来叫出来。”

“内在唱颂歌时魔法就在听着呢。无论内唱什么，它都会仔细聆听。只要开心就好。哈！孩子，孩子——那个“快乐制造者”叫什么来着，她说着又轻快地拍了一下科林的肩膀。

今天早晨，她像往常一样准备了丰盛的餐篮，当孩子们开始饿得肚子咕咕直叫时，迪肯把藏起来的餐篮拿了出来，索比太太同孩子们一起坐在大树下面，望着他们狼吞虎咽的吃相，她欣喜若狂。她是个有趣的人，经常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段子把他们逗得哄堂大笑。她用浓重的约克郡口音给他们讲故事，还教他们新词。当他们说起科林因继续装病弱而导致困难升级后，她便笑得不能自已。

“你瞧，我们在一起时想不笑都难。”科林解释道，“而且听起来根本不像生病的人。我们试着把笑给咽回去，但它会憋不住迸出来，情况就更糟糕了。”

“我脑袋里经常会想起一件事，一想起来我就想笑。”玛丽说，“我一直在想科林的脸可能会胖成一个圆圆的满月。现在还不像，但是他一天比一天胖——要是有一天早晨，我们起床时发现科林的脸真的圆成个满月了——那可怎么办哦！”

“上帝保佑，俺知道内们有得演咯，但是不会太久啦。”苏珊•索比说，“克雷文主人就要回来了。”

“你觉得他会回来？”科林问，“为什么呢？”

苏珊.索比闻声咯咯咯地轻声笑了起来。

“俺猜要是他在内亲口告诉他之前就知道这事的话，内肯定会心碎的。“内筹划这事也有好几个晚上了吧。”

“我受不了由其他人去告诉他，我每天都会想出好几种方式，现在我只想跑进他的房间。”科林说。

“这对他来说不失为一个好开始，俺想看看他的表情，孩子。”苏珊•索比说，“俺很想！他一定得回来——一定得回来。”

他们还讨论了去村舍拜访的事。并且做了周密的计划。他们打算坐车穿过荒原，并在外面的石楠丛中吃午饭。他们会见到那十二个孩子，还有迪肯的花园，而且要玩得不累不归。

最后苏珊.索比站了起来，她得赶回房子和米洛克太太那儿。也是时候把科林推回去了。他在坐上轮椅之前站得离索比太太很近，他一直望着索比太太，眼中含着一种莫名的崇拜，突然间他抓住了索比太太的蓝色斗篷。

“您就是——就是我想要的。”他说，“我希望您是我妈妈——也是迪肯的妈妈！”

苏珊•索比突然弯下腰去，她用温暖的胳膊搂住科林，隔着蓝色斗篷把他拢在胸口——好像把他当做迪肯的哥哥或弟弟。薄雾很快又蒙上了她的双眼。

“嗯！乖孩子！”她说，“内的亲生妈妈就在这座花园里呢，俺相信。她无法离开这儿。内爸爸一定会回来看内的——他一定会的！”

第二十七章
在花园里

自打世界诞生，每个世纪都有奇妙的发现。上个世纪惊人的发现统胜从前。本世纪，成百上千件令人震惊的发现会昭显在世人面前。起初人们不愿相信一件新奇的事情能发生，然后他们开始期待它的发生，接着他们目睹了它的发生——它发生了，整个世界都在好奇为何数个世纪以前它没能发生。上个世纪人们的新奇发现之一就是思想——仅仅就是思想——和电池一样有威力——与阳光一样有益，抑或同毒药一样有害。让悲伤或邪恶的思想流入大脑，跟让猩红热病毒侵入人体一样危险。如果你让它一直呆在那儿，那你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克服它。

以前玛丽小姐的脑袋里装满了不和谐的思想，她厌恶的人和物、对别人的尖酸刻薄、还有她不被任何事所取悦和吸引的决心，所以她那时是个面黄肌瘦，无趣不幸的小家伙。其实周遭的环境与她还是很友善的，只是她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周遭的一切开始推着她朝有益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当她的思想里逐渐装进了知更鸟、荒原上挤满孩子的村舍、暴躁古怪的老园丁和普普通通的约克郡女佣，挤进了春天和日渐复苏的秘密花园，增添了一个荒原小男孩和他的“小动物们”，那些影响肝胃功能，让她黄瘦厌倦的不和谐的思想已经被排斥得没有立足之地了。

以前科林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满脑子想的只有恐惧和怯懦，还有对那些看了他的人的憎恶，他时时都能想起驼背和早亡的事儿，那时他是一个歇斯底里、半疯癫的小忧郁症患者，对阳光和春日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只要努力就会好转并能自己站起来。当美丽的新思想开

始挤走丑恶的旧思想时，生命再次重现，血液在血管里健康地流动，力气也如洪流般倾注体内。他的科学实验既实用又简单，根本没有什么怪异之处。当不和谐、令人丧气的想法流入大脑，只要及时发现清理，再植入和谐、积极的想法，那么这个人的身上将会有更多惊奇的事情发生。两种想法正如水火，不得兼容。

“玫瑰之地，蓟草不生。”

秘密花园复苏，两个孩子重生之时有个人却在美丽遥远的地方漫步徜徉，挪威的峡湾、瑞士的山间谷里，十年了，这个男人脑袋里装的始终是黑暗和令人心碎的想法。他从未勇敢过，他也从未试图用其他想法取代那些黑暗的东西。当在湛蓝湛蓝的湖边闲庭信步时，他会想；当躺在山边，在盛开的墨蓝色龙胆花上席地而卧，空气中鲜花芬芳时，他还会想。当他开心时，一股忧伤和悲凉会袭上心头，他的心已经被黑暗装得满满的，坚不可摧，不容一丝光亮透入。他忘记并抛弃了自己的家，自己的责任。他外出旅行时，黑暗会笼罩周围，其他人都不想看到他，因为他所携带的阴郁之气好像能把周围的空气都染上毒。大多数的陌生人都觉得他要么是个半疯之人，要么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罪行。他是个满脸沧桑的高个子男人，肩膀扭曲，他入住酒店经常登记的个人信息是，“阿奇博尔德•克雷文，米特斯韦特庄园，约克郡，英格兰。”

自从那天在书房里见过玛丽小姐并告诉她可以得到“一点土地”时，他又走过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他曾经去过欧洲最美的地方，但他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多呆几天。他去过最安静最遥远的地方。他曾经登临顶峰，峰顶高耸入云，俯瞰众山，旭日东升，阳光笼罩时，整个世界恍如新生。

但阳光好像从未笼罩过他，直到有一天他在十年里第一次意识到时，奇特的事情发生了。他在奥地利提洛尔的一个美丽山谷中独自散步，优美的景致足以将人的灵魂从阴影中拯救出来。他走了很久，不

过灵魂未能得到拯救。最后他累了，顺势躺在一条溪流旁边的苔藓地上休息。那是一条清澈见地的小溪，沿着狭窄的溪道欢快地流淌，流经之处露现出甘美湿润的绿茵。有时它汩汩地冒着泡越过或绕过石头时会发出轻笑之声。他看到鸟儿飞过来，把头探进小溪里饮水，然后扇动着翅膀飞走了。这条溪流像是有生命的，它微弱的声音让这里的静谧更加深沉。山谷很是寂静，很是寂静。

他坐在那里，注视透亮奔流的溪水，阿奇博尔德•克雷文逐渐感觉到自己的身心都趋于宁静，像山谷那样静。他想着自己是不是要打瞌睡了，但他没有。他坐在那里注视着日光映照的溪水，开始注意到小溪边缘长出了什么东西。原来是一棵秀丽的蓝色勿忘我，它离小溪太近，叶子已经被流水打湿，他发现自己正在关注它们，和多年前一样。他当时的确温柔地想过这株勿忘我是多么漂亮可爱啊，那成百上千朵蓝色的小花多么令人惊奇啊。他没有意识到这个简单的想法正在慢慢注入大脑——注灌，注灌，直到把其他东西悄无声息地挤出去。就好像甘甜清朗的泉水在一潭死水中袅袅升起，越涌越高，越涌越高，直到最后扫去那汪死气沉沉。但显然他自己没这么想过。他只直到当他坐在那里凝望那注明亮精致的湖蓝时，山谷好像愈发沉寂。他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最终他动了动，好像刚刚睡醒，接着他缓缓起身，站在那席苔藓上，长长地、深深地、柔柔地喘了口气，对自己十分惊奇。他的体内好像有个东西在松绑，释放，非常平静地。

“那是什么？我觉得自己好像——好像活过来了！”他几近窃声自语，然后用手抚过额头。

我对未知事物的奇妙了解不够多，所以无法解释在他身上发生的事。其他人也同样无法解释。他对自己也毫不了解——但他在回到米特斯韦特庄园后几个月仍然记得这个奇特的时刻，也正是那天，他走进秘密花园时偶然发现了科林大声喊道:

“我要永远活下去，永远，永远！”

那晚，这种非同寻常的平静一直如影随形，他睡了个恬淡踏实的觉；但这种感觉并未持续太久。他并不知道这种感觉其实是可以保持的。因为第二天晚上，他重新像黑暗的想法敞开大门，于是它们又成群结队地完成了逆袭。他离开山谷，重新开始了四海云游。但是好像很奇怪的是，有那么几分钟——有时候是半小时——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原因，那个黑暗的包袱好像会自己消失，他会意识到自己是个大活人，而不是一具空壳。渐渐地——渐渐地——没有任何缘由，他意识到——他正在和花园一起涅槃。

当金光闪闪的夏季变成了金色深郁的秋季时，他来到了科莫湖。在那里他发现了梦的美丽可爱。他整日流连于晶莹碧蓝的湖上，或走回山间柔软温厚的绿地，一直走一直走，直到精疲力尽，这样他才能入睡。但是当他能够睡得较香时，他发现梦对自己来说不再是一种恐惧了。

“也许——”他想，“我的身体正在日益健壮。”

他的身体的确日益健壮，因为在那些为数不多的祥和时刻，他的想法正在改变，他的灵魂也在慢慢地强大。他开始想念米特斯韦特庄园，开始考虑是不是该回家了。时不时地，他会依稀想起他的儿子，并且问自己假如再次站到那个雕木四脚床边，望着沉睡中的他那张轮廓鲜明的象牙色小脸，睡梦中紧闭的双眼周围镶嵌着浓黑的睫毛时，会是怎样一种心情。想到这里，他退缩了。

有一天他走得出奇地远，回来时，圆圆的满月高高地挂在天际，整个世界都被紫色的影子和银色的光辉填充着。宁静的湖泊、海岸和树林是那样妙不可言，他没有回到自己居住的别墅。他走到水边一个带凉亭的小阳台，找了个位子坐下来，呼吸着夜间无以伦比的芬芳。

他感觉到那股奇特的静谧正在漫溢其身，越来越浓，直到他酣然入梦。

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也不知道何时开始做梦；他的梦境如此真实，以至于他根本不觉得那是梦。事后他还记得当时自我感觉是多么清醒和警觉。他觉得自己坐在那里，嗅着夜间玫瑰的香甜，听着脚边流水拍打而过，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在呼唤。那声音甜美、纯净、快乐且遥远。它听起来那么遥远，但他听得那样真切，仿佛就在身边响起。

“阿奇！阿奇！阿奇！”之后，声音再次响起，比之前更加甜美，也更加纯净，“阿奇！阿奇！”

他记得自己当时一跃而起，却并不震惊。那个声音太真实，太自然了，所以他听得到。

“莉莉娅丝！莉莉娅丝！”他回答道，“莉莉娅丝！你在哪儿？”

“在花园里。”金笛般的声音传来，“在花园里！”

然后梦就结束了。可他并没有醒。那个美好的晚上他睡得很踏实很香甜。他最后醒来时，已经日上三竿，一个仆人正站在床边盯着他看。他是位意大利仆人，已经习以为常，他与别墅的其他仆人一样，不会在接受命令时对外国主人的各种奇怪行为问东问西。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外出或归来，没人知道他会在哪儿睡觉，没人知道他是在花园里溜达还是整夜在湖上的小船里躺着。那个意大利仆人端了一个托盘，托盘里放着几封信，他在一旁静静地候着，等着克雷文先生拿起那些信。他走了以后，克雷文先生坐在那里拿着信，望着湖面。他的那种奇特的平静尚未散去，还多了些其他东西——一种如释重负后的轻快，他好像觉得那些发生过的残酷事件都没有发生——有些事似乎还起了变化。他正在回想那个梦——真实——真实的梦。

“在花园里！”他说，不禁感觉惊讶。“在花园里！但是门锁上了，钥匙也被深埋了起来。”

几分钟后，他扫了一眼那些信件，最上面的是一封英文信，来自约克郡。字迹出自于一个平淡无奇的女人之手，但他并不熟悉。他拆开信，还没想写信人是谁，就立刻被第一行字吸引住了。

“亲爱的先生：

我是苏珊•索比，那个曾在荒原上鲁莽跟你交谈的人。当时谈的是玛丽小姐的事。现在我又要再冒昧一次了。拜托您了，先生，如果我是您，我一定会回家的。我觉得您一定会不虚此行的——请原谅我的冒昧，先生——我觉得假如您的太太还在世，她也一定希望您回去的。

您忠诚的仆人，苏珊.索比。”

克雷文先生把这封信读了两边才放回信封。他还在想那个梦。

“我要回米特斯韦特，”他说，“对，立马回去。”

他穿过花园来到别墅，吩咐皮切尔为回程做好准备。

过了几天，他又回到了约克郡，他发现自己在漫长的火车旅途中会想起自己的儿子，这在过去十年里是根本没有的事。那些年，他所希望的只有忘掉这个儿子。如今，尽管他并不是刻意去想，但有关他的回忆却源源不断地流入脑海。他记得那段黑暗的时光，他像个疯子一样咆哮乱骂，因为孩子活着，妈妈却死了。他不肯去见孩子，最后去看时，见到的却是一个虚弱可怜的小家伙，而且每个人都笃定他活不了几天。让那些照看他的人出乎意料的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孩子却活了下来，然后大家都断言他会长成一个畸形瘸脚的家伙。

他不是刻意去做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但是他根本没有当父亲的感觉。他为儿子请来了医生护士，为他提供奢侈的生活，但只要一想到儿子本身，他就会退缩，把自己埋藏在过去深深的痛苦中。他外出一年后第一次回到米特斯韦特庄园时，那个惨兮兮的小家伙倦怠冷漠地抬起那双黑色睫毛包围住的灰色大眼睛，和以前他所仰慕的那双欢快的大眼睛是如此形似，但又如此地没有神似，他无法忍受看到它们时的感觉，于是面如死灰般地转头离开。从那之后，他只会在小家伙睡着时才敢去看他，他所知道的就是他的儿子身患痼疾，脾气暴躁、歇斯底里、半疯癫。因为发怒咆哮对他有着致命的危险，所以对他只能听之顺之。

这些都不是什么让人开心的往事，但是当火车穿过山路和金色的平原时，这个“重生”的男人开始用一种新的方式去思考，他想的时间很长，很沉稳，很深远。

“也许这十年来我一直是错的，十年那么长。”他自言自语，“可能所有的一切都太迟了——太迟了。我之前都在想些什么啊！”

这无疑是个错误的魔法——刚开始就说“太迟了”。甚至连科林都能告诉他。但他对魔法一无所知——无论是黑魔法还是白魔法。这个他还没有学过。他在琢磨，苏珊•索比鼓起勇气给他写信，是不是仅仅因为这个充满母性的女人发现了科林的病情恶化了——快病死了。假如不是被那个奇怪的平静所影响所占据，他可能会比以往更加悲观。不过那种平静携带着一种勇气和希望。这次他没有向糟糕透顶的方面想，他真真切切地意识到自己在尝试想些更好的东西。

“会不会有可能是她觉得我会对科林产生好的影响，或是能控制住他的情绪呢？”他想，“回米特斯韦特庄园的路上我得去见见她。”

但是当他的马车穿过荒原，停靠在村舍门前时，七八个正在玩耍的孩子成群结队地行起了屈膝礼，既友好又不失礼貌，他们说他们的

妈妈一大早就去荒原另一边了，有个女人刚生了孩子需要她去帮忙。“俺们家迪肯，正在庄园的一个花园里干活呢。”他们自发说道，“他每周要去好几天。”

克雷文先生望着这群敦实的小家伙和一张张圆圆的红脸蛋，每个人都笑得那样与众不同，他突然意识到这是群多么健康可爱的孩子啊。他微笑着回应孩子们善意的笑脸，从口袋里拿出一枚一磅的金币递给其中最年长的“我们的伊丽莎白•艾伦”。

“如果把它分成八份，每人就有一克朗了。”他说。

在一片欢声笑语和屈膝礼中，克雷文先生乘坐马车离开了，留下身后一群孩子欢欣雀跃，你推我搡。

驾车穿越荒原的美景让人心旷神怡。为什么他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呢？他以为再也不会再有这种感觉了呢——那种对天地美色的感觉，对远处紫色花儿的触动，对内心温暖的察觉，越是接近那座整个家族居住了六百年的古老庄园，他的这些感觉就越强烈。上次他是怎样离开那里的？当时一想到紧闭的房门，一想到躺在垂挂锦帏的四脚大床上的儿子，他就胆战心惊的。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床上的男孩已经有了点儿好转，而他也不再会不寒而栗了呢？那个梦境多么真实啊——那个回想在耳畔的声音多么甜美纯净啊，“在花园里——在花园里！”

“我要去找找钥匙看，我要去打开园门。”他说，“必须的——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到达庄园后，仆人们用以往的方式接待了他，他们发现主人看上去精神多了，而且也没有在皮切尔的陪同下走向经常住的那些偏远的厢房。他去了图书馆，还召见了米洛克太太。她去见了主人，带着些许的兴奋，好奇和不安。

“科林少爷怎样了，米洛克？”他问，“噢，先生。”米洛克太太回答，“可以这样说吧，他——他跟以前不同了。”

“恶化了？”他试探着问。

米洛克太太的脸顿时红了。

“这样的，你知道的，先生，克雷文医生、护士、还有我都实在搞不清他的状况。”她试着去解释。

“怎么会这样？”

“实话跟您说吧，先生，科林少爷可能会好转，也可能会恶化。他的食欲，先生，令人难以置信——他的言行举止——”

“他是不是变得更——更古怪了？”主人紧锁眉头发问。

“是的，先生。他变得非常古怪——如果您拿他现在跟以前比的话。他以前什么都不吃，然后突然食量大增——紧接着又不吃不喝，饭食和以前一样都是原封不动地退回来的。先生，或许您不知道，以前他可不许任何人带他出门。一想到在轮椅上推他出去要经历的种种，我们就不寒而栗。他会立马翻脸，勃然大怒，所以克雷文医生说他可承担不起强迫他出去的责任。嗯，先生，一点兆头也没有——一次他疯狂发作后就突然坚持每天要出门，由玛丽小姐陪着，苏珊.索比的儿子迪肯推轮椅。他很喜欢玛丽小姐和迪肯，迪肯还把他训练的那些小动物都带来了，而且，可能您都不信，他从早到晚都呆在户外。”

“他看起来怎样？”克雷文先生接着问。

“倘若他正常饮食，您会觉得他是在长肉——但我们担心那是浮肿。他有时候跟玛丽小姐独处时会很怪异地大笑起来。他以前可是从

来不笑的。克雷文医生马上会来见您，如果您愿意见他的话。他这辈子还没这么困惑过呢。”

“科林少爷现在在哪？”克雷文先生又问。

“在花园里，先生。他经常呆在花园里——但是不许别人靠近，因为他怕别人看到他。”

克雷文先生简直没有听到后面的话。

“在花园里。”他说，让米洛克太太退下后，他站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句话。“在花园里！”

他费了好大劲才让自己重新到现实，他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现实后转身离开了房间。他抄着那条路，那条玛丽也曾走过的路，穿过灌木丛中的大门，走过了月桂树丛和喷泉花圃。喷泉正在喷涌，旁边围绕着灿烂的秋花花圃。他穿过草坪，转进了常青藤围墙旁边长长的走道。他走得并不快，反而是缓缓的，眼睛始终没离开路面。他觉得自己正在被拉回那个被抛弃了很久的地方，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走近花园时，他的脚步放得更慢了。虽然被厚密的常青藤满遮蔽，但他知道园门在哪儿——可他不知道它确切的位置——那把被埋起来的钥匙。

他停下脚步静静地站着，环顾四周，几乎就是在他停下来时，他开始倾听——问自己是不是游走在梦里。

厚厚的常青藤垂盖着园门，钥匙就埋在灌木丛下，过去孤独死寂的十年没有一个人走过那道门——但现在从园子里却飘来了声响。那是奔跑的脚步声，好像有人在树下一圈一圈地追逐嬉闹，那是被可以压低了的陌生声音——是感叹声和被压制住的欢快呼声。听起来像是孩子的笑声，难受克制的孩子们的笑声，虽然他们努力把声音放得很

低，但是时不时地——当兴奋不断累积——会爆破笑声。天啊，他到底在梦些什么——天啊，他到底听到了什么？难道他失去理性，听到了人类肉耳听不到的东西？难道这就是那个遥远纯净的声音想要表达的吗？

然后那个时刻到来了，一个难以克制的时刻，里面的声音全然忘记了要小点声音。里面的脚步声越来越快——走近园门了——喘气声又急促又年轻又有力，还有一阵无法再度压抑的大笑狂野地爆发出来——墙上的园门突然间被开得大敞，常青藤幕帘随风摇摆，一个男孩急全速从门里冲了出来，根本没看到外面站着的人，一个踉跄，差点儿撞到他的怀里。

克雷文先生敞开双臂抱住那个孩子，防止他这么急冲冲地撞到人再自己摔倒了，当他把臂膀里的孩子拉前开时，他惊呆了，差点儿没喘过气来。

那是个高高帅帅的男孩。他的身上散发着活力，他的脸庞因奔跑而神采奕奕。他甩了甩额头前浓密的头发，抬起一双奇特的灰色眼睛——充满男孩般笑意的眼睛，围绕着流苏似黑睫毛的眼睛。令克雷文先生窒息的正是这双眼睛。“谁——什么？谁！”他语无伦次地问。

这不是科林所期待的场景——这跟他计划的不太一样。他从未想过这种邂逅。但是这么着冲出来——赢得了比赛——或许更好吧。他擎了擎身体，让自己看起来更高些。和他一起奔跑的玛丽也从门里冲了出来，她觉得眼前的科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高了好几英寸呢。

“爸爸，我是科林。”他说，“您不敢相信吧。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是科林。”

跟米洛克太太一样，当他父亲快速喃喃自语时，他根本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在花园里！在花园里！”

“是的。”科林赶紧接过话，“是花园让我变成这样——是玛丽，迪肯和小动物们让我变成这样——是魔法让我变成这样。没人知道。我们一直保守秘密，想要等您回来时告诉您。我好啦，我能跑过玛丽啦。我会成为运动员的。”

他说这话时跟其他健康的男孩没什么两样——他的脸庞发红，因为急切，所以说话有点磕磕绊绊的——克雷文先生觉得自己的灵魂在颤抖，因为令人难以置信的喜悦而颤抖。

科林伸出手，搭在爸爸的胳膊上。

“您不高兴吗，爸爸？”他问，“您不高兴吗？我会永远活下去，永远永远！”

克雷文先生双手扶住儿子的肩头，一动不动。有一会儿，他根本没有勇气开口。

“带我进花园吧，孩子，”他最后说，“把全部的故事都告诉我。”

他们把他带了进去。

花园里秋色正浓，金色的、紫色的、紫罗兰的、火红的，每个角落都簇拥着一束束的晚百合——有白的，有红白相间的。当初种下第一束百合的场景，克雷文先生仍历历在目，现在正是它们绽放迟暮光彩的时节。晚玫瑰攀爬、垂吊、拢抱，阳光染浓了黄叶的秋色，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树木环绕的金色庙堂之中。这个新来的人静静地站在

那里，跟这帮孩子初次踏入园中灰蒙蒙世界时的反应一模一样。他环顾四周，环顾。

“我以为它已经死了。”他说。

“玛丽开始时也以为它已经死了。”科林说，“可它又复苏啦。”

他们都坐在树下——除了科林，因为他想站着讲述。

阿奇博尔德•克雷文觉得这是他听过的最奇特的事情了，还是以一种小男孩固有的风格被娓娓道出的。神秘、魔法、野生小动物、不可思议的午夜相遇——春天的到来——自尊受辱而爆发出的让大少爷站起来的力量，就是为了给老本那些误解一记狠狠的耳光的经历。奇特的伙伴、演戏、还有小心翼翼保守的天大秘密。倾听者大笑着，笑出了眼泪，有时他不笑的时候，眼里也会泛着泪光。那个运动员、演说家、科学发现者是个幽默、可爱、健康、年轻的家伙。

“现在，不需要再是个秘密了。”他在故事的结尾说道，“我敢说，他们见到我现在的样子肯定会被吓傻的——但我没打算再回到轮椅上去。我要和你一起走，爸爸——走回房子。”

本•威瑟斯塔夫的工作几乎不用离开园子，但这次他故意借口说要搬些蔬菜去厨房，所以离开了，他被米洛克太太邀去仆人大厅喝杯啤酒——正如他所愿——米特斯韦特庄园这代人正在上演最戏剧化的一幕时，他也在场。可以看到园子的窗子中有一扇可以瞥见草坪。米洛克太太知道老本刚从园子里回来，她希望老本看见克雷文主人了，甚至希望他看到主人与科林在园中的相遇。

“他们两个，你看见谁了，威瑟斯塔夫？”她问。

老本把啤酒杯从嘴边移开，拿手背抹了抹嘴。

“嗯，看到了，”他刁钻的语气饱含深意。

“两个都看到了？”米洛克太太试探性地发问。

“两个都看到了。”本•威瑟斯塔夫回答，“谢谢你的美意啊，夫人，我想再喝一杯。”

“两个人一起？”米洛克太太一边兴奋地匆忙朝杯子里续酒一边问。

“一起，夫人。”老本一口下去又少了半杯酒。

“科林少爷在哪儿？他看起来怎样？他们彼此都说什么了？”

“我没听到，我只是站在梯子上越过墙头看到的。”老本说，“但是我要告诉你。外面可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们这些呆在屋子里的人是不知道的。你们很快也会知道的。”

还没两分钟，剩下的酒也一口下了肚，他朝着窗户郑重其事地晃了晃啤酒杯，视线透过窗户，穿越灌木丛，可以看到一片草坪。

“看看那儿，如果好奇的话。”他说，“看看草地那头走过来的是谁。”

米洛克太太朝窗外看时大惊失色，她挥着手尖叫了一声，闻声赶来的男女仆人都从大厅另一头跑过来，站在那里朝窗外看，惊讶得连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草坪那头走来的是米特斯韦特庄园的主人，他以大家从未见过的姿态出现。而他旁边的那个人，昂首阔步，双眼饱含笑意，像其他约克郡男孩那样步伐稳健有力的，正是——科林少爷。